
金瓶梅詞話
萬曆刻本
全新重排
第四卷



笑笑生撰
張嘉龍編

真本
新校

金瓶梅詞話[illegible]

海洋文化服務社印行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第八十四回　吳月娘大鬧碧霞宮　宋公明義釋清風寨

冬夏長青不世情。乾坤妙化屬生成。
清標不染塵埃氣。貞操惟持泉石盟。
凡節通靈無並品。孤霜釀味有余馨。
世人欲問長生術。到底芳姿益壽齡。

話說一日吳月娘。請將吳大舅來嘀議。要往泰安州頂上。與娘娘進香。西門慶病重之時。許的願心。那時吳大舅保定。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。玳安來安兒跟隨。顧了頭口騎。月娘便坐一乘暖轎子。吩咐孟玉樓。潘金蓮。孫雪娥。西門大姐。好生看家。同奶子如意兒。眾丫頭。好生看孝哥兒。後邊儀門無事早早關了。休要出去外邊。又吩咐陳經濟。休要那去。同傅伙計大門首看顧。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。十五日早晨燒紙通信。晚夕辭了西門慶靈。與眾姊妹置酒作別。把房門各庫門房鑰匙。交付與小玉拿鑰。前後仔細。次日早五更起身離了家門。一行人顧了頭口。眾姊妹送出大門而去。那秋深時分。天寒日短。一日行兩程。六七十裏之地。未到黃昏。投客店村坊安歇。次早再行。一路上秋雲淡淡。寒雁啛啛。樹木凋落。景物荒涼。不勝悲愴。有詩

單道月娘為夫主遠渺關山。答心願為證。

平生志節傲冰霜。一點真心格上蒼。
為夫遠許神州願。千裏關山姓字香。

話休饒舌。一路無詞。行了數日。到了泰安州。望見泰山。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。根盤地腳。頂接天心。居齊魯之邦。有巖巖之氣象。吳大舅見天晚。投在客店歇宿一宵。次日早起上山。望岱岳廟來。那岱岳廟就在山前。乃累朝祀典歷代封禪為第一廟貌也。但見

廟居岱岳。山鎮乾坤。為山岳之至尊。乃萬福之領袖。山頭倚檻。直望弱水蓬萊絕頂攀松。都是濃雲薄霧。樓臺森聳。金烏展翅飛來。殿宇稜層。玉兔騰身走到。雕梁畫棟。碧瓦朱簷。鳳扉亮槅映黃紗。龜背綉簾垂錦帶。遙觀聖像。九獵舞舜目堯眉。近觀神顏。袞龍袍湯肩禹背。九天司命。芙蓉掩映絳綃衣。炳靈聖公。赭黃袍偏襯藍田帶。左侍下玉簪朱履。右侍下紫綬金章。閭殿威儀。護駕三千金甲將。兩廊勇猛。擎王十萬鐵衣兵。蒿裏山下。判官分七十二司。白騾廟中。土神按二十四氣。管太池鐵面太尉。日日通靈。掌生死五道將軍。年年顯聖。御香不斷。天神飛馬報丹書。祭祀依時。老幼望風祈護福。嘉寧殿祥雲香靄。正陽門瑞氣盤旋。正是萬民朝拜碧霞宮。四海皈依神聖帝。

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。正殿上進了香。瞻拜了聖像。廟祝道士在傍宣念了文書。然後兩

廊都燒化了錢紙。吃了些齋食。然後統領月娘上頂。登四十九盤。攀藤攬葛上去。娘娘金殿在半空中。雲烟深處。約四十五裏。風雲雷雨。都望下觀看。月娘眾人從辰牌時分。岱岳廟起身。登盤上頂。至申時已後。方到娘娘金殿上。名宋江牌扁。金書碧霞宮二字。進入宮內。瞻禮娘娘金身。怎生模樣。但見

頭綰九龍飛鳳髻。身穿金縷絳綃衣。藍田玉帶曳長裾。白玉圭璋槃彩袖。臉如蓮萼。天然眉目映雲鬟。唇似金朱。自在規模瑞雪體。猶如王母宴瑤池。卻似嫦娥離月殿。正大仙容描不就。威嚴形像書難成

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。香案邊立着一個廟祝道士。約四十年紀。生的五短身材。三溜髭鬚。明眸皓齒。頭戴簪冠。身披絳服。足穿雲履。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原文疏。金爐內炷了香。焚化了紙馬金銀。令左右小童收了祭供。原來這廟祝道士。也不是個守本分的。乃是前邊岱岳廟裏金住持的大徒弟。姓石雙名伯才。極是個貪財好色之輩。趨時攬事之徒。這本地有個殷太歲。姓殷雙名天錫。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。常領許多不務本的人。或張弓挾彈。牽架鷹犬。在這上下二宮。專一睃看四方燒香婦女。人不敢惹他。這道士石伯才。專一藏奸蓄詐。替他賺誘婦女到方丈。任意姦淫。取他喜歡。因見月娘生的姿容非俗。戴着孝冠兒。若非官戶娘子。定是豪家閨眷。又是一位蒼白髭鬚老子跟隨。兩個家童。不免向前稽首。收謝神福。請二位施主方丈一茶。

吳大舅便道。不勞生受。還要趕下山去。伯才道。就是下山。也還早哩。不一時說至方丈裏面。糊的雪白。正面芝麻花坐牀。柳黃錦帳。香幾上供養一軸洞賓戲白牡丹圖書。左右一聯淡濃之筆。大書携兩袖清風舞鶴。對一軒明月談經。問吳大舅上姓。大舅道。在下姓吳名鎧。這個就是舍妹吳氏。因為夫主未還香願。不當取擾上官。伯才道。既是令親。俱延上坐。他便主位坐了。便叫徒弟守清守禮看茶。原來他手下有個徒弟。一個叫郭守清。一個名郭守禮。皆十六歲。生的標致。頭上戴青段道髻。用紅絨繩扎住總角。後用兩根飄帶。身穿青絹道服。腳上涼鞋淨襪。渾身香氣襲人。客至則遞茶遞水。斟酒下菜。到晚來背地來掇箱子。拿他解饞填餡。明雖為師兄徒弟。實為師父大小老婆。更有一件不可說。脫了褲子。每人小腹裏夾着一條大手巾。看官聽說。但凡人家好兒好女。切記休要送與寺觀中出家。為僧作道。女孩兒做女冠姑子。都稱瞎男盜女娼。十個九個都着了道兒。有詩為證

琳宮梵刹事因何。道即天尊釋即佛。
廣栽花草虛清意。待客迎賓假做作。
美衣麗服裝徒弟。浪酒閑茶戲女娥。
可惜人家嬌養子。送與師父作老婆。

不一時兩個徒弟。守清守禮房中安放桌兒。就擺齋上來。都是美口甜食。蒸煠餅饊鹹春饌。

各樣菜蔬。擺滿春臺。白定磁盞兒。銀杏葉匙。絕品雀舌甜水好茶。吃了茶。收下家火去。就擺上案酒大盤大碗餚饌。都是鷄鵝魚鴨葷菜上來。斟琥珀銀鑲盞。滿泛金波。吳月娘見酒來就要起身。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。托出一疋大布。二兩白金。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禮。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攪上宮。這些微禮致謝仙長。不勞見賜酒食。天色晚來。如今還要趕下山去。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。說小道不才。娘娘福蔭。在本山碧霞宮做個住持。仗賴四方錢糧。不管待四方財主。作何項下使用。今聊備粗齋薄　。倒反勞見賜厚禮。使小道卻之不恭。受之有愧。辭謝再三。方令徒弟收下去。一面留月娘吳大舅坐。好歹坐片時。略飲三杯。盡小道一點薄情而已。吳大舅見款留懇切。不得已和月娘坐下。不一時熱下飯上來。石道士吩咐徒弟。這個酒不中吃。另打開昨日徐知府老爹。送的那一罈與透瓶香荷花酒來。與你吳老爹用。不一時徒弟弔用熱壺。篩熱酒上來。先滿斟一杯。雙手遞與月娘。月娘不肯接。吳大舅說舍妹他天性不用吃酒。伯才道老夫人連路風霜。用些何害。好歹淺用些。一面倒去半鍾。遞上去與月娘接了。又斟一杯遞與吳大舅。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試嘗此酒。其味何如。吳大舅飲了一口。覺香甜絕美。其味深長。說道此酒甚好。伯才道。不瞞你老人家說。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。送與小道的酒。他老夫人小姐公子。年年來岱岳廟燒香建醮。與小道相交極厚。他小姐衙內。又寄名在娘娘位下兒。小道立心平淡。慇懃香火。一味志誠。甚是敬愛小道。常年這岱岳廟上下二宮。錢糧有一半征收入庫。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

徐知府老爹。題奏過。也不征收。都全放常住用度。侍奉娘娘香火。余者接待四方香友。這裏說話。下邊玳安平安跟從轎夫。下邊自有坐處。湯飯點心。大盤大碗。酒肉。都吃飽了。看官聽說。這石伯才窩藏殷天錫。賺引月娘到方丈。要暗中取事。豈不加意奉承。飲了幾杯。吳大舅見天晚要起身。伯才道。日色將落。晚了。趕不下山去。倘不棄。在小道方丈。權宿一宵。明早下山從容些。吳大舅道。爭奈有些小行李在店內。誠恐一時小人囉唣。伯才笑道。這個何須掛意。如有絲毫差遲。聽得是我這裏進香的。不拘村坊店道。聞風害怕。好不好把店家拿來本州夾打。就教他尋賊人下落。吳大舅聽了便坐住。伯才拿大鍾斟上酒。吳大舅兒酒利害。便教叫偷酒在懷。推醉了更衣。要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。伯才便教徒弟守清引酒。拿鑰匙開門。教大舅觀看去了。這月娘覺身子乏困。便要牀上側側兒。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拽上。外邊坐去了。也是合當有事。月娘方才牀上歪着。忽聽裏面響亮了一聲。牀背後紙門內。跳出一個人來。淡紅面貌。三柳髭鬚。約三十年紀。頭戴滲青巾。身穿紫錦袴衫。雙關抱住月娘。說道。小生姓殷名天錫。乃高太守妻弟。人久聞娘子乃官豪宅眷。天然國色。思慕已久。渴欲一見無由得會。今既接英標。乃三生有幸。死生難忘也。一面按着月娘在牀上求歡。月娘諕的慌做一團。高聲大叫。清平世界。朗朗乾坤。沒事把良人妻室。強擺攔在此做甚。就要奪門而走。被天錫死邊攔擋不放。便跪下說。娘子禁聲。下顧小生。懇求憐允。那月娘越高聲叫的聲緊了。口口大叫救人。來安玳安聽

見。是月娘聲音。慌慌張張。走去後邊閣上。叫大舅。說大舅快去。我娘在方丈和人合口哩。這吳大舅兩步做一步。奔到方丈。推門那裏推得開。只見月娘高聲清平世界。攔燒香婦女在此做甚麼。這吳大舅便叫。姐姐休慌。我來了。一面拿石頭把門砸開。那殷天錫見有人來。撒開手。打牀背後一溜烟走了。原來這石道士牀背後。都有出路。吳大舅砸開方丈門。問月娘道。姐姐那廝玷污不曾。月娘道。不曾玷污。那廝打牀背後走了。吳大舅尋道士。那石道士躲去一邊。只教徒弟來支調。被大舅大怒。喝令手下跟隨。玳安來安兒。把道士門窗戶壁。都打碎了。一面保月娘出離碧霞宮。上了轎子。便趕下山來。約黃昏時分起身。走了半夜。投天明趕到山下客店內。如此這般。告店小二說。小二叫苦連聲。說不合惹了殷太歲。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。有名殷太歲。你便去了。把俺開店之家。他遭塌凌辱。怎肯干休。吳大舅便多與他一兩店錢。取了行李。保定月娘轎子。急急奔走。後面殷天錫氣不捨。率領二三十閒漢。各執腰刀短棍。趕下山來。吳大舅一行人。兩程做一程。約四更時分。趕到一山凹裏。遠遠樹木業中。有燈光。走到跟前。卻是一座石洞。裏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。吳大舅問老師。我等頂上燒香。被強人所趕。奔下山來。天色昏黑。迷踪失路。至此敢問老師此處是何地名。從那條路回家去。老僧道。此是岱岳東峰。這洞名喚雪澗洞。貧僧就叫雪洞禪師。法名普靜。在此修行二三十年。你今遇我。實乃有緣。休往前去。山下狼蟲虎豹極多。明日早行。一直大道。就是你清河縣了。吳大舅道。只怕有人追

趕。老師把眼一觀說無妨。那強人趕至半山。已回去了。因問月娘姓氏。吳大舅道。此乃吾妹。西門之妻。因為夫主來此進香。得遇老師搭救。恩有重報。不敢有忘。于是在洞內歇了一夜。次日五更。月娘拿出一疋大布謝老師。老師不受。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。作個徒弟。你意下何如。吳大舅道。吾妹止生一子。指望承繼家業。若有多余。就與教師作徒弟出家。月娘道。小兒還小。今才不到一周歲兒。如何來得。老師道。你只許下我。如今不問你要。過十五年才問你要哩。月娘口中不言。過十五年。再作理會。遂許下老師。看官聽說。不當今日許老師一子出家。後來十五年之後。天下荒亂。月娘携領孝哥孩兒。往河南投奔雲離守。就昏去路。遇老師度化在永福寺。落髮為僧。此事表過不題。次日月娘辭了老師。往前所進。走了一日。前有一山攔路。這座山名喚清風山。生的十分險惡。但見

八面嵯峨。四圍險峻。古怪喬松盤翠蓋。搓枒老樹掛藤蘿。瀑布飛來。寒氣逼人毛髮冷。巔崖直下。清光射目夢魂驚。澗水時聞。推一人齊響。峰巒倒桌。山鳥聲哀。麋鹿成羣。狐狸結黨。穿荊棘往來踵躍尋野食。前後呼號。佇去草坡一望並無商旅店。行來山徑週迴盡是死屍坑。若非佛祖修行處。定是強人打劫場。

原來這山。喚做清風山。山上有座清風寨。寨中有三個強冠。一名錦毛虎燕順。一名矮腳虎王英。一個白面郎君鄭天壽。手下聚五百小嘍囉。專一打家劫道。放火殺人。人不敢惹他。當下吳

大舅一行人。騎頭口。簇擁着月娘轎子。進入山來。那時日色已落。天色昏黑。不見村坊店道。正在危懼之際。不防地下抛去一條絆馬索子。把吳大舅頭口絆落倒。跌落塹坑內。原來山下小嘍囉將月娘轎子。搶上山來。吳大舅一行人。報與三個強寇。閃出一伙小嘍囉。騎着馱垛。逕入山來。吳大舅一行人。都被拿到寨前。三個強寇在寨上。正陪山東及時雨宋江飲酒。宋江因殺了娼婦閻婆惜。逃躲至此。三人留他寨中住幾日。宋江看見月娘。頭戴孝髻。身穿縞素衣服。舉止端莊。儀容秀麗。斷非常人妻子。定是富家閨眷。因問其姓氏。月娘向前道了萬福。大王妾身吳氏之女。千戶西門慶之妻。守節孤霜。因為夫主病重。許下泰山香願。先在山上被殷天錫所趕。走了一日一夜。要回家去。不想天晚誤從大王山下經過。行李馱垛。都不敢要。只是乞饒性命還家。萬幸矣。宋江因見月娘詞氣哀惋動人。便有幾分慈憐之意。乃便欠身。向燕順道。這位娘子乃是我同僚正官之妻。有一面之識。為夫主到此進香。因被殷天錫所趕。誤到此山經過。有犯賢弟清蹕。也是個烈婦。看我宋江的薄面。放他回去。以全他名節罷。王英便說。哥哥爭奈小弟沒個妻室。讓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罷。遂令小嘍囉把月娘擄入他後寨去了。宋江向燕順鄭天壽道。我恁說一場。王英兄弟就不肯教我做個人情。燕順道這兄弟諸般都好。自吃了有這些毛病。見了婦人女色。眼裏火就愛。那宋江也不吃酒。同二人走到後寨見王英。正摟着月娘求歡。宋江走到跟前。一把手將王英接着前邊。便說道。賢弟既做英雄。犯了溜骨腿三字。不為好漢。你要尋妻

室。等宋江替你做媒。保替你尋一個賢女子。好的行茶過水。娶來做個夫人。何必要這再醮做甚麼。王英道。哥哥你且胡亂權讓兄弟這個罷。宋江道。不好。我宋江久後決然替賢弟擇娶一個好的。不爭你今日要了這個婦人。惹江湖上好漢耻笑。殷天錫我那廝。我不上梁山便罷。若上梁山。決替這個婦人報了仇。看官聽説。後宋江到梁山。做了寨主。因為殷天錫奪了柴皇城花園。使黑旋風李逵。殺了殷天錫。大鬧了高唐州。此事表過不題。當日燕順。見宋江説此話。也不問王英肯不肯。喝令轎夫上來。把月娘抬了去。吳月娘見放了他。向前拜謝宋江。説蒙大王活命之恩。宋江道。阿呀。我不是這山寨大王。我是鄆城縣客人。你是拜這三位大王便了。月娘拜畢。吳大舅保着。離了山寨。上了轎子。過了清風山。往清河縣大道前來。正是撞碎玉籠飛彩鳳。頓開金鎖走蛟龍。有詩為證。

世上只有人心歹。萬物還教天養人。
但教方寸無諸惡。狼虎叢中也立身。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　月娘識破金蓮奸情　薛嫂月夜賣春梅

人家養女甚無聊。倒踏來家更不合。
口稱爹媽虛情意。權當為兒假做作。
人戶只嫌恩愛少。出門翻作怨仇多。
若有一些不到處。一日一場罵老婆。

話說吳大舅保月娘。有日取路來家。不題。單表潘金蓮。自從月娘不在家。和陳經濟兩個。家前院後庭。如鷄兒趕彈兒相似。纏做一處。無一日不會合。一日金蓮眉黛低垂。腰肢寬大。終日懨懨思睡。茶飯懶咽。叫經濟到房中說。奴有件事告你說。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。腰肢兒漸漸大。肚腹中撲撲跳。茶飯兒怕待吃。身子好生沉困。有你爹在時。我求薛姑子符藥衣胞。那等安胎。白沒見個踪影。今日他沒了。和你相交多少時兒。便有了孩子。我從三月內洗換身上。今方六個月。已有半肚身孕。往常時我排磕人。今日卻輪到我頭上。你休推睡裏夢裏。趁你大娘還未來家。那裏討帖墜胎的藥。趁早打落了這胎氣。離了身。奴走一步也伶俐。不然弄出個怪物來。我就尋了無常罷了。再休想抬頭見人。經濟聽了便道。咱家鋪中諸樣藥都有。倒不知那幾莊兒墜

胎。又沒方修合。你放心。不打緊處。大街坊胡太醫。他大小方脉婦人科。都善治。常在咱家看病。等我問他那裏贖取兩帖。與你吃下胎便了。婦人道。好哥哥。你上緊。快去。救奴之命。這陳經濟包了三錢銀子。逕到胡太醫家叫問。胡太醫正在家。出來相見。聲喏。認的經濟西門大官人女婿。讓坐說一向稀面。動問到舍。有何見教。經濟道。別無干瀆。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。充藥資之禮。敢求下良劑一二貼。足見盛情。胡太醫說道。我家醫道大方脉。婦人科。小兒科。內科外科。加減十三方。壽域神方。海上方。諸般集症方。無不通昨。又專治婦人胎前產後。且婦人以血為本。藏于肝。流于臟。上則為乳汁。下則為月水。合精而成胎氣。女子十四而天癸至。任脉通放。月候按時而行。常以三旬一見則無病。一或血氣不調。則陰陽愆伏。過於陽。則經水前先期而來。過於陰。則經水後期而至。血性得熱而流。寒則凝滯。過與不及。皆致病也。冷則多白。熱則多赤。冷熱不調。則赤白帶。大抵血氣和平。陰陽調順。其精血聚而包胎成。心腎二脉。應手而動。精盛則為男。血勝則為女。此自然之理也。胎前必須以安胎為本。如無他疾。不可妄服樂。待十月分娩之時。尤當謹護。不然恐生產後諸疾。慎之。慎之。經濟笑道。我不要安胎。我今只用墜胎藥。胡太醫道。天地之間。以好生為本。人家十個九個。只要安胎的藥。你何如倒要墜胎。沒有沒有。經濟見他掣肘。又添了二錢藥資。說你休管他。各自人自有用處。此婦子女生落不順。情願下胎。這胡太醫。接了銀子。說道不打緊。我與你一服紅花一掃光。吃下

去。如人行五裏。其胎自落矣。有西江月為證。

牛膝蟹瓜甘遂。定磁大戟芫花。斑毛赭石與砂。水銀與芒硝研化。又加桃仁通草。麝香文帶凌花。更燕醋煮好紅花。管取孩兒落下。

經濟於是討了兩貼紅花一掃光。作辭胡太醫。到家遞與婦人一五一十。說到晚夕。煎紅花湯吃下去。登時滿肚裏生疼。睡在炕上。教春梅按在身。只情揉揣。可煞要作怪。須臾坐淨桶。把孩子打下來了。只說身上來。令秋菊攪草紙倒將東淨毛司裏。次日掏坑的漢子摣出去。一個白胖的小廝兒。常言好事不出門。惡事傳千裏。不消幾日。家中大小都知。金蓮養女婿。偷出私肚子來了。卻說吳月娘有日來家。往回泰安州去了半個月光景。來時正值十月天氣。家中大小接着。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。月娘到家中。先到天地佛前炷了香。然後西門慶靈前拜罷。告訴孟玉樓眾姊妹家中大小。把岱岳廟中及山寨上的。從頭告訴一遍。因大哭一場。合家大小。都來參見了。月娘見奶子抱孝哥兒。到跟前。子母相會在一處。燒紙置酒。管待吳大舅回家。晚夕眾姊妹與月娘接風。俱不在話下。到第二日。月娘路上風霜跋涉。着了辛苦。又乞了驚怕。身上疼痛沉困。整不好了兩三日。那秋菊在家。把金蓮經濟。兩人干的勾當。聽的滿耳滿心。要走上房告月娘說。二人怎生偷出私肚子來。傾在毛司裏。乞掏坑的掏出去。何人不看見。又被婦人怎生打罵。含恨正沒發付處。走到上房門首。又被小玉噦罵在臉上。打耳刮子。打在臉上。罵道賊說舌的奴

才。趁早與我走。俺奶奶遠路來家。身子不快活。還未起來。趁早與我走。氣了他。倒值了多少的。罵的秋菊忍氣吞聲。喏喏而退。一日也是合有事。經濟進來尋衣裳。婦人和他又在翫花樓上。兩個做得好。被秋菊走到後邊。叫了月娘來看。說道奴婢兩番三次。告大娘說不信。娘不在。兩個在家。明睡到夜。夜睡到明。明偷出私肚子來。與春梅兩個都打成一家。今日兩人。又在樓上干歹事。不是奴婢說謊。娘快些瞧去。月娘急忙走到前邊。兩個正干的好。還未下樓。不想金蓮房簷籠內。馴養得個鸚哥兒會說咀。高聲叫大娘來了。春梅正在房中聽見。迎出來。見是月娘。比及樓上叫婦人。先是經濟拿衣服下樓往外走。被月娘喝罵了幾句。說小孩兒沒記性。有要沒緊進來撞甚麼。經濟道。鋪子內人等着。沒人尋衣裳。月娘道。我那等吩咐都小廝進來取。如何又進來寡婦房裏。有要沒緊做甚麼。沒廉耻。幾句罵得經濟往外。金命水命。走投無命。婦人羞的半日不敢下來。然後下來。被月娘盡力數說了一頓。說道六姐今後再休這般沒廉耻。你我如今是寡婦人。比不的有漢子。香噴噴在家裏。臭烘烘在外頭。磬兒罐兒。都有耳躲。你有要沒緊。和這小廝纏甚麼。教奴才們背地排說的硶死了。常言道。男兒沒性寸鐵無鈾。女人無性。爛如麻糖。其身正。不令而行。其身不正。雖令不行。你有長俊。正條。肯教奴才排說你。在我跟前說了幾遍。我不信。今日親眼看見。說不的了。我今日說過。要你自家立志。替漢子爭氣。像我進香去兩番三次。被強人擄掠逼勒。若是不正氣的。也來不到家了。金蓮吃月娘數說。羞的臉

上紅一塊。白一塊。口裏說一千個沒有。只說我在樓上燒香。陳姐夫自去那邊尋衣裳。誰和他說甚話來。當下月娘亂了一回。歸後邊去了。晚夕西門大姐在房內。又罵經濟賊囚根子。敢說又沒真贓實犯。拿住你。你還那等咀巴巴的。今日兩個又在樓上做甚麼。說不的了。兩個弄的好兒。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。那淫婦要了我漢子。還在我跟前拿話兒拴縛人。毛司裏磚兒又臭又硬。恰似強伏着那個一般。他便羊角葱靠南牆老辣已定。你還在這屋裏雌飯吃。經濟罵道。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。我雌你家飯吃。使性往前邊來了。自此已後。經濟只在前邊。無事不敢進入後邊來。取東取西。只是玳安平安兩個往樓上取去。每日飯食。晌午還不拿出來。把傅伙計餓的。只拿錢街上湯麵吃。正是龍鬥虎爭。苦了小獐。各處門戶。日頭半天。老早關了。由是與金蓮兩個。恩情又間隔阻了。經濟那邊陳宅房子一向教他母舅張團練看守居住。張團練革任在家閒住。經濟早晚往那裏吃飯去。月娘亦不追問。兩個隔別的。約一月不得會面。婦人獨在那邊。挨一日。似三秋過一宵。如半夏。怎禁這空房寂靜。慾火如蒸。要見他一面。難上之難。兩下音信不通。這經濟無門可入。忽一見薛嫂兒打門首經過。有心要托他寄一紙柬兒。到那邊與金蓮。訴其間阻之事。表此肺腑之情。一日推門外討帳。騎頭口逕到薛嫂家。拴了騾子。掀簾便問薛媽在家。有他兒子薛紀媳婦兒金大姐。抱孩子在炕上。伴着人家賣的兩個使女。聽見有人叫薛媽。出來問是誰。經濟道。是我。問薛媽在家不在。金大姐道。姑夫請家來坐。俺媽往人家兌了頭面。

討銀子去了。有甚話說。使人叫去。連忙點茶與經濟吃。少坐片時。只見薛嫂兒來了。同經濟道了萬福。說姑夫那陣風兒吹來我家。叫金大姐倒茶與姑夫吃。金大姐道。剛才吃了茶了。經濟道。無事不來。如此這般我與我五娘勾搭日久。今被秋菊丫頭戳舌。把俺兩個姻緣拆散。大娘與大姐甚是疏淡我。我與六姐拆散不開。二人離別日久。音信不通。欲稍寄數字進去與他。無人得到內裏。須央及你。如此這般。通個消息。向袖中取出一兩銀子來。這些微禮。權與薛媽買茶吃。那薛嫂一聞其言。拍手打掌笑起來。說道誰家女婿戲丈母。世間那裏有此事。姑夫你實對我說。端的你甚麼得手來。經濟道。薛媽禁聲。且休取笑。我有這柬帖封好在此。好歹明日替我送與他去。薛嫂一手接了。說你大娘從進香回來。我還沒看他去。兩當一節。我去走走。經濟道。我在那裏討你信。薛嫂道。往鋪子裏尋你回話。說畢。經濟騎頭口來家。次日卻說薛嫂提着花箱兒。先進西門慶家。上房看月娘。坐了一回。又到孟玉樓房中。然後才到金蓮這邊。金蓮正放桌兒吃粥。春梅見婦人悶悶不樂。說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憂心。何仙姑。人人說他有丈夫。是非來入耳。不聽自然無。古昔仙人。還有小人不足之處。休說你我。如今爹也沒了。大娘他養出個墓生兒來。莫不也來路不明。他也難管我你暗地的事。你把心放開。料天塌了。還有撐天大漢哩。人生在世。且風流了一日。是一日。于是篩上酒來。遞一鍾與婦人。說娘且吃一杯兒暖酒。解解愁悶。因見階下兩雙犬兒。交戀在一處。說道畜生。尚有如此之樂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。正飲

酒。只見薛嫂來到。向前道了萬福。笑道你娘兒兩個好受用。因觀二犬戀在一處。笑道你家好祥瑞。你娘兒們看着。怎不解許多悶。于是又道個萬福。婦人道那陣風兒今日刮你來。怎的一向不來走走。一面讓薛嫂坐。薛嫂兒道。我鎮日不知干的甚麼。只是不得閒。大娘頂上進了香。遲看着他。剛才好不怪我。西房三娘也在跟前。留了我兩對翠花。一對大翠圍髮。好快性。就秤了八錢銀子與我。只是後邊住的雪娘。從八月裏要了我二對綫花兒。該二錢銀子來。一些沒有支用着。白不與我。好慳吝的人。我對你説怎的不見你老人家。婦人道。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快。不曾出去走動。春梅一面篩了一鍾酒。遞與薛嫂兒。薛嫂連忙道萬福。説我進門就吃酒。婦人道。你到明日養個好娃娃。薛嫂兒道。我養不的。俺家兒子媳婦兒金大姐。倒新添了個娃兒。才兩個月來。又道你老人家沒了爹。終久這般冷清清了。婦人道。説不得。有他在好了。如今弄得俺娘兒們。一折一磨的。不瞞老薛説。如今俺家中人多舌頭多。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。把心腸兒也改變了。姊妹不似那咱親熱了。這兩日一來我心裏不自在。二來因些閒話。沒曾往那邊去。春梅道。都是俺房裏秋菊這奴才。大娘不在。霹空架了俺娘一篇是非。把我也扯在裏面。好不亂哩。薛嫂道。就是房裏使的。那大姐他怎的倒弄主子。穿表衣。抱黑柱。這個使不的。婦人使春梅你瞧瞧那奴才。只怕他來覷聽。春梅道。他在廚下揀米哩。這破包簍奴才在這屋裏就是走水的槽。單管屋裏事兒。往外學舌。薛嫂道。這裏沒人。咱娘兒們説話。直道昨日陳姐夫。到我那裏。如

此這般告訴我。乾淨是他戳犯你們的事兒了。陳姐夫説他大娘數説了他。各處門戶都緊了。不托他進來取衣裳。拿藥材。又把大姐搬進東廂房裏住。每日晌午還不拿飯出去與他吃。餓的他只往他母舅張老爹那裏吃去。一個親女婿不托他。到托小廝。有這個道理。他有好一向沒得見你老人家。巴巴央及我。稍了個柬兒。多多拜上你老人家。少要焦心。左右爹也是沒了。爽利放倒身。大做一做。怕怎的。點根香。怕出烟兒。放把火。倒也罷了。于是取出經濟封的柬帖兒遞與婦人。拆開觀看。別無甚話。上寫紅綉鞋一詞。

襖廟火。燒皮肉。藍橋水。淪過咽喉。緊按綱風聲滿南州。畢了終是染污。成就了倒是風流。不甚麼也是有。

六姐妝下書經濟百拜上

婦人看畢。收了入袖中。薛嫂兒道。他教你回個記色與他。寫幾個字兒稍了去。方信我送的有個下落。婦人教春梅陪着薛嫂。吃酒。他進入房半晌。拿了一方白綾帕。一個金戒子兒。帕兒上也寫着一詞在上。説道。

我為你躭驚受怕。我為你折挫渾家。我為你脂粉不曾搽。我為你在人前拋了些見識。我為你奴婢上使了些鍬筏。咱兩個一只憔悴殺。

婦人寫了。對得停當。交與薛嫂。便説你上覆他。教他休要使性兒。往他母舅張家那裏吃飯。惹

他張舅唇齒。說你在丈人家做買賣。卻來我家吃飯。顯得俺們都是沒處活的一般。教他張舅怪。或是未有飯吃。教他鋪戶裏拿錢。買些點心和伙計吃便了。你使性兒不進來。和誰賭鱉氣哩。卻是賊人膽兒虛一般。薛嫂道。等我對他說。婦人又與薛嫂五錢銀子。作別出門。來到前邊鋪子裏。尋見經濟。兩個走到僻靜處說話。把封的物事遞與他。五娘說教他休使性兒賭鱉氣。教他常進來走走。休往你張舅家吃飯去。惹人家怪。因拿出五錢銀子與他瞧。此是裏面與我的。漏眼不藏絲。久後你兩個愁不會在一答裏對出來。我臉放在那裏。經濟道。老薛多有累你。深深與他唱喏。那薛嫂走了兩步又回來。說我險些忘了一件事。剛才我出來。大娘又使丫頭綉春叫進我去。叫我晚上來領春梅。要打發賣他。說他與你們做牽頭。和他娘通同養漢。敢就因這件事。經濟道。薛媽你只顧領在家。我改日到你家見他一面。有話問他。那薛嫂說畢。回家去了。果然到晚夕月上的時分走到。領春梅到月娘房中。月娘開口說。那咱原是你手裏十六兩銀子買的。你如今拿十六兩銀子來就是了。吩咐小玉。你看着到前邊收拾了。教他罄身兒出去。休要他帶出衣裳去了。那薛嫂兒到前邊。向婦人如此這般。他大娘教我領春梅姐來了。對我說。他與你老人家通同作弊。偷養漢子。不管長短。只問我要原價。婦人聽見說領賣春梅。就睜了眼半日。說不出話來。不覺滿眼落淚。叫道薛嫂兒。你看我娘兒兩個沒漢子的好苦也。今日他死了多少時兒。就打發他我身邊人。他大娘這般沒人心仁義。自恃他身邊養了個尿胞種。就放人踐到泥裏。李瓶兒孩

子。周半還死了哩。花巴痘疹未出。赤道天怎麼算計。就心高遮了太陽。薛嫂道。孩兒出了痘疹了沒曾。婦人道。何曾出來了。還不到一周兒哩。薛嫂道。春梅姐說爹在日曾收用過他。婦人道。收用過二字兒。死鬼把他當心肝肺腸兒一般看待。說一句聽十句。要一奉十。正經成房立紀老婆且打靠後。他要打那個小厮十棍兒他爹不敢打五棍兒。薛嫂道可又來。大娘差了。爹收用的恁個出色姐兒。打發他。箱籠兒也不與。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。只教他罄身兒出去。鄰舍也不好看的。婦人道。他對你說。休教帶出衣裳去。薛嫂道。大娘吩咐小玉姐。便來。教他看着。休教帶衣裳出去。那春梅在傍聽見打發他。一點眼淚也沒有。見婦人哭。說道娘你哭怎的。奴去了。你耐心兒過。休要思慮壞了。你思慮出病來。沒人知你疼熱的。等奴出去。不與衣裳也罷。自古好男不吃分時飯。好女不穿嫁時衣。正說着。只見小玉進來。說道五娘你信我奶奶。倒三顛四的。小大姐扶持你老人家一場。瞞上不瞞下。你老人家拿出他箱子來。揀上色的包與他兩套。教薛嫂兒替他拿了去。做個紀念兒。也是他番身一場。婦人道。好姐姐。你到有點仁義。小玉道。你看誰人保得常無事。蝦蟆促織兒都是一鍬土上人。兔死狐悲。物傷其類。一面拿出春梅箱子來。是戴的汗巾兒。翠簪兒。都教他拿去。婦人揀了兩套上色羅段衣服鞋腳。包了一大包。婦人梯已與了他幾件釵梳簪墜戒子。小玉也頭上拔下兩根簪子來。遞與春梅。余者珠子纓絡銀絲雲髻。遍地金。妝花裙襖。一件兒沒動。都抬到後邊去了。春梅當下拜辭婦人。小玉洒淚而別。臨

出門。婦人還要他拜辭拜辭月娘。衆人。只見小玉搖手兒。這春梅跟定薛嫂。頭也不回。揚長決裂。出大門去了。小玉和婦人送出大門回來。小玉到上房回大娘。只説罄身子去了。衣服都留下沒與他。這金蓮歸進房中。往常有春梅娘兒兩個。相親相熱。説知心話兒。今日他去了。丟得屋裏冷冷落落。甚是孤恓。不覺放聲大哭。有詩為證

耳畔言猶在。于今恩愛分。
房中人不見。無語自消魂。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　雪蛾唆打陳經濟　王婆售利嫁金蓮

人生雖未有十全。處事規模要放寬。
好事但看君子語。是非休聽小人言。
但看世俗如幻戲。也畏人心似隔山。
寄與知音女娘道。莫將苦處認為甜。

話說潘金蓮。自從春梅出去。房中納悶不題。單表陳經濟次日。早飯時出去。假作討帳。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。薛嫂兒正在屋裏一面讓進來坐。經濟拴了頭口。進房坐下。點茶吃了。春梅在裏間屋裏不出來。薛嫂故意問。姐夫來有何話說。經濟道。我往前街討帳。竟到這裏。昨晚小大姐出來了。在你這裏。薛嫂道。是在我這裏。還未上主兒哩。經濟道。在這裏。我要見他。和他說句話兒。薛嫂故作嬌張致。說好姐夫。昨日你家丈母。好不吩咐我。因為他們通同作弊。弄出醜事來。才被他打發出門。教我防範你們。休要與他會面說話。你還不趁早去哩。只怕他一時使將小廝來看見。到家學了。又是一場兒。倒沒的弄的我也上不的門。那經濟便笑嘻嘻。袖中拿出一兩銀子來。權作一茶。你且收了。改日還謝你。那薛嫂見錢眼開說道。好姐夫。自恁沒錢

使。將來謝我。只是我去年臘月。在你鋪子當了人家兩付扣花枕頂。將有一年來。本利該八錢銀子。你討與我罷。經濟道。這個不打緊。明日就尋與你。這薛嫂兒。一面請經濟裏間房裏去。與春梅廝見。一面叫他媳婦金大姐定菜兒。我去買茶食點心。又打了一壺酒。並肉鮓之類。教他二人吃。這春梅看見經濟。說道姐夫你好人兒。就是個弄人的劊子手。把俺娘兒兩個。弄的上不上。下不下。出醜惹人嫌。到這步田地。經濟道。我的姐姐。你既出了他家門。我在他家也不久了。妻兒趁迎春。各自尋投奔。你教薛媽替你尋個好人家去罷。我醃韮已是入不的畦了。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裏去。計較了回來。把他家女兒休了。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。說畢不一時。薛嫂買將茶食酒菜來。放炕桌兒擺了。兩個做一處飲酒敍話。薛嫂也陪他吃了兩盞。一遞一句。說了回月娘心狠。宅裏恁個出色姐兒出來。通不與一件兒衣服簪環。就是往人家上主兒去。裝門面也不好看。膛要舊時原價。就是清水這碗裏。傾倒那碗內也抛撒些兒。原來這等夾腦風。臨時出門。倒虧了小玉丫頭。做了個分上。教他娘拿了兩件衣服與他。不是往人家相去。拿甚麼做上蓋。比及吃得酒濃時。薛嫂教他媳婦金大姐。抱孩子躲去人家坐的。教他兩個在裏間自在坐個房兒。正是。

雲淡淡天邊鸞鳳。水沉沉波底鴛鴦。
寫成今世不休書。結下來生歡喜帶。

兩個干訖一度作別。比時難割難捨。薛嫂恐怕月娘使人來瞧。連忙攛掇經濟出巷。騎上頭口來家。遲不上兩日。經濟又稍了兩方銷金汗巾。兩雙膝褲與春梅。又尋枕頂出來與薛嫂兒。拿銀子打酒。在薛嫂兒房內。正和春梅吃酒。不想月娘使了來安小廝來。來催薛嫂兒。怎的還不上主兒。看見頭口拴在門首。來安兒到家學了舌。說姐夫也在那裏來。這月娘聽了。心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。叫了薛嫂兒去。儘力數說了一頓。道你領了奴才去。今日推明日。明日推後日。只顧不上緊替我打發。好窩藏着養漢。掙錢兒與你家使。若是你不打發。把丫頭還與我領了來。我另教馮媽媽子賣。你再休上我門來。這薛嫂兒聽了。到底還是媒人的咀。恨不的生出七八個口來。說道。天麼。天麼你老人家怪我差了。我趕着增福神着棍打。你老人家照顧我。怎不打發。昨日也領着走了兩三個主兒。都出不上。你老人家要十六兩原價。俺媒人家。那裏有這些銀子賠上。月娘又道。小廝說陳家種子。今日在你家和丫頭吃酒來。薛嫂慌道。耶嚛。耶嚛。又是一場兒。還是去年臘月當了人家兩付枕頂。在咱家獅子街鋪內。銀子收了。今日姐夫送枕頭與我。我讓他吃茶。他不吃。忙忙就上頭口來了。幾時進屋裏吃酒來。原來咱家這大官兒。恁快搗謊謀駕舌。月娘吃他一篇。說的不言語了。說道。我只怕一時被那種子設念。隨邪差了念頭。薛嫂道。我是三歲小孩兒。豈可恁些事兒不知道。你那等吩咐了我。我長吃好。短吃好。他在那裏。也沒得久停久坐。與了我枕頭。茶也沒吃。就來了。幾曾見咱家小大姐面兒來。萬物也要個真實。你老人家

就上落我起來。既是如此。如今守備周爺府中。要他圖生長。只出十二兩銀子。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。我兑了銀子來罷。説起來守備老爺。前者在咱家酒席上。也曾見過小大姐來。因他會這幾套唱。好模樣兒。才出這幾兩銀子。又不是女兒。其餘別人。出不上出不上。這薛嫂當下和月娘。砧死了價錢。次日早把春梅。收拾打扮。妝點起來。戴着圍髮雲髻兒。滿頭珠翠。穿上紅段襖兒。下着藍段裙子。脚上雙彎尖趫趫。一頂轎子。送到守備府中。周守備見了春梅。生的模樣兒。比舊時越好又紅又白。身段兒不短不長。一對小脚兒。滿心歡喜。就兑出五十兩一錠元寶來。這薛嫂兒拿來家。鑿下十三兩銀子。往西門慶家交與月娘。另外又拿出一兩來。説是周爺當我的喜錢。你老人家這邊不與我些兒。那吳月娘。只得免不過。又秤出五錢銀子與他。恰好他還禁了三十七兩五錢銀子。十個九個媒人。都是如此轉錢養家。卻表陳經濟見賣了春梅。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。見月娘幾事不理他。門戶都嚴緊。到晚夕親自出來。打燈籠前後照看了。方才關後邊儀門夜裏上鎖。方才睡去。因此弄不得手脚。十分急了。先和西門大姐。嚷了兩場。淫婦前淫婦後罵大姐。我在你家做女婿。不道的雌飯吃吃傷了。你家都收了我許多金銀箱籠。你是我老婆。不顧瞻我。反説我雌你家飯吃。我白吃你家飯來。罵的大姐。只是哭涕。十一月廿七日。孟玉樓生日。玉樓安排了幾碟酒菜點心。好意教春鴻拿出前邊鋪子。教經濟陪傅伙計吃。月娘便攔説。他不是才料。休要理他。要與付伙計。自與付伙計自家吃就是了。不消叫他。玉樓不肯。春

鴻拿出來。擺在水櫃上。一大壺酒。都吃不夠。又使來安兒後邊要去。付伙計便說。姐夫不消要酒去了。這酒夠了。我也不吃了。經濟不肯。定教來安要去。等了半晌。來安兒出來。回說沒了酒了。這陳經濟。也有半酣酒兒在肚內。經濟又使他要去。那來安不動。又另拿錢打了酒來吃着。罵來安兒。賊小奴才兒。你別要慌。你主子不待見我。連你這奴才們也欺負我起來了。使你使兒不動。我與你家做女婿。不道的酒肉吃傷了。有爹在怎麼行來。今日爹沒了。就改變了心腸。把我來不理。都亂來擠撮我。我大丈母聽信奴才言語。反防範我起來。凡事托奴才不托我。由他。我好耐驚耐怕兒。付伙計勸道。好姐夫。快休舒言。不敬奉姐夫。再敬奉誰。想必後邊怪。怎不與姐夫吃。你罵他不打緊。牆有縫。壁有耳。恰似你醉了一般。經濟道。老伙計。你不知道。我酒在肚裏。事在心頭。俺丈母聽信小人言語駕我一篇是非。就算我合了人。人沒合了我。好不好。我把這一屋子裏老婆。都刮剌了。到官也只是後丈母通奸。論個不應罪名。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了。然後一紙狀子。告到官。再不。東京萬壽門進一本。你家兒收着我家許多金銀箱籠。都是楊戩應沒官贓物。好不好。把你這幾間業房子。都抄沒了。老婆便當官變賣。我不圖打魚。只圖混水耍子。會事的。把掩女婿須收籠着。照舊看待。還是大鳥便益。付伙計見他話頭兒。來的不好。說道姐夫你原來醉了。王十九。自吃酒。且把散話革起。這經濟睜眼瞅着付伙計。便罵賊老狗。怎的說我散話。揭起我醉了。吃了你這酒了。我不才是他家女婿嬌客。你無故

只是他家行財。你也擠撮我起來。我教你這老狗別要慌。你這幾年轉的俺丈人錢夠了。飯也吃飽了。心裏要打伙兒。把我疾發了去。要獨權兒做買賣。好禁錢養家。我明日本狀內也帶你一筆。教你跟着打官司。那傅伙計最是個小膽兒的人。見頭勢不好。穿上衣裳。悄悄往家。一溜烟走了。小廝收了家活後邊去了。經濟倒在炕上。睡下一宿。晚景題過。次日付伙計。早晨進後邊。見月娘。把前事具訴一遍哭哭啼啼。要告辭家去。交割帳目。不做買賣了。月娘便勸道。伙計你只安心做買賣。休要理那潑才料。如臭屎一般丟着他。當初你家為官事。投到俺家來權住着。有甚金銀財寶。也只是大姐幾件妝奩。隨身箱籠。你家老子。便躲上東京去了。教俺家那一個不恐怕小人不足。晝夜躭憂的那心。你來時才十六七歲。黃毛團兒也一般。也虧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。調理的諸般買賣兒都會。今日翅膀毛兒干了。反恩將仇報。一掃帚掃的光光的。小孩兒家說話欺心。恁沒天理。到明日只天照看他。伙計你自安心。做你買賣。休理他便了。他自然也羞。一面把傅伙計安撫住了不題。一日也是合當有事。印子鋪。擠着一屋裏人。贖討東西。只見奶子如意兒。抱着孝哥兒。送了一壺茶來。與付伙計吃。放在桌上。孝哥兒在奶子懷裏。哇哇的只管哭。這陳經濟對着那些人。作要當真說道。我的哥哥乖乖兒。你休哭了。向眾人說。這孩子倒像我養的。依我說話。教他休哭。他就不哭了。那些人就呆了。如意兒說姐夫。你說的好妙話兒。越發叫起兒來了。看我進房裏說不說。這陳經濟趕上。踢了奶子兩腳。戲罵道。怪賊邋遢。你說

不是。我且踢個響屁股兒着。那奶子抱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。向月娘哭說。經濟對眾人。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。這月娘不聽便罷。聽了此言。正在鏡臺邊梳着頭。半日說不出話來。往前一撞。就昏倒在地。不省人事。但見

荊山玉損。可惜西門慶正室夫妻。寶鑑花殘。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。花容淹淡猶如西園芍藥倚朱欄。檀口無言。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。小園昨日春風急。吹折江梅就地拖

慌了小玉。叫將家中大小。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。孫雪娥跳上炕撅救了半日舀姜湯灌下去。半日甦醒過來。月娘氣堵心胸只是哽咽。哭不出聲來。奶子如意兒。對孟玉樓。孫雪娥說。經濟對眾人將哥兒戲言之事。說了一遍。我好意說他。又趕着我踢了兩脚。把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裏。雪娥扶着月娘。待的眾人散去。悄悄在房中。對月娘說。娘也不消生氣。氣的你有些好歹。越發不好了。這小廝因賣了春梅。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脚。才發出話來。如今一不做。二不休。大姐已是嫁出女。如同賣出田一般。咱顧不的他這許多。常言養蝦蟆得水蠱兒病。只顧教那這小廝在家裏做甚麼。明日哄賺進後邊。老寶打與他一頓。即時趕了離門。教他家去。然後叫將王媽媽子。來是是非人。去是是非者。把那淫婦教他領了去。變賣嫁人。如同臭狗屎屎。掠將出去。一天事都沒了。平空留着他在屋裏做甚麼。到明日沒的把咱們。也扯下水去了。月娘道。你說的也是。當下計議已定了。到次日飯時已後。月娘埋伏下丫環媳婦。七八個人。各拿短棍棒槌。使小廝來

安兒。誰進陳經濟來後邊。只推説話。把儀門關了。教他當面跑着。問他你知罪麼。那陳經濟也不跪。還似每常臉兒高揚。月娘便道有長詞為證

起初時。月娘不觸犯。龐兒變了。次則陳經濟。耐搶白。臉而揚着。不消你枉話兒絮叨叨。須和你討個分曉。月娘道。此是你丈人深宅院。又不是麗春院。鶯燕巢。你如何把他婦女廝調。他是你丈人愛妾。寡居守孝。你因何把他戲。嘲也有那沒廉耻斜皮。把你刮刺上了。自古母狗不掉尾。公狗不跳槽。都是些污家門罪犯難饒。陳經濟道。閃出伙縛鍾馗母妖。你做成這慣打姦夫的圈套我臂尖難禁這頓拷。梅香休鬧。大娘休焦。險些不大棍無情打折我腰。月娘道。賊才料。你還敢咀兒挑。常言冰厚三不是一日惱。最恨無端難恕饒。虧你呵。再倘着筒兒滿捧剪稻。你再敢不敢。我把你這短命王鸞兒割了。教你直孤到老

當下月娘率領雪娥。並來與兒媳婦來照妻一丈青。中秋兒。小玉綉春眾婦人。七手八腳。按下地下。拿棒槌短棍。打了一頓。西門大姐。走過一邊。也不來救。打的這小伙兒急了。把褲子脱了。露出那直竪一條棍來。諕的眾婦女看見。都丟下棍棒亂跑了。月娘又是那惱。又是那羞口裏罵道。好個沒根基的王八羔子。經濟口中不言。心中暗道。若不是我這個好法兒。怎得脱身。於是扒起來。一手兜着褲子。往前走了。月娘隨令小廝跟隨。教他算帳。交與傅伙計。經濟自然也有立不住。一面收拾衣服鋪蓋。也不作辭。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。逕往他母舅張團練住的他

舊房子內住去了。正是

自古感恩並積恨。萬年秆載不成塵。

潘金蓮在房中聽見。打了經濟。趕離出門去了。越發憂上加憂。悶上添悶一日月娘聽信雪娥之言。使玳安去叫王婆子來。那王婆自從他兒子王潮兒跟淮上客人。拐了起車的一伯兩銀子來家。得其發迹。也不賣茶了。賣了兩個驢兒安了盤磨。一張羅櫃。開起磨房來。聽見西門慶宅裏叫他。連忙穿衣就走。到路上問玳安說。我的哥哥。幾時沒見你。又早籠起頭去了。有了媳婦兒不曾。玳安道。還不曾有哩。王婆子道。你爹沒了。你家誰人請我做甚麼。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。請我去抱腰。玳安道。俺五娘倒沒養兒子。倒養了女婿。俺大娘請你老人家。領他出來嫁人。王婆子道。天麼天麼。你看麼。我說這淫婦。死了你爹。原守不着住。只當狗。改不了吃屎。就弄硶兒來了。就是你家大姐。那女婿子。他姓甚麼。玳安道。他姓陳。名喚陳經濟。王婆子道。想着去年我為何老九的去央煩你爹。到宅內。你爹不在。賊淫婦他就沒留我房裏坐坐兒。折針也迸不出個來。只叫丫頭倒了一鍾清茶。我吃了。出來了。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。如何今日也還出來。好個狼家子淫婦。休說我是你個學主。替你作成了恁好人家。就是世人進去。也不該那等大意。玳安道。為他和俺姐夫在家裏毆作攘亂。昨日差些兒。沒把俺大娘氣殺了哩。俺姐夫已是打發出去了。只有他老人家。如今教你領他去哩。王婆子道。他原是轎兒來。少不得還叫

頂轎子。他也有個箱籠來。這裏少不的也與他個箱子兒。玳安道這個少不的。俺大娘他有個處。兩個說話中間。到與西門慶門首。進入月娘房裏。道了萬福。坐下。丫環拿茶吃了。月娘便道。老王無事不請你來。悉把潘金蓮如此這般。上項說了一遍。今來是是非人。人去是是非者。一客不煩二主。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。或打發。教他乞自在飯去罷。我男子漢已是沒了。招攬不過這些人來。說不的。當初死鬼。為他丟了許多錢底那話了。就打他恁個銀人兒也有。如今隨你聘嫁。多少兒。教得來我替他爹念個經兒。也是一場勾當。王婆道。你老人家是稀罕這錢的。只要把禍害離了門。就是了。我知道。我也不肯差了。又道今日好日。就出去罷。又一件。他當初有個箱籠兒。有頂轎兒來。也少不的與他頂轎兒坐了。去。月娘道。箱子與他一個。轎子不容他坐。小玉道。俺奶奶氣頭上。便是這等說。到臨岐。少不的顧頂轎兒。不然街坊人家看着。拋頭露面的。不乞人嘆話。月娘不言語了。一面使丫環綉春。前邊叫金蓮來。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裏。就睜了。向前道了萬福。坐下。王婆子開言。便道。你快收拾了。剛才大娘說。教我今日領你出去哩。金蓮道。我漢子死了。多少時兒。我為下甚麼非。作下甚麼歹來。如何平空打發我出去。王婆道。你休稀打哄。做啞裝聾。自古蛇鑽窟　蛇知道。各人干的事兒。各人心裏明白。金蓮。你休呆裏撒奸。兩頭白面。說長並道短。我手裏使不的你巧語花言。幫閑鑽懶。自古沒個不散的筵席。出頭椽兒先朽爛。人的名兒。樹的影兒。蒼蠅不鑽沒縫兒彈。你休把養漢當飯。我如

今要打發你上陽關。金蓮道。你打人休打臉。罵人休揭短。常言一鷄死了一鷄鳴。誰打羅。誰吃飯誰人常把鐵箍子哉。那個長將席篾兒支着眼。為人還有相逢處。樹葉兒落。還到根邊。你休要把人赤手空拳。往外攛是非。莫聽小人言。正是女人不穿嫁時衣。男兒不吃分時飯。自有徒牢話歲寒。當下金蓮與月娘。亂了一回。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他兩個箱子。一張抽替桌兒四套衣服。幾件釵梳簪環。一牀被褥。其餘他穿的鞋腳。都填杠箱內。把秋菊叫得後邊來。一把鎖把他房門鎖了。金蓮穿上衣服。拜辭月娘。在西門慶靈前。大哭了一場。又走到孟玉樓房中。也是姊妹相處了一場。一旦分離。兩個落了一回眼淚。玉樓悄悄瞞着月娘。與了他一對金碗簪子。一套翠藍段襖紅裙子。說道六姐。奴與你離多會少了。你看個好人家。往前進了罷。自古道千裏長蓬。也沒個不散的筵席。你若有了人家。使人來對奴說聲。奴往那裏去。順便到你那裏看你去。也是姊妹情腸。於是洒淚而別。臨出門。小玉送金蓮。悄悄與了金蓮。兩根金頭簪兒。金蓮道。我的姐姐。你倒有一點人心兒枉我。上轎子。在大門首。王婆又早顧人。把箱籠桌子。抬的先去了。獨有玉樓小玉。送金蓮到門首。坐上轎子才回。正是

世上萬般哀苦事。除非死別共生離。

卻說金蓮到王婆家。王婆安插他在裏間。晚夕同他一處睡。他兒子王潮兒。也長成一條大漢。籠起頭去了。還未有妻室。外間支着牀子睡。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。喬眉。喬眼。在　下

看人。無事坐炕炕上。不是描眉畫眼。就是彈弄琵琶。王婆不在。就和王潮兒鬥葉兒下棋。那王婆自去掃麵喂養驢子。不去管他。朝來暮去。又把王潮兒刮剌上了。晚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。婦人推下炕溺尿。走出外間牀子上。和王潮兒兩個干。搖的牀子一片響聲。被王婆子醒來聽見。問那裏響王潮兒道。是櫃底下。貓捕的老鼠響。王婆子睡夢中。喃喃吶吶。口裏說道。只因有這些麩麵在屋裏。引的這扎心的。半夜三更。耗爆人。不得睡。良久。又聽見動彈。搖的牀子格支支響。王婆又問那裏響。王潮道。是貓咬老鼠。鑽在坑洞底下嚼的響。婆子側耳。果然聽見貓在炕洞裏嚼耗子。方才不言語了。婦人和小廝干事。依舊悄悄上炕睡去了。有幾句雙關。說得這老鼠好。

你身軀兒小。膽兒大。咀兒尖。忒潑皮。見了人藏藏躲躲。耳邊廂叫叫唧唧。攪混人半夜。三更不睡。不行正人倫。偏好鑽穴隙。更有一莊兒不老實。到底改不了偷饞抹咀。

有日陳經濟打聽得金蓮出來。還在王婆子家聘嫁。提着兩弔銅錢。帶着銀錢。走到王婆子家來。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撒下的糞。這經濟向前。深深地唱個喏。婆子問道。哥哥你做甚麼。經濟道。請借裏邊說話。王婆便讓進裏面。經濟揭起眼紗。便道動問西門大官人宅內。有一位娘子潘六姐。在此出嫁。王婆便道。你是他甚麼人。那經濟嘻嘻嘆道。不滿你老人家說。我是他兄弟。他是我姐姐。那王婆子眼上眼下。打量他一回。說他有甚兄弟。我不知道。你休哄我。你莫

非不是他家女婿姓陳的。來此處撞蠓子。我老娘手裏放不過。經濟笑向腰裏。解下兩弔銅錢來放在面前。說這兩弔錢權作王奶奶一茶之費。教我且見一面。改日還重謝你老人家。婆子見錢。越發喬張致起來。使逗休說謝的話。他家大娘子吩咐將來。不教閒雜人來看。他咱放倒身說話。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。與我五兩銀子。見兩面與我十兩。你若娶他。便與我一百兩銀子。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。我不管閒帳。你如今兩串錢兒。打水不渾的做甚麽。經濟見這虔婆口硬不收錢。又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腳簪子。重五錢。殺鷄扯腿跪在地下。說道王奶奶。你且收了。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你。不敢差了。且容我見他一面。說些話兒則個。那婆子於是收了他簪子和錢。吩咐你進去見他。說了話。就與我出來。不許你延眉瞬目。只顧坐着。所許那一兩頭銀子。明日就送來與家。於是掀簾放經濟進裏間。婦人正坐在炕邊納鞋。看見經濟。放下鞋扇。會在一處埋怨經濟。你好人兒。弄的我前不着村。後不着店。有上稍。沒下稍。出醜惹人嫌。你就影兒不見。不來看我看兒了。我娘兒們好好兒的。拆散開你東我西。皆因是為誰來。說着扯住經濟。只顧哭泣。王婆又嗔哭。恐怕有人聽見。經濟道。我的姐姐。我為你剮皮割肉。你為我受氣躭羞。怎不來看你。昨日到薛嫂兒家。已知春梅賣在守備府裏去了。又打聽你出離了他家門。在王奶奶這邊聘嫁。今日特來見你一面。和你計議。咱兩個恩情難捨。拆散不開。如之奈何。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兒休了。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。他若不與我。我東京萬壽門一本一伏進下來。那時他

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。我暗地裏假名托姓。一頂轎子。娶到你家去。咱兩個永遠團圓。做上個夫妻。有何不可。婦人道。現今王乾娘要一百兩銀子。你有這些銀子與他。經濟道。如何要這許多。婆子說道。你家大丈母說。當初你家爹。為他打個銀人兒也還多。定要一百兩銀子。少一絲毫也成不的。經濟道。實不瞞你老人家說。我與六姐打得熱了。拆散不開。看你老人家下顧。退下一半兒來。五六十兩銀子也罷。我往張舅那裏。典上兩三間房子。娶了六姐家去。也是春風一度。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。婆子道。休說五十兩銀子。八十兩也輪不到你手裏了。昨日湖州販紬絹何官人。出到七十兩。大街坊張二官府。如今見在提刑院掌刑。使了兩個節級來。出到八十兩上。拿着兩封銀子來兑。還成不的。都回去了。你這小孩兒家空口來說空話。倒還敢奚落老娘。老娘不道的吃傷了哩。當下一陣走出街上。大嘐喝說。誰家女婿。要娶丈母。還來老娘屋裏放屁。這經濟慌了。一手扯進婆子來。雙膝跪下。央及王奶奶噤聲。我依了奶奶。價值一百兩銀子罷。爭奈我父親在東京。我明日起身。往東京取銀子去。婦人道。你既為我一場。休與乾娘爭執。上緊取去。只恐來遲了。別人娶了奴去了。就不是你的人了。經濟道。我雇上頭口。連夜兼程。多則半月。少則十日。就來了。婆子道。常言先下水。先食飯。我的十兩銀子在外。休要少了。我的說明白着。經濟道。這個不必說。恩有重報。不敢有忘。說畢。經濟作辭出門。到家收拾行李。次日早雇頭口。上東京取銀子去了。此去正是

青龍與白虎同行。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　雪蛾唆打陳經濟　王婆售利嫁金蓮

第八十七回　王婆子貪財受報　武都頭殺嫂祭兄

平生作善天加福。若是剛強定禍殃。
舌為柔和終不損。齒因堅硬必遭傷。
杏桃秋到多零落。松柏冬深愈翠蒼。
善惡到頭終有報。高飛遠走也難藏。

話說陳經濟倔頭口起身。叫了張團練一個伴當跟隨。早上東京去不題。卻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。次日使春鴻叫薛嫂兒來。要賣秋菊。這春鴻正走到大街。撞見應伯爵叫住。問春鴻你往那裏去。春鴻道。家中大娘。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。伯爵問。叫媒人做甚麼。春鴻道賣五娘房裏秋菊丫頭。伯爵又問。你五娘為甚麼打發出來。在王婆子家住着。說要尋人家嫁人。端的有此話。麼這春鴻便如此這般。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。大娘知道了。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。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。趕出往家去了。昨日才打發出俺五娘來。伯爵聽了。點了點頭兒。說道。原來你五娘和你姐夫有楂兒。看不出人來。又向春鴻說。孩兒你爹已是死了。你只顧還在他家做甚麼。終是沒出產。你心裏還要歸你南邊去。這裏尋個人家跟罷。心下如何。春鴻道。便是這般說。老爹

已是沒了。家中大娘。好不嚴緊。各處買賣都收了。房子也賣了。琴童兒。畫童兒。都走了。也攬不過這許多人口來。小的待回南邊去。又沒順便人帶去。這城內尋個人家跟。又沒個門路。伯爵道。傻孩兒。人無遠見。安身不牢。千山萬水。又往南邊去做甚。誰人帶去。你肚裏會幾句唱。愁這城內尋不出主兒來答應。我如今舉保個門路與你。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。有萬萬貫家財。百間房屋。見頂補了你爹。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。如今你二娘。又在他家做了二房。我把你送到他宅中答應他。他見你會唱南曲。管情一箭就上垛。留下你做個親隨大官兒。又不比在你這家裏。他性兒又好。年紀小小。又倜儻。又好愛好。你就是個有造化的。這春鴻扒到地下。就磕了個頭。有累二爹。小的若見了張老爹。得一步之地。買禮與二爹磕頭。伯爵一把手拉着春鴻說傻孩兒。你起來。我無有個不作成人的。肯要你謝。你那得錢兒來。春鴻道。小的去了。只怕家中大娘。找尋小的怎了。伯爵道。這個不打緊。我問你張二老爹。討個帖兒。封一兩銀子與他家。他家銀子不敢受。不怕把你不雙手兒送了去。說畢。春鴻往薛嫂兒家。叫了薛嫂兒。見月娘領秋菊出來。只賣了五兩銀子。交與月娘。不在話下。卻說應伯爵。領春鴻到張二官宅裏。見了張二官。見他生的清秀。又會唱南曲。就留下他答應。使拿拜帖兒。封了一兩銀子。往西門慶家。討他箱子。那日吳月娘家中。正陪雲離守娘子範氏吃酒。先是雲離守襲過哥雲將參將指揮。補在清河左衙做同知。見西門慶死了。吳月娘守寡。手裏有東西。就安心有垂涎圖謀之意。此日

正買了八盤羹果禮物。來看月娘。見月娘生了孝哥。範氏房內亦有一女。方兩月兒要與月娘結親。那日吃酒。遂兩家割衫襟。做了兒女親家。留下一雙金環為定禮。聽見玳安兒拿進張二官府帖兒。並一兩銀子。說春鴻投在他家答應去了。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。月娘見他現做提刑官。不好不與他。銀子也不曾收。只得把箱子與將出來。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慶第五娘子潘金蓮。生的標致。會一手琵琶。百家詞曲。雙陸象棋無不通曉。又會寫字。因為年小守不的。又和他大娘子合氣。今打發出來。在王婆家聘嫁人。這張二官。一替兩替。使家人拿銀子往王婆家相看。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吩咐。不倒口要一百兩銀子。那人來回講了幾遍。還到八十兩上。王婆還不吐口兒。落後春鴻到他宅內。張二官聽見春鴻說。婦人在家養着女婿。因為如此。打發出來。這張二官就不要了。對着伯爵說。我家現放着十五歲未出幼兒子。上學攻書。要這樣婦人來家做甚。又聽見李嬌兒說。金蓮當初用毒藥擺布死了漢子。被西門慶占將來家。又偷小廝。把第六個娘子生了兒子。娘兒兩個。生生吃他害殺了。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。話分兩頭。卻說春梅。賣到守備府中。守備見他生的標致伶俐。舉止動人。心中大喜。與了他三間房住。手下使一個小丫環。就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。替他裁了兩套衣裳。薛嫂兒去。賞了薛嫂五錢銀子。又買了個使女扶侍他。立他做二房。大娘子一目失明。吃長齋念佛。不管閒事。還有生姐兒的孫二娘。在東廂房住。春梅在西廂房。各處鑰匙。都教他掌管。甚是寵愛。他一日聽薛嫂兒說。潘金蓮出

來了。在王婆家聘嫁。這春梅晚夕。啼啼哭哭。對守備說。俺娘兒兩個。在一處厮守這幾年。他大氣兒不曾呵着我。把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。自知拆散開了。不想今日他也出來了。你若肯娶將他來。俺娘兒們還在一處過好日子。又說他怎的好模樣兒。諸家詞曲都會。又會彈琵琶。聰明俊俏。百伶百俐。屬龍的。今才三十二歲兒。他若來。奴情願做第三的也罷。於是把守備念轉了。使手下親隨張勝。李安。封了兩方手帕。二錢銀子。往王婆家相看。果然生的好個出色的婦人。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。要一百兩銀子。張勝李安講了半日。還了八十兩。那王婆還不肯。走來回守備。又添了五兩。復使二人拿着銀子。和王婆子說。王婆子只是假推他大娘子不肯。不轉口兒要一百兩。媒人錢。要不要罷。天也不使空人。這張勝。李安。只得又拿回銀子來稟守備。丟了兩日。怎禁這春梅晚夕。哭哭啼啼。好歹再添幾兩銀子。娶了來。和奴做伴兒。死也甘心。守備見春梅只是哭泣。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忠。同張勝。李安。氈包內拿着銀子。打開與婆子看。又添到九十兩上。婆子越發張致起來。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。提刑張二老爹家。抬的去了。這周忠就惱了。吩咐李安。把銀子包了。說道。三只蟾沒那處尋。兩腳老婆愁那裏尋不出來。這老淫婦連人也不識。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。俺府裏老爺管不着你。不是新娶的小夫人。再三在老爺跟前說念。要娶這婦人。平白出這些銀子。要他何用。李安道。勒掯俺兩番三次來回走。賊老淫婦。越發鸚哥兒了。拉周忠說。管家哥。咱去來。到家回了老爺。好不好。教牢子拿

去。撈與他一頓好撈子。這婆子終是貪着陳經濟那口食。由他罵。只是不言語。二人到府中。回稟守備說。已添到九十兩。還不肯。守備說。明日兌與他一百兩。拿轎子拍了來罷。周忠說爺。就添了一百兩。王婆子還要五兩媒人錢。且丢他兩日。他若張致。拿到府中。且撈與人一頓撈子。他才怕。看官聽說。大段潘金蓮。生有地兒死有處。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。有分交這婦從。從前作過事。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為證。

人生雖未有前知。禍福因由更問誰。
善惡到頭終有報。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按下一頭。卻說一人單表武松。自從西門慶墊發孟州牢城充軍之後。多虧小管營施恩看顧。次後施恩與蔣門神。爭奪快活林酒店。被蔣門神打傷。央武松出力。反打了蔣門神一頓。不想蔣門神妹子玉蘭。嫁與張都監為妾。賺武松去。假捏賊情。將武松拷打。轉又發安平寨充軍。這武松走到飛雲浦。又殺了兩個公人。復回身殺了張都監。蔣門神全家老小。逃躲在施恩家。施恩寫了一封書。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。教武松到安平寨。與知寨劉高。教看顧他。不想路上。聽見太子立東宮。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。到清河縣下了文書。依舊在縣當差。還做都頭。來到家中。尋見上鄰姚二郎。交付迎兒。那時迎兒已長大十九歲了。收攬來家。一處居住。打聽西門慶已死。你嫂子出來了。如今還在王婆家。早晚嫁人。這漢子聽了。舊仇在心。正是踏破鐵鞋無

處覓。得來全不費工夫。次日裏幘穿衣。逕出門。來到王婆門首。金蓮正在簾下站着。見武松來。連忙閃入裏間去。武松掀開簾子。來問王媽媽在家。那婆子正在磨上掃面。連忙出來應道。是誰叫老身。見是武松。道了萬福。武松深深唱喏。婆子道。武二哥且喜幾時回家來了。武松道。遇赦回家。昨日才到。一向多累媽媽看家。改日相謝。婆子笑嘻嘻道。武二哥。比舊時保養。胡子楂兒也有了。且是好身量。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。一面讓坐。點茶吃了。武松道。我有一莊事和媽媽說。婆子道。有甚事。武二哥只顧說。武松道。我聞的人說。西門慶已是死了。我嫂子出來。在你老人家這裏居住。敢煩媽媽對嫂子說。他若不嫁人便罷。若是嫁人。如今迎兒大了。娶得嫂子家去。看管迎兒。早晚招個女婿。一家一計過日子。庶不教人笑話。婆子初時還不吐口兒。便道。他是在我這裏倒不知嫁人不嫁人。次後聽見武松重謝他。便道等我慢慢和他說。那婦人便簾內聽見武松言語要娶他看管迎兒。又見武松在外。出落得長大。身材胖了。比昔時又會說話兒。舊心不改。心下暗道。這段姻緣。還落在他家手裏。就等不得王婆叫。他自己出來。向武松道了萬福。說道既是叔叔還要奴家去看管迎兒。招女婿成家。可知好哩。王婆道。又一件。如今他家大娘子。要一百兩雪花銀子。才嫁人。武松道。如何要這許多。王婆道。西門大官人。當初為他。使了許多。就打恁個銀人兒也夠了。武松道。不打緊。我既要請嫂嫂家去。就使一百兩也罷。另外破五兩銀子。謝你老人家。這婆子聽見。喜歡的屁滾尿流。沒口說還是武二

哥知禮。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多。真是好漢。婦人聽了此言。走到屋裏。又濃點了一盞瓜仁。泡茶雙手遞與武松吃了。婆子問道。如今他家要發脱的緊。又有三四處。官戶人家爭着娶。都回阻了價錢不允。你這銀子。作速些便好。常言先下來。先吃飯。千裏姻緣着綫牽。休要落在別人手內。婦人道。既要娶奴家。叔叔上緊些。武松便道。明日就來兑銀。晚夕請嫂嫂過去。那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。胡亂答應去了。到次日。武松打開皮箱。拿出小管營施恩與知寨劉高那一百兩銀子來。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。走到王婆家。拿天平兑起來。那婆子看見白晃晃。擺了一桌銀子。口中不言。心內暗道。雖是陳經濟許下一百兩。上東京去取。不知幾時到來。仰着合着。我見鍾不打。卻打鑄鍾。又見五兩謝他。連忙收了。拜了又拜。説道。還是武二哥曉禮。知人廿苦。武松道。媽媽收了銀子。今日就請嫂嫂過門。婆子道。武二哥。且是好急性。門背後放花兒。你等不。到晚了。也待我往他大娘子那裏。交了銀子。總打發他過去。又道。你今日帽兒光光。晚夕做個新郎。那武松緊着。心中不自在。那婆子不知好歹。又溪落他。打發武松出門。自己尋思。他家大娘子。自交我發脱。又沒和我則定價錢。我今胡亂與他一二十兩銀子。滿纂的就是了。綁着鬼。也落他多一半養家。一面把銀鑿下二十兩銀子。往月娘家裏交割明白。月娘問甚麼人家娶了去了。王婆道。兔兒沿山跑。還來歸舊窩。嫁了他小叔。還吃舊鍋裏粥去了。月娘聽了。暗中跌腳。常言仇人見仇人。分外眼睛明。與孟玉樓説。往後死在他小叔子手裏罷了。那

漢子殺人不斬眼。豈肯干休。不説月娘家中嘆息。卻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。下午時。教王潮兒先把婦人箱籠桌兒送過去。這武松在家又早收拾停當。打下酒肉。安排下菜蔬。晚上婆子領婦人進門。換了孝。裁着新鬏髻。身穿紅衣服。搭着蓋頭進門來。見明間內明亮亮點着燈燭。武大靈牌供養在上面。先自有些疑忌。由不的髮似人揪。肉如鈎搭。進入門來。到房中。武松吩咐迎兒把前門上了拴。後門也頂了。王婆見了。説道。武二哥我去罷。家裏沒人。武松道。媽媽請進房裏吃盞酒。武松教迎兒拿菜蔬。擺在桌上。須臾湯上酒來。請婦人和王婆吃酒。那武松也不讓。把酒斟上。一連吃了四五碗酒。婆子見他吃得惡。便道。武二哥老身酒夠了。放我去。你兩口兒自在吃盞兒罷。武松道。媽媽且休得胡説。我武二有句話問你。只聞颼的一聲響。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刀薄背厚刃扎刀子來。一雙手籠着刀靶。一只手按住掩心。便睜圓怪眼。倒豎剛須。便道。婆子休得吃驚。自古冤有頭。債有主。休推睡裏夢裏。我哥哥性命。都在你身上。婆子道。武二哥夜晚了酒醉。拿刀弄杖。不是耍處。武松道。婆子休胡説。我武二就死也不怕。等我問了這淫婦。慢慢來問你。這老豬狗。若動一動步兒。身上先吃我五七刀子。一面回過臉來。看着婦人罵道。你這淫婦聽着。我的哥哥怎生謀害了。從實説來。我便饒你。那婦人道。叔叔如何冷鍋中豆兒炮。好沒道理。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。于我甚事。説由未了。武松把刀子忔楂的插在桌子上。用左手揪住婦人雲髻。右手匹胸提住。把桌子一腳踢番碟兒盞兒。都落地打得粉碎。那婦

人能有多大氣脉。被這漢子隔桌子輕輕提將過來。拖出外間靈桌子前。那婆子見頭勢不好。便去奔前門走。前門又上了拴。被武松大扠步趕上揪番在地。用腰間纏帶解下來四手四脚綑住。如猿猴獻果一般。便脱身不得。口中只叫都頭。不消動怒。大娘子自做出來。不干我事。武松道。老豬狗。我都知了。你賴那個。你教西門慶那廝。墊發我充軍去。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。西門慶那廝卻在那裏。你不説時。先剮了這個淫婦。後殺你這老豬狗。提起刀來。便望那婦人臉上撇兩撇。婦人慌忙叫道。叔叔且饒。放我起來。等我説便了。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旋剝淨了。跪在靈桌子前。武松喝道。淫婦快説。那婦人諕得魂不附體。只得從實招説。將時收簾子打了西門慶起。並做衣裳入馬通奸。後怎的踢傷了武大心坎。因何下藥。王婆怎地教唆下毒。撥置燒化。又怎的娶到家去。一五一十。從頭至尾。説了一遍。王婆聽見。只是暗地叫苦説。傻才料。你實説了。卻教老身怎的支吾。這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着婦人。一手澆奠了酒。把紙錢點着。説道。哥哥你陰魂不遠。今日武二與你報仇雪恨。那婦人見頭勢不好。才待大叫。被武松向爐內撾了一把香灰。塞在他口。就叫不出來了。然後腦揪番在地。那婦人掙扎。把鬏髻簪環都滾落了。武松恐怕他掙扎。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。後用兩只脚踏他兩只胳膊。便道。淫婦自説你伶俐。不知你心怎麼生着。我試看一看。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胸脯。説時遲。那時快。把刀子去婦人白馥馥心窩內只一剜。剜了個血窟礲。那鮮血就冒出來。那婦人就星眸半閃。兩只脚只顧登踏。武松口噙

着刀子。雙手去干開他胸脯。撲扢的一聲。把心肝五髒。生扯下來。血瀝瀝。供養在靈前。後方一刀。割下頭來。血流滿地。迎兒小女在旁看見。諕的只掩了臉。武松這漢子。端的好狠也。可憐這婦。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。一日無常萬事休。亡年三十二歲。但見

手到處。青春喪命。刀落時。紅粉亡身。七魄悠悠。已赴森羅殿上。三鬼渺渺。應歸無間城中。星眸緊閉。直挺挺。屍橫光地下。銀牙半咬。血淋淋。頭在一邊離。好似初春大雪。壓折金綫柳。臘月狂風。吹折玉梅花。這婦人。嬌媚不知歸何處。芳魂今夜落誰家。

古人有詩一首。單悼金蓮。死的好苦也。

堪悼金蓮誠可憐。衣服脱去跪靈前。
誰知武二持刀殺。只道西門綁腿頑。
往事堪嗟一場夢。今身不值半文錢。
世間一命還一命。報應分明在眼前。

當下武松殺了婦人。那婆子看見。大叫殺人了。武松聽見他叫。向前一刀。也割下頭來。拖過屍首。一邊將婦人心肝五髒。用刀插在樓後房簷下。那時也有初更時分。倒扣迎兒在屋裏。迎兒道。叔叔。我也害怕。武松道。孩兒。我顧不得你了。武松跳過王婆家來。還要殺他兒子王潮兒。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。聽見他娘這邊叫。就知武松行凶。推前門不開。叫後門也不應。慌的

走去街上叫保甲。那兩鄰明知武松凶惡。誰敢向前。武松跳過牆來。到王婆房內。只見點着燈。房內一人也沒有。一面打開王婆箱籠。就把他衣服撒了一地。那一百兩銀子。止交與吳月娘二十兩。還剩了八十五兩。並些鈒環首飾。武松一股皆休。都包裹了。提了樸刀。越後牆。趕五更。挨出城門。投十字坡。張青夫婦那裏躲住。做了頭佗。上梁山為盜去了。正是

平生不作縐眉事。世上應無切齒人。
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　王婆子貪財受報　武都頭殺嫂祭兄

第八十八回　潘金蓮托夢守禦府　吳月娘布福募緣僧

上臨之以天鑒。下察之以地只。
明有王法相制。暗有鬼神相隨。
忠直可存於心。喜怒戒之在氣。
為不節而忘家。因不廉而失位。
勸君自警平生。可笑可驚可畏。

話說武松。殺了婦人王婆。劫去財物。逃上梁山為盜去了。卻表王潮兒。去街上叫保甲。見武松家。前後門都不開。又王婆家。被劫去財物。房中衣服。丟的地下。橫三豎四。就知是武松殺死二命。劫取財物而去。未免打開前後門。見血瀝瀝。兩個死屍。倒在地下。婦人心肝五臟。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。迎兒倒扣在房中。問其故。只是哭泣。次日早衙。呈報到本縣。殺人凶刃。都拿放在面前。本縣新任知縣。也姓李。雙名昌期。乃河北真定府。棗強縣人氏。聽見殺人公事。既委差當該吏典。拘集兩鄰保甲。並兩家苦主。王潮迎兒。眼同招出。當街如法檢驗。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。殺潘氏王婆二命。疊成文案。就委地方保甲。瘞埋看守。掛出榜文。四廂

差人跟尋。訪拿正犯武松。有人首告者。官給賞銀五十兩。守備府中。張勝李安。打着一百兩銀子。到王婆家。看見王婆婦人。俱已被武松殺死。縣中差人檢屍。捉拿凶犯。二人回報到府中。春梅聽見婦人死了。整哭了兩三日。茶飯都不吃。慌了守備。使人門前叫了調百戲的貨郎兒進去。耍與他觀看。只是不喜歡。日逐使張勝李安。打聽拿住武松正犯。告報府中知道。不在話下。按下一頭。卻表陳經濟。前往東京取銀子。一心要贖金蓮。成其夫婦。不想走到半路。撞見家人陳定。從東京來告說。家爺病重之事。奶奶使我來請大叔往家去。囑托後事。這經濟。一聞其言。兩程做一程。路上儹行。有日到東京。他姑夫張世廉家。張世廉已死。止有姑娘見在。他父親陳洪已是沒了三日光景。滿家帶孝。經濟參見他父親靈座。與他母親張氏。並姑娘磕頭。張氏見他長成人。母子哭做一處。通同商議。如今一則以喜。一則以憂。經濟便道。如何是喜。如何是憂。張氏道。喜者。如今且喜朝廷冊立東宮。郊天大赦。憂則不想你爹爹得病。死在這裏。你姑夫又沒了。姑娘守寡。這裏住着。不是常法。方使陳定叫將你來和你打發你爹爹靈樞回去葬埋鄉井也是好處。這經濟聽了心內暗道這一會發送裝載靈樞。家小粗重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躭閣。卻不誤了娶六姐。不如此這般先誆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。待娶了六姐。再來搬取靈樞不遲。一面對張氏說道。如今隨路盜賊。十分難走。假如靈樞家小箱籠。一同起身。若說數輛車馱。未免起眼。倘遇小嘍囉怎了。寧可躭遲不躭錯。我先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。收拾房屋。母親後和陳

定家眷。跟父親靈樞。過年正月間起身回家。寄在城外寺院。然後做齋念經。入墳安葬。也是不遲。張氏終是婦人家。不合一時聽信經濟巧言念轉。先打點細軟箱籠。裝載兩大車。上插旗號。扮做香車。從臘月初一日東京起身。不上數日。到了山東清河縣。家門首。對他母舅張團練說。父親已死。母親押靈車。不久就到。我押了兩車行李。先來收拾。打掃房屋。他母舅聽說。既然如此。我須搬回家便了。一面就令家人搬家活。騰出房子來。這經濟見母舅搬去。滿心歡喜說。且得冤家離眼前。落得我娶六姐來家。自在受用。我父親已死。我娘又疼我。先休了那個淫婦。然後一紙狀子。把俺丈母告到官。追要我寄放東西。誰敢道個不字。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數不成。正是人便如此如此。天理不然不然。這經濟。早攛掇他母舅出來。然後打了一伯兩銀子在腰裏。另外又袖着十兩謝王婆。來到紫石街。王婆門首。可霎作怪。只見門前街旁。埋着兩個屍首。上面兩杆槍交叉。上面挑着個燈籠。門首掛着一張手榜。上書本縣為人命事凶犯武松。殺死潘氏王婆二命。有人捕獲首告官司者。官給賞銀五十兩。這經濟仰頭還大看了。只見從窩鋪中。鑽出兩個人來。喝聲道甚麼人看此榜文做甚。見今正身凶犯。捉拿不着。你是何人。大扠步便來捉獲。這經濟慌的奔走不迭。恰然走到石橋下酒樓邊。只見一個人。頭戴萬字巾。身穿青衲襖。隨後趕到橋下。説道哥哥。你好大膽。平白在此看他怎的。這經濟扭回頭看時。卻是一個識熟朋友。鐵指甲楊二郎。二人聲喏。楊二道。哥哥。一向不見。那裏去來。經濟便把東京父死往回之事。告

說一遍。恰才這殺死婦人。是我丈人的小潘氏。不知他被人殺了。適才見了榜文。方知其故。楊二郎告道。是他小叔武松。充配在外。遇赦回還。不知因甚殺了婦人。連王婆子也不饒。他家還有個女孩兒。在我姑夫姚二郎家。養活了三四年。昨日他叔叔殺了人。走的不知下落。我姑夫將此女縣中領出。嫁與人為妻小去了。見今這兩個屍首。日久只顧埋着。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。更不知何年月日。才拿住苑犯武松。說畢。楊二郎招了經濟上酒樓飲酒。與哥哥拂塵。這經濟見那人已死。心中轉痛不下。那裏吃得下酒。約莫飲勾三杯。就起身下樓。作別來家。到晚夕。買了一陌錢紙在紫石街。離王婆門首。遠遠的石橋邊。題着婦人潘六姐。我小兄弟陳經濟。今日替你燒陌錢紙。皆因我來遲了一步。誤了你性命。你活時為人。死後為神。早保佑捉獲住仇人武松。替你報仇雪恨。我在法場上。看着剮他。方趁我平生之志。說畢哭泣。燒化了錢紙經濟回家。關了門戶走歸房中。恰才睡着。似睡不睡。夢見金蓮身穿素服。一身帶血。向經濟哭道。我的哥哥。我死的好苦也。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。不期等你不來。被武松那廝害了性命。如今陰司不收。我白日遊遊蕩蕩。夜歸向各處尋討漿水。適間蒙你送了一陌錢紙與我。但只是仇人未獲。我的屍首埋在當街。你可念舊日之情。買具棺材盛了葬埋。免得日久暴露。經濟哭道。我的姐姐。我可知要葬埋你。但恐西門慶家中。我丈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。他自恁賴我。倒趁了他機會。姐姐。你須往守備府中。對春梅說知。教他葬埋你身屍便了。婦人道。剛才奴到守備府

中。又被那門神戶尉。攔擋不放。奴須慢慢再哀告他則個。經濟哭着。還要拉着他説話。被他身上一陣血腥氣。撒手掙脫。卻是南柯一夢。枕上聽那更鼓時。正打三更二點。説道怪哉我剛才分明夢見六姐。向我訴告衷腸。教我葬埋之意。又不知甚年何日。拿住武松。是好傷感人也。正是夢中無限傷心事。獨坐空房哭到明。不説經濟這裏也打聽武松不題。卻表縣中訪拿武松。約兩個月有余。捕護不着。已知逃遁梁山為盜。地方保甲鄰佑。呈報到官。所有兩座屍首。相應責令家屬領埋。王婆屍首。便有他兒子王潮。領的埋葬。止有婦人身屍。無人來領。卻説府中春梅。兩三日一遍。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聽回去。只説凶犯還未拿住。屍首照舊埋瘞。地方看守。無人敢動。直挨過年正月初旬時節。忽一日晚間。春梅作一夢。恍恍惚惚。夢見金蓮雲髻蓬鬆。渾身是血。叫道龐大姐。我的好姐姐。奴死的好苦也。好容易來見你一面。又被門神把住。嗔喝不敢進來。今仇人武松已是逃走脱了。所有奴的屍首。在街暴露日久。風吹雨洒。雞犬作踐。無人領埋。奴舉眼無親。你若念舊日母子之情。買具棺木把奴埋在一個去處。奴死在陰司口眼皆閉。説畢。大哭不止。春梅扯住他。還要再問他別的話被他睜開。撒手驚覺。卻是南柯一夢。從睡夢中直哭醒來心內猶疑不定。次日叫進張勝。李安吩咐你二人去縣前打聽。那埋的婦人婆子屍首。還有無有。張勝。李安。應諾去了。不多時。走來回報。正犯凶身。已逃走脱了。所有殺死身屍地方看守。日久不便。相應責令各人家屬領埋。那婆子屍首。他兒子招領的去了。還有那婦人。無

人來領。還埋在街心。春梅道。既然如此。我有莊事兒。累你二人。替我干得來。我還重賞你。二人跪下。小夫人說那裏話。若肯在老爺前抬舉小人一二。尤消受不了。雖赴湯跳火。敢說不去。春梅走到房中。拿出十兩銀子。兩大疋布。委付二人。這死的婦人。是我一個嫡親姐姐。嫁在西門慶家。今日出來。被人殺死。你二人休教你老爺知道。拿這銀子替我買一具棺材。把他裝殮了。抬出城外。擇方便地方。埋葬停當。我還重賞你。二人道。這個不打緊。小人就去。李安說。只怕縣中不教你我領屍怎了。須拿老爺個帖兒。下到縣官才好。張勝道。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。嫁在府中。那縣官不好不依。何消帖子。於是領了銀子。來到班房內。張勝便向李安說。想必這死的婦人。與小夫人。曾在西門慶家做一處。相結的好。今日方這等為他費心。相着死了時。整哭了三四日。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。叫了調百戲貨郎兒。調與他觀看。還不喜歡。今日他無親人領去。小夫人豈肯不葬埋他。咱們若替他干得此事停當。早晚他在老爺跟前只方便。你我就是一點福星。見今老爺百依百隨。聽他說話。正經大奶奶。二奶奶。且打靠他。說畢。二人拿銀子到縣前。遞了領狀。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。來領屍首。使了六兩銀子。合了一具棺木。把婦人屍首掘出。把心肝填在肚內。頭用綫縫上。用布裝殮停當。裝入材內。張勝說。就埋在老爺香火院。城南永福寺裏。那裏有空閒地。葬埋了。回小夫人話去。叫了兩名伴當。抬到永福寺。對長老說。宅內小夫人親。長老不敢怠慢。就在寺後。揀一塊空心白楊樹下。那裏葬埋已畢。走

來宅內回春梅話。說除買棺材裝殮。還剩四兩銀子。交割明白。春梅吩咐。多有起動你二人。將這四兩銀子。拿二兩與長老道堅。教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。超度他生天。又拿出一大瓶酒。一腿豬肉。一腿羊肉。這二兩銀子。你們人將一兩家中盤纏。二人跪下。那裏敢接。只說小夫人。若肯在老爺面前抬舉小人。消受不了。這些小勞。豈敢接受銀兩。春梅道。我賞你不收。我就惱了。二人只得磕頭領了出來。兩個班房吃酒。甚是稱念小夫人好處。次日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。春梅又與五錢銀子。買紙與金蓮燒。俱不在話下。卻說陳定從東京載靈柩家眷。到清河縣城外。把靈柩寄在永福寺。待的念經發送歸葬墳內。經濟在家聽見母親張氏家小車輛到了。父親靈柩。寄停在城外永福寺收卸行李已畢。與張氏磕了頭。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一接。經濟只說心中不快。家裏無人看守。張氏便問。你舅舅怎的不見。經濟道。他見母親到了。連忙搬回家去了。張氏道。且教你舅舅住着。慌搬去怎的。一面他母舅張團練。來看他姐姐。姊妹抱頭而哭。置酒敍話。不必細說。次日他娘張氏。早使經濟拿五兩銀子。幾陌金銀錢紙。往門外與長老。替他父親念經。正騎頭口街上走。忽撞遇他兩個朋友。陸大郎。楊大郎。下頭口聲喏。二人問道。哥哥往那裏去。經濟悉言先父靈柩。寄在門外寺裏。明日廿日是終七。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。做齋念經。二人道。兄弟。不知老父靈柩到了。有失弔問。因問幾時發引安葬。經濟道。也只在一二日之間。念畢經。入墳安葬。說罷。二人舉手作別。這經濟又叫住。因問楊大郎。縣前我丈人的

小。那潘氏屍首怎不見。被甚人領的去了。楊大郎便道。半月前。地方因捉不着武松。稟了本縣相公。令各家領去葬埋。王婆是他兒子領去。止有婦人屍首。丟了三四日。被守備府中。買了一口棺木。差人抬出城外。永福寺那裏葬去了。經濟聽了。就知是春梅在府中。收葬了他屍首。因問二郎。城外有幾個永福寺。二郎道。本自南門外。只一個永福寺。是周秀老爺香火院。那裏有幾個永福寺來。經濟聽了暗喜。就是這個永福寺。也是緣法湊巧。喜得六姐亦葬在此處。一面作別二人。打頭口出城。逕到永福寺中。見了長老。且不說念經之事。就先問長老道堅。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葬的。一個婦人在那裏。長老道。就在寺後白楊樹下。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。這陳經濟。且不參見他父親靈柩。先拿錢紙祭物。到於金蓮墓上。與他祭了。燒化錢紙。哭道。我的六姐。你兄弟陳經濟敬來與你燒一陌錢紙。你好處安身。苦處用錢。祭畢。然後才到方丈內。他父親靈柩跟前。燒紙祭祀。遞與長老經錢。教他二十日。請八眾禪僧。念斷七經。長老接了經襯。備辦齋供。經濟來家。回了張氏話。二十日。都去寺中拈香。擇吉發引。把父親靈柩。歸到祖塋。安葬已畢來家。母子過日不題。卻表吳月娘。一日二月初向。天氣融和。孟玉樓。孫雪娥。西門大姐。小玉。出來大門首站立。觀看來往車馬。人烟熱鬧。忽見一簇男女。跟着個和尚。生的干分胖大。頭頂三尊銅佛。身上構着數枝燈樹。杏黃袈裟風兜袖。赤腳行來泥沒踝。自言說是五臺山。戒壇上下來的行腳僧。雲遊到此。要化錢糧。蓋造佛殿。當時古人。有幾句讚的

這行脚僧好處。

打坐參禪。講經説法。鋪眉苫眼。習成佛祖家風。賴教求食立起法門規矩。白日裏。賣杖搖鈴。黑夜間。無槍弄棒。有時門首磕光頭。餓了街前打響咀。空色色空誰見衆生離下土。去來來去。何曾接引到西方。

那和尚見月娘衆婦女在門首。向前道了個問訊。説道。在家老菩薩施主。既生在深宅大院。都是龍華一會上人。貧僧是五臺山下來的。結化善緣。蓋造十五功德。三寶佛殿。仰賴十方施主菩薩。廣種福田。捨資財共成勝事。修來生功果。貧僧只是挑脚漢。月娘聽了他這般言語。便喚小玉。往房中取一頂僧帽。一雙僧鞋。一弔銅錢。一鬥白米。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。常時間中。發心做下僧帽僧鞋。預備布施。這小玉取出來。月娘吩咐你叫那師父近前來。布施與他。這小玉故做嬌態。高聲叫道。那變驢的和尚。還不過來。俺奶奶布施與你這許多東西。還不磕頭哩。月娘便罵道。怪墮業的小臭肉兒。一個僧家。是佛家弟子。你有要沒緊。恁謗他怎的。不當家化化的。你這小淫婦兒。到明日不知墮多少罪業。小玉笑道。奶奶。這賊和尚我叫他。他怎的把那一雙賊眼。眠上眠下打量我。那和尚雙手接了鞋帽錢米。打問訊説道。多謝施主老菩薩。布施布施。小玉道。這禿廝好無禮。這些人站着。只打兩個問訊兒。就不與我打一個兒。月娘道。小肉兒。還恁説白道黑。他一個佛家之子。你也消受不的他這個問訊。小玉道。奶奶。他是佛爺

兒子。誰是佛爺女兒。月娘道。相這比丘尼姑僧。是佛的女兒。小玉道。譬若説像薛姑子。王姑子。大師父。都是佛爺女兒。誰是佛爺女婿。月娘忍不住笑。罵道。這賊小淫婦兒。學的油咀滑舌。見見就説下道兒去了。小玉道。奶奶只罵我。本等這禿和尚。賊眉竪眼的只看我。孟玉樓道。他看你想必認得的。要度脱你去。小玉道。他若度我。我就去。説着。眾婦女笑了一回。月娘喝道。你這小淫婦兒。專一毀僧傍佛。那和尚得了布施。頂着三尊佛。揚長去了。小玉道。奶奶還嗔我罵他。你看這賊禿。臨去還看了我一眼。才去了。有詩單道月娘修善施僧好處。

守寡看經歲月深。私邪空色久違心。
奴身好似天邊月。不許浮雲半點侵。

月娘眾人正在門首説話。忽見薛嫂兒。提着花箱兒。從街上過來。見月娘眾人。道了萬福。月娘問你往那裏去來。怎的影迹兒不來。我這裏走走。薛嫂兒道。不知我終日窮忙的是些甚麼。這兩日。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爹家。與他兒子娶親。和北邊徐公公做親。娶了他姪兒。也是我和文嫂兒説的親事。昨日三日。擺大酒席。忙的連守備府裏。咱家小大姐那裏叫我。也沒去。不知怎麼惱我哩。月娘問道。你如今往那裏去。薛嫂道。我有莊事。敬來和你老人家説來。月娘道。你有話進來説。一面讓薛嫂兒到後邊上房裏坐下。吃了茶。薛嫂道。你老人家。還不知道。你陳親家。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。親家母叫了姐夫去。搬取家小靈柩。從正月來家。已是念經發送墳

上安葬畢。我只說你老人家這邊知道。怎不去燒張紙兒。探望探望。月娘道。你不來說。俺這裏怎得曉的。又無人打聽。倒自知道潘家的。吃他小叔兒殺了。和王婆子都埋在一處。卻不知如今怎樣了。薛嫂兒道。自古生有地兒死有處。五娘他老人家。不因那些事出去了。卻不好來。平日不守本分。干出醜事來出去了。若在咱家裏。他小叔兒怎得殺了他。還是仇有頭。債有主。倒還虧了咱這小大姐春梅。越不過娘兒們情腸。差人買了口棺材。領了他屍首葬埋了。不然。只顧暴露着。又拿不着小叔子。誰去管他。孫雪娥在旁說。春梅賣在守備府裏。多少時兒。就這等大了。手裏拿出銀子。替他買棺材埋葬。那守備也不嗔。當他甚麼人。薛嫂道。耶嚛。你還不知。守備好不喜他們日只在他房裏歇臥。說一句依十句。一娶了他。生的好模樣兒。乖覺伶俐。就與他西廂房三間房住。撥了個使女伏侍他。老爺一連在他房裏歇了三夜。替他裁四季衣服上頭三日吃酒。賞了我一兩銀子。一疋段子。他大奶奶五十歲雙目不明。吃長齋不管事。東廂孫二娘。生了小姐。雖故當家攙着個孩子。如今大小庫房鑰匙。倒都是他拿着。守備好不聽他說話哩。且說銀子。手裏拿不出來。幾句說的月娘雪娥。都不言了。坐了一回。薛嫂起身。月娘吩咐。你明日來我這裏。備一張祭桌。一疋尺頭。一分冥紙。你來送大姐與他公公燒紙去。薛嫂兒道。你老人家不去。月娘道。你只說我心中不好。改日望親家去罷。那薛嫂約定。你教大姐收拾下等着我。飯罷時候。月娘道。你如今到那裏去。守備府中。不去也罷。薛嫂道。不去。就惹他怪死了。他

使小伴當叫了我好幾遍了。月娘道。他叫你做甚麼。薛嫂道奶奶你不知他。如今有了四五個月身孕了。老爺好不喜歡。叫了我去已定賞我。提着花箱作辭去了。雪娥便說。老淫婦說沒個行款兒。他賣守備家多少時。就有了半肚孩子。那守備身邊少說也有幾房頭。莫就與起他來。這等大道。月娘道。他還有正景大奶奶。房裏還有一個生小姐的娘子兒哩。雪娥道。可又來。到底還是媒人咀。一尺水。十丈波的。不因今日雪娥說話。正是從天降下鈎和綫。就地引起是非來。有詩為證。

曾記當年侍主傍。誰知今日變風光。
世間萬事皆前定。莫笑浮生空自忙。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　清明節寡婦上新墳　吳月娘誤入永福寺

風拂烟籠錦旆揚。太平時節日初長。
多添壯士英雄膽。善解佳人愁悶腸。
三尺曉垂楊柳岸。一竿斜插杏花旁。
男兒未遂平生志。且樂高歌入醉鄉。

話說吳月娘。次日備辦了一張祭桌。豬首三牲。羹飯冥紙之類。封了一疋尺頭。交大姐收拾。一身縞素衣服。坐轎子。薛嫂兒押着祭禮先行。來到陳宅門首。只見陳經濟。正在門首站立。那薛嫂把祭禮。交人抬進去。經濟便問那裏的。薛嫂道了萬福。說姐夫。你休推不知。你丈母家。來與你爹燒紙。送大姐來了。經濟便道我髩髲八合的。才是丈母。正月十六日貼門神。遲了半月。人也入了土。才來上祭。薛嫂道。好姐夫。你丈母說。寡婦人。沒腳蟹。不知你這裏親家靈柩來家。遲了一步。休怪。正說着。只見大姐轎子。落在門首。經濟問是誰。薛嫂道。再有誰。你丈母心內不好。一者送大姐來家。二者敬與你爹燒紙。經濟罵道。趁早把淫婦抬回去。好的死了萬萬千千。我要他做甚麼。薛嫂道。常言道嫁夫着。你怎的說這個話。經濟道。我不要這

淫婦了。還不與我走。那抬轎的。只顧站立不動。被經濟向前踢了兩脚。罵道還不與我抬了去。我把花子腿砸折了。把淫婦鬢毛都蒿淨了。那抬轎子的見他踢起來。只得抬轎子。往家中走不迭。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。轎子已抬的去了。薛嫂兒沒奈何。收下祭禮。走來回覆吳月娘。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。説道恁個沒天理的。短命囚根子。當初你家為了官事。躲來丈人家居住。養活了這幾年。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。恨起死鬼。當初攬下的好貨在家裏弄出事來。到今日交我做臭老鼠。交他這等放屁辣臊。對着大姐説孩兒。你是眼見的。丈人丈母。那些兒虧了他來。你活是他家人。死是他家鬼。我家裏也難以留你。你明日還去。休要怕他。料他挾不到你井裏。他好膽子。恒是殺不了人。難道世間沒王法管他。也怎的。當晚不題。到次日一頂轎子。交玳安兒跟隨着把大姐又送到陳經濟家來。不想陳經濟不在家。往墳上替他父親添上疊山子去了。張氏知禮。把大姐留下。對着玳安説。大官到家。多多上覆親家。多謝祭禮。休要和他一般兒見識。他昨日已有酒了。故此這般。等我慢慢説他。一面管待玳安兒。安撫來家。至晚陳經濟墳上回來。看見了大姐。就行踢打。罵道淫婦。你又來做甚麼。還是説我在你家雌飯吃。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因此起的這大產業。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婿。好的死了萬千。我要你這淫婦人。這大姐亦罵。沒廉耻的囚根子。沒天理的囚根子。淫婦出去。吃人殺了。沒的禁。拿我煞氣。被經濟抹過頂髮儘力打了幾拳頭。他娘走來解勸。把他娘推了一交。他娘叫罵哭喊。説好囚根子。紅了眼。

連我也不認的了。到晚上。一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。吩咐道。不討將寄放妝奩箱籠來家。我把你這淫婦活殺了。這大姐害怕。躲在家中居住。再不敢去了。有詩為證。

相識當初信有疑。心情還似永無涯。
誰知好事多更變。一念翻成怨恨媒。

這裏西門大姐在家躲住。不敢去了。一日三月清明佳節。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冥紙。三牲祭物酒餚之類。抬了兩大食盒。要往城外五裏新墳上。與西門慶上新墳祭掃。留下孫雪娥。和着大姐眾丫頭看家。帶了孟玉樓和小玉。並奶子如意兒。抱着孝哥兒。都坐轎子。往墳上去。又請了吳大舅。和大妗子老公母二人同去。出了城門。只見那郊原野曠。景物芳菲。花紅柳綠。仕女遊人不斷頭的走的。一年四季。無過春天。最好景致。日謂之麗日。風謂之和風。吹柳眼。綻花心。拂香塵。天色暖謂之暄。天色寒謂之料峭。騎的馬謂之寶馬。坐的轎謂之香車。行的路謂之香徑。地下飛的土來謂之香塵。千花發芷。萬草生芽。謂之春信。韶光淡蕩。淑景融和。小桃深妝臉妖嬈。嫩柳嬝宮腰細膩。百囀黃鸝驚回午夢。數聲紫燕。説破春愁。日舒長暖澡鵝黃。水渺茫浮香鴨綠。隔水不知誰院落。鞦韆高掛綠楊烟。端的春景。果然是好。到的春來。那府州縣道。與各處村鎮鄉市。都有遊玩去處。有詩為證。

清明何處不生烟。郊外微風掛紙錢。

人笑人歌芳草地。乍晴乍雨杏花天。
海棠枝上綿鶯語。楊柳堤邊醉客眠。
紅粉佳人爭畫枝。絲繩搖拽學飛仙。

卻說吳月娘等轎子。到五裏原墳上。玳安押着食盒。又早先到廚下。生起火來。廚役落作整理不題。月娘與玉樓。小玉。奶子如意兒。抱着孝哥兒。到於莊院。客坐內坐下吃茶。等着吳大妗子不見到。玳安向西門慶墳上祭臺上。擺設桌面三牲。羹飯祭物。列下紙錢。只等吳大妗子。僱不出轎子來。約已牌是分。才同吳大舅顧了兩個驢兒騎將來。月娘便說。大妗子僱不出轎子來。果然沒有轎子。一面吃了茶。換了衣服。走來西門慶墳前祭掃。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。一根香他拿在手內。一根香遞與玉樓。一根遞與奶子如意兒。抱着孝哥兒。那兩根遞與吳大舅。大妗子。月娘插在香爐內。深深拜下去說道。我的哥哥。你活時為人。死後為神。今日三月清明佳節。你的孝妻吳氏三姐。孟三姐。同你周歲孩童。孝哥兒。敬來與你墳前燒一陌錢紙。你保佑他長命百歲。替你做墳前拜掃之人。我的哥哥。我和你做夫妻一場。想起你那模樣兒。並說的話來。是好傷感人也。玳安把紙錢點着。有哭山坡羊為證。

燒罷紙。小腳兒連蹤。奴與你做夫妻一場。並沒個言差語錯。實指望同諧到老。誰知你半路將奴拋卻。當初人情。看望全然是我。今丟下銅門兒家緣。孩兒又小。撇的俺子母孤孀。怎

生遣過。恰便似中途遇雨。半路裏遭風來呵。拆散了鴛鴦。生揪斷異果。叫了聲好性兒的哥哥。想起你那動影行藏。可不嗟嘆我。帶步步嬌燒的紙灰兒團團轉。不見我兒夫面。哭了聲年少夫。撇下嬌兒。閃的奴孤單。咱兩無緣。怎得和你重相見。

玉樓向前插上香。深深拜下。哭唱前腔。

燒罷紙。滿眼淚墮。叫了聲。人也天也。丟了奴無有個下落。實承望和你白頭廝守。誰知道。半路花殘月沒。大姐姐。有兒童。他房裏還好。閃的奴樹倒無陰。跟着誰過。獨守孤幃。怎生奈何。恰便似前不着店。後不着村裏來呵。那是我葉落歸根。收園結果。叫了聲。年小的哥哥。要見你。只非夢兒裏相逢。卻不想念殺了我。帶步步嬌哭來哭去。哭的奴痴呆了。你一去了無消耗。思量好無下稍。無下稍。你正青春。奴又多嬌。好心焦。清減了花容月貌。

玉樓上了香。奶子如意。抱着哥兒。也跪下上香。磕了頭。吳大舅。大妗子。都炷了香。行畢禮數。同讓到莊上捲棚內。放桌席擺飯。收拾飲酒。月娘讓吳大舅。大妗子上坐。月娘與玉樓打橫。小玉和奶子如意兒。同大妗子家使的老姐蘭花。那兩邊打橫列坐。把酒來斟。按下這裏吃酒不題。卻表那日周守備府裏也上墳。先是春梅隔夜和守備睡。假推做夢。睡夢中哭醒了。守備

慌的問。你怎的哭。春梅便說。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。說養我一場。怎地不與他清明寒食燒紙兒。因此哭醒了。守備道。這個也是養女一場。你的一點孝心。不知你娘墳在何處。春梅道。在南門外。永福寺後面便是。守備說。不打緊。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。明日咱家上墳。你教伴當抬些祭物。往那裏與你娘燒分紙錢。也是好處。至此日。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品逕往城南祖墳上。那裏有大莊院廳堂花園去處。那裏有享堂祭臺。大奶奶。孫二娘。並春梅。都坐四人轎。排軍喝路。上墳耍子去了。卻說吳月娘。和大舅。大妗子。吃了回酒。恐怕晚來。吩咐玳安來安兒。收拾了食盒酒果。先往那十裏長堤。杏花村酒樓下。揀高阜去處。人烟熱鬧。那裏設放桌席等候。又見大妗子沒轎子。都把轎子抬着。後面跟隨不坐。領定一簇男女。吳大舅牽着驢兒。壓後同行。踏青遊玩。三裏抹過桃花店。五裏望見杏花村。只見那隨路上墳。遊玩的王孫士女。花紅柳綠。鬧鬧喧喧。不斷頭的走。偏襯着日暖風和。尋芳問景。不知又多少。正走之間。也是合當有事。遠遠望見綠槐影裏。一座庵院。蓋造得十分齊整。但見。

山門高聳。梵宇清幽。當頭敕額字分明。兩下金剛形勢猛。五間大殿。龍鱗瓦砌碧成行。兩廊僧房。龜背磨磚花嵌縫。前殿塑風調雨順。後殿供過去未來。鍾鼓樓森立。藏經閣巍峨旛竿高峻接青雲。寶塔依稀侵碧漢。木魚橫掛。雲板高懸。佛前燈燭熒煌。爐內香烟繚繞。幢旛不斷。觀音殿接祖師堂。寶蓋相連。鬼母位通羅漢院。時時護法諸天降。歲歲降魔尊者

來。

吳月娘便問。這座寺叫做甚麼寺。吳大舅便說。此是周秀老爺香火院。名喚永福禪林。前日姐夫在日。曾捨幾十兩銀子在這寺中。重修佛殿。方是這般新鮮。月娘向大妗子說。咱也到這寺中看一看。於是領着一簇男女。進入寺中來。不一時。小沙彌看見。報於長老知道。見有許多男女。便出方丈來。迎請施主菩薩隨喜。但見這長老。怎生模樣。

一個青旋旋光頭新剃。把麝香松子勻搽。黃烘烘直裰初縫使沉速箋檀濃染。山根鞋履。是福州染到深青。九縷絲縧。係西地買來真紫。那和尚。光溜溜。一雙賊眼。單睃趁施主嬌娘這禿廝。美甘甘。滿口甜言。專說誘喪家少婦。淫情動處。草庵中去覓尼姑。色膽發時。方丈內來尋行者。仰觀神女思同寢。每見嫦娥要媾歡。

這長老見吳大舅。吳月娘。向前合掌。道了問訊。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。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。小僧看茶。那小沙彌開了殿門。領月娘一簇男女。前後兩廊參拜。觀看了一回。然後到長老方丈。長老連忙點上茶來。雪錠般盞兒。甜水好茶。吳大舅請問長老道號。那和尚笑嘻嘻說。小僧法名道堅。這寺是恩主帥府周爺香火院。小僧恭在本寺長老。廊下管百十眾僧。後邊禪堂中。還有許多雲遊僧。行常串座禪。與四方檀越。答報功德。一面方丈中擺齋。讓月娘眾菩薩請坐。小僧一茶而已。月娘道。不當打攪長老寶剎。一面拿出五錢銀子。交大舅遞與長老。佛前請

香燒。那和尚笑吟吟打問訊謝了。說道。小僧無甚管待。施主菩薩少坐。略備一茶而已。何勞費心。賜與布施。不一時。小和尚放了桌兒。拿上素菜齋食。餅饊上來。那和尚在旁陪坐舉　兒。才待讓月娘眾人吃時。忽見兩個青衣漢子。走的氣喘吁吁。暴雷也一般。報與長老。說道。長老還不快出來迎接。府中小奶奶來祭祀來了。慌的長老披袈裟。戴僧帽不迭。吩咐小沙彌。連忙收了家活。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避。打發小夫人燒了紙。祭畢去了。再款坐一坐不遲。吳大舅告辭。和尚死活留住。又不肯於那和尚慌的鳴起鍾鼓來。出山門迎接。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只見一簇青衣人。圍着一乘大轎。從東雲飛般來。轎夫走走的個個汗流滿面。衣衫皆濕。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。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。理合遠接。接待遲了。勿蒙見罪。這春梅在簾內答道。起動長老。那手下伴當。又早向寺後金蓮墳上。抬將祭桌來。擺設已久。紙錢列下。春梅轎子來到。也不到寺。逕入寺後白楊樹下。金蓮墳前。下了轎子。兩邊青衣人伺候。這春梅不慌不忙。來到墳前插了香。拜了四拜。說道。我的娘。今日龐大姐。特來與你燒陌紙錢。你好處生天。苦處用錢。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。奴隨問怎的。也娶來府中。和奴做一處。還是奴躭誤了你。悔已是遲了。說畢。今左右把紙錢燒了。這春梅向前。和聲大哭。有哭山坡羊為證。

燒罷紙。把鳳頭鞋跌綻。叫了聲娘。把我肝腸兒叫斷。自因你逞風流。人多惱你。疾發你出去被仇人才把你命兒坑陷。奴在深宅。怎得個自然。又無親。誰把你掛牽。實指望和你同牀

兒共枕。怎知道你命短無常。死的好可憐。叫了聲不睜眼的青天。常言道好物難全。紅羅尺短。

這裏春梅在金蓮墳上。祭祀哭泣不題。卻説吳月娘在僧房內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。長老出去山門迎接。又不見進來。問小和尚。和尚説。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個姐姐。新近葬下。今日清明節。特來祭掃燒紙。孟玉樓便道。怕不就是春梅來了。也不止的月娘道。他又那得個姐來死了。葬在此處。又問小和尚這府裏小夫人姓甚麼。小和尚道。姓龐氏。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經錢。教替他姐姐念經。薦拔生天。玉樓道。我聽見爹説。春梅娘家姓龐。叫龐大姐莫不是他。正説話。只見長老先走來。吩咐小沙彌。快看好茶。不一時。轎子抬進方丈二門裏才下轎。月娘和玉樓眾人。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。怎樣的小夫人。定睛仔細看時。卻是春梅。但比昔時出落長大身材。面如滿月。打扮的淡壯玉琢。頭上戴着冠兒。珠翠堆滿。鳳釵半卸。穿大紅妝花襖兒。下着翠藍縷金寬襴裙子。帶着玎璫禁步。比昔不同許多。但見。

寶髻巍峨。鳳釵半卸。胡珠環。耳邊低掛。金挑鳳。鬢後雙插。紅綉襖。偏襯玉香肌。翠紋裙。下映金蓮小。行動處。胸前搖響玉玎璫。坐下時。一陣麝蘭香噴鼻。膩粉妝成脖頸。花鈿巧貼眉尖。舉止驚人。貌比幽花殊麗。姿容閒雅。性如蘭蕙溫柔。若非綺閣生成。定是蘭房長就。儼若紫府瓊姬離碧漢。蕋宮仙子下塵寰。

那長老一面掀簾子。請小夫人方丈明間內。上面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。春梅坐下。長老參見已畢。小沙彌拿上茶。長老遞茶上去。說道。今日小僧不知宅內上墳。小奶奶來這裏祭祀。有失迎接。恕罪小僧。春梅道。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追薦。那和尚沒口子說。小僧豈敢。有甚慇懃。補報恩主。多蒙小奶奶。賜了許多經錢襯施。小僧請了八眾禪僧。整做道場。看經禮懺一日。晚夕又多與他老人家。裝些廂庫焚化。道場圓滿。才打發三位管家進城。宅裏回小奶奶話。春梅吃了茶。小和尚接下鍾盞來。長老只顧在旁。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。把吳月娘眾人。攔阻在內。又不好出來的。月娘恐怕天晚。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身。那長老又不肯放。走來方丈稟春梅說。小僧有件事。稟知小奶奶。春梅道。長老有話。但說無妨。長老道。適間有幾位遊玩娘子。在寺中隨喜。不知小奶奶來。如今他要回去。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。春梅道。長老。何不請來相見罷。那長老慌的來請。吳月娘又不肯出來。只說長老不見罷天色晚了。俺們告辭去罷。長老見收了他布施。又沒管待。又意不過。只顧再三催促。吳月娘。與孟玉樓。吳大妗子。推阻不過。只得出來。春梅一見便道。原來是二位娘。與大妗子。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。花枝招颭。磕下頭去。慌的大妗子。還禮不迭。說道姐姐。今非昔日比。折殺老身。春梅道。好大妗子。如何說這話。奴不是那樣人尊畢上下。自然之理。拜了大妗子。然後向月娘。孟玉樓。插燭也似磕頭去。月娘玉樓。亦欲還禮。春梅那裏肯。扶起磕了四個頭。說不知是娘們在這裏。早知也請出來

相見。月娘道。姐姐。你自從出了家門。在府中一向。奴多缺禮。沒曾看你。你休怪。春梅道。好奶奶。奴那裏出身。豈改説怪。因見奶子如意兒。抱着孝哥兒。説道。哥哥也長的恁大了。月娘説。你和小玉過來。與姐姐磕個頭兒。那如意兒。和小玉二人。笑嘻嘻過來。亦與春梅都半磕了頭。月娘道。姐姐。你受他兩個一禮兒。春梅向頭上。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。插在孝哥兒帽兒上。月娘説。多謝姐姐簪兒。還不與姐姐唱個喏兒。如意兒抱着哥兒。真個與春梅道了唱個喏。把月娘喜歡的要不得。玉樓説。姐姐。你今日不到寺中。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。春梅道。便是。因俺娘他老人家。新埋葬在這寺後。奴在他手裏一場。他又無親無故。奴不記掛着。替他燒張紙兒。怎生過得去。月娘説。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。不知葬在這裏。孟玉樓道。大娘。還不知龐大姐説話。説的潘六姐死了。多虧姐姐。如今把他埋在這裏。月娘聽了。就不言語了。吳大妗子道。誰似姐姐這等有恩。不肯忘舊。葬埋了。你逢節令。題念他來。替他燒錢化紙。春梅道。好奶奶。想着他怎生抬舉我來。今日他死的苦。是這般抛露丟下。怎不埋葬他。説畢。長老教小和尚放桌兒。擺齋上來。兩張大八仙桌子。蒸酥碟餅饊點心。各樣素饌菜蔬。堆滿春臺。絕細金芽雀舌。甜水好茶。眾人吃了。收下家活去。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。不在話下。孟玉樓起身。心裏要往金蓮墳上看看。替他燒張紙。也是姊妹一場。見月娘不動身。拿出五分銀子。都小沙彌買紙去。長老道。娘子不消賣去。我這裏有金銀紙。拿幾分燒去。玉樓把銀子遞與

長老。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。金蓮墳上見。三尺墳堆一堆黃土。數柳青蒿。上了根香。把紙錢點着。拜了一拜。說道六姐。不知你埋在這裏。今日孟三姐誤到寺中。與你燒陌錢紙。你好處生天。苦處用錢。一面取出汗巾兒來。放聲大哭。有哭山坡羊為證。

燒罷紙。淚珠兒亂滴。叫六姐一聲。哭的奴一絲兒兩氣。想當初。咱二人不分個彼此。做姊妹一場。並無面紅面赤。你性兒強。我常常兒的讓你。一面兒不見。不是你尋我。我就尋你。恰便相比目魚。雙雙熱粘在一處。忽被一陣風。咱分開來㗽。共樹同栖。一旦各自去飛。叫了聲六姐。你試聽知。可惜你一段兒聰明。今日埋在土裏。

那奶子如意兒。見玉樓往後邊。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。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。教奶子休抱了孩子去。只怕諕了他。如意兒道。奶奶不妨事。我知道。徑抱到墳上。看玉樓燒紙哭罷回來。春梅和月娘勻了臉。換了衣裳。吩咐小伴當。將食盒打開。將各樣細果甜食餚品。點心攢盒。擺下兩桌子。布甑內篩上酒來。銀鍾牙筯。請大妗子月娘玉樓上坐。他便主位相陪。奶子小玉老姐。兩邊打橫。吳大舅。另放一張桌子在僧房內。正飲酒中間。忽見兩個青衣伴當。走來跪下。稟道。老爺在新莊。差小的來請小奶奶。看雜耍調百戲的。大奶奶。二奶奶。都去了。請奶奶快去哩。這春梅不慌不忙。說你回去。知道了。那二人應諾下來。又不敢去。在下邊等候。且待他陪完。大妗子月娘。便要起身。說姐姐。不可打攪。天色晚了。你也有事。俺們去罷。那春

梅那裏肯放。只顧令左右將大鍾來勸道。咱娘兒們會少離多。彼此都見長着。休要斷了這們親路。奴也沒親沒故。到明日娘好的日子。奴往家裏走走去。月娘道。我的姐姐。說一聲兒就夠了。怎敢起動你。容一日。奴去看姐姐去。飲過一杯。月娘說。我酒夠了。你大妗子沒轎子。十分晚了。不好行的。春梅道。大妗子沒轎子。我這裏有跟隨小馬兒。撥一疋與妗子騎。送了家去。一面收拾起身。春梅叫過那長老來。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。五錢銀子與長老。長老拜謝了。送出山門。春梅與月娘拜別。看着月娘玉樓眾人上了轎子。他也坐轎子。兩下分路。一簇人跟隨。喝着道往新莊上去了。正是

樹葉還有相逢處。豈可人無得運時。
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　清明節寡婦上新墳　吳月娘誤入永福寺






第九十回　來旺盜拐孫雪娥　雪娥官賣守備府

花開花落開又落。錦衣布衣更換着。
豪家未必常富貴。貧人未必常寂寞。
扶人未必上青天。推人未必填溝壑。
勸君凡事莫怨天。天意與人無厚薄。

話說吳大舅。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。離了永福寺。順着大樹長堤前來。玳安又早在杏花村酒樓下邊。人烟熱鬧。揀高阜去處。那裏幕天席地。設下酒餚。等候多時了。遠遠望月娘眾人轎子到了。問道。如何咱才來。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。告訴一遍。不一時。斟上酒來。眾人坐下。正飲酒。只見樓下香車繡轂往來人烟喧雜。車馬轟雷。笙歌鼎沸。月娘眾人踐着高阜。把眼觀看。看見人山人海圍着。都看教師走馬耍解的。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。名喚李拱璧。年約三十余歲。見為國子上捨。一生風流博浪。懶習詩書。專好鴛犬走馬。打球蹴踘。常在三瓦兩巷中走。人稱他為李棍子。那日穿着一弄兒輕羅軟滑衣裳。頭戴金頂纏棕小帽。腳踏乾黃靴。納綉襪口。同廊史何不違。帶領二三十好漢。拿彈齮吹筒球棒。在於杏花莊大酒樓下。看教

場李貴走馬賣解。竪肩椿。隔肚帶。輪槍舞棒。做各樣技藝頑耍。有這許多男女圍着烘笑。那李貴諢名。號為山東夜叉。頭戴萬字中。腦後撲匾金環。身穿紫窄衫。銷金裹肚。腳上蹁蹋腿絣。乾黃鞝靴。五彩飛魚襪口。坐下銀鬃馬。手執朱紅杆。明槍頭招風令字旗。在街心扳鞍上馬。高聲説念一篇道。

我做教師世罕有。江湖遠近揚名久。雙拳打下如鎚鑽。兩腳入來如飛走。南北兩京打戲臺。東西兩廣無敵手。分明是個鐵咀行。自家本事何曾有。少林棍。只好打田鷄。董家拳。只好嚇小狗。撞對頭不敢喊一聲。沒人處專會誇大口。騙得銅錢放不牢。一心要折章臺柳。虧了北京李大郎。養我在家為契友。蘸生醬喫了半畦蒜捲春餅咊了兩擔韭小人自來生得饞。寅時吃酒直到酉。牙齒疼。把來剉一剉。肚子脹。將來扭一扭。充饑吃了三円米飯。點心吃了七石缸酒。多虧了此人未得酬。來世做隻看家狗。若有賊來掘壁洞。把他陰囊咬一口。問君何故咬他囊。動不的手來只動口。

當下李衙內。一見那長挑身材婦人。不覺心搖目蕩。觀之不足。看之有余。口中不言。心內暗道。不知誰家婦女。有男子沒有。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小張閑架兒來。悄悄吩咐你去那高坡上打聽。那三個穿白的婦人。是誰家的。訪得是實。告我知道。那小張閑。掩口應諾。雲飛跑去。不多時走到跟前。附耳低言。回報説如此這般。是縣門前西門慶家妻小。一個年老的姓吳。是他

嫂子。一個五短身材。是他大娘子吳月娘。那個長挑身材。有白麻子的。是第三個娘子。姓孟名喚玉樓。如今都守寡在家。這李衙內聽了。獨看着孟玉樓。重賞小張閒。不在話下。吳大舅和月娘眾人。觀看了半日。見日色銜山。令玳安收拾了食盒。攛掇月娘上轎回家。一路上得多少錦響郎搖羅袖醉。綺羅人揭綉簾看。有詩為證

柳底花陰壓路塵。一回遊賞一回新。
有緣千裏來相會。無緣對面不相親。

這月娘眾人回家不題。卻說那日孫雪娥。與西門大姐在家。午後時分無事。都出大門首站立。也是天假其便。不想一個搖驚閨的過來。那時賣胭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。都搖驚閨。大姐說。我鏡子昏了。使平安兒叫住那人。與我磨磨鏡子。那人放下擔兒。說道我不會磨鏡子。我賣些金銀生活。首飾花翠。站立在門前。只顧眼上眼下看着雪娥。雪娥便道。那漢子。你不會磨鏡子。去罷。只顧看我怎的。那人說。雪姑娘。大姑娘。不認的我了。大姐道眼熟。急忙想不起來。那人道。我是爹手裏出去的來旺兒。雪娥便道。你這幾年在那裏來。怎的不見。出落得恁胖了。來旺兒道。我離了爹門到原籍徐州家裏。閒着沒營生。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。不想到半路裏。他老爺兒死了。丁憂家去了。我便投在城內顧銀鋪。學會了此銀行手藝。揀鈒大器頭面。各樣生活。這兩日行市遲。顧銀鋪教我挑副擔兒出來。街上發賣些零碎。看見娘們在門首。不敢

來相認。恐怕踅門瞭戶的。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。還不敢相認。雪娥道。原來教我只顧認了半日。白想不起。既是舊兒女。怕怎的。因問你擔兒裏。賣的是甚麼生活。挑進裏面。等俺們看一看。那來旺兒。一面把擔兒挑入裏邊院子裏來。打開箱子。用匣兒托出幾件首飾來。金銀箱嵌不等。打造得十分奇巧。但見。

孤雁啣蘆。雙魚戲藻。牡丹巧嵌碎寒金。貓眼釵頭火焰蠟。也有獅子滾綉球。駱駝獻寶。滿冠擎出廣寒宮。掩鬢鑿成桃源境。左右圍髮。利市相對荔枝業。前後分心。觀音盤膝蓮花座。也有寒雀爭梅。也有孤鸞戲鳳。正是絲環平安菈珊綠。帽頂高嵌佛頭青。

看了一回。問來旺兒。你還有花翠拿出來。那來旺兒。又取一盒子。各樣大翠鬢花。翠翹滿冠。並零碎草蟲生活來。大姐揀了他兩對鬢花。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。一對柳穿金魚兒。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。雪娥兩件生活。欠他一兩二錢銀子。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。今日你大娘不在家。同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墳上。與你爹燒紙去了。來旺道。我去年在家裏。就聽見人說爹死了。大娘子生了哥兒。怕不的好大了。雪娥道。你大娘孩兒。如今才周半兒。一家兒大大小小。如寶上珠一般。全看他過日子哩。說話中間。來昭妻一丈青出來。傾了盞茶與他吃。那來旺兒接了茶。與他唱了個喏。劉來照也在跟前。同敍了回話。吩咐你明日來見見大娘。那來旺兒挑擔出門。到晚上。月娘眾人轎子來家。雪娥大姐。眾人丫環接着都磕了頭。玳安跟盒擔走不上。僱了

疋驢兒騎來家。打發抬盒入去了。月娘告訴雪娥大姐說。今日寺裏遇見春梅一節。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寺後首。俺們也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。誤打誤撞遇見他。娘兒們又認了回親。先是寺裏長老擺齋吃了。落後又放下兩張桌席。教伴當擺上他家的四五十攢盒。各樣菜蔬下飯篩酒上來。通吃不了。他看見哥兒。又與了一對簪兒。好不和氣。起解行三坐五。坐着大轎子。許多跟隨。又且是出落的。比舊時長大了好些。越發白胖了。吳大妗子道。他倒也不改常忘舊。那咱在咱家時。我見他比眾丫環。行事兒正大。說話兒沉穩。就是個才料兒。你看今日福至心靈。恁般造化。孟玉樓道。姐姐沒問他。我問他來。果然半年沒洗換。身上懷着喜事哩。也只是八九月裏孩子。守備好不喜歡哩。薛嫂兒說的。倒不差。說了一回。雪娥題起。今日娘不在。我和大姐在門首。看見來旺兒。原來又在這裏學會了銀匠。挑着擔兒。賣金銀生活花翠。俺們就不認得他了。買了他幾枝花翠。他問娘來。我說往墳上燒紙去了。月娘道。你怎的不教他等着我來家。雪娥道。俺們叫他明日來。正坐着說話。只見奶子如意兒。向前對月娘說。哥兒來家。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。口中出冷氣。身上湯燒火熱的。這月娘聽見慌了。向炕上抱起孩兒來。口搵着口兒。果然出冷汗。渾身發熱。罵如意兒。好淫婦。此是轎子冷了孩兒了。如意兒道。我拿小被兒裏的沒沒的。怎得凍着。月娘道。再不是。抱了往那死鬼墳上說了他來了。那等吩咐。教你休抱他去。你不依。浪着抱的去了。如意兒道。早是小玉姐看着。抱了他到那裏。看看就來了。幾時諕着他

來。月娘道。別要説咀。看那看見便怎的。卻把他諕了。即忙叫來安兒。快請劉婆子去。不一時。劉婆來到。看了脉息。抹了身上。説着了些驚寒。撞見累禍了。留了兩服硃砂丸。用姜湯灌下去。吩咐奶子捲着他。熱炕上睡。到半夜出了些冷汗。身上才涼了。於是管待劉婆子吃了茶。與了他三錢銀子。叫他明日還來看看。一家子慌的要不的。開門闔戶。整亂了半夜。卻説來旺。次日依舊挑將生活擔兒。來到西門慶門首。與劉來昭唱喏。説昨日雪姑娘。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。教我來取銀子。就見見大娘。劉來照道。你且去看。改日來。昨日大娘來家。哥兒不好。叫醫婆太醫看下藥。整亂一夜。好不心焦。今日才好些。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。正説着。只見月娘玉樓雪娥。送出劉婆子來。到大門首。看見來旺兒。那來旺兒扒在地下。與月娘玉樓磕了兩個頭。月娘道。幾時不見你。就不來這裏走走。來旺兒悉將前事説了一遍。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。怕怎的。你爹又沒了。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。一頭放火。一頭放水。架的舌。把個好媳婦兒。生遞臨的弔死了。將有作沒。把你墊發了去。今日天也不容他。往那去了。來旺兒道。也説不的。只是娘心裏明白就是了。説了回話。月娘問他賣的是甚樣生活。拿出來瞧。揀了他幾件首飾。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等子稱了與他。叫他進入儀門裏面。吩咐小玉。取一壺酒來。又是一般點心。教他吃。那雪娥在廚上。一力攛掇。又熱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。吃的酒飯飽了。磕頭出門。月娘玉樓。眾人歸到後邊去。雪娥獨自悄悄和他打話。你常常來走着。怕怎的。奴有

話。教劉來照嫂子對你說。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裏。紫牆兒跟前。耳房內等你。兩個遞了眼色。這來旺兒就知其意。說這儀門。晚夕關不關。雪娥道。如此這般。你來先到劉來昭屋裏。等到晚夕。踩着梯櫈。越過牆。順着遮隔。我這邊接你下來。咱二人會合一面。還有底細話與你說。這來旺得了此話。正是歡從額起。喜向腮生。作辭雪娥。挑擔兒出門。正是不着家神。弄不得家鬼。有詩為證。

閒來無事倚門闌。偶遇多情舊日緣。
對人不敢高聲語。故把秋波送幾番。

這來旺兒歡喜回家。一宿無話。到次日。也不挑擔兒出來賣生活。慢慢踅來西門應門首。等劉來昭出來。與他唱喏。那劉來昭便說。旺兒希罕。好些時不見你了。來旺兒說沒事。閒來走走。裏邊雪姑娘少我幾錢生活銀討討。劉來昭道。既如此。請來屋裏坐。把來旺兒讓到房裏坐下。來旺兒道。嫂子怎不見。劉來昭道。你嫂子今日後邊上灶哩。那來旺兒。拿出一兩銀子。遞與劉來昭說。這幾星銀子。取壺酒來和哥嫂吃。劉來昭道。何消這許多。既叫他兒子鐵棍兒過來。那鐵棍弔起頭去。十五歲了。拿壺出來。打了一大注酒。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。不一時。一丈青蓋了一錫鍋熱飯。一大碗雜熬下飯。兩碟菜蔬。說道好呀。旺官兒在這裏。劉來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瞧說。兄弟破費。也打壺酒咱兩口兒吃。一丈青笑道。無功消受。怎生使得。一面放

了炕桌。讓來旺炕上坐。擺下酒菜。把酒來斟。來旺兒先傾頭一盞。遞與劉來昭。次斟一盞。與一丈青。深深唱喏。說一向不見哥嫂。這盞水酒。孝順哥嫂。一丈青便說。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。你對真人。休說假話。裏邊雪姑娘。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。你兩個舊情不斷。托俺們兩口兒。如此這般周全。你們休推睡裏夢裏。要問山下路。且得過來人。你若入港相會。有東西出來。休要獨吃。須把些汁水教我呷一呷。俺替你們須躭許多利害。那來旺便跪下說。只是望哥嫂周全並不敢有忘。說畢。把酒吃了一回。一丈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。出來對他說。約定晚上來。劉來昭屋裏窩藏。待夜裏關上儀門。後邊人歇下。越牆而過。於中取事。有詩為證。

報應本無私。影響皆相似。
要知禍福因。但看所為事。

這來旺得了此言。回來家。巴不到晚。趕到劉來昭屋裏。打酒和他兩口兒。吃至更深時分。更無一人覺的。直待的大門關了。後邊儀門上了拴。家中大小歇息定了。彼此都有個暗號兒。只聽牆內雪娥咳嗽之聲。這來旺兒踐着梯櫈。黑影中扒過粉牆。順着遮洋掛子。雪娥那邊用櫈子接着。兩個在西耳房堆馬鞍子去處。兩個相摟相抱。雲雨做一處。彼此都是曠夫寡女。慾心如火。那來旺兒纓鎗強壯儘力般弄了一回。樂極精來。一泄如注。事畢。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飾。幾兩碎銀子。兩件段子衣服。吩咐明日晚夕你再來。我還有些細軟與你。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。往

後這家中過不出好來。不如我和你悄悄出去。外邊尋下房兒。成其夫婦。你又會銀行手藝。愁過不得日子。來旺兒便說。如今東門外細米巷。有我個姨娘。有名收生的屈老娘。他那裏曲彎小巷。倒避眼。咱兩個投奔那裏去。遲些時。看無動靜。我帶你往原籍家去買幾畝地種去也好。兩個商量已定。這來旺兒作別雪娥。依舊扒過牆來。到來昭屋裏。等至天明開了大門。挨身出去。到黃昏時分。又來門首。趄入來昭屋裏。晚夕依舊跳過牆去。兩個干事。朝來暮往。非止一日。也抵盜了許多細軟東西。金銀器皿。衣服之類。劉來昭兩口子。也得抽分好些肥己。俱不必細說。一日後邊。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。心中不快。睡得早。這雪娥房中。使女中秋兒。原是大姐使的。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。被經濟要。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。把元宵兒扶侍大姐。那一日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裏。打點一大包釵環頭面。裝在一個匣內。用手帕蠻蓋了頭。隨身衣服。約定來旺兒在來昭屋裏等候。兩個要走。這來昭便說。不爭你走了。我看守大門。管放水鴨兒。若大娘知道。問我要人怎了。不如你二人打房上去。就蹉破些。還有踪迹。來旺兒道。哥也說得是。雪娥又留一個銀折盂。一根金耳干。一件青綾襖。一樣黃綾裙。謝了他兩口兒。直等五更鼓。月黑之時。隔房扒過去。劉昭夫婦。又篩上兩大鍾暖酒。與來旺雪娥吃。說吃了好走。路上壯膽些。吃到五更時分。每人拿着一根香。蹉着梯子。打發兩個扒上房去。一步一步走。把房上瓦也跳破許多。此及扒到房簷跟前。街上人還未行走。聽巡捕的聲音。這來旺兒先跳下去。後卻

教雪娥踐着他肩背。接摟下來。兩個往前邊走。到十字路口上。被巡捕的攔住。便説往那裏去的男女。雪娥便謊慌了手腳。這來旺兒不慌不忙。把手中官香彈了一彈。説道。俺是夫婦二人。前往城外岳廟裏燒香。起的早了些。長官勿怪。那人問背的包袱內是甚麼。來旺兒道。是香燭紙馬。那人道。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。也是好事。你快去罷。這來旺兒得不迭一聲拉着雪娥往前飛走。走到城下。城門才開。打人鬧裏挨出城去。轉了幾條街巷。原來細米巷在個僻靜去處住着。不多幾家人家。都是矮房低廈。後邊就是大水穴沿子。到於屈姥姥家。屈姥姥還未開門。叫了半日。屈姥姥才起來。開了門兒。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。原來來旺兒本姓鄭。名喚鄭旺。説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。姨娘這裏有房子。且尋一個寄住些時。再尋房子。遞與屈姥姥三兩銀子。教買柴米。那屈姥姥見這金銀首飾。來因可疑。他兒子屈鏜。因他娘屈姥姥安歇鄭旺夫妻二人。帶此東西。夜晚見財起意。掘開房門。偷盜出來要錢致被捉獲。具了事件。拿去本縣見官。李知縣見系賊贓之事。贓物執儀見在。差人押着屈鏜到家。把鄭旺孫雪娥。一條索子都拴了。那雪娥諕的臉蠟查也似黃了。換了滲淡衣裳。帶着眼紗。把手上戒指。都勒下來。打發了公人。押去見官。當下烘動了一街人觀看。有認得的。説是西門慶家小老婆。今被這走出去的小廝來旺兒。今改名鄭旺。通姦拐盜財物。在外居住。又被這屈鏜掏摸了。今事發見官。當下一個傳十。十個傳百個。路上行人口似飛。月娘家中。自從雪娥走了。房中中秋兒。見廂內細軟首飾都沒了。衣服丢

的亂三攪四。報與月娘。月娘吃了一驚。便問中秋兒。你跟着他睡。走了你豈不知。中秋兒便說。他要晚夕。悄悄偷走出外邊。半日方回。不知詳細。月娘又問劉來昭。你看守大門。人出去你怎不曉的。來昭便說。大門每日上鎖。莫不他飛出去。落後看見房上瓦蹉破許多。方知越房而去了。又不敢使人蹤訪。只得按納含忍。不想本縣知縣。當堂問理這件事。先把屈鏜夾了一頓。追出金頭面四件。銀首飾三件。金環一雙。銀鍾二個。碎銀五兩。衣服二件。手帕一個。匣一個。向鄭旺名下。追出銀三十兩。金碗簪一對。金仙子一件。戒指四個。向雪娥名下。追出金挑心一件。銀鐲一付。金鈕五付。銀簪四對。碎銀一包。屈姥姥名下。追出銀三兩。就將來旺兒。問擬奴婢因奸。盜取財物。屈鏜系竊盜。俱系雜犯死罪。准徒五年。贓物入官。雪娥孫氏。系西門慶妾。與屈姥姥。當下都當官拶了一拶。屈姥姥供明放了。雪娥責令本縣差人。到西門慶家。教人遞領狀領孫氏。那吳月娘。叫吳大舅來商議。已是出醜。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。沒的玷辱了家門。與死的裝幌子。打發了公人錢。回了知縣話。知縣拘將官媒人來。當官變賣。卻說守備府中。春梅打聽得知。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。被來旺兒拐出。盜了財物去。在外居住。事發到官。如今當官辨賣。這春梅聽見。要買他來家上皂。要打他咀。以報平昔之仇。對守備說。雪娥善能上灶。會做的好茶飯湯水。買來家中伏侍。這守備。即便差張勝。李安。拿帖兒對知縣說。知縣自恁要做分上。只要八兩銀子官價。交完銀子。領到府中。先見了大奶奶。並二奶

奶孫氏。次後到房中。來見春梅。春梅正在房裏。縷金牀。錦帳之中。才起來。手下丫環。領雪娥見面。那雪娥見是春梅。不免低身進見。望上倒身下拜。磕了四個頭。這春梅。把眼瞪一瞪。喚將當直的家人媳婦上來。與我把這賤人。撮去了髮髻。剝了上蓋衣裳。打入廚下。與我燒火做飯。這雪娥聽了。口中只叫苦。自古世間打牆板兒翻上下。掃米卻管倉人。既在他簷下。怎敢不低頭。孫雪娥到此地步。只得摘了髻兒。換了艷服。滿臉悲慟。往廚下去了。有詩為證

布袋和尚到明州。策杖芒鞋任意遊。
饒你化身千百億。一身還有一身愁。
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十

第九十一回　孟玉樓愛嫁李衙內　李衙內怒打玉簪兒

百歲光陰疾似飛。其間花景不多時。
秋凝白露蛩蟲泣。春花黄昏杜宇啼。
富貴繁華身上孽。功名事迹目中魖。
一場春夢由人做。自有青天報不欺。

話說一日陳經濟。聽見薛嫂兒。説西門慶家孫雪娥。被來旺因奸抵盗財物。拐出在外事發。本縣官賣。被守備府裏賣了。朝夕受春梅打駡。這陳經濟。乘着這個因由。使薛嫂兒。往西門慶家。對月娘説。只是經濟風裏言。風裏話。在外聲言發話。説不要大姐。寫了狀子。巡撫巡按處。要告月娘。説西門慶在日。收着他父親寄放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。這月娘一來因孫雪娥。被來旺兒盗財拐去。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厮走了。三者家人來與媳婦惠秀家又死了。剛打發出去。家中正七事八事。聽見薛嫂兒來説此話。諕的慌了手脚。連忙顧轎子。打發大姐家去。但是大姐

牀奩箱廚陪嫁之物。交玳安顧人。都抬送到陳經濟家。經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牀帳妝奩。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。須索還我。薛嫂道。你大丈母說來。當初丈人在時。止收下這個牀奩嫁妝。並沒見你的別的箱籠。經濟又要使女元宵兒。薛嫂兒。和玳安兒。來對月娘說。月娘道不肯把元宵與他。說這丫頭是李嬌兒房中使的。如今沒人看哥兒。留着早晚看哥兒哩。把中秋兒。打發將來。說原是買了扶侍大姐的。這經濟又不要中秋兒。兩頭回來。只交薛嫂兒走。他娘張氏。便向玳安說哥哥。你到家頂上你大娘。你家姐兒們多。豈可希罕這個使女看守。既是與了大姐房裏好一向。你姐夫。已是收用過他了。你大娘只顧留怎的。玳安一面到家。把此話對月娘說了。月娘無言可對。只得把元宵兒。打發將來。經濟這裏收下。滿心歡喜。說道可怎的。也打我這條道兒來。正是饒你奸似鬼。也吃我洗脚水。按下一頭。卻來一處。單說李知縣兒子。李衙內。自從清明郊外那日。在杏花莊酒樓。看見月娘。孟玉樓。兩口一般打扮。生的俱有姿色。使小張閑打聽。回報俱是西門慶妻小。衙內有心愛孟玉樓。見生的長挑身材。瓜子面皮。面上稀稀有幾點白麻子兒。模樣兒風流俏麗。原來衙內喪偶。鰥居已久。一向着媒婦。各處求親。多不遂意。及有玉樓。終有懷心。無門可入。未知嫁與不嫁。從違如何。不期雪娥緣事在官。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。周旋委曲。在伊父案前。將各犯用刑研審。追出贓物數目。稽其來領。月娘害怕。又不使人見官。衙內失望。因此才將贓物入官。雪娥官賣。至是衙內謀之于廊吏。何不違。

徑使官媒婆陶媽媽。來西門慶家。訪求親事。許説成此門親事。免縣中打卯。還賞銀五兩。這陶媽媽聽了。喜歡的疾走如飛。一日到于西門慶門首。劉來昭正在門首立。只見陶媽媽向前。道了萬福。説道動問管家哥一聲。此是西門老爹家。那劉來昭道。你是那裏來的。這是西門老爹家。老爹下世了。來有甚話説。陶媽媽道累及管家。進去稟聲。我是本縣官媒人。名喚陶媽媽。奉衙內小老爹。鈞語吩咐。説咱宅內有位奶奶。要嫁人。敬來説頭親事。那劉來昭喝道。你這婆子。好不近理。我家老爹。沒了一年有餘。止有兩位奶奶守寡。並不嫁人。常言疾風暴雨。不入害婦之門。你這媒婆。有要沒緊。走來晳撞甚親事。還不走快着。惹的後邊奶奶知道。一頓好打。那陶媽媽笑説。管家哥。常言官差吏差。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。我敢來做甚麼。嫁不嫁。起動進去稟聲。我好回話去。這劉來昭道也罷。與人方便。自己方便。你少待片時。等我進去。兩位奶奶。一位奶奶有哥兒。一位奶奶無哥兒。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嫁人。陶媽媽道。衙內小老爹説。是清明那日。郊外曾看見來。是面上有幾點白麻子兒的。那位奶奶。這劉來昭聽了。走到後邊。如此這般。告月娘。説縣中使了個官媒人。在外面。倒把月娘吃了一驚。説我家裏。並沒半個字兒。迸出外邊。人怎得曉的。劉來昭道。曾在郊外清明那日。見來。説臉上有幾個白麻子兒的。那位奶奶。月娘便道。莫不孟三姐也。臘月裏蘿蔔動個心。忽剌八要往前進嫁人。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。惟有人心難忖量。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。便問孟三姐。奴有件事兒來問你。外邊有個

保山媒人。説是縣中小衙內。清明那日。曾見你一面。説你要往前進。端的有此話麽。看官聽説。當時沒巧不成話。自古姻緣着緣牽。那日郊外孟玉樓。看見衙內。生的一表人物。風流博浪。兩家年甲。多相彷佛。又會走馬拈弓弄箭。彼此兩情。四目都有意。已在不言之表。但未知有妻子。無妻子。口中不言。心內暗度。況男子漢已死。奴身邊。又無所出。雖故大娘有孩兒。到明日長大了。各肉兒各疼。歸他娘去了。閃的我樹倒無陰。竹籃兒打水。又見月娘自有了。孝哥兒。心腸兒都改變。不似往時。我不如往前進一步。尋上個葉落歸根之處。還只顧傻傻的守些甚麽。到沒的軀閣了奴的青春辜負了奴的年少。正在思慕之間。不想月娘進來。説此話。正是清明郊外。看見的那個人。心中又是歡喜。又是羞愧。口裏雖説大娘。休聽人胡説。奴並沒此話。不覺把臉來飛紅了。正是

含羞對眾慵開口。理鬢無言只搵頭。

月娘説。既是各人心裏事。奴也管不的許多。一面叫劉來昭。你請那保山來。劉來昭來門首。喚陶媽媽。進到後邊。月娘在上房明間內。正面供養着西門慶靈牀。那陶媽媽。旋畢禮數。坐下。小丫環秀春。倒茶吃了。月娘便問保山來有甚事。那陶媽媽。便道小媳婦。無事不登三寶殿。奉本縣正宅衙內吩咐。敬來説咱宅上有一位奶奶要嫁人。講説親事。月娘道。是俺家這位娘子嫁人。又沒曾傳出去。你家衙內。怎得知道。陶媽媽道。俺家衙內説來。清明那日。在郊外。

親見這位娘子。生的長挑身材。瓜子面皮。臉上有稀稀幾個白麻子兒的。便是這位奶奶。月娘聽了。不消說。就是孟三姐了。于是領陶媽媽。到玉樓房中。明間內坐下。等勾多時。玉樓梳洗。打扮出來。那陶媽媽。道了萬福。說道就是此位奶奶。果然語不虛傳。人材出眾。蓋世無雙。堪可與俺衙內老爹。做得個正頭娘子。你看從頭看到底。風流實無比。從頭看到腳。風流往下跑。玉樓笑道。媽媽休得亂說。且說你衙內。今年多大年紀。原娶過妻小來沒有。房中有人也無。姓甚名誰。鄉貫何處。地裏何方。有官身。無官身。從實說來。休要揭謊。陶媽媽道。天麼。天麼。小媳婦。你是本縣官人。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謊。我有一句。說一句。並無虛假。俺知縣老爹。年五十多歲。止生了衙內老爹一人。今年屬馬的。三十一歲。正月二十三日。辰時建生。見做國子監上捨。不久就是舉人進士。有滿腹文章。弓馬熟閑。諸子百家。無不通曉。沒有大娘子。二年光景。房內止有一個從嫁使女答應。又不出才兒。要尋個娘子當家。一地裏又尋不着門當戶對婦。敬來宅上說此親事。若成。免小媳婦縣中打卯。還重賞在外。若是咱宅上。若做這門親事。老爹說來。門面差搖。墳塋地土錢糧。一例盡行蠲免。有人欺負。指名說來。拿到縣裏。任意拶打。玉樓道。你衙內有兒女沒有。原籍那裏人氏。誠恐一時任滿。千山萬水帶去。奴親都在此處。莫不也要同他去。陶媽媽道。俺衙內老爹身邊男花女花沒有。好不單徑。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棗強縣人氏。過了黃河。不上六七百裏。他家中田連阡陌。騾馬成羣。人丁無數。走馬牌

樓。都是撫按明文聖旨在上。好不赫耀驚人。如今娶娘子到家。做了正房。扶正房入門為正。過後他得了官。娘子便是五花官誥。坐七香車。為命婦夫人。有何不好。這孟玉樓。被陶媽媽一席話。說得千肯萬肯。一面喚蘭香。放桌兒看茶食點心。與保山吃。因說保山。你休怪我叮嚀盤問。你這媒人們說謊的極多。初時說的。天花亂墜。地涌金蓮。及到其間。並無一物。奴也吃人哄怕了。陶媽媽道。好奶奶。只要一個比一個。清自清。渾自渾。歹的帶累了好的。小媳婦並不搗謊。只依本分說媒。成就人家好事。奶奶肯了。討個婚帖兒與我。好回小老爹話去玉樓取了一條大紅段子。使玳安交鋪子裏傳伙計。寫了生時八字。吳月娘。便說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。如今還使小廝。叫將薛嫂兒來。兩個同拿了帖兒去。說此親事。才是理。不多時。使玳安兒。叫薛嫂兒。見陶媽媽。道了萬福。當行見當行。拿着帖兒。出離西門慶家門。往縣中回衙內話去。一個是這裏冰人。一個是那頭保山。兩張口。四十八個牙。這一去。管取說得月裏嫦娥尋配偶。巫山神女嫁襄王。陶媽媽在路上問薛嫂兒。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。薛嫂道。然者。便是。陶媽媽問他。原先嫁這裏根兒。是何人家的女兒。嫁這裏是再婚兒。這薛嫂兒。便一五一十。把西門慶當初。從楊家娶來的話。告訴一遍。因見婚帖兒。上寫女命三十七歲。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。說只怕衙內嫌娘子年紀大些。怎了。他今才三十一歲。倒大六歲。薛嫂道。咱拿了這婚帖兒。交個路過的先生。算看年命。妨礙不妨礙。若是不對。咱瞞他幾歲兒。不算發了眼。正走中

間。也不見路過響板的先生。只見路南遠遠的。一個封肆青布帳幔。掛着兩行大字。子平推貴賤。鐵筆判榮枯。有人來算命。直言不容情。帳子底下。安放一張桌席。裏面坐着個能寫快算靈先生。這兩個媒人。向前道了萬福。先生便讓坐下。薛嫂道有個女人命。累先生算一算。向袖中拿出三分命金來。說不當輕視。先生權且收了。路過不曾多帶錢來。先生道。此是合婚的意思。說八字陶媽媽遞與他婚帖。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。先生道。此是合婚。一面搯指尋紋。把算子搖了一搖。開言說道。這位女命。今年三十七歲了。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。甲子月。辛卯日。庚子時。理取印綬之格。女命逆行。見在丙申運中。丙合辛生。往後幸有威權。執掌正堂夫人之命。四權中天星多。雖然財命。益夫發福。受夫寵愛。不久定見妨剋。果然見過了不曾。薛嫂道已剋過兩位夫主了。先生道。若見過。後來得了屬馬的。薛嫂兒道。他往後有子沒有。先生道子早哩。命中直到四十一歲。才有一子送老。一生好造化。富貴榮華真無比。取筆批下命詞八句。

花盛果收奇異時。欣遇良君立鳳池。
嬌姿不失江梅態。三揭紅羅兩畫眉。
携手相邀登玉殿。含羞獨步捧金迸。
會看馬首升騰日。脫卻寅皮任意移。

薛嫂問道。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升騰日。脫卻寅皮任意移。這兩句。俺每不懂。起動先生。

講說講說。先生道。馬首者。這位娘子。如今嫁個屬馬的夫主。方是貴星。享受榮華。寅皮。是克過的夫主。是屬虎的。雖故受寵愛。只是偏房。往後一路功名。直到六十八歲。有一子送終。夫妻偕老。兩個媒人。收了命狀歲罷。問先生與屬馬的。也合的着。先生道丁火庚金。金逢金煉。定成大器。正好。當下改做三十四歲。兩個拜辭了先生。出離卦肆。逕到縣中。衙內正坐。門子報入。良久。喚進陶嫂二媒人。旋下磕頭。衙內便問那個婦人。是那裏的。陶媽媽道。是項媒人。因把親事說成。且訴一遍。說娘子人材無比的好。只爭年紀大些。小媳婦不敢擅便。隨衙內老爹尊意。討了個婚帖在此。于是遞上去。李衙內看了。上寫着三十四歲。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。說道就大三兩歲也罷。薛嫂兒。插口道。老爹見的多。自古妻大兩。黃金長。妻大三黃金山。這位娘子。人才出眾。性格溫柔。諸子百家。當家理紀。自不必說。衙內道。既然好。已是見過。不必再相。命陰陽擇吉日良時。行茶禮過去就是了。兩個媒人稟說。小媳婦幾時來伺候。衙內道。事不可稽遲。你兩個明日來討話。往他家說。吩咐左右。每人且賞與他一兩銀子。做脚步錢。兩個媒人歡喜出門。不在話下。這李衙內見親事已成。喜不自勝。即喚吏何不違來。兩個商議對父親李知縣說了。令陰陽生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禮。十五日吉日良時。准娶婦人過門。就兑出銀子來。委托何不違。小張閒買辦茶紅酒禮。不必細說。兩個媒人。次日討了日期。往西門慶家。回月娘孟玉樓話。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。曾向藍田種玉來。四月初八日。縣中備辦十六盤羹

果茶餅。一付金絲冠兒。一副金頭面。一條瑪瑙帶。一付玎瑠七事。金鐲銀釧之類。兩件大紅宮錦袍兒。四套妝花衣服。三十兩禮錢。其餘布絹棉花。共約二十余抬。兩個媒人跟隨。廊吏何不違押擔。到西門慶家下了茶。十五日縣中。撥了許多快手閒漢來。搬抬孟玉樓。牀帳嫁妝箱籠。月娘看着。但是他房中之物。盡數都交他帶去。原舊西門慶在日。把他一張八步彩漆牀。陪了大姐。月娘就把潘金蓮房。那張鏍鈿牀。陪了他。玉樓交蘭香。跟他過去。留下小鸞。與月娘看哥兒。月娘不肯。說你房中丫頭。我怎好留下你的。左右哥兒。有中秋兒綉春。和妳子也勾了。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回壺。與哥兒耍子。做一念兒。其餘都帶過去了。到晚夕。一頂四人大轎。四對紅紗鐵落燈籠。八個皂隸跟隨。來娶孟玉樓。玉樓戴着金梁冠兒插着滿頭珠翠。胡珠子。身穿大紅通袖袍兒。繫金鑲瑪瑙帶。玎瑠七事。下着柳黃百花裙。先辭拜西門慶靈位。然後拜月娘。月娘說道。孟三姐。你好狠也。你去了。撇的奴孤另另。獨自一個。和誰做伴兒。兩個携手。哭了一回。然後家中大小。都送出大門。媒人替他帶上紅羅銷金蓋袱。抱着金寶瓶。月娘守寡出不的門。請大姨送親。穿大紅壯花袍兒。翠籃裙。滿頭珠翠。坐大轎。送到知縣衙裏來。滿街上人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。第三娘子。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。今日吉日良時。娶過門也有說好的也有說歹的。說好者。當初西門大官人。怎的為人做人。今日死了。止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。有兒子。房中攬不過這許多人來。都交各人前進來。甚有張主。有那說歹的。街談巷議。指戳說

道。此是西門慶家。第三個小老婆。如今嫁人了。當初這厮在日。專一違天害理念財好色。奸騙人家妻子。今日死了。老婆帶的東西。嫁人的嫁人。拐帶的拐帶。養漢的養漢。做賊的做賊。都野鷄毛兒。零撏了。常言三十年遠報。而今眼下就報了。旁人都如此發這等暢快言語。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。鋪陳牀帳停當。留坐酒席來家。李衙內將薛嫂兒。陶媽媽。叫到根前。每人五兩銀子。一段花紅利市。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。極盡魚水之歡。曲盡于飛之樂。到次日吳月娘。這邊送茶完飯。楊姑娘已死。孟大妗子。二妗子。孟大姨。都送茶到縣中衙內。這邊下回書。話眾親戚女眷做三日。扎彩山吃筵席。都是三院樂人妓女。動鼓樂。扮演戲文。吳月娘那日。亦滿頭珠翠。身穿大紅通袖袍兒。百花裙。繫蒙金帶。坐大轎來衙中。做三日赴席。在後廳吃酒。知縣奶奶。出來陪待。月娘回家。因見席上花攢錦簇。歸到家中。進入後邊院落。見靜俏俏。無個人接應。想起當初。有西門慶在日。姊妹們。那樣熱鬧。往人家赴席來家。都來相見説話。一條板櫈。姊妹們都坐不了。如今並無一個兒了。一面撲着西門慶靈牀兒。不覺一陣傷心。放聲大哭。哭了一回。被丫環小玉勸止。住了眼淚。正是平生心事無人識。只有穿窗皓月知。這裏月娘憂悶不題。卻說李衙內和玉樓兩個。女貌郎才。如魚似水。正合着油瓶蓋上。每日燕爾新婚。在房中厮守。一步不離。端詳玉樓容貌。觀之不足。看之有余越看越愛。又見帶了兩從嫁丫環。一個蘭香。年十八歲。會彈唱。一個小鸞。年十五歲。俱有顏色。心中歡喜。沒人腳處。有詩為證。

堪誇女貌與郎才。天合姻緣禮所該。
十二巫山雲雨會。兩情願保百年偕。

原來衙內房中。先頭娘子。丟了一個大丫頭。約三十年紀。名喚王簪兒。專一搽胭抹粉。作怪成精。頭上打着盤頭揸髻。用手帕苫蓋。周圍勒銷金箍兒。假充作鬏髻。又插着些銅釵蠟片。敗葉殘花。耳朵上。帶雙甜瓜墜子。身上穿一套前露殿月後露襴。怪綠喬紅的裙襖。在人前好似披荷葉老鼠。腳上穿着雙裏外油劉海笑撥舡樣。四個眼的剪絨鞋。約尺二長。臉上搽着一面鉛粉。東一塊白。西一塊紅。好似青冬瓜一般。在人根前輕聲浪顙。做勢拿班衙內未娶玉樓來時。他便逐日頓羹頓飯。慇懃扶侍。不說強說。不笑強笑。何等精神。自從娶過玉樓來。見衙內日逐和他牀上睡。如膠似漆般打熱。把他不去揪採。這丫頭。就有些使性兒起來。一日衙內在書房中看書。這玉簪兒。在廚下頓熱了一盞好果仁炮茶。雙手用盤兒托來。到書房裏面。笑嘻嘻。掀開簾兒。送與衙內。不想衙內看了一回書。搭伏定書桌。就睡着了。這玉簪兒。叫道爹。誰似奴疼你。頓了這盞好茶兒與你吃。你家那新娶的娘子。還在被窩裏。睡得好覺兒。怎不交他那小大姐。送盞茶來與你吃。因見衙內打盹。在根前只顧叫。不應。說道老花子。你黑夜做夜作。使乏了也。怎的。大白日打睡磕睡。起來吃茶。叫衙內醒了看見是他。喝道怪磔奴才。把茶放下。與我過一邊裏去。這玉簪兒。便臉羞紅了。使性子。把茶丟在桌上。出來說道。好不識人敬重。奴

好意用心。大清早辰。送盞茶兒來你吃。倒嘍喝罷我。常言醜是家中寶。可喜惹煩惱。我醜你當初瞎了眼。誰交你要我來使的。值我的那大精毴。被衙內聽見。趕上盡力踢了兩靴脚。這玉簪兒。走上登時。把那付奴臉膀的有房梁高。也不採臉了。也不頓茶造飯了。趕着玉樓。也不叫娘。只你也我也的。無人處。一個屁股。就同在玉樓牀上坐。玉樓亦不去理他。他背地又壓伏蘭香小鸞。說你休趕着我叫姐。只叫姨娘。我與你娘。係大小五分。又說你只背地叫罷。休對着你爹叫。你每日跟逐我行。用心做活。你若不聽堵歌。老娘拿煤鍬子請你。後來幾次。見衙內不理他。他就撒懶起來。睡到頭半天。還不起來。飯兒也不做。地兒也不掃。玉樓吩咐蘭香小鸞。你休靠玉簪兒了。你二人自去廚下做飯。打發你爹吃罷。他又氣不憤。使性謗氣。牽家打活。在廚房內。打小鸞。罵蘭香。賊小奴才。小淫婦兒。碓磨也有個先來後到。先有你娘來。先有我來。都你娘兒們占了罷。不獻這個勤兒也罷了。當原先俺死了那個娘。也沒曾失口。叫我聲玉簪作。你進門幾日。就題名道姓叫我。我是你手裏使的人也怎的。你未來時。我和俺爹。同牀共枕。那一日不睡到齋時才起來。和我兩個。如糖拌蜜。如蜜攪酥油一般打熱。房中事。那些兒不打我手裏過。自從你來了。把我蜜罐兒也打碎了。把我姻緣。也拆散開了。一攆攆到我明間。冷清清支板櫈。打官鋪。再不得嘗着俺爹那件東西兒。甚麼滋味兒。我這氣苦。正也沒聲處訴。你當初在西門慶家。也曾做第三個小老婆來。你小名兒叫玉樓。敢說老娘不知道你來在俺家。你識我見。

大家膿着些罷了。會那等大廝不道。喬張致。呼張喚李。誰是你買到的。屬你管轄。不識那玉樓。在房中。聽見氣的發昏。連套手戰。只是不敢聲言對衙內說。一日熱天。也是合當有事。晚夕衙內。吩咐他廚下熱水。拿浴盆來房中。要和玉樓洗澡。玉樓便說。你交蘭香熱水罷。休要使他。衙內不從。說道。我偏使他。休要慣了這奴才。玉簪兒見衙內要水。和婦人洗澡。共浴蘭湯。效魚水之歡。借于飛之樂。心中正沒好氣。拿浴盆進房。往地下只一墩。用大鍋燒上一鍋滾水。口內喃喃吶吶說道。也沒見這浪淫婦。刁鑽古怪。禁害老娘。無過也只是個浪精毬。沒三日不拿水洗。像我與俺主子睡。成月也不見點水兒。也不見展污了甚麼佛眼兒。偏這淫婦。會兩番三次。刁蹬老娘。直罵出房門來。玉樓聽見。也不言語。衙內聽了此言。心中大怒。澡也洗不成。精眷粱靸着鞋。向牀頭取拐子。就要走出來。婦人攔阻住。說道隨他罵罷。你好惹氣。只怕熱身子出去。風試着你。倒值了多的。衙內那裏按納得住。說道你休管他。這奴才無禮。向前一把手。採住他頭髮。拖踏在地下。輪起拐子。兩點打將下來。饒玉樓在旁勸着。也打有二三十下在身。打的這丫頭急了。跪在地下。告說爹。你休打我。我有句話兒。和你說。衙內罵賊奴才。你說。有山坡羊為證。

告爹行。停嗔息怒。你細細兒聽奴分訴。當初你將八兩銀子。財禮錢。娶我當家理紀。管着些油鹽醬醋。你吃了飯吃茶。只在我手裏。抹布。沒了俺娘。你也把我升為個署府。咱兩個

同鋪同牀。何等的頑耍。奴按家伏業。才把這活來做。誰承望你哄我。說不娶了。今日又起這個毛心兒裏來呵。把往日恩情。弄的半星兒也無。叫了聲爹。你忒心毒。我如今不在你家了。情願嫁上個姐夫。

衙內聽了。亦發惱怒起來。又狠了幾下。玉樓勸道。他既要出去。你不消打。倒沒得氣了你。衙內隨令伴當。即時叫將媒人。陶媽媽來。把玉簪兒。領出去變賣銀子來交。不在話下。正是蚊蟲遭扇打。只為咀傷人。有詩為證。

百禽啼後人皆喜。惟有鴉鳴事若何。
見者多嫌聞者唾。只為人前口咀多。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　陳經濟被陷嚴州府　吳月娘大鬧授官廳

暑往寒來春復秋。夕陽西下水東流。
雖然富貴皆出命。運去貧窮亦自由。
事遇機關須進步。人逢得意早回頭。
將軍戰馬今何在。野草閒花滿地愁。

話說當日李衙內。打了玉簪兒一頓。即時叫了陶媽媽來。領出賣了八兩銀子。買了個十八歲使女。名喚滿堂兒上灶。不在話下。卻表陳經濟。自從西門大姐來家。交還了許多牀妝閨奩。箱籠家火。三日一場嚷。五日一場鬧。問他孃張氏。要本錢做買賣。他母舅張團練。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兩銀子。復謀管事。被他吃醉了。往張舅門上罵嚷。他張舅受氣不過。另問別處借了銀子。干成管事。還把銀子交還將來。他母親張氏。着了一場重氣。染病在身。日逐臥牀不起。終日服藥。請醫調治。吃他逆毆不過。兑出二百兩銀子交他。陳定在家門首。打開兩間房子。開布鋪做買賣。逐日結交朋友。陸三郎。楊大郎。狐朋狗黨。在鋪中彈琵琶。抹骨牌。打雙陸。吃半夜酒。看看把本錢弄下去了。陳定對張氏說他每日飲酒花費。張氏聽信陳定言語。不托他。經濟

反說陳定染布。去剋落了錢。把陳定兩口兒攆出來。外邊居住。卻搭了楊大郎做伙計。這楊大郎。名喚楊先彥。綽號為鐵指甲。專一糶風賣雨。架謊鑿空。搊着人家本錢就使。他祖貫系沒州脫空縣。拐帶村。無底鄉人氏。他父親叫做楊不來。母親白氏。他兄弟叫楊二風。他師父是崆峒山。拖不洞火龍庵。精光道人。那裏學的謊。他渾家是沒驚着小姐。生生吃謊諕死了。他許人話如捉影撲風。騙人財似探囊取物。這經濟問孃。又要出二百兩銀子來。添上共湊了五百兩銀子。信着他。往臨清販布去。這楊大郎。到家收拾行李。沒底兒褡褳。裝着些軟　金榆錢兒。拿一張黑心鵰弓。騎一匹白眼龍馬。跟着經濟。從家中起身。前往臨清馬頭上。尋缺貨去。三裏抹過沒州縣。五裏來到脫空村。有日到于臨清。這臨清閘上。是個熱鬧繁華大馬頭去處。商賈往來。船只聚會之所。車輛輻輳之地。有三十二條花柳巷。七十二座管弦樓。這經濟終是年小後生。被這鐵指甲楊大郎。領着遊娼樓。串酒店。每日睡睡。終宵蕩蕩。貨物到販得不多。因走在一娼樓館上。見一個粉頭。名喚馮金寶。生的風流俏麗。色藝雙全。問青春多少。鴇子說。姐兒是老身親生之女。止是他一人挣錢養活。今年青春。才交二九一十八歲。經濟一見。心目蕩然。與了鴇子。五兩銀子房金。一連和他歇了幾夜。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。在旁花言說念。就要娶他家去。鴇子開口要銀一百五十兩。講到一百兩上。兌了銀子。娶到來家。一路上抬着。楊大郎和經濟。押着貨物車走。一路上楊鞭走馬。那樣歡喜。正是

多情燕子樓。馬道空回首。

載得武陵春　陪作鸞鳳友。

他孃張氏。見經濟貨到販得不多。把本錢到娶了一個唱的來家。又着了口重氣。嗚呼哀哉。斷氣身亡。這經濟不免買棺裝殮念經做七。停放了一七光影。發送出門。祖塋合葬。他母舅張團練。看他孃面上亦不和他一般見識。這經濟墳上覆墓回來。把他孃正房三間。中間供樣靈位。那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。大姐到住着耳房。又替馮金寶。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。門前楊大郎開着鋪子。家裏大酒大肉。買與唱的吃。每日只和唱的睡。把大姐丟着不去瞅睬。一日打聽孟玉樓。嫁了李知縣兒子李衙內。帶過許多東西去。三年任滿。李知縣升在浙江嚴州府。做了通判。領憑起身。打水路赴任去了。這陳經濟。因想起昔日在花園中。拾了孟玉樓那根簪子。吃醉又被金蓮所得。落後還與了他。收到如今。就把這根簪子。做個證見。把物趕上嚴州去。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奸。與了他這根簪子。不合又帶了許多東西。嫁了李衙內。都是昔日楊戩。寄放金銀箱籠。應沒官之物。那李通判一個文官。多大湯水。聽見這個利害口聲。不怕不教他兒子。雙手把老婆奉與我。我那時取將來家。與馮金寶又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。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。謀成日裏捉金烏。經濟不來到好。此這一來。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。溟泠餓鬼撞鍾馗。有詩為證。

趕到嚴州訪玉人。人心難忖是石沉。

侯門一旦深如海。從此蕭郎落陷坑。

卻說一日陳經濟打點他孃箱中。尋出一千兩金銀。留下一百兩與馮金寶家中盤纏。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。並門前鋪子發賣零碎布疋。與他楊大郎。又帶了家人陳安。押着九百兩銀子從八月中秋起身。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綢絹。來到清江浦江口。馬頭上灣泊住了船只。投在個店主人。陳二店內。夜間點上燈光。交陳二郎殺鷄取酒。與楊大郎共飲。飲酒中間。和楊大郎說。伙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。在二郎店同略住數日。等我和陳安拿些人事禮物。往浙江嚴州府。看家姐嫁在府中。多不上五日。少只三日。期程就來。楊大郎道。哥去只顧去。兄弟情願店中等候。哥到日。一同起身。這陳經濟。千不合萬不合。和陳安身邊帶了些銀兩。人事禮物。有日取路逕到嚴州府。進入城內。投在寺中安下。打聽李通判到任一個月。家小船只。才到三日光景。這陳經濟不敢怠慢。買了四盤禮物。兩疋紵絲尺頭。兩罈酒。陳安押着。他便揀選衣帽齊整。眉目光鮮。逕到府衙內。前與門吏作揖道報一聲。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內新娶娘子的親。孟二舅來探望。這門吏聽了不敢怠慢。隨即稟報進去。衙內正在書房中看書。聽見是婦人兄弟。令左右先把禮物抬進來。一面忙整衣冠。道有請。把陳經濟請入府衙廳上。敍禮分賓主坐下。說道。前日做親之時。怎的不會二舅。經濟道。在下因在川廣販貨。一年方回。不知家姐嫁與府上。有失親近。今日敬備薄禮來看看家姐。李衙內道。一向不知。失禮恕罪恕罪。須臾茶湯已罷。衙內令左

右把禮帖。並禮物。取進去對你娘說。二舅來了。孟玉樓正在房中坐的。只聽小門子進來。報說孟二舅來了。玉樓道一二年不曾回家。再有那個孟舅。莫不是我二哥。孟銳來家了。千山萬水來看我。只見伴當拿進禮物。和帖兒來。上面寫着眷生孟銳。就知是他兄弟。一面道有請。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。玉樓裝點打扮。伺候出見。只見衙內讓進來。玉樓在簾內觀看。可霎作怪。不是他兄弟。卻是陳姐夫。他來做甚麼。等我出去見他。怎的說話。常言親不親。故鄉人。美不美。鄉中水。雖然不是我兄弟。也是我女婿人家。一面整裝出來拜見。那經濟說道。一向不知姐姐嫁在這裏。沒曾看得。還說得這句。不想門子來請衙內。外邊有客來了。這衙內吩咐玉樓。管待二舅。就出去待客去了。玉樓見經濟磕下頭。連忙還禮說道。姐夫免禮。那陣風兒。刮你到此處。敍畢禮數。讓坐。叫蘭香看茶出來。吃了茶。彼此敍了些家常話兒。玉樓因問大姐好麼。經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。並討箱籠的一節話。告訴玉樓。玉樓又把清明節上墳。在永福寺。遇見春梅。在金蓮墳上燒幣的話。告訴他。又說我那時在家中。也常勸你大娘。疼女兒。就疼女婿。親姐夫不曾養活了外人。他聽信小人言語。把姐夫打發出來。落後姐夫討箱子。我就不知道。經濟道。不瞞你老人家說。我與六姐相交。誰人不知。生生吃他信奴才言語。把他打發出去。才乞武松殺了。他若在家。那武松有七個頭。八個膽。敢往你家來殺他。我這仇恨。結的有海來深。六姐死在陰司裏。也不饒他。玉樓道。姐夫也罷。丟開了手的事。自古冤仇只可解。不

可結。説話中間。丫環放下桌兒。擺上酒來。杯盤餚品。堆滿春抬。玉樓斟上一杯酒。雙手遞與經濟。説姐夫遠路風塵。無事破費。且請一杯兒水酒。這經濟用手接了。唱了喏。亦斟一杯回奉。婦人斂禮坐下。因見婦人。姐夫長。姐夫短叫他。口中不言。心內暗道。這淫婦怎的不認犯。只叫我姐夫。等我慢慢的探他。當下酒過三巡。餚添五道。彼此言來語去説得入港。這經濟酒蓋着臉兒。常言酒情深似海。色膽大如天。見無人在跟前。先丢的幾句邪言説入去。説道我兄弟思想姐姐如渴思槳。如熱思凉。想當初在丈人家。怎的在一處下棋抹牌。同坐雙雙。似背蓋一般。誰承望今日各自分散。你東我西。玉樓笑道。姐夫好説。自古清者清。而渾者渾。久而自見。這經濟笑嘻嘻向袖中。取出一包雙人兒的香茶。遞與婦人。説姐姐你若有情。可憐兒兄弟。吃我這個香茶兒。説着。就連忙跪下。那婦人登時一點紅從耳畔起。把臉飛紅了。一手把香茶包兒。掠在地下。説道。好不識人敬重。奴好意遞酒與你吃。到戲弄我起來。就撇了酒席。往房裏去了。經濟見他不就。一面拾起香茶來發話道。我好意來看你。你到變了卦兒。你敢説你嫁了通判兒子。好漢子。不採我了。你當初在西門慶家做第三個小老婆。沒曾和我兩個有首尾。因向袖中取出舊時那根金頭銀簪子。拿在手內説。這個物是誰人的。你既不和我有奸。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裏。上面還刻着玉樓名字。你和大老婆串同了。把我家寄放的八箱子。金銀細軟。玉帶寶石東西。都是當朝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。都帶來嫁了漢子。我教你不要謊。到八字八𠓗兒上。和你

答話玉樓見他發話。拿的簪子委的他頭上戴的。金頭蓮瓣簪兒。昔日在花園中不見。怎的落在這短命手裏。恐怕攘的家下人知道。須臾變作笑吟吟臉兒。走將來。一把手拉經濟說道。好姐夫。奴門你耍子。如何就惱起來。因觀看左右無人。悄悄說。你既有心。奴亦有意。兩個不由分說。摟着就親咀。這陳經濟把舌頭。似蛇吃燕子一般。就舒到他口裏。交他咂說道。你叫我聲親親的姐夫。才算你有我之心。婦人道。且禁聲。只怕有人聽見。經濟悄悄向他說。我如今治了半船貨。在清江浦等候。你若肯下顧時。如此這般。到晚夕假扮門子。私走出來。跟我上船家去。成其夫婦。有何不可。他一個文職官。怕是非。莫不敢來找尋你不成。婦人道。既然如此。也罷。約會下你今晚在府牆後等着。奴有一包金銀細軟。打牆上擊過去。與你接了。然後奴才扮做門子。打門裏出來。跟你上船去罷。看官聽說。正是。佳人有意。那怕粉牆高萬丈。紅粉無情。才然共坐隔千山。當時孟玉樓若嫁得個痴蠢之人。不如經濟。經濟便下得這個鍬钁着。如今嫁個李衙內。有前程。又是人物風流。青春年少。恩情美滿。他又勾你做甚。休說平日又無連手。這個郎君。也早合當倒過。就吐實話泄機與他。到吃婆娘哄賺了。正是花枝葉下猶藏刺。人心難保不懷毒。當下二人會下話。這經濟吃了幾杯酒。少頃告辭回去。李衙內連忙送出府門。陳安跟隨而去。衙內便問婦人。你兄弟住那裏下處。我明日回拜他去。送些嗄程與他。婦人便說。那裏是我兄弟。他是西門慶家女婿。如此這般。來勾搭要拐我出去。奴已約下他。今晚夜至三更。在後牆

相等。咱不好將計就計。把他當賊拿下。除其後患如何。衙內道。叵耐這廝無端。自古無毒不丈夫。不是我去尋他。他自來送死。一面走出外邊。叫過左右伴當心腹快手。如此這般。預備去了。這陳經濟不知機變。至半夜三更。果然帶領家人陳安。來府衙後牆下。以咳嗽為號。只聽牆內玉樓聲音。打牆上掠過十條索子去。那邊繫過一大包銀子來。原來是庫內拿的二百兩。贓罰銀子。這經濟才待教陳安拿着走。忽聽一聲梆子響。黑影裏閃出四五條漢。叫聲有賊了。登時把經濟連陳安。都綁了。稟知李通判。吩咐都且押送牢裏去明日問理。原來嚴州府正堂知府。姓徐。名喚徐崶。系陝西臨洮府人氏。庚戌進士。極是個清廉剛正之人。次日早升堂。左右排兩行官吏。這李通判上去畫了公座。庫子呈稟賊情事。帶陳經濟上去說。昨夜至三更時分。有先不知名。今知名。賊人二名陳經濟。陳安。鍬開庫門鎖鑰偷出贓銀二百兩。越牆而過。致被捉獲。來見老爺。徐知府喝令帶上來。把陳經濟並陳安揪簇採擁。驅至當廳跪下。知府見年小清俊。便問。這廝是那裏人氏。因何來我這府衙公廨。夜晚做賊。偷盜官庫贓銀數多。有何理說。那陳經濟。只顧磕頭聲冤。徐知府道。你做賊如何聲冤。李通判在旁欠身便道。老先生不必問他。眼見得贓證明白。何不加起刑來。徐知府即令左右拿下去打二十板李通判道。人是苦蟲。不打不成。不然這賊。便要展轉。當下兩邊皂隸。把經濟陳安拖番大板。打將下來。這陳經濟口內只罵。誰知淫婦孟三兒。陷我至此。冤哉苦哉。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。官人聽見這一聲。必有緣故。才

打到十板上。喝令住了。且收下監去。明日再問。李通判道。老先生不該發落他。常言人心似鐵。官法如爐。從容他一夜不打緊。就翻異口詞。徐知府道無妨。吾自有主意。當下獄卒把經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。這徐知府心中有些疑忌。既喚左右心腹近前。如此這般。下監中探聽經濟所犯來歷。即便回報這干事人假扮作犯人。和經濟晚間在一柙上睡。問其所以。我看哥哥青春年少。不是做賊的。今日落在此刑憲。打屈官司。經濟便說。一言難盡。小人本是清河縣。西門慶女婿。這李通判兒子新娶的婦人孟氏。是俺丈人的小。舊與我奸的。今帶過我家老爺楊戩。寄放十箱金銀。寶玩之物來他家。我來此間問他索討。反被他如此這般欺負。把我當賊拿了。苦打成招。不得見其天日是好苦也。這人聽了。走來退廳。告報徐知府。知府道如何。我說這人聲冤叫孟氏。必有緣故。到次日升堂。官吏兩旁侍立。這徐知府把陳經濟陳安提上來。摘了口詞。取了張無事的供狀。喝令釋放。李通判在旁邊不知。還再三說。老先生這廝賊情既的。不可放他。反被徐知府對佐貳官。盡力數說了李通判一頓。說我居本府正官。與朝廷干事。不該與你家官報私伊。誣陷平人作賊。你家兒子。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。帶了許多東西。應沒官贓物。金銀箱籠來。他是西門慶女婿。逕來索討前物。你如何假捏賊情。拿他入罪。教我替你家出力。做管養兒養女。也要長大。若然如此。公道何堪。當廳把李通判。數說的滿面羞。垂首喪氣而不敢言。陳經濟與陳安。便釋放出去了。良久。徐知府退廳。這李通判回到本宅。心中十分焦燥。夫人便

問丁公每常退衙。歡天喜地。今日這般心中不快。何說那李通判口喝一聲你女婦人家。曉得甚麼養的好不肖子。今日吃徐知府。當堂對眾同僚官吏。盡力上數落了我一頓。可不氣殺我也。夫人慌了。便問甚麼事。李通判即把兒子叫到跟前。喝令左右拿大板。氣殺我也。說道。你當初為娶這個婦人來家。今是他家女婿。因這婦人帶了許多裝奩。金銀箱籠。口口聲聲。稱是當朝逆犯楊戩。寄放應沒官之物。來問你要。說你假盜出庫中管銀。當賊情拿他。我道一字不知。反被正宅徐知府。對眾數說了我這一頓。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。你照顧我的。我要你這不肖子何用。既令左右。兩點般大板打將下來。可憐打得這李衙內。皮開肉綻。鮮血迸流。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。在旁哭泣勸解。孟玉樓又在後廳角門首。掩淚潛聽當下打了三十大板。李通判吩咐左右。押着衙內。即時與我把婦人打發出門。令他任意改嫁。免惹是非。全我名節。那李衙內心中怎生捨得離異。只顧在父母跟前哭啼哀告。寧把兒子打死在爹爹跟前。並捨不的婦人。李通判把衙內。用鐵索墩鎖在後堂。不放出去。只要囚禁死他。夫人哭道。相公你做官一場。年紀五十余歲。也只落得這點骨血。不爭為這婦人。你囚死他。往後你年老休官。倚靠何人。李通判道。不然他在這裏。須帶累我受人氣。夫人道。你不容他在此。打發他兩口兒。上原籍真定府家去便了。通判依聽夫人之言。放了衙內限三日就起身。打點車輛。同婦人歸棗強縣。家裏攻書去了。卻表陳經濟。與陳安出離嚴州府。到寺中取了行李。逕往清江浦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。說三日前往府前尋

你去。說你監在牢中。他收拾了貨船。起身往家中去這經濟未信。向河下不見船只。撲了空說道。這天殺的。如何不等我來。就起身去了。況新打監中出來。身邊盤纏已無。和陳安不免搭在人船上。把衣衫解當。討吃歸家。忙忙似喪家之犬。急急如漏網之魚。隨路找尋楊大郎。並無踪迹。那時正值秋暮天氣。樹木凋零。金風搖落。甚是凄涼。有詩八句。單道這秋天行人最苦。

栖栖芰荷枯。葉葉梧桐墜。
蛩鳴腐草中。雁落平沙地。
細雨濕青林。霜重寒天氣。
不是路行人。怎曉秋滋味。

有日經濟到家。陳定正在門首。看見經濟來家。衣衫襤褸。面貌黧黑諕了一跳。接到家中。問貨船到於何處。經濟氣得半日不言。把嚴州府遭官司一節說了。多虧正宅徐知府放了我。不然性命難保。今被楊大郎這天殺的。把我貨物。不知拐的往那裏去了。先使陳定往他家探聽。他家說。還不曾來家。陳經濟又親去問了遭。並沒下落。心中着慌。走入房來。那馮金寶。又和西門大姐。扭南面北。自從經濟出門。兩個合氣。直到如今。大姐便說。馮金寶拿着銀子錢轉與他鴇子去了。他家保兒。成日來。瞞藏背掖。打酒買肉。在屋裏吃。家中要的沒有。睡到晌午。諸事兒不買。只熬俺們。馮金寶又說大姐。成日橫草不拈。竪草不動。偷米換燒餅吃。又把煮的醃

肉。偷在房裏和丫頭元宵兒同吃。這陳經濟就信了。反罵大姐賊不是才料淫婦。你害才癆饞痞了。偷米出去。換燒餅吃。又和丫頭打伙兒偷肉吃。把元宵兒打了一頓。把大姐踢了幾腳。這大姐急了。趕着馮金寶兒撞頭罵道。好養漢的淫婦。你的盜的東西。與鴇子不值了。到學舌與漢子。說我偷米偷肉。犯夜的拿住巡更的了。教漢子踢我。我和你這淫婦換兑了罷。要這命做甚麼。這經濟道。好淫婦。你換兑他。你還不值他腳指頭兒哩。也是合當有事禍。便是這般起。於是一把手採過大姐頭髮來。用拳撞腳踢拐子打。打得大姐鼻口流血。半日甦醒過來。這經濟便歸娼的房裏睡去了。由着大姐在下邊房裏。咆咆咽咽。只顧哭泣。元宵兒便在外間睡着了。可憐大姐到半夜。用一條索子。懸梁自縊身死。亡年二十四歲。到次日早辰。元宵起來推裏間不開。上房經濟和馮金寶。還在被窩裏。使他丫頭重喜兒來叫大姐了。取木盆洗坐腳。只顧推不開。經濟還罵賊淫婦。如何還睡。這咱晚不起來。我這一跺開門進去。把淫婦鬢毛都拔淨了。重喜兒打牌眼內望裏張看。說道他起來了。且在房裏打鞦韆耍子兒哩。又說他提偶戲耍子兒。只見元宵瞧了半日。叫道爹不好了。俺娘吊在牀頂上吊死了。這小郎才慌了。和娼的齊起來。跺開房門。向前解卸下來。灌救了半日。那得口氣兒來。原來不知多咱時分。嗚呼哀哉死了。正是不知真性歸何處。疑在行雲秋水中。陳定聽見大姐死了。恐怕連累。先走去西門慶家中。報知月娘。月娘聽見大姐吊死了。經濟娶娼的在家。正是冰厚三尺。不是一日之寒。率領家人小廝。丫環媳婦。七八

口往他家來。見了大姐屍首。吊的直挺挺的。哭喊起來。將經濟拿住揪採亂打。渾身錐子眼兒。也不計數。娼的馮金寶。躲在牀底下。採出來也打了個臭死。把門牌戶壁。都打得七零八落。房中牀帳裝奩。都還搬的去了。歸家請將吳大舅二舅來商議。大舅說。姐姐你趁此時咱家死了人。不到官。到明日他過不的日子。還來纏要箱籠。人無遠慮。必有近憂。不如到官處斷開了。庶杜絕後患。月娘道。哥見得是。一面寫了狀子。次日月娘親自出官。來到本縣。投官廳下遞下狀去。原來新任知縣。姓霍。名大立。湖廣黃崗縣人氏。舉人出身。為人鯁直。聽見系人命重事。即升廳受狀。見狀上寫着。

告狀人吳氏。年三十四歲。系已故千戶西門慶妻。狀告為惡婿欺凌孤孀。聽信娼婦。熬打逼死女命。乞憐究治。以存殘喘事。比有女婿陳經濟。遭官事投來氏家潛住數年。平日吃酒行凶。不守本分。打出吊入。是氏懼法逐離出門。豈期經濟懷恨。在家將氏女西門氏。時常熬打。一向含忍。不料伊又娶臨清娼婦馮金寶來家。奪氏女正房居住。聽信唆調。將女百般痛辱。熬打。又採去頭發。常身踢傷。受忍不過。比及將死于本年。八月廿三日。三更時分。方才將女上吊縊死。若不具告。切思經濟恃逞凶頑。欺氏孤寡。聲言還要持刀殺害等語。情理難容。乞賜行拘到案。嚴究女死根因。盡法如律。庶凶頑知警。良善得以安生。而死者不為含冤矣。為此具狀上告。

本縣青天老爺　施行

這霍知縣。在公座上看了狀子。又見吳月娘身穿縞素腰繫孝裙。系五品職官之妻。生的容貌端莊。儀容閒雅。欠身起來說道那吳氏起來。我據看你。也是個命官娘子。這狀上情理。我都知了。你請回去。不必在這裏。今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候就是了。我就出牌去拿他。那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。出來坐轎子回家。委付來昭廳下伺候。須臾批了呈狀。委的兩個公人。一面白牌。行拘陳經濟。娼婦馮金寶。並兩鄰保甲正身赴官聽審。這經濟正在家裏亂喪事。聽見月娘告下狀來。縣中差公人發牌來拿他。諕的魂飛天外。魄喪九宵。那馮金寶已被打的常身疼痛。睡在牀上。聽見人拿他。諕的勢不知有無。陳經濟沒高低使錢打發公人吃了酒飯。一條繩子連娼的都拴到縣裏。左鄰范綱。右鄰孫紀。保甲王寬兒。霍知縣聽見拿了人來。即時升廳。來昭跪在上首。陳經濟馮金寶。一行人。跪在階下。知縣看了狀子。便叫經濟上去說。你是陳經濟。又問那是馮金寶。那馮金寶道。小的是馮金寶。知縣因問經濟。你這廝可惡。因何聽信娼婦。遞打死西門氏。方致令上吊。有何理說。經濟磕頭告道。望乞青天老爺察情。小的怎敢打死他。因為搭伙計在外。被人坑陷了資本。着了氣來家。問他要飯吃。他不曾做下飯。委被小的踢了兩脚。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。知縣喝道。你既娶下娼婦。如何又問他要飯吃。尤說不通。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兒。方才上吊。你還不招認。經濟道。吳氏與小的有仇。故此誣賴小的。望老爺察情。知縣大

怒。說他女兒見死了。還推賴那個。喝令左右拿下去。打二十大板。提馮金寶上來。拶了一拶。敲一百敲。令公人帶下收監。次日委典史藏不息。帶領吏書保甲鄰人等。前至經濟家。抬出屍首當場檢驗。身上都有青傷。脖項間亦有繩痕。生前委因經濟踢打傷重。受忍不過。自縊身死。取供具結填圖解檄。回報縣中。知縣大怒。褪衣又打了經濟金寶十板。問陳經濟夫毆妻至死者絞罪。馮金寶遞決一百。發回本司院當差。這陳經濟慌了。監中寫出帖子。對陳定說。把布鋪中本錢。連大姐頭面。共湊了一百兩銀子。暗暗送與知縣知縣一夜把招卷改了。止問了個逼令身死。系雜犯准徒五年。運灰贖罪。吳月娘再三跪門哀告。知縣把月娘叫上去說道。娘子你女兒項上見有繩痕。如何問他毆殺條律。人情莫非忒偏問麼。你怕他後邊纏擾你。我這裏替你取了他杜絕文書。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。一面把經濟提到跟前吩咐道。我今日饒你一死。務要改過自新。不許再去吳氏家纏擾。再犯到我案下。決然不饒。即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。發送葬埋來回話。我這裏好申文書。往上司去。這經濟得了個饒。交納了贖罪銀子。歸到家中。抬屍入棺。停放一七。念經送葬。埋城外。前後坐了半個月監。使了許多銀兩。唱的馮金寶也去了。家中所有的都乾淨了。房兒也典了。剛刮刺出個命兒來。再也不敢聲言丈母了。正是禍福無門人自招。　須知樂極有悲來。有詩為證。

風波平地起蕭牆。義重恩深不可忘。

水溢藍橋應有會。三星權且作參商。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三回　王杏庵仗義賙貧　任道士因財惹禍

誰道人生運不通。吉凶禍福並肩行。
只因風月將身陷。未許人心直似針。
自課官途無枉屈。豈知天道不昭明。
早知成敗皆由命。信步而行暗黑中。

話說陳經濟。自從西門大姐死了。被吳月娘告了一狀。打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。剛刮刺出個命兒來。房兒也賣了。本錢兒也沒了。頭面也使了。家火也沒了。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剋落了錢。把陳定也撵去了。家中日逐盤費不週。坐吃山空。不免往楊大郎家中。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。一日來到楊大郎門首。叫聲楊大郎在家不在。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。一向在外賣了銀兩。四散躲閃。及打聽得他家中吊死了老婆。他丈母縣中告他。坐了半個月監房。這楊大郎驀地來家住着。不出來。聽見經濟上門叫他。問貨船下落。一經使兄弟楊二風出來。反問經濟要人。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邊做買賣。這幾個月。通無音信。不知抛在江中。推在河內。害了性命。你倒還來我家尋貨船下落。人命要緊。你那貨物要緊。這楊二風平昔是個刁徒。

潑皮耍子揭子。胳膊上紫肉横生。胸前上黃毛亂長。是一條直率之光棍。走出來一把手。扯住經濟。就問他要人。那經濟慌忙掙開手。跑回家來。這楊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楔將頭顱磧破。血流滿面。趕將經濟來罵道。我合你娘眼。我見你家甚麼銀子來。你來我屋裏放屁。吃我一頓好拳頭。那陳經濟金命水命。走投無命。奔到家把大門關閉。如鐵桶相似。就是樊噲也撞不開。由着楊二風。牽爺孃罵父母。拿大磚砸門。只是鼻口内不聽見氣兒。又況才打了官司出來。夢條繩蛇也害怕。只得含忍過了。正是嫩草怕霜霜怕日。惡人自有惡人磨。不消幾時。把大房賣了。找了七十兩銀子。典了一所小房。在僻巷内居住。落後兩個丫頭。賣了一個重喜兒。只留着元宵兒和他同鋪歇。又過了不上半月。把小房倒騰了。卻去賃房居住。陳安也走了。家中沒營運。元宵兒也死了。止是單身獨自。家火桌椅都變賣了。只落得一貧如洗。未幾房錢不給。鑽入冷鋪内存身。花子見他是個富家勤兒。生的清俊。叫他在熱炕上睡。與他燒餅兒吃。有當夜的過來。教他頂火夫。打梆子搖鈴。那時正值臘月殘冬時分。天降大雪。吊起風來。十分嚴寒。這陳經濟打了回梆子。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。不免手提鈴串了幾條街巷。又是風雪地下。又踏着那寒冰。凍得聳肩縮背。戰戰兢兢。臨五更鷄叫。只見個病花子。倘在牆底下。恐怕死了。才甲吩咐他看守着他。尋個把草教他烤。這經濟支更一夜。沒曾睡。就歪下睡着了。不想做了一夢。夢見那時在西門慶家。怎生受榮華富貴。和潘金蓮。勾搭頑耍戲謔。從睡夢中就哭醒了。眾花子説。你哭怎

的。這經濟便道。你眾位哥哥。聽我訴說一遍。有粉蝶為證。

九臘深冬雪漫天。涼然冰凍。更搖天撼地狂風。凍得我體僵麻。心膽戰。實難扎掙。挨不過肚中饑。又難禁身上冷。住着這半邊天。端的是冷挨不過。淒涼要尋死路。百忙裏捨不的顏命。

耍孩兒一煞　不覺撞昏鍾。昏鍾人初定。是誰人叫我。原來是才甲張成。他那裏急急呼。我這裏連連應。趁今宵誰肯與我支更。也是我一時僥幸。他先遞與我幾個燒餅。

二煞　名承才甲憐咱冷。教我敲梆守守更。由着他調用。但得這濟心饑錢米。那裏管人貧下賤。一任教喝號提鈴。

三煞　坐一回腳手麻立一回肚裏疼。冷燒餅乾咽無茶送。剛然未到三更後。下夜的兵牌叫點燈。歪蹋弄。與了他四十文。方才得買一個姑容。

四煞　到五更鷄打鳴。大街上人漸行。眾人各去都不等。只見病花子倘在牆根下。教我煨着他。不暫停。得他口煖氣兒心才定。剛合眼一場幽夢。猛驚回哭到天明。

五煞　花子說你哭怎的。我從頭兒訴始終。我家積祖根基兒重。說聲賣松槁陳家誰不怕名姓。多居仕國中。我祖耶耶魯把誰鹽種。我父親專結交勢耀。生下我吃酒行凶。

六煞　先亡了打我的爹。後亡了我父親。我孃疼專隨縱。吃酒要錢般般會。酒肆巢窩處處

第九十三回　王杏庵仗義賙貧　任道士因財惹禍

通。所事兒都相稱。娶了親就遭官事。丈人家躲重投輕。
七煞　我也曾在西門家做女婿。調風月。把丈母淫。錢場裏信着人。鎖狗洞。也曾黃金美玉當場賭。也曾馱米擔柴往院裏供。毆打妻兒病。死了死了時。他家告狀。使了許多錢。方得頭輕。
八煞　賣大房。買小房。贖小房。又倒騰。不思久遠含餘剩。饑寒苦惱妄成病。死在房簷不許停。所有都乾淨。咀頭才不離酒肉。沒攪汁。拆賣墳塋。
九煞　掇不的輕。負不的重。做不的傭。務不的農。未曾幹事兒先愁動。閒中無事思量咀。睡起須教日頭紅。狗性子生鐵般硬。惡盡了十親九眷。凍餓死。有那個憐憫。
十煞　討房錢不住催。他料我也住不成。沙鍋破碗全無用。幾推趕出門兒外。凍骨淋皮無處存。不免冷鋪將身奔。但得個時通運轉。我那其間忘不了恩人。
頻年困苦痛妻亡。身上無衣口絕糧。
馬死奴逃房又賣。隻身獨自走他鄉。
朝依肆店求遺饌。暮宿莊園倚敗牆。
只有一條身後路。冷鋪之中去打梆。
卻說陳經濟晚夕在冷鋪存身。白日間街頭乞食。清河縣城內有一老者。姓王名宣。字廷用。

年六十餘歲。家道殷實。為人心慈。好仗義疏財。廣結交。樂施捨。專乙濟貧拔苦。好善敬神。所生二子。皆當家成立。長子王軏。襲祖職為牧馬所掌印正千戶。次子王震。充為府學庠生。老者門首搭了個主管。開着個解當鋪兒。每日豐足食。閒散無拘。在梵宇聽經。琳宮講道。無事在家門首施藥救人。拈素珠念佛。因後園中有兩株杏樹。道號為杏庵居士。一日杏菴頭戴重簷幅巾。身穿水合道服。在門首站立。只見陳經濟打他門首過。向前扒在地下磕了個頭。慌的杏庵還不迭。說道。我的哥。你是誰。老拙眼昏不認得你。這經濟戰戰兢兢。站立在旁邊。說道。不瞞你老人家。小人是賣松橋陳洪兒子。老者想了半日。說你莫不是陳大寬的令郎麼。因見他衣服褸。形容憔悴。說道。我賢姪。你怎的弄得這等模樣。便問你父親母親可安麼。經濟道。我爹死在東京。我母親也死了。杏庵道。我聞得你在丈人家往來。經濟道。家外父死了。外母把我攆出來。他女兒死了。告我到官。打了一場官司。把房兒也賣了。有些本錢兒都吃人坑了。一向閒着。沒有營運。杏庵道。賢姪。你如今在那裏居住。經濟半日不言語。說不瞞你老人家說。如此如此。杏庵道。可憐。賢姪你原來討吃哩。想着當初你府上。那樣根基人家。我與你父親相交。賢姪你那咱還小哩。才扎着總角上學哩。一向流落到此地位。可傷可傷。你還有甚親家。也不看顧你看顧兒。經濟道。正是。俺張舅那裏。一向也久不上門。不好去的。問了一回話。老者把他讓到裏面客位裏。令小廝放桌兒。擺出點心嗄飯來。教他儘力吃了一頓。見他身上單寒。拿出一

件青布綿道袍兒。一頂氈帽。又一雙氈襪綿鞋。又秤一兩銀子。五百銅錢。遞與他。吩咐說。賢姪這衣服鞋襪。與你身上穿。那銅錢與你盤纏。賃半間房兒住。這一兩銀子。你拿着做上些小買賣兒。也好糊口過日子。強如在冷鋪中。學不出好人來。每月該多少房錢。來這裏老拙與你。這陳經濟扒在地下磕頭謝了。說道。小姪知會。拿着銀錢。出離了杏菴門首。也不尋房子。也不做買賣。把那五百文錢。每日只在酒店麵店。以了其事。那一兩銀子。搗了些白銅頓罐。在街上行使。吃巡邏的當土賊拿到該坊節級處。一頓拶打。使的罄盡。還落了一屁股瘡。不消兩日。把身上綿衣也輸了。襪兒也換來咀吃了。依舊原在街上討吃。一日又打王杏庵門首所過。杏庵正在門首。只見經濟走來磕頭。身上衣襪都沒了。止戴着那氈帽。精腳靸鞋。凍的乞乞縮縮。老者便問陳大官。做得買賣如何。房錢到了。來取房錢來了。那陳經濟。半日無言可對。問之再三。方說如此這般。都沒了。老者便道。阿呀。賢姪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。你又拈不的輕。負不的重。但做了些小活路兒。還強如乞食。免教人耻笑。有玷你父祖之名。你如何不依我說。一面又讓到裏面。教安童拿飯來與他吃飽了。又與了他一條袷褲。一領白布衫。一雙裏腳。一吊銅錢。一鬥米。你拿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。賣些柴炭豆兒。瓜子兒。也過了日子。強似這等討吃。這經濟口雖答應。拿錢米在手。出離了老者門。那消數日。熟食肉麵。都在冷鋪內。和花子打伙兒。都吃了。耍錢。又把白布衫袷褲都輸了。大正月裏。又抱着肩兒。在街上走。不好來見老者。走

在他門首房山牆底下。向日陽站立。老者冷眼看見他。不叫他。他挨挨搶搶。又到根前。扒在地下磕頭。老者見他。還依舊如此。說道。賢姪。這不是常策。咽喉深似海。日月快如梭。無底坑如何填得起。你進來。我與你說。有一個去處。又清閒。又安得你身。只怕你不去。經濟跪下哭道。若得老伯見憐。不拘那裏。但安下身。小的情願就去。杏庵道。此去離城不遠。臨清馬頭上。有座晏公廟。那裏魚米之鄉。舟船輻輳之地。錢糧極廣。清幽消灑。廟主任道士。與老拙相交極厚。他手下也有兩三個徒弟徒孫。我備分禮物。把你送與他。做個徒弟出家。學些經典吹打。與人家應福也是好處。經濟道。老伯看顧。可知好哩。杏庵道。即然如此。你去。明日是個好日子。你早來。我送你去。經濟去了。這王老連忙叫了裁縫來。就替經濟做了兩件道衣。一頂道髻。鞋襪俱全。次日經濟果然來到。王老教他空屋裏洗了澡。梳了頭。戴上道髻。裏外換了新襖新褲。上蓋青絹道衣。下穿雲履氈襪。備了四盤羹果。一罎酒。一疋尺頭。封了五兩銀子。他便乘馬。顧了一匹驢兒。與經濟騎着。安童喜童跟隨。兩個人抬了盒擔。出城門。逕往臨清馬頭晏公廟來。止七十裏。一日路程。比及到晏公廟。天色已晚。但見。

日影將沉。繁陰已轉。斷霞映水散紅光。落日轉山生碧霧。綠楊影裏。時聞鳥雀歸林。紅杏村中。每見牛羊入圈。正是溪邊漁父投林去。野外牧童跨犢歸。

王老到于馬頭上。過了廣濟閘。大橋。見無數舟船。停泊在河下。來到晏公廟前。下馬。進

入廟來。只見青松鬱鬱。翠柏森森。兩邊八字紅牆。正面三間朱戶。端的好座廟宇。但見

山門高聳。殿閣崚層。高懸勅額金書。彩畫出朝入相。五間大殿塑龍王。一十二尊。兩下長廊刻水族。百千萬眾。旗竿凌漢。帥字招風。四通八達。春秋社禮享依時。雨順風調。河道民間皆祭賽。萬年香火威靈在。四境官民仰賴安。

山門下。早有小童看見。報入方丈。任道士忙整衣出迎。王杏庵令經濟和禮物。且在外邊伺候。不一時。任道士把杏庵。讓入方丈松鶴軒敍禮。說王老居士。怎生一向不到敝廟隨喜。今日何幸。得蒙下顧。杏庵道。只因家中。俗冗所羈。久失拜望。敍禮畢。分賓主而坐。小童獻茶。茶罷。任道士道。老居士今日天色已晚。你老人家不去罷了。吩咐把馬牽入後槽喂息。杏庵道。沒事不登三寶殿。老拙敬來。有一事干瀆。未知尊意肯容納否。任道士道。老居士有何見教。只顧吩咐。小道無不領命。杏庵道。今有故人之子。姓陳。名經濟。年方二十四歲。生的資格清秀。倒也伶俐。只是父母去世太早。自幼失學。若說他父祖根基。也不是無名少姓人家子孫。有一分家當。只因不幸遭官事沒了家。無處栖身。老拙念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。欲送他來貴宮作一徒弟。未知尊意如何。任道士便道。老居士吩咐。小道怎敢違阻。奈因小道命蹇。手下雖有兩三個徒弟。都不省事。沒一個成立的。小道常時惹氣。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。杏庵道。這個小的。不瞞尊師說。只顧放心。一味老實本分。膽兒又小。所事兒伶範。堪可作一徒弟。任道士問幾時

送來。杏庵道。見在山門外伺候。還有些薄禮。伏乞笑納。慌的任道士道。老居士何不早說。一面道有請。于是抬盒人抬進禮物。任道士見帖兒上。寫着謹具。粗段一端。魯酒一罈。豚蹄一副。燒鴨二只。樹果二盒。白金五兩。知生王宣頓首拜。連忙稽首謝道。老居士何故遠勞。見賜許多重禮。使小道卻之不恭。受之有愧。只見陳經濟。頭戴着金梁道髻。身穿青絹道衣。腳下雲履淨襪。腰繫絲絛。生的眉清目秀。齒白唇紅。面如傳粉。走進來向任道士。倒身下拜。拜了四雙八拜。任道士因問多少青春。經濟道。屬馬交新春二十四歲了。任道士見他。果然伶俐。取了他個法名。叫做陳宗美。原來任道士手下。有兩個徒弟。大徒弟姓金。名宗明。二徒弟姓徐。名宗順。他便叫陳宗美。王杏庵都請出來。見了禮數。一面收了禮物。小童掌上燈來。放桌兒。先擺飯。後吃酒。餚品杯盤。堆滿桌上。無非是雞蹄鵝鴨魚蝦之類。王老吃不多酒。師徒輪番勸觳幾巡。王老不勝酒力。告辭房中。自有牀鋪安歇。一宿。到次日清辰。小童打水淨面。梳洗灌漱畢。任道士又早來遞茶。不一時。擺飯又吃了兩杯酒。喂飽頭口。與了抬盒人力錢。王老臨起身。叫過經濟來吩咐。在此好生用心。習學經典。聽師父指教。我常來看你。按季送衣服鞋腳來與你。又向任道士說。他若不聽教訓。一任責治。老拙並不護短。一面背地又囑咐經濟。我去後。你要洗心改正。習本等事業。你若再不安分。我不管你了。那經濟應諾道。兒子理會了。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。出山門上馬。離晏公廟。回家去了。經濟是此就在晏公廟。做了道士。因見

任道士。年老赤鼻。身體魁偉。聲音洪亮一部髭髯。能談善飲。只專迎賓送客。凡一應大小事。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裏。那時朝廷運河初開。臨清設二閘。以節水利。不拘官民船到閘上。都來廟裏。或求神福。或來祭願。或討卦與筶。或做好事。也有布施錢米的。也有餽送香油幣燭的。也有留松篙蘆蓆的。這任道士將常住裏。多餘錢糧。都令吾下徒弟。在馬頭上。開設錢米鋪。賣將銀子來。積攢私囊。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個守本分的。年約三十餘歲。常在娼樓包占樂婦。是個酒色之徒。手下也有兩個清紫年小徒弟。同鋪歇臥。日久絮繁。因見經濟生的齒白唇紅。面如傅粉。清俊乖覺。眼裏說話。就纏他同房居住。晚夕和他吃半夜酒。把他灌醉了。在一鋪歇臥。初時兩頭睡。便嫌經濟腳臭。叫過一個枕頭上睡。睡不多回又說他口氣噴着。令他吊轉身子。屁股貼着肚子。那經濟推睡着不理他。他把那話弄得硬硬的。直豎一條棍。抹了些唾津在頭上往他糞門裏只一頂。原來經濟在冷鋪中。被花子飛天鬼侯林兒弄過的。眼子大了。那話不覺就進去了。這經濟口中不言。心內暗道。這廝合敗。他討得十分便益多了。把我不知當做甚麼人兒。也來報伏。與他個甜頭兒。且教他在我手內納些敗缺。一面故意聲叫起來。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聽見。連忙掩住他口。說好兄弟。禁聲。隨你要的。我都依你。經濟道。你既要勾搭我。我不言語。須依我三件事。宗明道。好兄弟。休說三件。就是十件事。我也依你。經濟道。第一件。你既要我。不許你再和那兩個徒弟睡。第二件。大小房門上鑰匙。我要執掌。第三件。隨我

往那裏去。你休嗔我。你都依了我。我方依你此事。金宗明道。這個不打緊。我都依你。當夜兩個顛來倒去。整狂了半夜。這陳經濟。自幼風月中撞。甚麼事不知道。當下被底山盟。枕邊海誓。淫聲艷語。摳吮添品。把這金宗明。哄得歡喜無盡。到第二日。果然把各處鑰匙。都交與他手內。就不和那兩個徒弟在一處。每日只同他一鋪歇臥。一日兩。兩日三。忽一日任道士師徒三個。都往人家應福做好事去。任道士留下他看家。徑智賺他。王老居士只說他老實。看老實不老實。臨出門吩咐。你在家好看着。那後邊養的一羣鷄。說道是鳳凰。我不久功成行滿。騎他上升。朝參玉帝。那房內做的幾缸。都是毒藥汁。若是徒弟壞了事。我也不打他。只與他這毒藥汁吃了。直教他立化。你須用心看守。我午齋回來。帶點心與你吃。說畢。師徒去了。這經濟關上門笑道。豈可我這些事兒不知道。那房內幾缸黃米酒。哄我是甚毒藥汁。那後邊養的幾隻鷄。說是鳳凰要騎他一昇。于是揀肥的宰了隻。退的淨淨。煮在鍋裏。把缸內酒。用鏇小舀出來。火上篩熱了。手撕鷄肉。蘸着蒜醋。吃了個不亦樂乎。還說了四句。黃銅鏇。舀清酒。烟籠皓月。白污鷄蘸爛蒜。風捲殘雲。正吃着。只聽師父任道士外邊叫門。這經濟連忙收拾了家伙。走出來開門。任道士見他臉紅。問他怎的來。這經濟徑低頭不言語。師父問你怎的不言語。經濟道。告稟師父得知。師父去後。後邊那鳳凰不知怎的飛了去一隻。教我慌了。上房尋了半日沒有。怕師父來家打。待要拿刀子抹。恐怕疼。待要上吊。恐怕斷了繩子跌着。待要投井。又怕井眼小掛脖

子。算計的沒處去了。把師父缸內的毒藥汁。杓了兩碗來吃了。師父便問。你吃下去覺怎樣的。經濟道。吃下去半日不死不活的。倒像醉了的一般。任道士聽言。師徒們都笑了。說還是他老實。又替他使錢討了一張度牒。以此往後。凡事並不防範。正是三日賣不得一擔真。一日賣了三擔假。這陳經濟因此常拿着銀錢。往馬頭上遊玩。看見院中架兒陳三兒。說馮金寶兒。他鴇子死了。他又賣在鄭家。叫鄭金寶兒。如今又在大酒樓上趕趁哩。你不看他看去。這小伙兒舊情不改。拿着銀錢跟定陳三兒。逕往馬頭大酒樓上來。此不來倒好。若來。正是五百載冤家來聚會。數年前姻眷又相逢。有詩為證。

人生莫惜金縷衣。人生莫負少年時。
見花欲折須當折。莫待無花空折枝。

原來這座酒樓。乃是臨清第一座酒樓。名喚謝家酒樓。裏面有百十座閣兒。週圍都是綠欄杆。就緊靠着山岡。前臨官河。極是人烟熱鬧去處。舟船往來之所。怎見得這座酒樓齊整。

雕簷映日。畫棟飛雲。綠欄杆低接軒牕。翠簾櫳高懸戶牖。吹笙品笛。盡都是公子王孫。執盞擎杯。擺列着歌姬舞女。消磨醉眼。倚青天萬疊雲山。勾惹吟魂。翻瑞雪一河烟水。白蘋渡口。時聞漁父鳴榔。紅蓼灘頭。每見釣翁擊楫。樓畔綠楊啼野鳥。門前翠柳繫花驄。

這陳三兒。引經濟上樓。到一個閣兒裏坐下。烏木春枱。紅漆櫈子。便叫店小二。連忙打抹

了春枱。拿一付鍾筋。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着。使他下邊叫粉頭去了。須臾只聽樓梯響。馮金寶上來。手中拿着個廝鑼兒。見了經濟。深深道了萬福。常言情人見情人。不覺簌地兩行淚下。正是。數聲嬌語如鶯囀。一串珍珠落綫頭。經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。問道。姐姐你一向在那裏來。不見你。這馮金寶收淚道。自從縣中打斷出來。我媽不久着了驚諕。得病死了。把我賣在鄭五媽兒家做粉頭。這兩日。子弟稀少。不免又來在臨清馬頭上趕趁酒客。昨日聽見陳三兒説。你在這裏開錢鋪。要見你一見。不期你今日在此樓上吃酒。會見一面。可不想殺我也。説畢。又哭了。經濟便取袖中帕兒。替他抹了眼淚。説道。我的姐姐。你休煩惱。我如今又好了。自從打出官司來。家業都沒了。投在這晏公廟。一向出家做了道士。師父甚是重托我。往後我常來看你。因問你如今在那裏安下。金寶便説。奴就在這橋西。酒家店劉二那裏。有百十間房子。四外行院窠子。妓女都在那裏安下。白日裏便來這各酒樓趕趁。説着兩個挨身做一處飲酒。陳三兒湯酒上樓。拿過琵琶來。金寶彈唱了個曲兒。與經濟下酒。名普天樂。

淚雙垂。垂雙淚。三杯別酒。別酒三杯。鸞鳳對拆開。拆開鸞鳳對。嶺外斜暉看看墜。看看墜嶺外暉。天昏地暗。徘徊不捨不捨徘徊。

兩人吃得酒濃時。未免解衣雲雨。下個房兒。這陳經濟。一向不曾近婦女。久渴的人。合得遇金寶儘力盤桓尤雲殢雨。未肯即休。但見。

一個玉臂忙搖。一個柳腰款擺。雙睛噴火。星眼郎當。一個汗浹胸膛。發狠要贏三五陣。一個香消粉黛。呻吟叫穀數千聲。戰良久。靈龜深入。性偏剛。鬥穀多時。一股清泉往裏邀。幾番鏖戰烟蘭妓。不似今番這一遭。

須臾事畢。各整衣衫。經濟見天色晚來。與金寶作別。與了金寶一兩銀子。與了陳三兒三百文銅錢。囑咐姐姐。我常來看你。咱在這搭兒裏相會。你若想我。陳三兒叫我去。下樓來。又打發了店主人謝三郎。三錢銀子酒錢。經濟回廟中去了。這馮金寶送至橋邊方回。正是盼穿秋水因錢鈔。哭損花容為鄧通。畢竟未知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四回　劉二醉毆陳經濟　洒家店雪娥為娼

花開不擇貧家地。月照山河到處明。
世間只有人心歹。萬事還教天養人。
痴聾瘖瘂家豪富。伶俐聰明卻受貧。
年月日時該載定。算來由命不由人。

話說陳經濟自從陳三兒。引到謝家大酒樓上。見了馮金寶。兩個又搆搭上前情。往後沒三日不和他相會。或一日經濟廟中有事不去。金寶就使陳三兒稍寄物事。或寫情書來叫他去。一次或五錢。或一兩。以後日間供其柴米。納其房錢。歸到廟中。便臉紅。任道士問他何處叫酒來。經濟只說在米鋪。和伙計暢飲三杯。解辛苦來。他師兄金宗明。又替他遮掩。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當。是不必說。朝來暮往。把任道士囊篋中。細軟的本也抵盜出大半。花費了不知覺。一日也是合當有事。這酒家店的劉二。有名坐地虎。他是帥府周守備府中。親隨張勝的小舅子。專一在馬頭上開娼店。倚強凌弱。奉放私債。與巢窩中各娼使錢。加三討利。有一不給。搗換文書。將利作本。利上加利。嗜酒行兇。人不敢惹他。就是打粉頭的班頭。欺酒客的領袖。因見陳經濟。

是晏公廟任道士的徒弟。白臉小廝。在謝三家大酒樓上。把粉頭鄭金寶兒包占住了。吃的楞楞睁。提着碗來大小拳頭。走來謝家樓下。問金寶在那裏。慌的謝三郎連忙聲喏說道。劉二叔。他在樓上。第二個閣兒裏便是。這劉二大扠步上樓來。經濟正與金寶在閣兒裏面。兩個飲酒。做一處快活。只把房門關閉。外邊簾子掛着。被劉二一把手扯下簾子。大叫金寶兒出來。諕的陳經濟鼻口內氣兒也不敢出。這劉二用腳把門踩開。金寶兒只得出來相見。說劉二叔叔。有何說話。劉二罵道。賊淫婦。你少我三個月房錢。卻躲在這裏。就不去了。金寶笑嘻嘻說道。二叔叔你家去。我使媽媽就送房錢來。被劉二只摟心一拳。打了老婆一交。把頭顱搶在階沿下磕破。血流滿地。罵道。賊淫婦。還等甚送來。我如今就要。看見陳經濟在裏面。走向前把桌子只一掀。碟兒打得粉碎。那經濟便道。阿呀。你是甚麼人。走來撒野。劉二罵道。我合你道士秫秫娘。手採過頭髮來。按在地下。拳鍾腳踢無數。那樓上吃酒的人。看着都立睁了。店主人謝三郎。初時見劉二醉了。不敢惹他。次後見打得人不像模樣。上樓來解勸說道。劉二叔。你老人家息怒。他不曉得你老人家大名。誤言衝撞。休要和他一般兒識看小人薄面。饒他去罷。這劉二那裏依從。儘力把經濟打了發昏。章第十一。叫將地方保甲。一條繩子。連粉頭都拴在一處墩鎖。吩咐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裏去。原來守備　書上命他保障地方。巡捕盜賊。兼管河道。這裏拿了經濟。任道士廟中。還尚不知。只說他晚夕米鋪中上宿未回。卻說次日地方保甲。巡河快手。押解經濟金寶。顧

頭口騎上趕清晨。早到府前伺候。先遞手本與兩個管事。張勝李安。看看説是劉二叔地方喧鬧。一起晏公廟道士一名陳經濟。娼婦鄭金寶。眾軍牢都問他要錢。説道。俺們是廳上動刑的。一班十二人隨你罷。正景兩位管事的。你倒不可輕視了他。經濟道。身邊銀錢倒有。都被夜晚劉二打我時。被人掏摸的去了。身上衣服都扯碎了。那得錢來。止有頭上關頂一根銀簪兒。拔下來與二位管事的罷。眾牢子拿着那根簪子。走來對張勝李安。如此這般。他一個錢兒不拿出來。止與了這根簪兒。還是鬧銀的張勝道。你叫他近前。等我審問他。眾軍牢不一時。推擁他到根前跪下。問你是任道士第幾個徒弟。經濟道。第三個徒弟。又問你今年多大年紀。經濟道。廿四歲了。張勝道。你這等年少。只該在廟中做道士。習學經典。許你在我宿娼飲酒喧嚷。你把俺老爺帥府衙門當甚麼些小衙門。不拿了錢兒來。這根簪子。打水不渾。要他做甚。還掠與他去。吩咐牢子。等住回。老爺升廳。把他放在頭一起。眼看這狗男女道士。就是個倿錢的。只許你白要四方施主錢糧。休説你為官事。你就來吃酒赴席。也帶方汗巾兒揩咀。等動刑時。着實加力拶打這厮。又把鄭金寶叫上去。鄭家有忘八跟着。上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。張勝説。你係娼門。不過趁熟。不趁些衣飯為生。沒甚大事。看老爺喜怒不同。看惱。只是一兩拶子。若喜歡。只恁放出來也不止。旁邊那個牢子説。你再把與我一錢銀子。等若拶你。待我饒你兩個大指頭。李安吩咐你帶他遠些伺候。老爺將次出廳。不一時只見裏面雲板響。守備升廳。兩邊僚掾軍牢森列。甚是齊整。

第九十四回　劉二醉毆陳經濟　洒家店雪娥為娼

但見

緋羅繳壁。紫綬桌圍。當廳額掛茜羅。四下簾垂翡翠。勘官守正。戒石上刻御製四行。人從謹廉。鹿角旁插令旗兩面。軍牢沉重。僚　威儀。執大棍授事立階前。挾文書廳旁聽發放。雖然一路帥臣。果是滿堂神道。

當時沒巧不成話。也是五百劫冤家聚會。姻緣合當湊着。春梅在府中。從去歲八月間。已生了個哥兒。小衙內。今方半歲光景。貌如冠玉。唇若塗珠。守備喜似席上之珍。過如無價之寶。未幾大奶奶下世。守備就把春梅冊正。做了夫人。就住着五間正房。買了兩個養娘抱妳哥兒。一名玉堂。一名金匱。兩個小丫環伏侍。一個名喚翠花。一個名喚蘭花。又有兩個身邊得寵彈唱的姐兒。都十六七歲。一名海棠。一名月桂。都在春梅房中侍奉。那孫二娘房中。止使着一個丫環。名喚荷花兒。不在話下。比的小衙內。只要張勝懷中。抱他外邊頑耍。遇着守備升廳。在旁邊觀看。當日守備升廳坐下。放了告牌出去。各地方解進人來。頭一起正叫上陳經濟。並娼歸鄭金寶兒去。守備看了呈狀。又見經濟面上帶傷。說道。你這廝是個道士。不守那清規。如何宿娼飲酒騷擾我地方。行止有虧。左右拿下去打二十棍。追了度牒還俗。那娼婦鄭氏。拶一拶。敲五十敲。責令歸院當差。兩邊軍牢向前。才待扯翻經濟。攤去衣服。用繩索綁起轉起棍來。兩邊招呼打時。可要作怪。張勝抱着小衙內。正在廳前月臺上站立觀看。那小衙內看見。走過來打經

濟。在懷裏攔不住撲着要經濟抱張勝恐怕守備看見。走過來。亦發大哭起來。直哭到後邊春梅根前春梅問他怎的哭。張勝便說。老爺廳上發放事。打那晏公廟道士姓陳。他就撲着他抱。小的走下來。他就哭了。這春梅聽見是姓陳的。不免輕移蓮步。款蹙湘裙。走到軟屏後面。探頭觀覷。廳下打的那人。聲音模樣。倒好似陳姐夫一般。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。又叫過張勝問他。此人姓甚名誰。張勝道。這道士供狀上。年廿四歲。俗名叫陳經濟。春梅暗道。正是他了。一面使張勝請下你老爺來。這守備廳上打經濟。才打到十棍。一邊還拶着娼的。忽聽後邊夫人有請。吩咐牢子把棍且閣住。休打。一面走下廳來。春梅說道。你打的那道士是我姑表兄弟。看奴面上。饒了他罷。守備道。夫人不早說。我已打了他十棍。怎生奈何。一面出來吩咐牢子。都與我放了。娼的便歸院去了。守備悄悄使張勝叫那道士回來。且休去。問了你奶奶。請他相見。這春梅才待使張勝請他。到後堂相見。忽然想起一件事來。口中不言。心內暗道。剜去眼前瘡。安上心頭肉。眼前瘡不去。心頭肉。如何安得上。于是吩咐張勝。你且叫那人去着。等我慢慢再叫他。度牒也不曾追。這陳經濟打了十棍。出離了守備府。還奔來晏公廟。不想任道士。聽見人來說。你那徒弟陳宗美。在大酒樓上。包着娼的鄭金寶兒。惹了洒家店坐地虎劉二。打得臭死。連老婆都拴了。解到守備府裏去了。行止有虧。便差軍牢來拿你去審問。追度牒還官。這任道士聽了。一者年老的着了驚怕。二來身體胖大。因打開囊篋內。又沒了細軟東西。着了口重氣。心中痰疾涌上

來。昏倒在地。眾徒弟慌忙向前扶救。請將醫者來灌下藥去。通不省人事。到半夜嗚呼。斷氣身亡。亡年六十三歲。第二日陳經濟來到。左邊鄰人說。你還敢廟裏去。你師父因為你。如此這般。得了口重氣。昨夜三更鼓死了。這經濟聽了。諕的忙忙似喪家之犬。急急如漏網之魚。復回清河縣城中來。正是鹿隨鄭相應難辦。蝶化莊周未可知。話分兩頭。卻把春梅一見經濟。方待留他。忽然心中想起一件事來。還使出張勝來。教經濟且去罷。走歸房中。摘了冠兒。脫了綉服。倒在牀上。一面撁心撾被。聲疼叫喚起來。諕的合宅大小都慌了。下房孫二娘來問道。大奶奶行好好的。怎的來就不好起來。春梅說。你每且去。休管我。落後守備退廳進來。見他倘在牀上叫。一番也慌了。扯着他手兒問道。你心裏怎的來。也不言語。又問那個惹着你來。也不做聲。守備道。不剛才兒我打了你兄弟。你心內惱麼。亦不應答。這守備無計奈何。自出外邊廝犯起張勝李安來了。你那兩個。早知他是你奶奶兄弟。如何不早對我說。卻教我打了他十下。惹的你奶奶心中不自在起來。我曾教你留下他。請你奶奶相見。你如何又放他去了。你這廝每卻討分曉。張勝說。小的曾稟過奶奶來。奶奶說。且教他去着。小的才放他去了。一面走入房中。哭啼哀告春梅。望乞奶奶在爺前。方便一言。不然爺要見責小的每哩。這春梅睜圓星眼。剔起蛾眉。叫過守備近前說。我自心中不好。干他們甚事。那廝他不守本分。在外邊做道士。且祟他些時。等我慢慢招認他。這守備才不廝犯張勝李安了。守備見他只歷聲喚。又使張勝請下醫官來看脉。說老

夫人染了六慾七情之病。着了重氣在心。討將藥來又不吃。都放冷了。丫頭每都不敢向前說話。請將守備來看着吃藥。只呷了一口。就不吃了。守備出去了。大丫環月桂拿過藥來。請奶奶吃藥。被春梅拿過來。匹臉只一潑。罵道。賊浪奴才。你只顧拿這苦水來。灌我怎的。我肚子裏有甚麼。教他跪在面前。孫二娘走來問道。月桂怎的奶奶教他跪着。海棠道。奶奶因他拿藥與奶奶吃來。奶奶說我肚子裏有甚麼。拿這月來灌我。教他跪着。孫二娘道。奶奶你委的今一日沒曾吃甚麼。這月桂他不曉得。奶奶休打他。看我面上。饒他這遭罷。吩咐海棠。你往廚下熬些粥兒來。與你奶奶吃口兒。春梅于是把月桂放起來。那海棠走到廚下。用心用意。熬了一小鍋粳小米濃濃的粥兒。定了四碟小菜兒。用甌兒盛着。象牙快兒。熱烘烘拿到房中。春梅倘在牀上。面朝睡。又不敢叫。直待他番身。方才請他有個粥兒在此。請奶奶吃粥。春梅把眼合着。不言語。海棠又叫道。粥曉冷了。請奶奶起來吃粥。孫二娘在旁說道。大奶奶你這半日沒吃甚麼。這回你覺好些。且起來吃些個。有柱戧些。那春梅一砧碌子。扒起來教妳子拿過燈來。取粥在手。只呷了一口。往地下只一推。早是不曾把家伙打碎。被妳子接住了。就大吆喝起來。向孫二娘說。你平白叫我起來吃粥。你看賊奴才。熬的好粥。我又不坐月子。熬這照面湯來與我吃怎麼。吩咐妳子金匱。你與我把這奴才臉上。把與他四個咀巴。當下真個把海棠打了四個咀巴。孫二娘便道。奶奶你不吃粥。卻吃些甚麼兒。卻不餓着你。春梅道。你教我吃。我心內攔着吃不下去。良久。叫

過小丫環蘭花兒來吩咐道。我心內想些鷄尖湯兒吃。你去廚房內。對着淫婦奴才。教他洗手。做碗好鷄尖湯兒與我吃口兒。教他多着些酸笋。做的酸酸辣辣的我吃。孫二娘便說。奶奶吩咐他。教雪娥做去。你心下想吃的。就是藥。這蘭花不敢怠慢。走到廚下對雪娥說。奶奶教你做鷄尖湯。快些做。等着要吃哩。原來這鷄尖湯。是雛鷄脯翅的尖兒。碎切的做成湯。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。旋宰了兩只小鷄。退刷乾淨。剔選翅尖。用快刀碎切成絲。加上椒料葱花芫荽酸笋油醬之類。揭成清湯。盛了兩甌兒。用紅漆盤兒。熱騰騰。蘭花拿到房中。春梅燈下看了。呷了一口。怪叫大罵起來。你對那淫婦奴才說去。做的甚麼湯。精水寡淡。有些甚味。你們只教我吃。平白教我惹氣。慌的蘭花生怕打。連忙走到廚下。對雪娥說。奶奶嫌湯淡。好不罵哩。這雪娥一聲兒不言語。忍氣吞聲。從新坐鍋。又做了一碗。多加了些椒料。香噴噴教蘭花拿到房裏來。春梅又嫌忒鹹了。拿起來照地下只一潑。早是蘭花躲得快。險些兒潑了一身。罵道。你對那奴才說去。他不憤氣做與我吃。這遭做的不好。教他討分曉哩。這雪娥聽見。千不合。萬不合。悄悄說了一句。姐姐幾時這般大了。就抖摟起人來。不想蘭花回到房裏。告春梅說了。這春梅不聽便罷。聽了此言。登時柳眉剔豎。星眼圓睜。咬碎銀牙。通紅了粉面。大叫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。須臾使了養娘丫環。三四個。登時把雪娥拉到房中。春梅氣狠狠的。一手扯住他頭髮。把頭上冠子跺了。罵道。淫婦奴才。你怎的說幾時這般大。不是你西門慶家抬舉的我這般大。我買將

你來。伏侍我。你不憤氣。教你做口子湯。不是精淡。就是苦丁子鹹。你倒還對着丫頭説。我幾時恁般大起來。摟搜索落。我要你何用。一面請將守備來。採雪娥出去。當天井跪着。前邊叫將張勝李安。旋剝褪去衣裳。打三十大棍。兩邊家人點起明晃晃燈籠。張勝李安各執大棍伺候。那雪娥只是不肯脱衣裳。守備恐怕氣了他。在跟前不敢言語。孫二娘在旁邊再三勸道。隨大奶奶吩咐打他多少。免褪他小衣罷。不爭對着下人。脱去他衣裳。他爺體面上不好看的。只望奶奶高抬貴手。委的他的不是了。春梅不肯。定要去他衣服打。説道。那個攔我。我把孩子先摔殺了。然後我也一條繩子。吊死就是了。留着他便是了。于是也不打了。一頭撞倒在地。就直挺挺的昏迷。不省人事。守備諕的連忙扶起説道。隨你打罷。沒的氣着你。當下可憐。把這孫雪娥。拖番在地。褪去衣服。打了三十大棍。打的皮開肉綻。一面使小牢子。半夜叫將薛嫂兒來。即時整身領出去辦賣。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吩咐。我只要八兩銀子。將這淫婦奴才。好歹與我賣在娼門。隨你轉多少。我不管你。你若賣在別處。我打聽出來。只休要見我。那薛嫂兒道。我靠那裏過日子。卻不依你説。當夜領了雪娥來家。那雪娥悲悲切切。整哭到天明。薛嫂便勸道。你休哭了。也是你的晦氣。冤家撞在一處。老爺見你到罷了。只恨你與他有些舊仇舊恨。折挫你。那老爺也做不得主兒。見他有孩子。須也依隨他。正景下邊孫二娘。不讓他幾分。常言拐米倒做了倉官。説不的了。你休氣哭。雪娥收淚謝薛嫂。只望早晚尋個好頭腦我去。自有飯吃罷。薛嫂道。

他千萬吩咐。只教我把你送在娼門。我養兒養女。也要天理。等我替你尋個單夫獨妻。或嫁個小本經紀人家。養活得你來也。那雪娥千恩萬福。謝了薛嫂過了兩日。只見鄰住一個開店張媽。走來叫薛媽。你這壁廂有甚娘子。怎的哭的悲切。薛嫂便道。張媽請進來坐。說道。便是這位娘子。他是大人家出來的。因和大娘子合不着。打發出來。在我這裏嫁人。情願尋個單夫獨妻。免得惹氣。張媽媽道。我那邊下着一個山東賣綿花客人。姓潘。排行第五。年三十七歲。幾車花果。常在老身家安下。前日說他家有個老母有病。七十多歲。死了渾家半年光景。沒人扶侍。再三和我說。替他保頭親事。並無相巧的。我看來這位娘子。年紀到相當。嫁與他做個娘子罷。薛嫂道。不瞞你老人家說。這位娘子。大人出身。不拘粗細都做的。針指女工。鍋頭灶腦。自不必說。又做的好湯水。今才三十五歲。本家只要三十兩銀子。倒好保與他罷。張媽媽道。有箱籠沒有。薛嫂道。止是他隨身衣服。簪環之遹。並無箱籠。張媽媽道。既是如此。老身回去。對那人說。教他自家來看一看。說畢。吃茶坐回去了。晚夕對那人說了。次日飯罷以後。果然領那人來相看。一看見了雪娥。好模樣兒。年小。一口就還了二十五兩。另外與薛嫂一兩媒人錢。薛嫂也沒爭競。就兌了銀子。寫了文書。晚夕過去。次日就上車起身。薛嫂教人改換了文書。只兌了八兩銀子。交到府中春梅收了。只說賣與娼門去了。那人娶雪娥到張媽家。止過得一夜。到第二日五更時分。謝了張媽媽。作別上了車。逕到臨清去了。此是六月天氣。日子長。到馬頭上。才日

西時分。到于酒家店。那裏有百十間房子。都下着各處遠方來的。窠子行院娼的。這雪娥一領進入一個門戶。半間房子裏面。打着土炕。炕上坐着個五六十歲的婆子。還有個十七八頂老丫頭。打着盤頭。揸頭抹着鉛粉紅唇。穿着一弄兒軟絹衣服。在炕邊上彈弄琵琶。這雪娥看見。只叫得苦。才知道那漢子潘五。是個水客。買他來做粉頭。起了他個名兒。叫玉兒。這小妮子名喚金兒。每日拿厮鑼兒出去。酒樓上接客。供唱。做這道路營生。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。把雪娥先打了頓。睡了兩日。只與他兩碗飯吃。教他樂器。女子彈唱。學不會又打。打得身青紅遍了。引上道兒。方與他好衣穿。妝點打扮。門前站立。倚門獻笑。眉目嘲人。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。不買胭脂畫丹青。有詩為證。

> **窮途無奔更無投。南去北來休便休。**
> **一夜彩雲何處散。夢隨明月到青樓。**

這雪娥在酒家店。也是天假其便。一日張勝。被守備差遣。往河下買幾十石酒　。宅中造酒。這酒家店坐地虎劉二。看見他姐夫來。連忙打掃酒樓乾淨。在上等閣兒裏。安排酒餚。杯盤。各樣時新果品。好酒活魚。請張勝坐在上面。飲酒。酒博士保兒篩酒。近前跪下。稟問二叔。下邊叫那幾個唱的上來。遞酒。劉二吩咐。叫王家老姐兒。趙家嬌兒。潘家金兒玉兒。四個上來。伏侍你張姑夫。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樓。不多時。只聽得胡梯畔笑聲兒。一般兒四個唱的。

頂老打扮得如花似朵。都穿着輕紗軟絹衣裳。上的樓來。望下一面花枝招颭。綉帶飄飄。拜了四拜。立在旁邊。這張勝猛睜眼觀看。內中一個粉頭。可要作怪。到相老爺宅裏。小奶奶打發出來。廚下做飯的那雪娥娘子。他如何做這道路。在這裏。那雪娥亦眉眼掃見。是張勝。都不做聲。這張勝便問劉二。那個粉頭是誰家的。劉二道。不瞞姐夫。他是潘五屋裏玉兒。金兒。這個是王老姐。一個是趙嬌兒。張勝道。王老姐兒。我認的。這潘家玉兒。我有些眼熟。因叫他近前。悄悄問他。你莫不是老爺宅裏。雪姑娘麼怎生到于此處。那雪娥聽見他問。便簌地兩行淚下。便道。一言難盡。如此這般。具說一遍。被薛嫂攛瞞。把我賣了二十五兩銀子。賣在這裏供筵習唱。接客迎人。這張勝平昔見他生的好。才是懷心。這雪娥席前慇懃勸酒。兩個說得入港。雪娥和金兒。不免拿過琵琶來。唱了個詞兒。與張勝下酒。名四塊金。

前生想着少欠下他相思債。中途洋卻綰不住同心帶。說着教我淚滿腮。悶來愁似海。萬誓千盟到今何在。不良才。怎生消磨了。我許多時恩愛。

當下唱畢。彼此穿杯換盞。倚翠偎紅。吃得酒濃時。常言。世財紅粉歌樓酒。誰為三般事不迷。這張勝就把雪娥來愛了。兩個晚夕。留在閣兒裏就一處睡了。這雪娥枕邊風月。耳畔山盟和張勝盡力盤桓。如魚似水。百般難述。次日起來梳洗了頭面。劉二又早安排酒餚上來。與他姐夫扶頭。大盤大碗。饕食一頓。收起行裝。喂飽頭口。裝載米面。伴當跟隨。臨出門與了雪娥三兩

銀子。吩咐劉二。好生看顧他。休教人欺負。自此以後。張勝但來河下。就在酒家店與雪娥相會。往後走來走去。每月與潘五幾兩銀子。就包住了他。不許接人。那劉二自恁要圖他姐夫歡喜。連房錢也不問他要了。各窠窩刮刷將來。替張勝出包錢。包定雪娥柴米來。有詩為證。

豈料當年縱意為。貪淫倚勢把心欺。
禍不尋人人自取。色不迷人人自迷。
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五回　平安偷盜假當物　薛嫂喬計說人情

格言

有福莫享盡。福盡身貧窮。
有勢莫倚盡。勢盡冤相逢。
福宜常自惜。勢宜常自恭。
人間勢與福。有始多無終。

話說孫雪娥。賣在酒家店為娼。不題話分兩頭。卻說吳月娘自從大姐死了。告了陳經濟一狀到官。大家人來昭也死了。他妻一丈青。帶着小鐵棍兒。也嫁人去了。來興兒。看守門戶。房平繡春與了王姑子。做了徒弟出。出家去了。那來興兒。自從他媳婦惠秀死了。一向沒有妻室。妳子如意兒。要便引着孝哥兒。在他屋裏頑耍。吃東西。來興兒。又打酒和妳子吃。兩個嘲戲勾來去。就刮剌上了。非止一日。但來前邊歸入後邊。就臉紅。月娘察知其事。罵了一頓。家醜不可外揚。與了他一套衣裳。四根簪子。一件銀壽字兒。一件梳背兒。揀了個好日子。就與了來興兒完房。做了媳婦子。白日上灶。看哥兒。後邊扶侍。到夜間往前邊他屋裏睡去。一日八月十五

日。月娘生日。有吳大妗。二妗子。並三個姑子。都來與月娘做生日。在後邊堂屋裏吃酒。晚夕都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。吳大妗二妗子。三個姑子。同在一處睡。聽宣卷。到二更時分。中秋兒便在後邊灶上看茶。着月娘叫。都不應。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裏。只見玳安兒正按着小玉。在炕上干得好。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。慌的湊手腳不迭。月娘便一聲兒也沒言語。只說得一聲賊臭肉。不在後邊看茶去。那屋裏師父宣了這一日卷。要茶吃。且在這裏做甚麼哩。那小玉道。中秋兒灶上我教他頓茶哩。低着頭往後邊去。玳安便走出儀門。往前邊來。過了兩日。大妗子二妗子。三個女僧。都家去了。這月娘把來興兒房騰出。收拾了與玳安住。卻教來興兒搬到來昭屋裏。看守大門去了。替玳安做了兩牀鋪蓋。做了一身裝新衣服。盔了一頂新網新帽。做了雙新靴襪。又替小玉張了一頂鬏髻。與了他幾件金銀首飾。四根金頭銀腳簪。環墜戒指之類。兩套段絹顏色衣服。擇日完房。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。白日裏還進來。在房中答應月娘。只晚夕臨關儀門時。便出去和玳安歇去這丫頭揀好東好西。甚麼不拿出來和玳安吃。這月娘當看見。只推不看見。常言道。溺愛者不明。貪得者無厭。羊酒不均。駟馬奔鎮處家不正。奴婢抱怨。卻說平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。做了媳婦兒。與了他一間房子。衣服穿戴。勝似別人。他比玳安倒大兩歲。今年二十二歲。倒不與他妻室。一間房住。一日在假當鋪。看見傅伙計。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。一柄鍍金鉤子。當了三十兩銀子。那家只把銀子使了一個月。加了利錢。就來贖討。付伙計同玳

安尋出來。放在鋪子大樹櫃內的。不提防。這平安兒見財起心。就連匣兒。偷了走去南瓦子裏。開坊子的武長腳家。有兩個私窠子。一個叫薛存兒。一個叫伴兒。在那裏歇了兩夜。忘八見他使錢兒猛大。匣子蹵着金頭面。撅着銀挺子。打酒。與鴇兒買東西。戳與土番。就把他截在屋裏。打了兩個耳刮子。就拿了。也是合當有事。不想吳典恩新升巡檢。騎着馬。頭裏打着一對板子。正從街上過來。看見問拴的甚麼人。土番跪下。稟說如此這般。拐帶出來。瓦子裏宿娼。拿金銀頭面行使。小的可疑拿了。吳典恩吩咐與我帶來審問。一面拿到巡檢廳兒內。吳典恩坐下。兩邊弓皂排列。土番拴平安兒到根前。認的是吳典恩。當初是他家伙計。已定見了我就放的。開口就說。小的是西門慶家平安兒。吳典恩道。你既是他家人。拿這金東西。在這坊子裏做甚麼。平安道。小的大娘借與親戚家頭面戴。使小的取去來晚了。城門閉了。小的投在坊子。權借宿一夜。不料被土番拿了。吳典恩罵道。你這奴才胡說。你家只是這般頭面多。金銀廣。教你這奴才。把頭面拿出來老婆家歇宿行使。想必是你偷盜出來頭面。趁早說來。免我動刑平安道。委的親戚家借去頭面。家中大娘使我討去來。並不敢說謊。吳典恩大怒。罵道此奴才真賊。不打如何肯認。喝令左右。與我拿夾棍夾這奴才。一面套上夾棍起來。夾的小廝。猶如殺豬叫。叫道爺。休夾小的。放小的實說了罷。吳典恩道。你只實說。我就不夾你。平安兒道。小的偷的假當鋪。當的人家一副金頭面。一柄鍍金鈎子。吳典恩問道。你因甚麼偷出來。平安道。小的今年二十二歲。大

娘許了替小的娶媳婦兒。不替小的娶。家中使的玳安兒。小廝。才二十歲。倒把房裏丫頭。配與他完了房。小的因此不憤。才偷出假當鋪這頭面走了。吳典恩道。想必是這玳安兒小廝。與吳氏有奸。才先把丫頭與他配了妻室。你只實說。沒你的事。我便饒了你。平安兒道。小的不知道。吳典恩道。你不實說。與我拶起來。左右套上拶子。慌的平安兒。沒口子說道。爺休拶小的。等小的說就是了。吳典恩道。可又來。你只說了。須沒你的事。一面放了拶子。那平安說。委的俺大娘。與玳安兒有奸。先要了小玉丫頭。俺大娘看見了。就沒言語。倒與了他許多衣服。首飾東西。配與他完房。這吳典恩。一面令吏典上來。抄了他口詞。取了供狀。把平安監在巡檢司。等着出牌。提吳氏。玳安小玉來審問。這件事。那日卻說解當鋪。櫥櫃裏不見了頭面。把傳伙計諕慌了。問玳安。玳這說我在生藥鋪子裏看。你這邊吃飯。我不知道。傳伙計道。我把頭面匣子放在櫥裏。如何不見了。一地裏尋平安兒。尋不着。急的付伙計插香賭誓。那家子討頭面。付伙計只推還沒尋出來哩。那人走了幾遍。見沒有頭面。只顧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兩個月。本利不少你的。你如何不與我頭面。鈎子值七八十兩銀子。付伙主計平安兒。一夜沒來家就知是他偷出去了。四下使人找尋不着。那討頭面主兒。又在門首嚷亂。對月娘說。賠他五十兩銀子。那人還不肯。說我頭面值六十兩。鈎子連寶石珠子鑲嵌。共值十兩。該賠七十兩銀子。付伙計又添了他十兩。還不肯。定要與傳伙計合口。正鬧時。有人來報說。你家平安兒。偷了頭面。在南瓦子養老

婆被吳巡檢。拿在監裏。還不教人快認贓去。這吳月娘聽見吳典恩做巡檢。是咱家舊伙計。一面請吳大舅來商議。連忙寫了領狀。第二日教付伙計領贓去。有了原物在。省得兩家賴。教人家人在門前放屁。付伙計拿狀子到巡檢司。實承望吳典恩看舊時分上。領得頭面出來。不想反被吳典恩。老狗老奴才。儘力罵了一頓。叫皁隸拉倒。要打。褪去衣裳。把屁股脱了半日。饒放起來。説道。你家小廝在這裏供出吳氏。與玳安許多奸情來。我這裏申過府縣。還要行牌提取吳氏來。對證。你這老狗骨頭。還敢來領贓。倒吃他千奴才。萬老狗。罵將出來。諕的往家中走不迭。來家不敢隱諱。如此這般。對月娘説了。月娘不聽便罷。聽了正是分開八塊頂粱骨。傾下半桶冰雪來。慌的手脚痲木。又見那討頭面人在門前大嚷大鬧。説道。你家不見了我頭面。又不與我原物。又不賠我銀子。只哄反着我兩頭回來走。今日哄我去領贓。明日等領頭面。端的領的在那裏。這等不合理。那付伙計陪下。拖將好言央及安撫他。略從容兩日。就有頭面出來了。若無原物。加倍賠你。那人説。等我回聲當家的去。説畢去了。這吳月娘。憂上加憂。眉頭不展。使小廝請吳大舅來商議。教他尋人情。對吳典恩説。掩下這椿事罷。吳大舅説。只怕他不受人情。要些賄賂。打點他。月娘道。他當初這官。還是咱家照顧他的。還借咱家一百兩銀子。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。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。吳大舅説。姐姐説不的那話了。從來忘恩背義。才一個兒也怎的。吳月娘道。累及哥哥。上緊尋個路兒。寧可送他幾十兩銀子罷。領出頭面來。還了人家。省

得合費舌。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。月娘送哥哥到大門首。也是合當事情湊巧。只見薛嫂兒。提着花箱兒。領着一個小丫環過來。月娘叫住便問。老薛你往那裏去。怎的一向不來俺這裏走走。薛嫂道。你老人家到且說的好。這兩日好不忙哩。偏有許多頭緒兒。咱家小奶奶。那裏使牢子大官兒。叫了好幾遍。還不得空兒去哩。月娘道。你看媽子撒風。你又做起俺小奶奶來了。薛嫂道。如今不做小奶奶。倒做了大奶奶了。月娘道。他怎的做大奶奶。薛嫂道。你老人家還不知道。他好小造化兒。自從生了哥兒。大奶奶死了。守備老爺。就把他扶了正房。做了封贈娘子。正景二奶奶孫氏。不如他。手下買了兩個妳子。四個丫頭扶侍。又是兩個房裏。得寵學唱的姐兒。都是老爺收用過的。要打時就打他倘棍兒。老爺敢做的主兒。自恁還恐怕氣了他。那日不知因甚麼。把雪娥娘子。打了一頓。把頭髮都撏了。半夜叫我去領出來。賣了八兩銀子。如今孫二娘房裏。使着個荷花丫環。他手裏倒使着四五個。又是兩個妳子。還言人少。二娘又不敢言語。成日奶奶長。奶奶短。只哄着他。前日對我說。老薛。你替我尋個小丫頭來我使。嫌那小丫頭不會做生活。不會上灶。他屋裏事情冗雜。今日我還睡哩。大清早辰。又早使牢子叫了我兩遍。教我快往宅裏去。問我要兩副大翠重雲子鈿兒。又要一付九鳳鈿銀根兒。一個鳳口裏啣一串珠兒。下邊墜着青紅寶石。金牌兒。先與了我五兩銀子。銀子不知使的那裏去了。還沒送與他生活去哩。這一見了我。還不知怎生罵我哩。我如今就送這丫頭去。月娘道。你到後邊等我瞧瞧怎樣翠

鈿兒。一面讓薛娘到後邊明間內坐下。薛嫂打開花箱。取出與吳月娘看。果然做的好樣範。約四指寬。通掩過鬏髻來。金翠掩映。翡翠重疊。背面貼金。那九級鈿。每個鳳口內。啣着一掛寶珠牌兒。十分奇巧。薛嫂道。自這付鈿兒。做着本錢三兩五錢銀子。那付重雲子的。只一兩五錢銀子。還沒尋他的錢。正說着。只見玳安兒走來。對月娘說。討頭面的又來在前邊嚷哩。等不的領贓。領到幾時。若明日沒頭面。要和付二叔打了。到個去處理會哩。傳二叔。心裏不好。往家去了。那人嚷了回去了。薛嫂問是甚麼勾當。月娘便長吁了一口氣。如此這般。告訴薛嫂說。平安兒奴才。偷去印子鋪人家當的一付金頭面。一個鍍金鉤子。走在城外坊子裏養老婆。被吳巡檢拿住。監在監裏。人家來討頭面。沒有。在門前嚷鬧。吳巡檢又勒掯刁難。不容俺家領贓。打伙計。將來要錢。白尋不出個頭腦來。如何是好。死了漢子。敗落一齊來。就這等被人欺負。好苦也。說着。那眼中淚紛紛落將下來。薛嫂道。好奶奶。放着路兒不會尋。咱家小奶奶。你這裏寫個帖兒。等我對他說聲。教老爺差人吩咐巡檢司。莫說一副頭面。就十副頭面。也討去了。月娘道。周守備他是武職官。他管的着那巡檢司。薛嫂道。奶奶你還不知道。如今周爺。朝廷新與他的勑書。好不管的事情寬廣。地方河道。軍馬錢糧。都在他裏打卯遞手本。又河東水西。捉拿強盜賊情。正在他手裏。月娘聽了便道。既然管着老薛就累你多上覆龐大姐。說聲。客不煩二主。教他在周爺面前。美言一句兒。問巡檢司討出頭面來。我破五兩銀子謝你。薛嫂道。好奶奶。錢

恁中使我見你老人家。剛才慘惶。我到下意不去。你教人寫了帖兒。不吃茶罷。等我到府裏和小奶奶說成了。隨你老人家。不成。我還來回你老人家話。這吳月娘。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。薛嫂兒道。這咱晚了不吃罷。你只教大官兒寫了帖兒。我拿了去罷。你不知我一身的事。在我身上哩。月娘道。我曉的你也出來這半日了。吃了點心兒去。小玉即便放桌兒。擺上茶食來。月娘陪他吃茶。薛嫂兒遞與丫頭。兩個點心吃。月娘問丫頭。幾歲了。薛嫂道。今年十二歲了。不一時。玳安兒前邊寫了說帖兒。薛嫂兒吃了茶。放在袖內。作辭月娘。提着花箱。出門。轉灣抹角。逕到守備府中。春梅還在煖牀炕上睡。還沒起來哩。只見大丫環月桂進來說。老薛來了。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。把裏面牕僚開了。日色照的紗牕。十分明亮。薛嫂進去說道。奶奶這裏還未起來。放下花箱。便磕下頭去。春梅道。不當家化化的。磕甚麼頭。說道。我心裏不自在。今日起來的遲些。問道你做的我翠雲子。和九鳳鈿兒。拿了來不曾。薛嫂道。奶奶這兩副鈿兒。好不費手。昨日晚夕。我才打翠花鋪子裏。討將來。今日要送來。不想奶奶又使了。牢子去。一面取出來與春梅過目。春梅還嫌翠雲子。做的不十分現撇。還安放在紙匣兒內。交與月桂收了。看茶與薛嫂兒吃。薛嫂便叫小丫環進來。與奶奶磕頭。春梅問是那裏的。薛嫂兒道二奶奶和我說了好幾遍。說荷花只做的飯。教我替他尋個小孩子。學做些針指。我替他領了這個孩子來了。到是鄉裏人家女孩兒。今年才十二歲。正是養材兒。只好狗漱着。學做生活。春梅道。你亦發替他尋個

城裏孩子。還伶便些。這鄉裏孩子。曉的甚麼。也是前日一個張媽子。領了兩個鄉裏丫頭子來。一個十一歲。那一個十二歲了。一個叫生金。一個叫活寶。兩個且是不善。都要五兩銀子。孃老子就在外頭等着要銀子。我說且留他住一日兒。試試手兒。會答應不會。教他明日來領銀子罷。死活留下他一夜。丫頭們不知好歹。與了他些肉湯子泡飯吃了。到第二日。天明。只見丫頭嚷亂起來。我便罵賊奴才。亂的是甚麼。原來那生金。撒了被窩屎。那活寶。溺的褲子提溜不動。把我又是那笑。又是那砢碜。等的張媽子來。還教他領的去了。因問這丫頭要多少銀子。薛嫂兒道。要不多。只四兩銀子。他老子要投軍使。春梅教海棠。你領到二娘房裏去。明日兌銀子與他罷。又叫月桂。拿大壺內有金華酒。篩來與薛嫂兒吃。盪寒。再有甚點心。拿上一盒子與他吃。又說大清早辰。拿寡酒灌他。薛嫂道。桂姐且不要篩上來。等我和奶奶說了話着。剛才在那裏也吃了些甚麼來了。春梅道。你對我說。在誰家吃甚來。薛嫂道。剛才大娘那頭。留我吃了些甚麼來了。如此這般。望着我好不哭哩。說平安兒小廝。偷了印子鋪內人家當的金頭面。還有一把鍍金鉤子。在外面養老婆。吃番子拿在巡檢司。拶打這裏人家要頭面嚷亂。使傳伙計領贓。那吳巡檢舊日是咱那裏伙計。有爹在日。照顧他的官。今日一旦反面無恩。夾打小廝。攀扯人。又不容這裏領贓。要錢才准把伙計。打罵將來。諕的伙計不好了。躲的往家去了。央我來多多上覆你老人。不知咱家老爺管的着這巡檢司。可憐見舉眼兒無親的。教你替他。對老爺說聲。領出頭面

來。交付與人家去了。大娘親來拜謝你老人家。春梅問道。有個帖兒沒有。不打緊。有你爺出巡去了。怕不的今晚來家。等我對你爺說。薛嫂兒道。他有説帖兒有此。向袖中取出。這春梅看了。順手就放在牕戶抬上。不一時。托盤內拿上四樣嗄飯菜蔬。月桂拿大銀鍾。滿滿斟了一鍾。流沿兒遞與薛嫂。薛嫂道。我的奶奶。我原捱內了這大行貨子。春梅笑道。比你家老頭子。那大貨差些兒。那個你倒捱了。這個你倒捱不的。好歹與我捱了。要不吃。月桂你與我揑着鼻子灌他。薛嫂道。你且拿了點心與我。打了底兒着。春梅道。這老媽子。單管説謊。你才説在那裏吃了來。這回又説沒打底兒。薛嫂道。吃了他兩個茶食。這咱還有哩。月桂道。薛媽媽你且吃了這大鍾酒。我拿點心與你吃。俺奶奶又怪我沒用。要打我哩。這薛嫂沒奈何。只得吃了。被他灌了一鍾。覺心頭小鹿兒騁騁跳起來。那春梅揪揪個咀兒。又叫海棠斟滿一鍾。教他吃。薛嫂推過一邊。說我的好孃。人家我卻一點兒也吃不的了。海棠道。你老人家捱了月桂姐一下子。不捱我一下子。奶奶要打我。那薛嫂兒慌的。直撅兒跪在地下。春梅道也罷。你拿過那餅與他吃了。教他好吃酒。月桂道。薛媽媽誰似我恁疼你。留下恁好玫瑰果餡餅兒與你吃就拿過一大盤子。頂皮酥玫瑰餅兒來。那薛嫂兒只吃了一個。別的春梅都教他。袖在袖子裏。到家稍與你家。老王八吃。薛嫂兒吃酒。蓋着臉兒。把一盤子火薫肉。醃臘鵝。都用草紙包。布子裹。塞在袖內。海棠使氣白賴又灌了半鍾酒。見他嘔吐上來。才收過家伙去。不要他吃了。春梅吩咐明日來討話說。兑丫

頭銀子與你。又使海棠問孫二娘。去回來說丫頭留下罷。教大娘娘與他銀子。臨出門拜辭。春梅吩咐媽媽。休推聾裝啞。那翠雲子。做的不好。明日另帶兩副好的我瞧。薛嫂道。我知道。奶奶叫個大姐送我送。看狗咬了我腿。春梅笑道。俺家狗都有眼。只咬到骨禿根前。就住了。一面使蘭花送出角門來。話休饒舌。周守備至日落時分。牌兒馬藍旗作隊。叉槊後隨。出巡來家。進入後廳。左右丫環接了冠服。進房見了春梅小衙內。心中歡喜。坐下。月桂海棠拿茶吃了。將出巡回之事。告訴一遍。不一時放桌兒擺飯。飯罷。掌上燭。安排杯酌。飲酒間問前邊沒甚事。一面取過薛嫂拿的帖兒來。與守備看。說吳月娘那邊如此這般。小廝平安兒偷了頭面。被吳巡檢拿住監禁。不容領贓。只拷打小廝。攀扯誣賴。吳氏奸情。索要銀兩。呈詳府縣等事。守備看了說。此事正是我衙門裏事。如何呈詳府縣。吳巡檢那廝。這等可惡。我明出牌連他都提來發落。又說我聞得這吳巡檢。是他門下伙計。只因往東京與蔡太師進禮。帶挈他做了這個官。如何倒要誣害他家。春梅道。見是這等說。你替他明日處處罷。一宿晚景題過。次日旋教吳月娘家補了一紙狀。當廳出了個大花欄批文。用一個封套裝了。上面批山東守禦府。為失盜事。仰巡檢司官。連人解繳。右差虞候張勝李安。准此。當下二人領出公文來。先到吳月娘家。月娘管待了酒飯。每人與了一兩銀子鞋腳錢。傳伙計家中睡倒了。吳二舅跟隨到巡檢司。吳巡檢見平安監了兩日。不見西門慶家中人來打點。正教吏典做文書。申呈府縣。只見守御府中。兩個公人到了。拿出批文

來與他。見封套上。硃紅筆標着仰巡檢司官。連人解繳。拆開見裏面吳氏狀子。諕慌了。反賠下拖與李安張勝。每人二兩銀子。隨即做文書。解人上去。到子守備府前。伺候半日。待約守備升廳。兩邊軍牢排下。然後帶進人去。這吳巡檢把文書呈遞上去。守備看了一遍。說此正是我這衙內裏事。如何不申解前來。我這裏發送。只顧延捱監滯。顯有情弊。那吳巡檢稟道。小官才待做文書。申呈老爺案下。不料老爺鈞批到了。守備喝道。你這狗官可惡。多大官職。這等欺玩法度。抗違上司。我欽奉朝廷勅命。保障地方。巡捕盜賊。提督軍門。兼管河道。職掌開載已明。你如何拿了起件。不行申解。妄用刑杖拷打犯人。誣攀無辜。顯有情弊。那吳巡檢聽了。摘去冠帽在階前。只顧磕頭。守備道。本當參治你這狗官。且饒你這遭。下次再若有犯定行參究。一面把平安提到廳上。說道。你這奴才。偷盜了財物。還肆言謗主人家。都是你恁如此。也不敢使奴才了。喝令左右與我打三十大棍。放將贓物封貯。教本家人來領去。一面喚進吳二舅來。遞了領狀。守備這裏還差張勝拿帖兒。同送到西門慶家。見了分上。吳月娘打發張勝酒飯。又與了一兩銀子。走來府裏。回了守備春梅話。那吳巡檢乾拿了平安兒一場。倒折了好幾兩銀子。月娘還了那人家頭面鈎子兒。是他原物。一聲兒沒言語去了。傳伙計到家。傷寒病睡倒了。只七日光景。調治不好。嗚呼哀哉死了。月娘見這等合氣。把印子鋪只是收本錢。贖討。再不假當出銀子去了。止是教吳二舅。同玳安在門首生藥鋪子。日逐轉得來。家中盤纏。此事表過不題。一日吳月

娘叫將薛嫂兒來。與了三兩銀子。薛嫂道。不要罷。傳的府裏小奶奶怪我。月娘道。天不使空人。多有累你。我見他不題出來就是了。于是買了四盤下飯。宰了一口鮮豬。一罈南酒。一疋紵絲尺頭。薛嫂押着。來守備府中致謝春梅。玳安穿着青絹褶摺兒。用描金匣兒盛着禮帖兒。逕到裏邊見春梅。薛嫂領着到後堂。春梅出來。戴了金梁冠兒。金釵梳。鳳鈿。上穿綉襖。下着錦裙。左右丫環養娘侍奉。玳安兒扒倒地下磕頭。春梅吩咐。放桌兒擺茶食。與玳安吃。説道。沒上事。你奶奶免了罷。如何又費心。送這許多禮來。你周爺已定不肯受。玳安道。家奶奶説。前日平安兒這場事。多有累周爺周奶奶費心。沒甚麼。些小微禮兒。與爺奶奶賞人便了。春梅道。如何好受的。薛嫂道。你老人家。若不受。惹那頭又怪我。春梅一面又請進守備來計較了。止受了豬酒下飯。把尺頭回將來了。與了玳安一方手帕。三錢銀子。抬盒人二錢。春梅因問你奶奶哥兒好麼。玳安説。哥兒好不耍子兒哩。又問玳安兒。你幾時籠起頭去。包了網巾。幾時和小玉完房來。玳這道。是八月內來。春梅道。到家多頂上你奶奶。多謝了重禮。待要請你奶奶來坐坐。你周爺早晚又出巡去。我到過年正月裏。哥兒生日。我往家裏走走。玳安道。你老人家若去。小的到家就對俺奶奶説。到那日來接奶奶。説畢。打發玳安出門。薛嫂便向玳安兒説。大官兒。你先去罷。奶奶還要與我説話哩。那玳安兒押盒擔來家。見了月娘。説如此這般。守備只受了豬酒下飯。把尺頭回將來了。春梅讓到後邊。管待茶食吃。問了回哥兒好。家中長短。與了我一方手

帕。三錢銀子。抬盒人二錢銀子。多頂上奶奶。多謝重禮。都不受來。被薛嫂兒和我再三說了。才受了下飯豬酒。抬回尺頭。要不是請奶奶過去坐坐。一兩日周爺出巡去。他只到過年正月。孝哥生日。來家裏走走。告說他住着五間正房。穿着錦裙。綉襖。戴着金梁冠兒。出落的越發胖大了。手下好少丫頭妳子侍奉。月娘問他其實說明年往咱家來。玳安兒道。委的對我說來。月娘道。到那日咱這邊使人接他去。因問薛嫂怎的還不來。玳安道。我出門。他還坐着說話。教我先來了。自此兩家交往不絕。正是世情看冷煖。人面逐高低。有詩為證。

得失榮枯命裏該。皆因年月日時栽。
胸中有志應須至。囊裏無財莫論才。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　春梅遊玩舊家池館　守備使張勝尋經濟

裹虛外實費張羅。待客酬人使用多。
馬死奴逃難宴集。臺傾樓倒罷笙歌。
租田稅店歸農主。玩好金珠托賣婆。
欲向富家權借用。當人開口奈羞何。

話說光陰迅速。日月如梭。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。春梅和周守備說了。備一張祭桌。四樣羹果。一罈南酒。差家人周仁。送與吳月娘。一者是西門慶三周年。二者是孝哥兒生日。月娘收了禮物。打發來人。帕一方。銀三錢。這邊連忙就使玳安兒。穿青衣。具請書兒請去。上寫着。

重承厚禮。感感。即刻捨具菲酌。奉酬

腆儀仰希

高軒俯臨。不外幸甚。

下書西門吳氏端肅拜請

大德周老夫人妝次

春梅看了。到日中才來。戴着滿頭珠翠。金鳳頭面釵梳。胡珠環子。身穿大紅通袖。四獸朝麒麟袍兒。翠藍十樣錦百花裙。玉玎璫禁步。束着金帶。脚下大紅綉花白綾高底鞋兒。坐着四人大轎青段銷金轎衣。軍牢執藤棍喝道。家人伴當跟隨。抬着衣匣。後邊兩頂家人媳婦小轎兒。緊緊跟着大轎。吳月娘這邊。請了吳大妗子相陪。又叫了兩個唱的女兒彈唱。聽見春梅來到。月娘亦盛妝縞素打扮。頭上五梁冠兒。戴着稀稀幾件金翠首飾。耳邊二珠環子。金幗領兒。上穿白綾襖。下邊翠藍段子織金拖泥裙。脚下穿玉色段高底鞋兒。與大妗子迎接至前廳。春梅大轎子抬至儀門首。才落下轎來。兩邊家人圍着。到於廳上敍禮。向月娘插燭也似拜。月娘連忙答禮相見。沒口說道。向日有累姐姐費心。粗尺頭又不肯受。今又重承厚禮祭桌。感激不盡。春梅道。惶恐。家官府沒甚麼。這些薄禮。表意而已。一向要請姥姥過去。家官府不一時出巡。所以不曾請得。月娘道。姐姐。你是幾時好日子。我只到那日。買禮看姐姐去罷。春梅道。奴賤日是四月廿五日。月娘道奴到那日已定去。兩個敍畢禮。春梅務要把月娘讓起。受了兩禮。然後吳大妗子相見。亦還下禮去。春梅道。你看大妗子又沒正經。一手扶起受禮。大妗子道。姐姐。你今非昔比。折殺老身。止受了半禮。一面讓上坐。月娘和大妗子。主位相陪。然後家人媳婦。丫環養娘。都來參見。春梅見了奶子如意兒。抱着孝哥兒。吳月娘道。小大哥還不來與姐姐磕個頭兒。謝謝姐姐。今日來與你做生日。那孝哥兒。真個下如意兒身來。扒與春梅唱喏。月娘道。好小

廝。不與姐姐磕頭。只唱喏。那春梅連忙向袖中。掏出一方錦手帕。一付金八吉祥兒。教替他帽兒上戴。月姐道。又教姐姐費心。又拜謝了。落後小玉奶子。來見磕頭。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金頭簪子。與了奶子兩枝銀花兒。月娘道。姐姐你還不知。奶子與來興兒。做了媳婦兒了。來興兒那媳婦。害病沒了。春梅道。他一心要在咱家。倒也好。一面丫環拿茶上來。吃了茶。月娘說。請姐姐後邊明間內坐罷。這客位內冷。春梅來後邊。西門慶靈前又早點起燈燭。擺下桌面祭禮。春梅燒了紙。落了幾點眼淚。然後周圍設放圍屏。火爐內。生起炭火。安放大八仙桌席。擺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酥。異樣甜食美口菜蔬。希奇果品。縷金碟象牙筯。雪錠盤盞兒。絕品芽茶。月娘和大妗子陪着吃了茶。讓春梅進上房裏換衣裳。脫了上面袍兒。家人媳婦。開衣匣取出衣服更換了一套綠遍地錦。妝花襖兒。紫丁香色遍地金裙。在月娘房中坐着。說了一回。月娘因問道。哥兒好麼。今日怎不帶他來。這裏走走。春梅道。若不是也帶他來。與姥姥磕頭。他爺說天氣寒冷。怕風冒着他。他又不肯在房裏。只要那當直的抱出來。廳上外邊走。這兩日不知怎的。只是哭。月娘道。你出來他也不尋你。春梅道。左右有兩個奶子。輪番看他也罷了。月娘道。他周爺也好大年紀。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孩子。也彀了。也是你裙帶上的福。說他孫二娘。還有位姐兒。幾歲兒了。春梅道。他二娘養的叫玉姐。今年交生四歲。俺這個叫金哥。月娘道。說他周爺身邊。還有兩位房裏姐兒。春梅道。是兩個學彈唱的丫頭子。都有十六七歲。成日淘氣在那裏。月

娘道。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去。春梅道。奶奶。他那裏得工夫在家。多在外。少在裏。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生發。朝廷勅書上。又教他兼管許多事情。鎮守地方。巡理河道。提拿盜賊。操練人馬。常不時往外出巡幾遭。好不辛苦哩。說畢。小玉拿茶來吃了。春梅向月娘說姥姥。你引我往俺娘那邊。花園山子下走走。月娘道。我的姐姐。山子花園。還是那咱的山子花園哩。自從你爹下世。沒人收拾他。如今丟搭的破零二落。石頭也倒了。樹木也死了。俺等閒也不去了。春梅道。不妨。奴就往俺娘那邊看看去。這月娘強不過。只得教小玉。拿花園門山子門鑰匙。開了門。月娘大妗子。陪春梅眾人。到裏面遊。看了半日。但見。

垣牆欹損。臺榭歪斜。兩邊畫壁長青苔。滿地花磚生碧草。山前怪石。遭塌毀不顯嵯峨。亭內涼牀。被滲漏已無框檔。石洞口蛛絲結網。魚池內蝦蟆成羣。狐狸常睡臥雲亭。黃鼠往來藏春閣。料想經年人不到。也知盡日有雲來。

春梅看了一回。先走到李瓶兒那邊。見樓上丟着些。折桌壞櫈破椅子。下邊房都空鎖着。地下草長的荒荒的。方來到他娘這邊樓上。還堆烏生藥香料。下邊他娘房裏。止有兩座廚櫃。牀也沒了。因問小玉。俺娘那張牀。往那去了。怎的不見。小玉道。俺三娘嫁人。賠了俺三娘去了。月娘走到根前說。因有你爹在日。將他帶來那張八步床。賠了大姐在陳家。落後他起身。卻把你娘這張床。賠了他嫁人去了。春梅道。我聽見大姐死了。對你老人家說。把牀還抬的來家了。月

娘道。那牀沒錢使。只賣了八兩銀子。打發縣中卓隸都使了。春梅聽言。點了頭兒。那星眼中。由不的酸酸的。口內不言。心下暗道。想着俺娘。那咱爭強不伏弱的。問爹要買了這張牀。我實承望要回了這張牀去。也做他老人家一念兒。不想又與了人去了。由不的心下慘切。又問月娘。俺六娘那張螺甸牀。怎的不見。月娘道。一言難盡。自從你爹下世。日逐只有出去的。沒有進來的。常言家無營活計。不怕十量金。也是家中沒盤纏。抬出去交人賣了。春梅問賣了多少銀子。月娘道。止賣了三十五兩銀子。春梅道。可惜了的。那張牀。當初我聽見爹說。值六十兩多銀子。只賣這些兒。早知你老人家打發。我倒與你老人家三四十兩銀子。我要了也罷。月娘道。好姐姐諸般都有。入沒早知道的。一面嘆息了半日。只見家人周仁。走來接。爹請奶奶早些家去。哥兒尋奶奶哭哩。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。月娘教小玉鎖了花園門。同來到後邊明間內。又早屏開孔雀。簾控鮫綃。擺下酒筵兩個妓女。銀箏琵琶。在旁彈唱。吳月娘遞酒安席。不必細說。安春梅上坐。春梅不肯。務必拉大妗子同他一處坐的。月娘主停筵前。遞了酒。湯飯點心。割切上席春梅教家入周仁。賞了廚子三錢銀子。說不盡盤堆異品。酒泛金波。當下傳杯換盞。吃至日色將落時分。只見宅內又差伴當。拿燈籠來接。月娘那裏肯放。教兩個妓女。在根前跪着。彈唱勸酒。吩咐你把好曲兒。孝順你周奶奶。一個兒。一面叫小玉。斟上大鍾。放在根前。教春梅吃。姐姐你吩咐個心下愛的曲兒。教他兩個唱與你聽下酒。春梅道。姥姥。奴吃不得的。怕孩兒家中

尋我。月娘道。哥兒尋。左右有奶子看着。天色也還早哩。我曉得你好小量兒。春梅因問那兩個妓女。你叫甚名字。是誰家的。兩個跪下説。小的一個是韓金釧兒妹子韓玉釧兒。一個是鄭愛香兒姪女鄭嬌兒。春梅道。你每會唱懶畫眉不會。玉釧兒道。奶奶吩咐小的。兩個都會。月娘道。你兩個既會唱。斟上酒你周奶奶吃。你每慢唱。小玉在旁。連忙斟上酒。兩個妓女。一個彈箏。一個琵琶。唱道。

冤家為你幾時休。捱過春來又到秋。誰人知道我心頭。天害的我伶仃瘦。聽的音書兩淚流。

從前已往訴緣由。誰想你無情把我丢。

那春梅吃過。月娘又令鄭嬌兒。遞上一杯酒。與春梅。春梅道。你老人家也陪我一杯。兩家於是都齊斟上。兩個妓女。又唱道。

冤家為你減風流。鵲噪簷前不肯休。死聲活氣沒來由。天。倒惹的情拖逗助的凄涼兩淚流。

從他去後意無休。誰想你辜恩把我丢。

春梅説。姥姥你也教大妗子吃杯兒。月娘道。大妗子吃不的。教他拿小鍾兒陪你罷。一面令小玉。斟上大妗子。一小鍾兒酒。兩個妓女。又唱道。

冤家為你惹場憂。生想行思日夜愁。香肌憔瘦減溫柔。天要見你不能勾。悶的我傷心兩淚流。從前與你共綢繆。誰想你今番把我丢。

當下春梅。見小玉在根前。也斟了一大鍾。教小玉吃。月娘道。姐姐他吃不的。春梅道。姥姥他也吃兩三鍾兒。我那咱在家裏。沒和他吃。于是斟上。教小玉也吃了一杯。妓女唱道。

冤家為你惹閒愁。病枕着牀無了休。滿懷憂悶鎖眉頭。天忘了還依舊。助的我腮邊兩淚流。從前與你兩無休。誰想你經年把我丟。

看官聽說。當時春梅為甚。教妓女唱此詞。一向心中。牽掛陳經濟在外。不得相會。情種心苗。故有所感。發於吟咏。又見他兩個唱的。好口兒甜乖覺。奶奶長。奶奶短。侍奉。心中歡喜。叫家人周仁。近前來。拿出兩包兒賞賜來。每人二錢銀子。兩個妓女。放下樂器。插燭也似磕頭。謝了賞賜。不一時春梅起身。月娘款留不住。伴當打燈籠。拜辭出門。坐上大轎。家人媳婦都坐上小轎。前後打着四個燈籠。軍牢喝道而去。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。運去黃金無艷色。有詩為證。

點絳唇紅弄玉嬌。鳳凰飛下品鸞簫。
堂前高把湘簾捲。燕子還來續舊巢。

且說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。因思想陳經濟。不知流落在何處。歸到府中。終日只是臥牀不起。心下沒好氣。守備察知其意。說道。只怕思念你兄弟。不得其所。一面叫將張勝李安來。吩咐道。我一向委你。尋你奶奶兄弟。如何不用心找尋。二人告道。小的一向找尋來。一地

裏尋不着下落。已回了奶奶話了。守備道。限你二人五日。若找尋不着。討分曉。這張勝李安。領了鈞語下來。都帶了愁顏。沿街遶巷。各處留心。找問不題。話分兩頭。單表陳經濟。自從守備府中。打了出來。欲投晏公廟。聽見人說。你師父任道士。因為你宿娼壞事。被人打了。拿在守備府去。查點房中箱籠。東西銀兩沒了。一口重氣。半夜就死了。你還敢進廟中去。眾徒弟就打死你。這經濟害怕。就不敢進廟來。又沒臉兒見杏庵玉老。白日裏到處裏打油飛。夜晚間還鑽入冷鋪中存身。一日也是合當有事。經濟正在街上站立。只見鐵指甲楊大郎。頭戴新羅帽兒。身穿白綾襖子。玄色段氅衣。沉香色襪口。光素琴鞋。騎着一匹驢兒。揀銀鞍轡。一個小廝跟隨。正行街心走過來。經濟認的是楊光彥。便向前一把手。把嚼環拉住。說道楊大哥。一向不見。咱兩個同做朋友。往下江販布。船在清江浦泊着。我在嚴州府探親。吃人陷害。打了一場官司。你就不等我。把我半船貨物。偷拐走的不知去向。我好意往你家問。反吃你兄弟楊二風。拿瓦楔礸破頭。趕着打上我家門來。今日弄的我一貧如洗。你是會搖擺受用。那楊大郎見了經濟討吃。佯佯而笑。說如今晦氣。出門撞見瘟死鬼。量你這餓不死賊花子。那裏討半船貨。我拐了你的來了。你不撒手。須吃我一頓好馬鞭子。那經濟便道。我如今窮了。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。不然咱到了去處。楊大郎見他不放。跳下驢來。向他身上。也抽了幾鞭子。喝令小廝。與我撏了這少死的花子去。那小廝使力。把經濟推了一交。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幾脚。踢打的經濟怪叫。須臾圍了

許多人。旁邊閃過一個人來。青高裝帽子。勒着手帕。倒披紫襖白布 子。精着兩條腳。靸着蒲鞋生的阿兜眼。掃帚眉。料綽口三鬚鬍子。面上紫肉橫生。手腕橫筋競起。吃的楞楞睜睜。提着拳頭。向楊大郎説道。你此位哥好不近理。他年少這般貧寒。你只顧打他怎的。自古嗔拳不打笑面。他又不曾傷犯着你。你有錢看平日相交。與他些。沒錢罷了。如何只顧打他。自古路見不平。也有向燈向火。楊大郎説。你不知。他賴我拐了他半船貨。量他恁窮咀臉。有半船貨物。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根基人家娃娃。天生就這般窮來。閣下就到這般有錢。老兄依我。你有銀子與他盤纏罷。那楊大郎。見那人説了。袖內汗巾兒上。拴着四五錢一塊銀子。解下來遞與經濟。與那人舉一舉手兒。上驢子揚長去了。經濟地下扒起來。抬頭看那人時。不是別人。卻是舊時同在冷鋪內。和他一鋪睡的。土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。近來領着五十名人。在城南水月寺。曉月長老那裏做工。起蓋伽藍殿。因一只手拉着經濟説道。兄弟剛才若不是我。拿幾句言語譏犯他。他肯拿出這五錢銀子與你。他賊卻知見範。他若不知範時。好不好吃我一頓好拳頭。你跟着我。咱往酒店內吃酒去。來到一個食葷小酒店內。案頭上坐下。叫量酒拿四賣嗄飯。兩大壺酒來。不一時。量酒打抹條桌乾淨。擺下小菜嗄飯。四盤四碟。兩大坐壺時興橄欖酒。不用小杯。拿大磁甌子。因問經濟兄弟。你吃麵吃飯。量酒道。麵是溫淘。飯是日米飯。經濟道。我吃麵。須臾掉上兩三碗濕面上來。侯林兒只吃一碗。經濟吃了兩碗。然後吃酒。侯林兒向經濟説。兄弟你今日跟

我。往坊子裏睡一夜。明日我領你城南水月寺。曉月長老那裏修益伽藍殿。並兩廊僧房。你哥率領着五十名做工。你到那裏不要你做重活。只抬幾筐土兒就是了。也算你一工。討四分銀子。我外邊賃着一間廈子。晚夕咱兩個就在那裏歇。做些飯打發咱的人吃。門你一把鎖鎖了。家都交與你。好不好。強如你在那冷鋪中替花子搖鈴打梆子。這個還官樣些。經濟道。若是哥哥這般下顧。兄弟可知好哩。不知這工程做的長遠不長遠。侯林兒道。才做了一個月。這工程做到十月裏。不知完不完。兩個説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。把兩大壺酒都吃了。量酒算帳。該一錢三分半銀子。經濟要會銀子。拿出銀子來秤。侯林兒推過一邊。説傻兄弟。莫不教你出錢。哥有銀子在此。一面扯出包兒來。秤了一錢五分銀子。與掌櫃的。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。搭伏着經濟肩背。同到坊子裏。兩個在一處歇臥。二人都醉了。這侯林兒。晚夕幹經濟後庭花。足幹了一夜。親哥親達達。親漢子親爺。口裏無般不叫將出來。到天明城南水月寺。果然寺外。侯林兒賃下半間廈子。裏面燒着炕柴阜。也買下許多碗盞家活。早辰上工叫了名字。衆人看見經濟。不上二十四五歲白臉子。生的眉目清俊。就知是侯林兒兄弟。都亂訮戲他。先問道。那小伙子兒。你叫甚名字。陳經濟道。我叫陳經濟。那人道。陳經濟。可不由着你就擠了。又一人説。恁年小小的。原幹的這營生。挨的這大扛頭子。侯林兒喝開衆人。罵怪花子。你只顧傒落他怎的。一面散了鍬钁筐扛。泒衆人抬土的抬土。和泥的和泥。打禡的打禡。原來曉月長老。教一個葉頭陀。做火頭造

飯。與各作匠人吃。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。一個眼瞎。穿着皁直裰。精着腳。腰間束着爛絨絛。也不會看經。只會念佛。善會麻衣神相。眾人都叫他做葉道。一日做了工下來。眾人都吃畢飯。閒坐的站的。也有　着的。只見經濟走向前問葉頭陀討茶吃。這葉頭陀。只顧上上下下看他。內有一人說。葉道這個小伙子兒。是新來的。你相他一相。又一人說。你相他相。倒相個兄弟。一人說。倒相個二尾子。葉頭陀教他近前。端詳了一回。說道。色怕嫩兮又怕嬌。聲嬌氣嫩不相饒。老年色嫩招辛苦。少年色嫩不堅牢。只吃了你面嫩的虧。一生多得陰人寵愛。八歲十八二十八。下至山根上至髮。有無活計兩頭消。三十印堂莫帶煞。眼光帶秀心中巧。不讀詩書也可人。做作百般人可愛。縱然弄假不成真。休怪我說。一生心伶機巧。常得陰人發迹。你今年多大年紀。經濟道。我二十四歲。葉道道。虧你前年怎麼打過來。吃了你印堂大窄。子喪妻亡。懸壁昏暗。人亡家破。唇不蓋齒。一生惹是招非。鼻若灶門。家私傾喪。那一年遭官司口舌。傾家喪業。見過不曾。經濟道。都見過了。葉頭陀道。又一件。你這山根不宜斷絕。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。山根斷兮早虛花。祖業飄零定破家。早年父祖丟下家產。不拘多少。到你手裏都了當了。你上停短兮下停長。主多成多敗。錢財使盡又還來。總然你久後營得成家計。猶如烈日照冰霜。你走兩步我瞧。那經濟真個走了兩步。葉頭陀道。頭先過步。初主好而晚景貧窮腳不點地。賣盡田園而走他鄉。一生不守祖業。你往後好有三妻之命。剋過一個妻宮不曾。經濟道。已剋過了。葉

頭陀道。後來還有三妻之會。你面若桃花光焰。雖然子遲。但圖酒色歡娛。但恐美中不美。三十上小人有些不足。花柳中少要行走。還計較些。一個人說。葉道。你相差了。他還與人家做老婆。他那有三個妻來。眾人正笑做一團。聽得曉月長老。打梆子。各人都拿鍬钁筐扛。上工做活去了。如此者經濟。在水月寺。也做了約一月光景。一日三月中旬天氣。經濟正與眾人抬出土來。在寺山門牆下。倚着牆根。向日陽蹲踞着。捉身上風蟣。只見一個人。頭戴萬字頭巾。腦後撲匾金環。身穿青窄衫。紫裹肚。腰繫纏帶。腳穿𩌦靴。騎着一四四黃馬。手中提着一籃鮮花兒。見了經濟。猛然跳下馬來。向前深深的唱了喏。便叫陳舅。小人那裏沒處尋你老人家。原來在這裏。倒諕了經濟一跳。連忙還禮不迭。問哥哥你是那裏來的。那人道。小人是守備周爺府中。親隨張勝。自從舅舅那日府中官事出來。奶奶不好。直到如今。老爺使小人。那裏不曾找尋舅舅。不知在這裏。今早不是俺奶奶。使小人往外莊上折取這幾朵芍藥花兒。打這裏所過。怎得看見你老人家。在這裏。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有緣。不消猶豫。就騎上馬。跟你老人家。往府中去。那眾做工的人。看着。都面面相覷。不敢做聲。這陳經濟。把鑰匙。遞與侯林兒。騎上馬。張勝緊緊跟隨。逕往守備府中來。正是良人得意正年少。今夜月明何處樓。有詩為證。

白玉隱於頑石裏。黃金埋在污泥中。

今朝貴人提拔起。如立天梯上九重。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　春梅遊玩舊家池館　守備使張勝尋經濟

第九十七回　經濟守禦府用事　薛嫂買賣説姻親

在世為人保七旬。何勞日夜弄精神。
世事到頭終有盡。浮華過眼恐非真。
貧窮富貴天之命。得失榮枯隙裏塵。
不如且放開懷樂。莫待無常鬼使侵。

話説陳經濟。到於守備府中下了馬。張勝先進去稟報春梅。春梅吩咐。教他在外邊班直房內。用香湯澡盆。沐浴了身體乾淨。後邊使養娘。包出一套。新衣服靴帽來。與他更換了。張勝把他身上脱下來。舊藍縷衣服。捲做一團。閣在班直房內上吊着。然後稟了春梅。那時守備還未退廳。春梅請經濟到後堂。盛妝打扮。出來相見。這經濟進門。就望春梅。拜了四雙八拜。讓姐姐受禮。那春梅受了半禮。對面坐下。敘説寒溫離別之情。彼此皆眼中垂淚。春梅恐怕守備退廳進來。見無人在根前。使眼色與經濟悄悄説。等住回他若問你。只説是姑表兄弟。我大你一歲。二十五歲了。四月廿五日午時生的。經濟道。我知道了。不一時丫環拿上茶來。兩人吃了茶。春梅便問。你一向怎麼出了家。做了道士。打我這府中出去。守備不知是我的親。錯打了你。悔的

要不的。若不是那時就留下你。爭奈有雪娥那賤人在我這裏。不好又安插你的。所以放你去了。落後打發了那賤人。才使張勝到處尋你不着。誰知你在城外做工。流落至于此地位。經濟道。不瞞姐姐說。一言難盡。自從與你相別。要娶六姐。我父親死在東京來遲了。不曾娶成被武松殺了。聞得你好心。葬埋了他永福寺。我也到那裏燒紙來。在家又把俺娘沒了。剛打發喪事出去。被人坑陷了資本。來家又是大姐死了。被俺丈母那淫婦。告了我一狀。牀帳妝奩。都搬的去了。打了一場官司。將房兒賣了。弄的我一貧如洗。多虧了俺爹朋友王杏菴賙濟。把我才送到臨清晏公廟。那裏出家。不料又被光棍打了。拴到咱府中。打了十棍出去。投親不理。投友不顧。因此在寺內傭工。多虧姐姐掛心。使張管家尋將我來。見姐姐一面。恩有重報。不敢有忘。說到傷心處。兩個都哭了。正說話中間。只見守備退廳。進入後邊來左右掀開簾子。守備進來。這陳經濟。向前倒身下拜。慌的守備答禮相還。說向日不知是賢弟。被下人隱瞞。有誤衝撞。賢弟休怪。經濟道。不才有玷。一向缺禮。有失親近。望乞恕罪。又磕下頭去。守備一手拉起。讓他上坐。那經濟乖覺。那裏肯。務要拉下椅兒。旁邊坐了。守備開席。春梅陪他對坐下。須臾換茶上來吃畢。守備便問。賢弟貴庚。一向怎的不見。如何出家。經濟便告說。小弟虛度二十四歲。俺姐姐長我一歲。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。向因父母雙亡。家業凋喪。妻又沒了。出家在晏公廟。不知家姐嫁在府中。有失探望。守備道。自從賢弟那日去後。你令姐晝夜憂心。常時啾啾唧唧不

安。直到如今。一向使人找尋賢弟不着。不期今日相會。實乃三生有緣。一面吩咐左右。放桌兒安排酒上來。須臾擺設許多杯盤。鷄蹄鵝鴨。烹炮蒸煠。湯飯點心。堆滿桌上。銀壺玉盞。酒泛金波。守備相陪敍話。吃至晚來。掌上燈燭。方罷。守備吩咐家人周仁。打掃西書院乾淨。那裏書房牀帳都有。春梅拿出兩牀鋪蓋。衾枕。與他安歇。又撥一個小廝喜兒答應他。又包出兩套紬絹衣服來。與他更換。每日飯食。春梅請進後邊吃。正是一朝時運至。半點不由人。光陰迅速。日月如梭。但見

行見梅花臘底。忽逢元旦新正。
不覺艷杏盈枝。又早新荷貼水。

經濟在守備府裏。住了一個月有餘。一日四月二十五日。春梅的生日。吳月娘那邊。買了禮來。一盤壽桃。一盤壽麵。兩只湯鵝四隻鮮鷄。兩盤果品。一罈南酒。玳安穿青衣。拿帖兒送來。守備正廳上坐的。門上人稟報進去。抬進禮來。玳安遞上帖兒。扒在地下磕頭。守備看了禮帖兒。説道。多承你奶奶費心。又送禮來。一面吩咐家人。收進禮去。討茶來與大官兒吃。把禮帖教小伴當。送與你舅收了。封了一方手帕。三錢銀子。與大官兒抬盒人錢一百文。拿回帖兒。多上覆。説畢。守備穿了衣服。就起身出去。拜人去了。玳安只顧在廳前伺候。討回帖兒。只見一個年小的。戴着瓦楞帽兒。穿着青紗道袍。涼鞋淨襪。從角門裏走出來手中拿着帖兒賞錢。遞

與小伴當。一直往後邊去了。可要作怪模樣倒好相陳姐夫一般。他如何卻在這裏。只見小伴當。遞與玳安手帕銀錢。打發出門。到于家中。回月娘話。見回帖上。寫着周門龐氏斂袵拜。月娘便問。你沒見你姐。玳安道。姐姐倒沒見。倒見姐夫來。月娘笑道。怪囚。你家倒有恁大姐夫。守備好大年紀。你也叫他姐夫。玳安道。不是守備。是咱家的陳姐夫。我初進去。周爺正在廳上。我遞上帖兒。與他磕了頭。他說又生受你奶奶。送重禮來。吩咐伴當。拿茶與我吃。把帖兒拿與你舅收了。討一方手帕。三錢銀子。與大官兒。抬盒人是一百文錢。說畢。周爺穿衣服出來上馬。拜人去了。半日。只見他打角門裏出來。遞與伴當回帖賞賜。他就進後邊去了。我就押着盒擔出來。不是他卻是誰。月娘道怪小囚兒。休胡說白道的。那羔子。赤道流落在那裏討吃。不是凍死。就是餓死。他平白在那府裏做甚麼。守備認的他甚麼毛片兒。肯招攬下他何用。玳安道。奶奶敢和我兩個賭。我看得千真萬真。就燒的成灰。骨兒我也認的。月娘問他穿着甚麼。玳安告訴。他戴着新瓦楞帽兒。金簪子。身穿着青紗道袍。涼鞋淨襪。吃的好了。月娘道。我不信不信。這裏說話不題。卻說陳經濟。進入後邊。春梅還在房中。鏡臺前搽臉。描畫雙蛾。經濟拿吳月娘禮帖兒。與他看。因問他家如何送禮來與你。是那裏緣故。這春梅便把從前已往。清明郊外永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。訴說一遍。後來怎生。平安兒從偷了解當鋪頭面。吳巡檢怎生夾打平安兒。追問月娘奸情之事。薛嫂又怎生說人情。守備替他處斷了事。落後他家買禮來相謝。正月

裏我往他家與孝哥兒生日。勾搭連環到如今。他許下我生日。買禮來看好一節。經濟聽了。把眼瞅了春梅一眼。説姐姐你好沒志氣。想着這賊淫婦。那咱把咱姐兒們。生生的折散開了。又把六姐命喪了。永世千年。門裏門外不相逢才好。反替他説人情兒。那怕那吳典恩。追拷着平安小廝供出奸情來。隨他那淫婦。一條繩子拴去。出醜見官。管咱每大腿事。他沒和玳安小廝有奸。怎的把丫頭小玉配與他。有我早在這裏。我斷不教你替他説人情。他是你我仇人。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麼。六月連陰。想他好晴天兒。幾句話説得春梅閉口無言。春梅道。過往勾當也罷了。還是我心好。不念舊仇。經濟道。如今人。好心不得好報哩。春梅道他既送了禮。莫不白受他的。還等着我這裏人請他去哩。經濟道。今後不消理那淫婦了。又請他怎的。春梅道。不請他。又不好意思的。丟個帖與他。來不來隨他就是了。他若來時。你在那邊書院內。休出來見他。往後咱不招惹他就是了。經濟惱的一聲兒不言語。走到前邊。寫了帖子。春梅使家人周義。去請吳月娘。月娘打扮出門。教奶子如意兒。抱着孝哥兒。坐着一頂小轎。玳安跟隨。來到府中。春梅孫二娘。都打扮出來迎接至後廳相見。敍禮坐下。如意兒抱着孝哥兒。相見磕頭畢。經濟躲在那邊書院內。不走出來。由着春梅孫二娘。在後廳擺茶安席遞酒。叫了兩個妓女。韓玉釧。鄭嬌兒。彈唱。俱不必細説。玳安在前邊廂房內管待。只見一個小伴當。打後邊拿出一盤湯飯點心下飯。往西角門書院中走。玳安便問他。拿與誰吃。小伴當道。是與舅吃的。玳安道。你舅姓甚麼。小伴

當道。姓陳。這玳安賊。悄悄後邊跟着他。到西書院。小伴當便掀簾子進去。玳安慢慢打紗牕外。往裏張看。卻不是陳姐夫。正在書房牀上歪着。見拿進湯飯點心來。連忙起來。放桌兒正吃。這玳安悄悄走出外邊來。依舊坐在廂房內。直待天晚。家中燈籠來接。吳月娘轎子起身。到家一五一十。告訴月娘說。果然陳姐夫在他家居住。自從春梅這邊。被經濟把攔。兩家都不相往還。正是誰知豎子多間阻。一念翻成怨恨媒。自此經濟在府中。與春梅暗地勾搭。人都不知。或守備不在。春梅就和經濟。在房中吃飯吃酒。閒時下棋調笑。無所不至守備在家。便使丫頭小廝。拿飯往書院與他吃。或白日裏。春梅也常往書院內。和他坐半日。方歸後邊來。彼此情熱。俱不必細說。一日守備領人馬出巡。正值五月端午佳節。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。置了一桌酒席。和孫二娘陳經濟吃雄黃酒。解粽歡娛。丫環侍妾。都兩邊侍奉。當日怎見的蕤賓好景。但見。

盆栽綠柳。瓶插紅榴。水晶簾捲鰕鬚。雲毋屏開孔雀。菖蒲切玉。佳人笑捧紫霞觴。角黍堆金。侍妾高擎碧玉盞。食烹異品果獻時新。靈符艾虎簪頭。五色絨繩繫臂。家家慶賞午節。處處歡飲香醪。遨遊身外醉乾坤。消遣壺中閒日月。得多少珮環聲碎金蓮小。紈扇輕搖玉笋柔。

春梅令海棠月桂。兩個侍妾。在席前彈唱。當下直吃到炎光西墜。微雨生涼的時分。春梅拿起大金荷花杯來相勸。酒過數巡孫二娘不勝酒力。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看去了。獨落下春梅和經

濟。在花亭上吃酒。猜枚行令。你一杯。我一杯。不一時丫環掌上紗燈上來。養娘金匱玉堂。打發金哥兒睡去了。經濟輸了。使走出書房內。躲酒不出來。這春梅先使海棠來請。見經濟不去。又使月桂來。吩咐他不來。你好歹與我拉將來。拉不將來。回來把你這賤人。打十個咀巴。這月桂走到西書房中。推開門。見經濟歪在牀上。推打鼾睡不動。月桂說。奶奶交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。要打我哩。那經濟口裏喃喃吶吶說。打你不干我事。我醉了。吃不的了。被月桂用手拉將起來。推着他。我好歹拉你去。拉不將你去。也不算好漢。推拉的經濟急了。黑影子裏。佯裝着醉。作耍當真。摟了月桂在懷裏。就親個咀。那月桂亦發上頭上腦說。人好意叫你。你做大不正。倒做這個營生。經濟道。我的兒。你若肯了。那個好意做大不成。又按着親了個咀。方走到花亭上。月桂道。奶奶要打我。還是我把舅拉將來了。春梅令海棠。斟上大鍾。兩個下盤棋。賭酒為樂。當下你一盤。我一盤。熬的丫環都打睡去了。春梅又使月桂海棠。後邊取茶去。兩個在花亭上。解珮露相如之玉。朱唇點漢署之香。正是得多少花陰曲檻燈斜照。旁有墜釵雙鳳翹。有詩為證。

花亭懽洽鬢雲斜。粉汗凝香沁絳紗。
深院日長人不到。試看黃鳥啄名花。

當下兩個正幹得。好。忽然丫環海棠送茶來。請奶奶後邊去。金哥睡醒了。哭着尋奶奶哩。

春梅陪經濟。又吃了兩鍾酒。用茶漱了口。然後抽身往後邊來。丫環收拾了家活。喜兒扶經濟。歸書房寢歇。不在話下。一日朝廷勅旨下來。命守備領本部人馬。會同濟州府知府張叔夜。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。早晚起身。守備對春梅說。你在家看好哥兒。叫媒人替你兄弟。尋上一門親事。我帶他個名字在軍門。若早僥幸得功。朝廷恩典。升他一管半職。於你面上也有光輝。這春梅應諾了。遲了兩三日。守備打點行裝。整率人馬。留下張勝李安看家。止帶家人周仁跟了去不題。一日春梅叫將薛嫂兒來。如此這般和他說。他爹臨去吩咐。替我兄弟尋門親事。你替我尋個門當戶對好女兒。不拘十六七歲的也罷。只要好模樣。腳手兒聰明伶俐些的。他性兒也有些刁厥些兒。薛嫂兒道。我不知道。他也怎的。要你老人家吩咐。想着大姐那等的還嫌裏。春梅道。若是尋的不好。看我打你耳刮子不打。我要趕着他叫小妗子兒哩。休要當耍子兒。說畢。春梅令丫環擺茶與他吃。只見陳經濟進來吃飯。薛嫂向他道了萬福。說姑夫你老人家。一向不見。在那裏來。且喜呀。剛才奶奶吩咐。交我替你老人家尋個好娘子。你怎麼謝我。那陳經濟。把臉兒蛙着不言語。薛嫂道。老花子怎的不言語。春梅道你休叫他姑夫。那個已是揭過去的帳了。你只叫他陳舅就是了。薛嫂道。只該打我這片子狗咀。只要叫錯了。往後趕着你只叫舅爺罷。那陳經濟。忍不住撲吃的笑了說道。這個才可到我心上。那薛嫂撒風撒痴。趕着打了他一下。說道。你看老花子。說的好話兒。我又不是你影射的。怎麼可在你心上。連春梅也笑了。不一時月桂安排茶

食。與薛嫂吃了。提着花箱兒出來。說道。我替你老人家用心踏看。有人家相應好女子兒。就來說。春梅道。財禮羹果。花紅酒禮。頭面衣服。不少他的。只要好人家好女孩兒。方可進入我門來。薛嫂道。我曉得。管情應的你老人家心便了。良久經濟吃了飯。往前邊去了。薛嫂兒還坐着。問春梅。他老人家幾時來的。春梅便把出家做道士一節說了。我尋得他來。做我個親人兒。薛嫂道。好好。你老人家有後眼。又道前日你老人家好的日子。說那頭他大娘來做生日來。春梅道。先送禮來。然後才使人送帖兒請他。坐了一日去了。薛嫂道我那日。在一個人家鋪牀。整亂了一日。心內要來。急的我要不的。又問他陳舅也見他那頭大娘來。春梅道。他肯下氣見他。為請他。好不和我亂成一塊。我與他說人。替他家說人情。說我沒志氣。那怕吳典恩打着小廝。攀扯他出官才好。管他腿事。你替他尋分上。想着他昔日好情兒。薛嫂道。他老人家也說的是。及到其彼間。人不計舊仇。春梅道。咱既受了他禮。不請他來坐坐兒。又使不的。寧可教他不仁。休要咱不義。薛嫂道。怪不的你老人家。有恁大福。你的心忒好了。當下薛嫂兒說了半日話。提着花箱兒。拜辭出門。過了兩日。先來說城裏朱千戶家小姐。今年十五歲。也好陪嫁。只是沒了娘的兒了。春梅嫌小不要。又說應伯爵第二個女兒。年二十二歲。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。在大爺手內聘嫁。沒甚陪送也不成。都回出婚帖兒來。又遲了幾日。薛嫂兒送花兒來。袖中取出個婚帖兒。大紅段子上。寫着開段鋪葛員外家大女兒。年二十歲。屬鷄的。十一月十五日子時生。小字

翠屏。生的上畫兒般模樣兒五短身材。瓜子面皮。溫柔典雅。聰明伶俐。針指女工自不必說。父母俱在。有萬貫錢財。在大街上。開段子鋪走蘇杭南京。無比好人家。都是南京牀帳箱籠。春梅道。既是好。成了這家子的罷。就交薛嫂兒先通信去。那薛嫂兒連忙說去了。正是欲向綉房求艷質。須與紅葉是良媒。有詩為證。

天仙機上繫香羅。千裏姻緣竟足多。
天上牛郎配織女。人間才子伴嬌娥。

這裏薛嫂通了信來。葛員外家知是守備府裏。情願做親。又使一個張媒人同說媒。春梅這裏。備了兩抬茶葉。細餅羹果。教孫二娘坐轎子。往葛員外家插定女兒。帶戒指兒回來。對春梅說。果然好個女子。生的一表人才。如花似朵。人家又相當。春梅這裏。擇定吉日。納綵行禮。十六盤羹果茶餅。兩盤上頭面。二盤珠翠。四抬酒兩牽羊。一頂髲髻。全付金銀頭面。簪環之類。兩件羅段袍兒。四季衣服。其餘綿花布絹。二十兩禮銀。不必細說。陰陽生擇在六月初八日。准娶過門春梅先問薛嫂兒。他家那裏有陪牀使女沒有。薛嫂兒道。牀帳妝奩。描金箱廚都有。只沒有使女陪牀。春梅道。咱這裏買一個十三四歲丫頭子。與他房裏使喚。擬桶子倒水。方便些。薛嫂道。有兩個人家賣的丫頭子。我明日帶一個來。到次日果然領了一個丫頭。說是商人黃四家。兒子房裏使的丫頭。年年才十三歲。黃四因用下官錢糧。和李三家。還有咱家出的保官

兒都為錢糧。拿在監裏追贓。監了一年多。家產盡絕。房兒也賣。李三先死。拿兒子李活監着。咱家保管兒那兒子僧寶兒。如今流落在外。與人家跟馬哩。春梅道。是來保。薛嫂道。他如今不叫來保。改了名字。叫湯保了。春梅道。這丫頭是黃四家丫頭。要多少銀子。薛嫂道。只要四兩半銀子。緊等着要交贓去。春梅道。甚麼四兩半。與他三兩五錢銀子。留下罷一面就交了三兩五錢雪花官銀。與他寫了文書。改了名字。喚做金錢兒。話休饒舌。又早到六月初八。春梅打扮珠翠鳳冠穿道袍大紅袍兒。束金鑲碧玉帶。坐四人大轎。鼓樂燈籠。娶葛家女子。奠雁過門。陳經濟騎大白馬。揀銀鞍轡青衣軍牢喝道。頭戴儒巾。穿着青段圓領。腳下粉底皁靴。頭上簪着兩枝金花。正是久埋逢甘雨他鄉遇故知。洞房花燭夜。金榜掛名時一番折洗一番新。到守備府中。新人轎子落下。戴着大紅銷金蓋袱。添妝含飯。抱着寶瓶。進入大門。陰陽生引入畫堂。先參拜家堂。然後歸到洞房。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。然後出來。陰陽生撒帳畢。打發喜錢出門。鼓手都散了。經濟與這葛翠屏小姐。坐了回帳。騎馬打燈籠。往岳丈家謝親。吃的大醉而歸。晚夕女貌郎才。未免燕爾新婚。交姤雲雨。正是得多少。春點杏桃紅綻蕊。風欺楊柳綠翻腰。有詩為證

近覩多情花月標。教人無福也難消。
風吹列子歸何處。夜夜嬋娟在柳梢。

當夜經濟與這葛翠屏小姐。倒且是合得着。兩個被底鴛鴦。帳中鸞鳳。如魚似水。合巹歡

娛。三日完飯。春梅在府廳後堂。張筵掛綵。鼓樂笙歌。請親眷吃會親酒。俱不必細說。每日春梅吃飯。必請他兩口兒。同在房中一處吃。彼此以姑妗稱之。同起同坐。丫頭養娘。家人媳婦。誰敢道個不字。原來春梅收拾西廂房三間。與他做房。裏面鋪着牀帳。翻的雪洞般齊整。垂着簾幃。外邊西書院。是他書房。裏面亦有牀榻。幾席。古書。並守備往業書柬。拜帖。並各處遞來手本揭帖。都打他手裏過。或登記簿籍。或街使印信。筆硯文房都有。架閣上堆滿書集。春梅不時常出來書院中。和他閒坐說話。兩個暗地交情。非止一日。正是

朝陪金穀宴。暮伴綺樓娃。
休道歡娛處。流光逐落霞。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　陳經濟臨清開大店　韓愛姐翠館遇情郎

心安茅屋穩。性定菜根香。
世味憐方好。人情淡最長。
因人成事業。避難遇豪強。
今日崢嶸貴。他年身必殃。

話說一日周守備。濟南府知府張叔夜。領人馬征剿梁山泊賊王。宋江三十六人。萬餘草寇。都受了招安。地方平復。表奏朝廷大喜。加升張叔夜為都御史。山東安撫大使。升守備周秀為濟南兵馬制置。管理分巡河道。提察盜賊。部下從征有功人員。各升一級。軍門帶得經濟名字。升為參謀之職。月給米二石。冠帶榮身。守備至十月中旬。領了勅書。率領人馬來家。先使人來報與春梅。家中知道。春梅滿心歡喜。陳經濟與張勝李安。出城迎接。家中廳上。排設酒筵。慶官賀喜。官員人等。來拜賀送禮者。不計其數。守備下馬。進入後堂。春梅孫二娘接着。參拜已畢。陳經濟換了衣巾。就穿大紅員領。頭戴冠帽。腳穿皁靴。束着角帶。和新婦葛氏兩口兒拜見。守備。見好個女子。賞了一套衣服。十兩銀子打頭面。不在話下。晚夕春梅和守備。在房中

飲酒。未免敍些家常事務。又娶我兄弟媳婦。費許多東西。守備道。阿呀。你止這個兄弟。投奔你來。無個妻室。不成個前程道理。就使費了幾兩銀子。不曾為了別人。春梅道。你今又替他掙了這個前程足以榮身勾了。守備道。朝廷旨意下來。不日我往濟南府到任。你在家看家。打點些本錢。教他搭個主管。做些大小買賣。三五日教他下去查算帳目一遭。轉得些利錢來。也勾他攪計。春梅道。你說的也是。兩個晚夕。夫妻同歡。不可細述。在家只住了十個日子。到十一月初旬時分。守備收拾起身。帶領張勝李安。前去濟南到任。留周仁周義看家。陳經濟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。一日春梅向經濟商議。守備教你如此這般。河下尋些買賣。搭個主管。覓得些利息。也勾家中費用。這經濟聽言。滿心歡喜。一日正打街前行走。尋覓主管伙計。也是合當有事。不料撞遇舊時朋友陸二哥。陸秉義作揖。說哥怎的一向不見。這經濟便把亡妻為事。被楊光彥那廝拐了我半船貨物。坑陷的我一貧如洗。我如今又好了。幸得我姐姐嫁在守備府中。又娶了親事。升做參謀。冠帶榮身。如今要尋個伙計。做些買賣。一地裏沒尋處。陸秉義道。楊光彥那廝。拐了你貨物。如今搭了個姓謝的做伙計。在臨清馬頭上。謝家大酒樓上。開了一座大酒店。又收錢放債。與四方趁熟窠子娼門人使。好不獲大利息。他每日穿好衣。吃好肉。騎着一匹驢兒。三五日下去走一遭。算帳收錢。把舊朋友都不理。他兄弟在家開賭場。鬥鷄養狗。人不敢惹他。經濟道。我去年曾見他一遍。他反面無情。打我一頓。被一朋友救了。我恨他入于骨髓。因拉陸三

郎。入路旁一酒店內。兩個在樓上吃酒。兩人計議。如何處置他。出我這口氣。陸秉義道。常言說得好。恨小非君子。無毒不丈夫。咱如今將理和他說。不見棺材不下淚。他必然不妥小弟有一計策。哥也不消做別的買賣。只寫一張狀子。把他告到那裏。追出你貨物銀子來。就奪了這座酒店。再添上些本錢。和謝合伙。等我在馬頭上。和謝三哥掌櫃發賣。哥哥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。查算帳目。管情見一月。你穩拍拍的。有百十兩銀子利息。強如做別的生意。看官聽說。當時不因這陸秉義。說出這莊事。有分教數個人。死于非命。陳經濟一種死。死之太苦。一種亡。亡之太屈。死的不好相似。那五代的李存孝漢書中彭越。正是非于前定數。半點不由人。經濟聽了。忙與陸秉義作揖。便道。賢弟。你說的正是了。我到家就對我姐夫。和姐姐說。這買賣成了。就安賢弟。同謝三郎做主管。當下兩個吃了回酒。各下樓來。還了酒錢。經濟吩咐陸二哥。兄弟。千萬謹言。有事我謝你去。陸二郎道。我知道。各散回家。這經濟就一五一十。對春梅說。爭奈他爺不在。如何理會。有老家人周忠在旁。便道。不打緊。等舅寫了一張狀子。該拐了多少銀子。貨物。拿爺個拜貼兒。都封在裏面。等小的送與提刑所。兩位官府案下。把這姓楊的。拿去衙門中。一頓夾打追問。不怕那廝不拿出銀子來。經濟大喜。一面寫就一紙狀子。拿守備拜帖。彌封停當。就使老家人周忠。送到提刑院。兩位官府正升廳問事。門上人稟進。說帥府周爺。差人下書。何千戶與張二官府。喚周忠進見。問周爺上任之事。說了一遍。拆開封套觀看。見了拜

帖狀子。自恁要做分上。即便批行。差委緝捕番捉。往河下拿楊光彥去。回了個拜帖。付與周忠。到家多上覆你爺奶奶。待我這裏追出銀兩。伺候來領。周忠拿回帖到府中。回覆了春梅說話。即時准行拿人去了。待追出銀子。使人領去。經濟看見兩個摺帖上面。寫着侍生保永壽張懋得頓首拜。經濟心中大喜。遲了不上兩日光景。提刑緝捕。觀察番捉。往河下把楊光彥。並兄弟楊二風。都拿了。到于衙門中。兩位官府。據着陳經濟狀子審問。一頓夾打。監禁數日。追出三百五十兩銀子。一百桶生眼布。其餘酒店中家活。共算了五十兩。陳經濟狀上。告着九百兩。還差三百五十兩銀子。把房兒賣了五十兩。家產盡絕。這經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來。和謝胖子合伙。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本錢。共湊了一千兩之數。委付陸秉義做主管。從新把酒樓裝修。油漆彩畫。闌干灼耀。棟宇光新。桌案鮮明。酒餚齊整。一日開張。鼓樂喧天。笙簫雜奏。招集往來客商。四方遊妓。陳經濟道。那日宰豬祭祀燒紙。常言啟瓮三家醉。開樽十裏香。神仙留玉佩。卿相解金貂。經濟上來大酒樓上。周圍都是推牕亮隔。綠油闌干。四望雲山疊疊。上下天水相連。正東看。隱隱青螺堆岱嶽。正西瞧。茫茫蒼霧鎖皇都。正比觀。層層甲第起朱樓。正南望。浩浩長淮如素練。樓上下有百十座閣兒。處處舞裙歌妓。層層急管繁絃。說不盡餚如山積。酒若流波。正是得多少舞低楊柳樓心月。歌罷桃花扇底風。從正月半頭。這陳經濟在臨清馬頭上。大酒樓開張。見一日他發賣三五十兩銀子。都是謝胖子和主管陸秉義。眼同經手。在櫃上掌櫃。經

濟三五日。騎頭口。伴當小姜兒跟隨。往河下算帳一遭。若來。陸秉義和謝胖子。兩個伙計。在樓上收拾一間乾淨閣兒。鋪陳牀帳。安放桌椅。糊的雪洞般齊整。擺設酒席。叫四個好出色粉頭相陪。陳三兒那裏往來做量酒。一日三月佳間。天光明媚。景物芬芳。翠依依槐柳盈堤。紅馥馥杏桃燦錦。陳經濟在樓上。搭伏定綠欄干。看那樓下景致。好生熱鬧。有詩為證。

風拂烟籠錦拖楊。太平時節日初長。
能添壯士英雄膽。善解佳人愁悶腸。
三尺曉垂楊柳岸。一竿斜插杏花旁。
男兒未遂平生志。且樂高歌入醉鄉。

一日經濟在樓牕後瞧看。正臨着河邊泊着兩只剁船。船上戴着許多箱籠。桌櫈家活。四五個人盡搬入樓下。空屋裏來。船上有兩個婦人。一個中年婦人。長挑身材。紫膛色。一個年小婦人。搽脂抹粉。生的白淨標致。約有二十多歲。盡走入屋裏來。經濟問謝主管。是甚麼人。不問自由。擅自搬入我屋裏來。謝主管道。此是兩個東京來的婦人投親不着。一時間無尋房住。央此間鄰居範老來說。暫住兩三日便去。正欲報知官人。不想官人來問。這經濟正欲發怒。只見那年小婦人。歛袵向前。望經濟深深的道了個萬福。告說官人息怒。非干主管之事。是奴家大膽。一時出于無奈。不及先來宅上稟報。望乞恕罪。容略住得三五日。拜納房金。就便搬去。這經濟見

小婦人會説話兒。只顧上上下下。把眼看他。那婦人一雙星眼。斜盼經濟。兩情四目。不能定神。經濟口中不言。心內暗道。倒相那裏會過。這般眼熟。那長挑身材中年婦人。也定睛看着經濟。説道。官人你莫非是西門老爺家。陳姑夫麼。這經濟吃了一驚。便道。你怎的認得我。那婦人道不瞞姑夫説。奴是舊伙計韓道國渾家。這個就是我女孩兒愛姐。經濟道。你兩口兒在東京。如何來在這裏。你老公在那裏。那婦人道。在船上看家活。經濟急令量酒的。請來相見。不一時韓道國走來作揖。已是摻白鬚鬢。因説起朝中蔡太師童太尉。李右相。朱太尉。高太尉。李太監。六人都被太學國子生。陳東上本參劾。後被科道交章彈奏。倒了聖旨下來。拿送三法司問罪。發烟瘴地面。永遠充軍。太師兒子。禮部尚書蔡攸處斬。家產抄沒入官。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。投到清河縣。我兄弟第二的那裏。第二的把房兒賣了。流落不知去向。三口兒顧船。從河道中來。不想撞遇姑夫在此。三生有幸。因問姑夫。今還在那邊。西門老爺家裏。經濟把頭一項。説了一遍。説我也不在他家了。我在姐夫守備周爺府中。做了參謀官。冠帶榮身。近日合了兩個伙計。在此馬頭上開了個酒店。胡亂過日子便了。你每三口兒。既遇着我。也不消搬去。便在此間住也不妨。請自穩便。婦人與韓道國。一齊下禮。説罷。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。經濟看得心癢。也使伴當小姜兒。和陳三兒。也替他搬運了幾件家活。王六兒道。不勞姑夫費心用力。彼此俱各歡喜。經濟道。你我原是一家。何消計較。經濟見天色將晚。有申牌時分。要回家。吩咐主

管。咱早送些茶盒與他。上馬伴當跟隨來家。一夜心心念念。只是放韓愛姐不下。過了一日。到第三日。早起身。打扮衣服齊整。伴當小姜跟隨。來河下大酒樓店中。看着做了回買賣。韓道國那邊。使的八老來請吃茶。經濟心下。正要瞧去。恰八老來請。便起身進去。只見韓愛姐見了。笑容可掬。接將出來。道了萬福。官人請裏面坐。經濟到閣子內坐下。王六兒和韓道國。都來陪坐。少頃茶罷。彼此敍些舊時已往的話。經濟不住把眼只　那韓愛姐。愛姐延瞪瞪秋波一雙眼。只看經濟。彼此都有意了有詩為證。

弓鞋窄窄剪春羅。香體酥胸玉一窩。
麗質不勝嫋娜態。一腔幽恨蹙秋波。

少頃。韓道國下樓去了。愛姐因問官人。青春多少。經濟道。虛度二十六歲。敬問姐姐。青春幾何。愛姐笑道。奴與官人。一緣一會。也是二十六歲。舊日又是大老爹府上相會過面。如今又幸遇在一處。正是有緣千裏來相會。那王六兒。見他兩個說得入港看見關目。推個故事。也下樓去了。止有他兩人對坐。愛姐把些風月話兒。把勾經濟。經濟自幼幹慣的道兒。怎不省得。一逕起身出去。這韓愛姐。從東京來。一路兒和他娘。也做些道路。在蔡府中答應。與翟管家做妾。詩詞歌賦。諸子百家皆通。甚麼事兒不久慣。見經濟起身出去。無人處。走向前挨在他身邊坐下。作嬌作痴說道。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。借我看一看。經濟正欲拔時。被愛姐一手按住經濟

頭髻。一手拔下簪子來。便起身說。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兒。一頭說。一頭走。經濟不免跟上樓來。正是饒你奸似鬼。也吃洗腳水。經濟跟他上樓便道。姐姐。有甚話說。愛姐道。奴與你是宿世姻緣。你休要作假。願借枕席之歡。共效于飛之樂。經濟道。只怕此間有人知覺。卻使不得。那韓愛姐做出許多妖嬈來。摟經濟在懷。將尖尖玉手。扯下他褲子來。兩個情興如火。按納不住。愛姐不免解衣。仰臥在牀上。交姤在一處。正是

色膽如天怕甚事。鴛幃雲雨百年情。

經濟問你叫幾姐。那韓愛姐道。奴是端午所生。就叫五姐。又名愛姐。說畢話。霎時雲收雨散。偎倚共坐。韓愛姐。便告經濟說。自從三口兒東京來投親。不着盤纏缺欠。你有銀子。乞借應與我父親五兩。奴按利納還。不可推阻。經濟應允。說不打緊。姐姐開口。就兑五兩來。愛姐見他依允。還了他金簪子。兩個又坐了半日。恐怕人談論。吃了一杯茶。愛姐留吃午飯。經濟道。我那邊有事。不吃飯了。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。愛姐道。午後奴略備一杯水酒。官人不要見卻。好歹來坐坐。經濟在店中。吃了午飯。又在街上閒散。走了一回。撞見昔日晏公廟師兄金宗明作揖。把前事訴說了一遍。金宗明道。不知賢弟。在守備老爺府中。認了親。在大樓開大店。有失拜望。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。閒中請去廟中坐一坐。說罷。宗明歸去了。經濟走到店中。陸主管道。裏邊住的老韓。請官人吃酒。沒處尋。恰好八老又來請官人。就請二位主管相陪。再無

他客。經濟就同陸主管。走到裏邊房內。早已安排酒席齊整。無非魚肉菜菓之類。經濟上坐韓道國主位。陸秉義謝胖子。打橫。王六兒。與愛姐旁邊僉坐。八老往來篩酒下菜。吃過數杯。兩個主管會意。說道官人慢坐。小人櫃上看去。起身去了。經濟平昔酒量。不十分洪飲。又見主管去了。開懷與韓道國三口兒。吃了數杯便覺有些醉將上來。愛姐便問今日官人。不回家去罷了。經濟道。這咱晚了。回去不得。明日起身去罷。王六兒韓道國。吃了一回。下樓去了。經濟向袖中。取出五兩銀子。遞與愛姐收了。到下邊交與王六兒。兩個交杯換盞。倚翠偎紅。吃至天晚。愛姐卸下濃妝。留經濟就在樓上閣兒裏歇了。當下枕畔山盟。衾中海誓。鶯聲燕語。曲盡綢繆。不能悉記愛姐將來東京在蔡太師府中。曾扶持過老太太。也學會些彈唱。又能識字會寫。經濟聽了。歡喜不勝。就同六姐一般。正可在心上。以此與他盤桓一夜。停眠整宿。免不的第二日起來得遲。約飯時才起來。王六兒安排些鷄子肉圓子。做了個頭腦。與他扶頭。兩個吃了幾杯煖酒。少頃主管來請經濟。那邊擺飯。經濟包巾梳洗。穿衣。吃了飯又來辭愛姐。要回家去。那愛姐不捨。只顧拋淚。經濟道。我到家三五日。就來看你。你休煩惱。說畢。伴當跟隨。騎馬往城中去了。一路上吩咐小姜兒。到家休要說出韓家之事。小姜兒道。小的知道。不必吩咐。經濟到府中。只推店中買賣忙。算了帳目。不覺天晚。歸來不得。歇了一夜。交割與春梅。利息銀兩。見一遭。也有三十兩銀子之數。回到家中。又被葛翠屏聒聒。官人怎的外邊。歇了一夜。必在柳陌

花街行踏。把我丟在家中。獨自空房一個。就不思想來家。一連留住陳經濟。七八日不放他往河下來。這裏韓愛姐。見他一去數日光景不來。店中自使小姜兒來問主管。討算利息。主管一一封了銀子去。韓道國。免不得又交老婆王六兒。又招惹別的熟人兒。或是商客來屋裏走動。吃茶吃酒。這韓道國當先嘗着這個甜頭。靠老婆衣飯肥家。況此時王六兒。年約四十五六。年紀雖半。風韵猶存。恰好又得他女兒來接代。也不斷絕這樣行業。如今索性大做了。原來不當官身衣飯。別無生意。只靠老婆賺錢。謂之隱名娼妓。今時呼為私窠子是也。當時見經濟不來。量酒陳三兒。替他勾了一個湖州販絲綿客人何官人來。請他女兒愛姐。那何官人。年約五十余歲。手中有千兩絲綿綢絹貨物。要請愛姐。愛姐一心想着經濟。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。不肯下樓來。急的韓道國要不的。那何官人。又見王六兒長挑身材。紫膛色。瓜子。面皮描眉鋪鬢。大長水鬢。涎鄧鄧一雙星眼。眼光如醉。抹的鮮紅咀唇。料此婦人一定好風情。就留下一兩銀子。在屋裏吃酒。和王六兒。歇了一夜。韓道國。便躲避在外間歇了。他女兒見做娘的。留下客。只在樓上。不下樓來。自此以後。那何官人。被王六兒。搬弄得快活。兩個打得一似火炭般熱。沒三兩日。不來婦人家裏過夜。韓道國。也禁過他許多錢使。這韓愛姐兒。見經濟一去十數日不見來。心中思想。挨一日。似三秋。盼一夜。如半夏。未免害木邊之目。田下之心。使八老往城中守備府中探聽。看見小姜兒。悄悄問他。官人如何不去。小姜見說。官人這兩日。有些身子不快。不曾出

門。回來訴與愛姐。愛姐與王六兒商議。買了一副豬蹄。兩只燒鴨。兩尾鮮魚。一盒酥餅。在樓上磨墨揮筆。拂開花箋。寫封柬帖。使八老送到城中。與經濟去。當下把禮物。裝在盒內。交八老挑着。叮嚀囑咐。你到城中。見了陳官人。須索見他親收。討回帖來。八老懷內揣着柬帖禮物。一路無詞。來到城內。守備府前。坐在沿街石臺甚上。只見伴當小姜兒出來。看見八老。你又來做甚麼。八老與聲喏。拉在僻淨處。說我特來見你官人。送禮來了。有話說。我只在此等你。你可通報官人知道。小姜隨即轉身進去。不多時。只見經濟搖將出來。那時約五月天氣暑熱。經濟穿着紗衣服。頭戴瓦壠帽。金簪子。腳上涼鞋淨襪。八老慌忙聲喏。說道官人。貴體好些。韓愛姐。使我稍一柬帖。送禮來了。經濟接了柬帖。說五姐好麼。八老道。五姐見官人。一向不去。心中也不快在那裏。多上覆官人。幾時下去走走。經濟折開柬帖。觀看上面。寫着甚言詞。

賤妾韓愛姐斂衽拜謹啟

情郎陳大官人臺下

自別尊顏。思慕之心。未嘗少怠。懸懸不忘于心。向蒙期約。妾倚門凝望。不見降臨蓬蓽。昨遣八老。探問起居。不遇而回。聽聞貴恙欠安。今妾空懷帳望。坐臥悶懨。不能頓生兩翼。而傍君之足下也。君在家自有嬌妻美愛。又豈肯動念于妾。猶吐去之菓核也。茲具腥味

茶盒數事。少申問安誠意。幸希笑納。情照不宣。外具錦綉鴛鴦香囊一個。青絲一縷。少表寸心。下書仲夏念日賤妾愛姐再拜。

經濟看了柬帖。並香囊。香囊裏面。安放青絲一縷香囊是鴛鴦雙口做的扣着。寄與情郎陳君膝下八字。依先摺了。藏在袖中。府傍側首。有個酒店。令小姜兒。領八老同店內吃鍾酒。等我寫回帖與你。吩咐小姜兒。把禮物收進我房裏去。你娘若問。只説河下店主人謝家。送的禮物。小姜不敢怠慢。把四盒禮物。收進去了。經濟走到書院房內。悄悄寫了回柬。又包了五兩銀子。到酒店內問八老。吃了酒不曾。八老道。多謝官人好酒。吃不得了。起身去罷。經濟將銀子。並回柬。付與八老。説到家多多拜上五姐。這五兩白金。與他盤纏。過三兩日。我自去看他。八老收了銀柬下樓經濟送出店門。八老一直去了。經濟走入房中。葛翠屏便問是誰家送來禮物。經濟悉言店主人謝胖子。打聽我不快。送信禮物來問安。翠屏亦信其實。兩口兒計議。交丫環金鍼兒。拿盤子。拿了一隻燒鴨。一尾鮮魚。半副蹄子。送到後邊與春梅吃。説是店主人家送的。也不查問。此事表過不題。卻説八老到河下。天已晚了。入門將銀柬。都付與愛姐收了。拆開銀柬。燈下觀看。上面寫道。

經濟頓首字覆

愛卿韓五姐妝次。向蒙會問。又承厚款。亦且雲情雨意。衽席鍾愛。無時少怠。所雲期望。

正欲趨會。偶因賤軀不快。有失卿之盼望。又蒙遣人垂顧。兼惠可口佳餚。不勝感激。只在二三日間。容當面布。外具白金五兩。綾帕一方。少申遠芹之敬。伏乞心鑒。萬萬。

下書經濟再拜

愛姐看了。見帕上寫着四句。詩曰。

吳綾帕兒織迴紋。灑翰揮毫墨迹新。
寄與多情韓五姐。永諧鸞鳳百年情。

看畢。愛姐把銀子。付與王六兒。母子千歡萬喜。等候經濟。不在話下。正是得意友來情不厭。知心人至話相投有詩為證。

碧紗窗下啟箋封。一紙雲鴻香氣濃。
知你揮毫經玉手。相思都付不言中。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



第九十九回　劉二醉罵王六兒　張勝忿殺陳經濟

格言

一切諸煩惱。皆從不忍生。
見機而耐性。妙悟生光明。
佛語戒無倫。儒書貴莫爭。
好個快活路。只是少人行。

話說陳經濟。過了兩日。到第三日。卻是五月二十五日他生日。

春梅後廳整置酒餚。與他上壽。合家歡樂了一日。次日早辰。經濟說。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。今日沒事去走一遭。一者和主管算帳。二來就避炎暑。散走走便回。春梅吩咐你去坐一乘轎子。少要勞碌。交兩個軍牢。抬着轎子。小姜兒跟隨。逕往河下馬頭上。謝家大酒樓店中來。一路無詞。午後時分。早到河下大酒樓前。下了轎子。進入裏面。兩個主管。齊來參見。說官府貴體好些。那經濟一心只在韓愛姐身上。便道。生受二位伙計掛心。坐了一回。便起身吩咐主管查下帳目。等我來算。就轉身到後邊。八老又早迎見。報與王六兒夫婦。韓愛姐正在樓上。凭欄盼

望。揮毫洒翰。作了幾首詩詞。以遣悶懷。忽報陳經濟來了。連忙輕移蓮步。款蹙湘裙。走下樓來。母子面上堆下笑來。迎接説道。官人貴人難見面。那陣風兒吹你到俺這裏。經濟與母子作了揖。同進入閣兒內坐定。少頃。王六兒點茶上來。吃畢茶。愛姐道。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。經濟上的樓來。兩個如魚得水。似漆投膠。無非説些深情密意的話兒。愛姐硯臺底下。露出一幅花箋。經濟取來觀看。愛姐便説此是奴家這幾日盼你不來。閒中在樓上作得幾首詞。以消遣悶懷。恐污官人貴目。經濟念了一遍。上寫着。

倦倚綉牀悉懶動。閒垂綉帶鬢鬟低。
玉郎一去無消息。一日相思十二時。
右春
危樓高處眺晴光。滿架薔薇靄異香。
十二欄杆閒凭遍。南薰一味透襟涼。
右夏
帳冷芙容夢不成。知心人去轉傷情。
枕邊淚似階前雨。隔着窗兒滴到明。
右秋

羞對菱花拭淨妝。為郎瘦損減容光。
閉門不管閒風月。吩咐梅花自主張。

右冬

經濟看了。極口稱羡。喝采不已。不一時。王六兒安排酒餚上樓。撥過鏡架。就擺在梳妝桌上。兩個並坐。愛姐篩酒。一杯。雙手遞與經濟。深深道了萬福。說官人一向不來。妾心無時不念。前八老來。又多謝盤纏。舉家感之不盡。經濟接酒在手。還了喏。說賤疾不安。有失期約。姐姐休怪。酒盡也篩一杯敬奉。愛姐吃過。兩人坐定。把酒來斟。王六兒韓道國。上來也陪吃了幾杯。各取方便下樓去了。教他二人自在吃幾杯。敍些闊別話兒。良久。吃得酒濃時。情興如火。免不得再把舊情一敍。交歡之際。無限恩情。穿衣起來。洗手更酌。又飲數杯。醉眼朦朧。余興未盡。這小郎君一向在家中不快。又心在愛姐。一向未與渾家行事。今日一旦見了情人。未肯一次即休。正是生死冤家。五百年前。撞在一處。經濟魂靈。都被他引亂。少頃。情竇復起。又幹一度。自覺身體困倦。打熬不過。午飯也沒吃。倒在牀上就睡着了。也是合當禍起。不想下邊販絲綿何官人來了。王六兒陪他在樓下吃酒。韓道國出去街上。買菜蔬餚品果子來配酒。兩個在下邊行房。落後韓道國買將菓菜來。三人又吃了幾杯。約日西時分。只見酒家店坐地虎劉二。吃的酩酊大醉。彈身衣衫。露着一身紫肉。提着拳頭。走來酒樓下。大叫採去何蠻子來要打。誂

的兩個主管。見經濟在樓上睡恐他聽見。慌忙走出櫃來。向前聲喏。說道劉二哥。何官人並不曾來。這劉二那裏依聽。大拔步撞入後邊。韓道國屋裏。一手把門簾扯上半邊來。見何官人。正和王六兒。並肩飲酒。心中大怒。罵那何官人。賊狗男女。我合你娘。那裏沒尋你。卻在這裏。你在我店中。占着兩個粉頭。幾遭歇錢不與。又塌下我兩個月房錢。卻來這裏養老婆。那何官人忙出來說老二你請回。我去也。那劉二罵道去。你這狗合。不防颼的一拳來。正打何官人面門上。登時就青腫起來。那何官人起來。奪了跑了。劉二將王六兒酒桌。一腳登翻。家活都打了。王六兒便罵道。是那裏少死的賊殺才。無事來老娘屋裏放屁。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的人。被劉二向前一腳。跦了個仰八義。罵道我合你淫婦娘。你是那裏來的。無名少姓私窠子。不來老爺手裏報過。許你在這酒店內趁熟。還與我搬去。若搬遲。須乞我一頓好拳頭。那王六兒道。你是那裏來的光棍搗子。老娘就沒了親戚兒。許你便來欺負老娘。要老娘這命做甚麼。一頭撞倒。哭起來。劉二罵道。我把淫婦腸子也踢斷了。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。這裏喧亂。兩邊鄰舍。並街上過往人。登時圍看。約有許多。不知道的旁邊人說王六兒你新來。不知他是守備老爺府中管事張虞候的小舅子。有名坐地虎劉二。在洒家店住。專一是打粉頭的班頭。降酒客的領袖。你讓他些兒罷。休要不知利害。這地方人誰敢惹他。王六兒道。還有大是他的。采這殺才做甚麼。陸秉義見劉二打得凶。和謝胖子。做好做歹。把他勸的去了。陳經濟正睡在牀上。聽見樓下攘亂。便起來

看時。天已日西時分。問那裏攘亂。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裏去了。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。如此這般告訴。說那裏走來一個殺才搗子。諢名喚坐地虎劉二。在酒家店住。說是咱府裏管事張虞候小舅子。因尋酒客。無事把我踢打。罵了恁一頓。去了。又把家活酒器。都打得粉碎。一面放聲大哭起來。經濟叫上兩個主管。問他。兩個都面面相覷。不敢說。陸主管咀快。說是府中張主管小舅子。來這裏尋何官人說少他二個月房錢。又是歇錢來討。見他在屋裏吃酒。不由分說。把簾子扯下半邊來。打了何官人一拳。諕的何官人跑了。又和老韓娘子。兩個相罵。踢了一腳烘的滿街人看。這經濟恐怕天晚。惹起來。吩咐把眾人唱散。問劉二那廝。主管道。被小人勸他回去了。經濟聽了。記在心內。安撫王六兒母子放心。有我哩不妨事。你母子只情住着。我家去自有處置。主管算了利錢銀兩。遞與他。打發起身上馬。伴當跟隨。打着馬走。剛走趕進城來。天已昏黑。心中甚惱。到家見了春梅。交了利息銀兩。歸入房中。一宿無話。到次日心心念念。要告春梅說。展轉尋思。且住。等我慢慢。尋張勝那廝。幾件破綻。亦發教我姐姐。對老爺說了。斷送了他性命。叵耐這幾次在我身上欺心。敢說我是他尋得來。知我根本出身。量視我。禁不得他。正是

冤仇還報當如此。機會遭逢莫遠圖。
踏破鐵鞋無覓處。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一日經濟來到河下酒店內。見了愛姐母子。説外日吃驚。又問陸主管道。劉二那廝不曾走動。陸主管道。自從那日去了。再不曾來。又問韓愛姐。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。這經濟吃了飯。算畢帳目。不免又到愛姐樓上。兩個敍了回衷腸之話。幹訖一度出來。因閒中叫過量酒陳三兒。近前如此這般。打聽府中張勝。和劉二幾莊破綻這陳三兒。千不合。萬不合。説出張勝包占着府中出來的雪娥。在洒家店做表子。劉二又怎的各處巢窩。加三討利。舉放私債。竊逞老爺們壞事。這經濟一口聽記在心。又與了愛姐二三兩盤纏。和主管算了帳目。包了利息銀兩。作別。騎頭口來家。閒話休題。一向懷意在心。一者也是冤家相湊。二來合當禍這般起來。不料東京朝中微宗天子。見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地方。聲息十分緊急。天子慌了。與大臣計議。差官往北國講和。情願每年輸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。一面傳位與太子登甚。改宣和七年為靖康元年。宣寡號為欽宗。皇帝在位。徽宗自稱太上道君皇帝。退居龍德宮。朝中升了李綱為兵部尚書。分部諸路人馬。種師道為大將總督內外宣務。一日降了一道勅書來濟南府守備。升他為山東都統制。提調人馬一萬。往東昌府駐扎。會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。防守地方。阻當金兵。守備正在濟南府衙正坐。忽然左右來報。有朝廷降勅來。請老爺接旨意。這周守備不敢怠慢。香案迎接勅旨。跪聽宣讀。使命官開讀。其略曰

奉天承運。皇帝制曰。朕聞文能安邦。武能定國。三皇恁禮樂而有封疆。五帝用征伐而定天

下。爭從順逆。人有賢愚。朕承祖宗不拔之洪基。上皇付托之重位。創造萬事惕然悚懼。自古舜征四凶。湯伐有苗。非用兵而不能剋。非威武而莫能安。兵乃邦家瓜牙。武定封疆扞御。茲者中原陸沉。大羊犯順。遼寇擁兵西擾。金虜控騎南侵。生民塗炭。朕甚憫焉。山東濟南制置使周秀。老練之才。干城之將。屢建奇勳。忠勇茂著用兵有略。出戰有方。今升為山東都統制。兼四路防御使。會同山東巡撫都御史張叔夜。提調所部人馬。前赴高陽關防守。聽大將種師道分布截殺。安幾危之社稷。驅猖獗之腥膻。嗚乎任賢佳國。赴難勤王乃臣子之忠誠。旌善賞功。激揚敵愾。實朝廷之大典。名殫厥忠。以副朕意。欽哉故諭。下書靖康元年秋九月日諭

周守備開讀已畢。打發使命官去了。一面叫過張勝李安。兩個虞候。近前吩咐。先押兩車箱馱行李細軟器物家去。原來在濟南做了一年官職。也撰得巨萬金銀。都裝在行李馱箱內。委托二人。押到家中。交割明白。晝夜巡風仔細。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。調領四路兵馬。打清河縣起身。二人當日領了鈞旨。打點車輛起身先行。一路無詞。有日到於府中。交割明白。二人晝夜內外巡風。不在話下。卻說陳經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。守備升了山東統制。不久將到。正欲把心腹中事。要告訴春梅。等守備來家。要發露張勝之事。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。往娘家回門住去了。他獨自個在西書房寢歇。春梅早辰。驀進房中看他。見無丫環跟隨。兩個就解衣在房內雲雨

做一處。不防張勝搖着鈴巡風過來。到書院角門外。聽見書房內。仿佛有婦人笑語之聲。就把鈴聲按住。慢慢走來窗下竊聽。原來春梅在裏面。與經濟交姤。聽得經濟告訴春梅說。叵耐張勝那廝。好生欺壓於我。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。幾次在下人前敗壞我。昨日見我在河下開酒店來。一徑使小舅子坐地虎劉二。專一倚逞他在姐夫麾下。在那裏開巢窩。放私債把雪娥隱占在外姦宿。只滿了姐姐一人眼目。昨日教他小舅子劉二。打我酒店來。把酒客都打散了。我幾次含忍。不敢告姐姐說。趁姐夫來家。若不早說知。往後我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。春梅聽了說道。這廝恁般無禮。雪娥那賊人賣了。他如何又留住在外。經濟道。他非是欺壓我。就是欺壓姐姐一般。春梅道。等他爺來家。交他定結果了這廝。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。兩個只管在內說。卻不知張勝窗外。聽了個不亦樂乎。口中不言。心內暗道。此時教他算計我們。我先算計了他罷。一面撇下鈴。走到前邊班房內。取了把解腕鋼刀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在石上磨了兩磨。走入書院中來。不想天假其便。還春梅不該死於他手。忽被後邊小丫環蘭花兒。慌慌走來。叫春梅。報說小衙內金哥兒。忽然風搖倒了。快請奶奶看去。諕的春梅。兩步做來一步走。奔入後房中。看孩兒去了。剛進去了。那張勝提着刀子。逕奔到書房內。不見春梅。只見經濟睡在被窩內。見他進來叫道阿呀。你來做甚麼。張勝怒道。我來殺你。你如何對淫婦說倒要害我。我尋得你來不是了。反恩將仇報。常言黑頭蟲兒不可救。救之就要吃人肉。休走。吃我一刀子。明年今日是你死

忌。那經濟光赤條身子。沒處躲。摟着被。吃他拉被過一邊。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來。扎着軟肥。鮮血就𨄠出來。這張勝見他掙扎。復又一刀去。攘着胃膛上。動旦不得了。一面採着頭發。把頭割下來。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。一日無常萬事休。可憐經濟青春不上三九。死於非命。張勝提刀。遶屋裏牀背後。尋春梅不見。大拔步逕望後廳走。走到儀門首。只見李安皆着牌鈴。在那裏巡風。一見張勝兇神也似。提着刀跑進來。便問那裏去。張勝不答。只顧走。被李安攔住張勝。就向李安截一刀來。李安冷笑。說道我叔叔有名山東夜叉李貴。我的本不用借。早飛起右腳。只聽忒楞的一聲。把手中刀子踢落一邊。張勝急了。兩個就揪採在一處。被李安一個潑腳。跌番在地。解下腰間纏帶。登時梆了。攘的後廳。春梅知道。說張勝持刀入內。小的拿住了。那春梅方救得金哥卻甦着。聽言大驚失色。走到書院內。經濟已被殺死在房中。一地鮮血橫流。不覺放聲大哭。一面使人報知常家葛翠屏。慌奔家來。看見經濟殺死。哭倒在地。不省人事。被春梅扶救甦省過來。拖過屍首。買棺材裝殯。把張勝墩鎖在監內。單等統制來家。處治這件事。那消數日期程。軍情事務緊急。兵牌來催促。周統制調完各路兵馬。張巡撫又早先往東昌府。那裏等候取齊。統制到家。春梅把殺死經濟一節說了。李安將凶器放在面前。跪稟前事。統制大怒。坐在廳上。提出張勝。也不問長短。喝令軍牢。五棍一換。打一百棍登時打死。隨即馬上。差旗牌快手。往河下捉拿坐地虎劉二。鎖解前來。孫雪娥。見拿了劉二。恐怕拿他。走到房中。自縊

身死。旗牌拿劉二到府中。統制也吩咐打一百棍。當日打死。烘動了清河縣。大鬧了臨清洲。正是平生作惡欺天。今日上蒼報應。有詩為證

為人切莫用欺心。舉頭三尺有神明。
若還作惡無報應。天下凶徒人食人。

當時統制打死二人。除了地方之害。吩咐李安。將馬頭大酒店。還歸本主。把本錢收算來家。吩咐春梅在家。與經濟做齋累七。打發城外永福寺。擇吉日葬埋。留李安周義看家。把周忠周仁。帶去軍門答應。春梅晚夕。與孫二娘置酒送餞。不覺簌地兩行淚下。說相公此去。未知幾時回還。出戰之間。須要仔細。番兵猖獗。不可輕敵。統制道。你每自在家清心寡欲。好生看守孩兒。不必憂念。我即受朝廷爵祿。盡忠報國。至於吉凶存亡。付之天也囑付畢。過了一宿。次日軍馬都在城外屯集等候。統制起程果然人馬整齊。但見

綉旗飄號帶。畫鼓間銅鑼。三股義。五股義。燦燦秋霜。六花槍。點銅槍。紛紛瑞雪。蠻牌引路。強虧硬弩當先。火炮隨車。大斧長刀在後。鞍上將。似南山猛虎。人人好鬥偏爭。坐下馬。如北海蛟虬。騎騎能爭敢戰。端的刀槍流水急。果然人馬撮風行。

當下一路無詞。有日哨馬。來報說不可前進。馬哨東昌府下。達統制差一面令字藍旗。把人馬屯城外。我報進城。巡撫張叔夜。聽見周統制人馬來到。與東昌府知府達天道。出衙迎接。至

公廳敍禮坐下。商議軍情。打聽聲息緊慢。駐馬一夜。次日人馬早行。往關上防守去了。不在話下。卻表韓愛姐母子。在謝家樓店中。聽見經濟已死。愛姐晝夜只是哭泣。茶飯都不吃。一心只要往城內統制府中。見經濟屍首一見。死了也甘心。父母旁人。百般勸解不從。韓道國無法可處。使八老往統制府中。打聽經濟靈樞已出了殯。埋在城外永福寺內。這八老走來回了話。愛姐一心只要到他墳上燒紙。哭一場。也是和他相交一場。做父母的。只得依他。顧了一乘轎子。到永福寺中。問長老葬於何處。長老令沙彌。引到寺後。新墳堆。便是。這韓愛姐。下了轎子。到墳前點着紙錢。道了萬福。叫聲親郎。我的哥哥。奴寔指望我你。同諧到老。誰想今日死了。放聲大哭。哭的昏暈倒了。頭撞於地下。就死過去了。慌了韓道國和王六兒。向前扶救。大姐姐叫不應。越發慌了。只見那日是葬了三日。春梅與渾家葛翠屏。坐着兩乘轎子。伴當跟隨。抬三牲祭物來。與他煖墓燒紙。看見一個年小的婦人。穿着縞素。頭戴孝髻。哭倒在地。一個男子漢和一中年婦人摟抱他。扶起來又倒了。不省人事。乞了一驚。因問那男子漢是那裏的。這韓道國夫婦。向前施禮。把從前已往話。告訴了一遍。這個是我的女孩兒韓愛姐。春梅一聞愛姐之名。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會過。又認得王六兒。韓道國悉把東京。蔡府中出來一節。說了一遍。女孩兒曾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。不料死了。他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。燒紙錢。不想到這裏又哭倒了。當下兩個救了半日。這愛姐吐了口粘痰。方才甦省。尚哽咽哭不出聲來。痛哭了一場。

起來與春梅翠屏。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。說道。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。他與奴說山盟。言海誓。情深意厚。實指望和他同諧到老。誰知天不從人願。一旦他先死了。撇得奴四脯着地。他在日曾與奴一方吳綾帕兒上有四句情詩。知道宅中有姐姐。奴願做小。倘不信。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。上面寫詩四句。春梅同葛翠屏看了。詩云。

吳綾帕兒織回紋。洒翰揮毫墨迹新。
寄與多情韓五姐。永諧鸞鳳百年情。

愛姐道。奴也有個小小鴛鴦錦囊。與他佩囊在身邊。兩面都扣綉着並頭蓮。每朵蓮花瓣兒。一個字兒。寄與情郎。隨君膝下。春梅便問翠屏。怎的不見這個香囊。翠屏在他挽子上拴着。不是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。當下祭畢。讓他母子到寺中。擺茶飯與他吃了些飯食。做父母的。見天色將晚。催促他起身。他只顧不思動身。一面跪着春梅葛翠屏哭說。情願不歸父母。同姐姐守孝寡居。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話。是他妻小。死傍他魂靈。那翠屏只顧不言語。春梅便說。我的姐姐。只怕年小青春。守不住。只怕誤了你好時光。愛姐便道。奶奶說那裏話。奴既為他。雖剜目斷鼻。也當守節。誓不再配他人。囑付他父母。你老公母回去罷。我跟奶奶和姐姐府中去也。那王六兒眼中垂淚。哭道。我承望你養活俺兩口兒到老。才從虎穴龍潭中。奪得你來。今日倒閃賺了我。那愛姐口裏。只說我不去了。你就留下我到家。也尋了無常。那韓道國。因見女孩兒堅

意不去。和王六兒大哭一場。洒淚而別。回上臨清店中去了。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屏。坐轎子往府裏來。那王六兒一路上悲悲切切。只是捨不的他女兒。哭了一場又一場。那韓道國又怕天色晚了。顧上兩疋頭口。望前趕路。正是

馬遲心急路途窮。身似浮萍數轉蓬。
只有都門樓上月。照人離恨各西東。
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



第一百回　韓愛姐湖州尋父　普靜師薦拔羣冤

格言

人生切莫將英雄　術業精粗自不同
猛虎尚然遭惡獸　毒蛇猶自怕蜈蚣
七擒孟獲恃諸葛　兩困雲長羨呂蒙
珍重李安真智士　高飛逃出是非門

話說韓道國與王六兒。歸到謝家酒店內。無女兒。道不得個坐吃山崩。使陳三兒去。又把那何官人來續上。那何官人見他地方中沒了劉二。除了一害。依舊又來王六兒家行走。和韓道國商議。你女兒愛姐。已是在府中守孝。不出來了。等我賣盡貨物討了賒帳。你兩口跟我往湖州家去罷。省得在此做這般道路。那韓道國說。官人下顧。可知好哩。一日賣畫了貨物。討上賒帳顧了船同王六兒跟往湖州去了。卻表愛姐在府中。與葛翠屏。兩個持貞守節。姊妹稱呼。甚是合當着。白日裏與春梅做伴兒在一處。那時金哥兒大了。年方六歲。孫二娘所生玉姐。年長十歲相伴兩個孩兒。便有甚事做。誰知自從陳經濟死後。守備又出征去了。這春梅。每日珍饈百味。綾錦

衣衫。頭上黃的金。白的銀。圓的珠。光照的無般不有。只是晚夕難禁。獨眠孤枕。欲火燒心。因見李安一條好漢。只因打殺張勝。巡風早晚。十分小心。一日冬月天氣。李安正在班房內上宿。忽聽有人敲後門。忙問道是誰。只聞叫道。你開門則個。李安連忙開了房門。卻見一個人搶入來。閃身在燈光背後。李安看時。卻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。養娘你這晚來有甚事。金匱道。不是我私來。裏邊奶奶差出我們來。李安道。奶奶教你來怎麼。金匱笑道。你好不理會得。看你睡了不曾。教我把一件物事來與你。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。包內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。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車輛。又救得奶奶一命。不然也乞張勝那廝殺了。說畢。留下衣服出門走了兩步。又回身道。還有一要緊的。又取出一定五十兩大元寶來。撇與李安。自去了。當夜過了一宿。次早起來。逕拿衣服到家。與他母親。做娘的問道。這東西是那裏的。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。做母的聽言叫苦。當初張勝幹壞了事。一百棍打死。他今日把東西與你。卻是甚麼意思。我今六十已上年紀。自從沒了你爹爹。滿眼只看着你。若是做出事來。老身靠誰。明早便不要去了。李安道。我不去。他使人來叫。如何答應。婆婆說。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。李安道。終不成不去。惹老爺不見怪麼。做娘的便說。你且投到你叔叔山東夜叉李貴那裏。住上幾個月。再來看事故何如。這李安終是個孝順的男子。就依着娘的話。收拾行李。往青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。春梅以後。見李安不來。三四五次。使小伴當來叫。婆婆初時答應。家中染病。次後

見人來驗看。才說往原藉家中打盤纏去了。這春梅。終是惱恨在心不題。時光迅速。日月如梭。又早臘月盡陽口。正月初旬天氣。統制領兵一萬二千。在東昌府屯住已久。使家人周忠稍書來家。教搬取春梅。孫二娘。並金哥玉姐。家小上車止留下周忠。東莊上請你二爺看守宅子。原來統制還有個族弟周宣。在莊上住。周忠在府中。與周宣。葛翠屏韓愛姐看守宅。周仁與眾軍牢。保定車輪往東昌府來。此這一去。不為名離故士。爭知此去少回程。有詞一篇。單道這周統制。果然是一員好將材。當此之時。中原蕩掃。志欲呑胡。但見

四方盜起如屯蜂狼烟。烈焰薫天紅。將軍一怒。天下自心腥膻掃盡。夷從風公事忘私願已久。此身許國不知有。金戈抑日。酬戰征。麒麟圖畫功為首。雁門關外秋風烈。鐵衣披張臥寒月。汗馬辛勤二十年。贏得班班鬢如雪。天子明見萬裏餘。幾番勞勣來旌書肘懸金印大如門。無負堂堂七尺軀。

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輛。到於東昌。統制見了春梅。孫二娘。金哥。玉姐眾丫環家小。都到了。一路平安。心中大喜。就在統制府衙後所居住。周仁悉把東莊上。叫了二爺周宣來宅。同小的老子周忠。看守宅舍。周統制又問。怎的李安不見。春梅道。又題甚李安那廝。我因他捉獲了張勝。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。與他娘穿。他到晚夕巡風。進入後所。把他二爺。東莊上收的籽粒銀一包五十兩。放在明間桌上。偷的去了。幾番使伴當叫他。只是推病不來。落後又使叫去。他

躲的上青州原藉家去了。統制便道。這廝我倒看他。原來這等無恩。等我慢慢差人拿他去。這春梅不題起韓愛姐之事。過了幾日。春梅見統制日逐理論軍情。幹朝庭國務。焦心勞思。日中尚未暇食。至於房幃色欲之事。久不沾身。因見老家人周忠次子周義。年十九歲。生的眉清目秀。眉來眼去。兩個暗地私通。就勾搭了。朝朝暮暮。兩個在房中。下棋飲酒。只滿過統制一人不知。一日不想北國大金皇帝。滅了遼國。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。集大勢番兵。分兩路寇亂中原。大元帥粘沒喝。領十萬人馬。出山西太原府並井升道。來搶東京。副元帥斡離不。由檀州。來搶高陽關。邊兵抵擋不住。慌了兵部尚書李綱。大將種師道。星夜火牌羽書。分調山東山西。河南河北關東陝西。分六路統制人馬。各依要地。防守截殺。那時陝西劉延慶。領延綏之兵。關東王禀。領汾絳之兵。河北王煥領魏傳之兵。河南辛興宗。領彰衛之兵。山西楊惟忠。領澤潞之兵。山東周義。領青袞之兵。卻説周統制見大勢番兵。來搶邊界。兵部羽書大牌星火來。連忙整率人馬。全裝披掛。兼道進兵。比及哨馬到高陽關上。金國斡離不由人馬。已搶進關來。殺死人馬無數。正值五月初旬。交陣堵截。黃沙四起。大風迷目。統制提兵進趕。不防被活立兜馬反攻。沒鞦一箭。正射中咽喉。隨落馬而死。眾番將就用鈎索搭去。被這邊將士向前。僅搶屍首。馬戴而還。所傷軍兵無數。可憐。周統制。一旦陣亡。亡年四十七歲。正是於家為國忠良將。不辨賢愚血染沙。古人意不盡。作詩一首以嘆之日。

勝敗兵家不可期。安危端自命為之。
出師未捷身先喪。落日江流不勝悲。

又鷓鴣天一首

定國安邦美丈夫。心存正道氣吞胡。
謨謀國事如家事。軍用陰符佩虎符。
胡騎盛。武功弛。兵不用命將驕痴。
可憐身死沙場內。千載英魂恨未舒。

巡撫張叔。夜見統制折於陣上。連忙鳴金收軍。查點折傷士卒。退守東昌。星夜奏朝庭。不在話下。部下卒。載屍首。還到東昌府。春梅合家大小。號哭動天。合棺木盛殮。交割了兵符印信。一日春梅。與家人周仁。發喪載靈樞歸清河縣。不題。話分兩頭。單表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梅去後。兩個在家。清茶淡飯。守節持貞。過其日月。正值春盡夏初天氣。景物鮮明。日長針指困倦。姊妹二人閒中徐步到西書院花亭上。見百花盛開。鶯啼燕語。觸景傷情。葛翠屏心還坦然。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男兒陳經濟大官人。凡事無情無緒。睹物傷悲。口是心苗形吟咏者。有詩數首為證

翠屏先道。花開靜院日初晴。深鎖重門白晝清。

倒倚銀屏春睡醒。綠槐枝上一聲鶯。

愛姐道。春事闌珊首夏時。弓鞋款款出簾遲。

晚來閃倚妝臺立。巧畫蛾眉為阿誰。

翠屏又道。紅綿掩鏡照窗紗。畫就雙蛾八字斜。

蓮步輕移何處去。階前笑折石榴花。

愛姐道。雪為容貌玉為神。不遣風流涴此身。

顧影自憐還自惜。新妝好好為何人。

翠屏道。莎草連綿厚似氈。榆莢遍地亂如錢。

誰知蕩子多輕薄。沉醉終朝花下眠。

愛姐道。亂愁依舊鎖翠顰。為甚年來瞧悴容。

離別終朝魂耿耿。碧霄無路得相逢。

姊妹兩個吟詩已畢。不覺潸然淚下。二爺周宣走來。勸道。你姊妹兩個。少要煩惱。須索解嘆省過罷。我連日做得夢。有些不吉。夢見一張弓。掛在旗竿上。旗竿拆了。不知是凶是吉。韓愛姐道。倒只怕老爺邊上有些説話。正在猶疑之間。忽見家人周仁。掛着一身孝。荒荒張張。走來報道禍事。老爺如此這般。五月初七日。在邊關上陣亡了。大奶奶二奶奶。家眷着靈車。都來

了。慌了二爺周宣。收拾打掃前所乾淨。停放靈柩。擺下祭祀。合家大小哀號起來。一面做齋累七。僧道念經。金哥玉姐。披麻帶孝。弔客往來。擇日出殯。安葬於祖塋。俱不必細說。卻說二爺周宣。引着六歲金哥兒。行文書申奏朝廷討祭葬。襲替祖職。朝廷各降兵部覆題。引奏已故統制周秀。奮身報國。沒於王事。忠勇可加遣官諭祭一壇。墓頂追封都督之戰。伊子照例優養。出幼襲替祖職。這春梅在內顧養之餘。淫情愈盛。常留周義在香閣中。鎮日不出。朝來暮往。淫欲無度。生出骨蒸癆病症。逐日吃藥減了飲食。消了精神。體瘦如柴。而貪淫不已。一日過了他生辰。到六月伏暑天氣。早辰晏起。不料他摟着周義在牀上。一泄之後。鼻口皆出涼氣淫津流下一窪口。就嗚呼哀哉。死在周義身上。亡年二十九歲。這周義見沒了氣兒。就慌了手腳。向箱內抵盜了些金銀細軟。帶在身邊。逃走在外。丫環養娘。不敢隱匿。報與二爺周宣得知。把老家人周忠鎖了。押着抓尋周義。可煞作怪。正走在城外他姑娘家投住。一條索子。拴將來。已知其情。恐揚出醜去。金哥久後不好襲職。拿到前廳。不由分說。打了四十大棍。即時打死。把金哥與孫二娘看養。一面發喪於祖塋。與統制合葬畢。房中兩個養娘並海棠月桂。都打發各尋投向嫁人去了。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再三勸他。不肯前去。一日不想大金人馬。搶了東京汴梁。太上皇帝。與靖康皇帝。都被虜北地去了。中原無主。四下荒亂。兵戈匝地。人民逃竄。黎庶有塗炭之哭。百姓有倒懸之苦。大勢番兵。已殺到山東地界。民間夫逃妻散。鬼哭神號。父子不相顧。葛翠屏

已被他娘家領去。各逃生命。止丟下韓愛姐。無處依倚。不免收拾行裝。穿着隨身慘淡衣衫。出離了清河縣。前往臨清找尋他父母。到臨清謝家店。店也關閉。主也走了。不想撞見陳三兒。三兒說。你父母去年時。就跟了何官人往江南湖州去了。這韓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。唱小詞曲。往前找尋父母。隨路饑食渴飲。夜住曉行。忙忙如喪家之犬。急急似漏網之魚。弓鞋又小。萬苦千辛。行了數日。來到徐州地方。天色晚來。投在孤村裏面。一個婆婆。年記七旬之上。頭綰兩道雪鬢。挽一窩絲。正在灶上杵米造飯。這韓愛姐。便向前道了萬福。告道奴家。是清河縣人氏。因為荒亂。前往江南投親。不期天晚。權借婆婆這裏投宿一宵。明早就行。房金不少。那婆婆只顧觀看這女子。不是貧難人家婢女。生的舉止典雅。容貌大俗。但見

烏雲不整。惟思昔日家豪。眉斂遠山。為憶當年富貴。此夜月朦雲霧瑣。牡丹花被土沉埋。

婆婆道。既是投宿。娘子請炕上坐。等老身造飯。有幾個挑河夫子來吃。那老婆婆炕上柴皂登時做出一大鍋稗稻插豆子乾飯。又切了兩大盤生菜。撮上一包鹽。只見幾個漢子。都蓬頭精腿。褌褲兜襠。腳上黃泥流進來。放下荷鍬钁。便問道。老娘有飯也未。婆婆道。你每自去盛吃。當下各取飯菜。四散正吃。只見內一人。約三十四五年紀。紫面黃發。便問婆婆。這炕上坐的是甚麼人。婆婆道。此位娘子。是清河縣人氏。前往江南尋父母去。天晚在此投宿。那人便問娘子。你姓甚麼。愛姐道。奴家姓韓。我父親名韓道國。那人向前。扯住問道。姐姐。你。不是

我姪女韓愛姐麽。那愛姐道。你倒好似我叔叔韓二。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。因問你爹娘在那裏。你在東京。如何至此這韓愛姐一五一十。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府裏。丈夫沒了。我守寡到如今。我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。我要找尋去。荒亂中。又沒人帶去。胡亂單身唱詞。覓些衣食前去。不想在這裏撞見叔叔。那韓二道。自從你爹娘上東京。我沒營生過日。把房兒賣了。在這裏挑河做夫子。每日覓碗飯吃。既然如此。我和你往湖州。尋你爹娘去。愛姐道。若是叔叔同去。可知好哩。當下也盛了一碗飯。與愛姐吃。愛姐吃了一口。見粗飯不能下咽。只吃了半碗。就不吃了。一宿晚景休題。過到次日天明。眾夫子都去了。韓二交納了婆婆房錢。領愛姐作辭出門。望前途前進。那韓愛姐本來嬌嫩。弓鞋又小。身邊帶着些細軟釵梳。都在路上零碎盤纏。將到淮安上船。迤裏望江南湖州來。非止一日。找尋到湖州何官人家。尋着父母相會見了。不想何官人已死。家中又沒妻小。止是王六見一人。丢下六歲女兒。有幾頃水稻田地。不上一年。韓道國也死了。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揸兒。就配了小叔。種田過日。那湖州有富家子弟。見韓愛姐生的聰明標致。多來求親。韓二再三教他嫁人。愛姐割髮毀目。出家為尼姑。誓不再配他人。後年至三十二歲。以疾而終。正是

貞骨未歸三尺土。怨魂先徹九重天。

後韓二與王六兒。成其夫婦。情受何官人家業田地。不在話下。卻說大金人馬。搶過東昌府

來。看看到清河縣地界。只見官吏逃亡。城門晝閉。人民逃竄。父子流亡。但見烟生四野。日蔽黃沙。封蠵長蛇。互相呑並。龍爭虎鬥。各自爭強。皂幟紅旗。布滿郊野。男啼女哭。萬戶驚惶。番軍虜將。一似蟻聚蜂屯。短劍長槍。好似森林密竹。一處處死屍骸。橫三豎四。一攢攢拆刀斷劍。七斷八截。個個攜男抱女。家家閉戶關門。十室九空。不顯鄉村城郭。獐奔鼠竄。那存禮樂衣冠。正是得多少宮人紅袖泣。王子白衣行。那時西門慶家中吳月娘。見番兵到了。家家都關鎖門戶。亂攛逃去。不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玩。帶在身邊。那時吳大舅已死止同吳二舅玳安兒小玉。領着十五歲孝哥兒。把家中前後都倒鎖了。要往濟南府投奔雲離守。一來那裏避兵。二者與孝哥完就其親事去。一路上只見人人荒亂。個個驚駭。可憐這吳月娘。穿着隨身衣裳。和吳二舅男女五口。雜在人隊裏。挨出城門到於郊外。往前所行去到於空野十字路口。只見一個和尚。身披此紫褐袈裟。手執九環錫杖。腳靸芒鞋。肩上背着條布袋。袋內裹着經典。大移步迎將來。與月娘打了個問訊。高聲大叫道。吳氏娘子。你往那裏去。還與我徒弟來。諕月娘大驚失色。說道師父你問我討甚麼徒弟。那和尚又道。娘子你休推睡裏夢裏。你曾記的十年前。在岱岳東峰。被殷天錫。趕到我山洞中投宿。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。法名普靜。你許下我徒弟。如何不與我。吳二舅便道。師父出家人。如何你不近道。此是荒亂年程。亂攛逃生。他有此孩兒。久後還要接代香火。他肯捨與你出家去。和尚道你真個不與我去。吳二舅道。師父你休閒說。誤了人去路

兒。後面只怕番兵來到。朝不保暮。和尚道。你即不與我徒弟。如今天色已晚。也走不出路去。番人且來到此處。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一夜。明早去罷。吳月娘問師父。是那寺中。那和尚用手只一指兒。那路旁便是。和尚引着。不想來到永福寺。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。曾走過一遍比及來到寺中。長老僧眾。都走去大半。止有幾個禪和尚。在後禪堂中打坐。佛前點着一大盞琉璃海燈。燒着一爐香。此時日色啣山時分。但見

十字街。熒煌燈火。九曜廟。香靄鍾聲。一輪明月掛青天。幾點疏星明碧落。六軍宮內。嗚嗚畫角頻吹。五鼓樓頭。點點銅壺正滴。四邊宿霧。紛紛罩舞榭歌臺。三市沉烟。隱隱閉綠窗朱戶。兩兩佳人歸綉閣。雙雙士子掩書幃。

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玳安。小玉。孝哥兒。男女五口兒。投宿在寺中方丈內。小和尚有認的。安排了些飯食。與月娘等吃了。那普靜老師。跏趺在禪堂牀上。敲木魚。口中念經。月娘與孝哥兒。小玉在牀上睡。吳二舅。和玳安做一處。着了慌亂。辛苦了底人都睡着了。止有小玉。不曾睡熟。起來在方丈內。打門縫內。看那普靜老師父念經。看看念至三更時。只見金風淒淒。斜月朦朦。人烟寂靜。萬籟無聲。覷那佛前海燈。半明不暗。這普靜老師。見天下荒亂。人民遭劫。陣亡橫死者數極多。發慈悲心。施廣惠力。禮白佛言世尊解冤經咒。薦拔幽魂。解釋宿冤。絕去掛礙。各去超生。再無留滯。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冤經咒。少頃陰風淒淒。冷氣颼颼。有數

十輩焦頭爛額。蓬頭泥面者。或斷手折肩者。或有刳腹剜心者。或有無頭跛足者。或有弔頸枷鎖者。都來悟領禪師經咒。列於兩旁。禪師便道你等眾生。冤冤相報。不肯解脱。何日是了。汝當諦聽吾言。隨方托化去罷。偈曰

勸爾莫結冤。冤深難解結。一日結成冤。
千日解不徹。若將冤報冤。如湯去潑雪。
若將冤報冤。如狼重見蝎。我見結冤人。
盡被冤磨折。我見此懺悔。各把性悟徹。
照見本來心。窗衍自然雪。仗此經力深。
薦撥諸惡業。汝當各托生。再勿將冤結。
改頭換面輪迴去。來世機緣莫再攀。

當下眾人都拜謝而去。小玉竊看。都不認的。少頃又一大漢進來。身七尺。形容魁偉。全裝貫來。胃前關着一矢箭。自稱統制周秀。因與番將對敵。折於陣上。今蒙師薦拔。今往東京托生。與沈鏡為次子。名為沈守善去也。言未已。又一人素體縈身。口稱是清河縣富戶西門慶。不幸溺血而死。今蒙師薦拔。今往東京城內。托生富戶沈通為次子沈鉞去也。小玉認的是他爹。唬的不敢言語。已而又有一人提着頭。渾身皆血。自言是陳經濟。因被張勝所殺。蒙師經功薦援。

今往東京城內。與王家為子去也。已而又見一婦人。也提着頭。胃前皆血。自言奴是武大妻。門慶之妾潘氏是也。不幸被仇人武松所殺。蒙師薦拔。今往東京城內黎家為女。托生去也。已而又有一人身軀矮小。面皆青色。自言是武植。因被王婆唆潘氏下藥吃毒而死。蒙師薦拔。今往徐州落鄉民範家為男。托生去也。已而又有一婦人。面皮黃瘦。血水淋漓。自言妾身李氏。乃花子虛之妻。西門慶之妾。因害血山崩而死。蒙師薦拔。今往東京城內袁指揮家。托生為女去也。已而又一男。自言花子虛。不幸被妻氣死。蒙師薦拔。今往東京鄭千戶家托生為男。已而又見一女人頸纏腳帶。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宋氏。自縊身死。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朱家為女去也。已而又一婦人面黃肌瘦。自稱周統制妻龐氏春梅。因色癆而死。蒙師薦拔。今往東京與孔家為女。托生去也。已而又一男子裸形披髮。渾身杖痕。自言是打死的張勝。蒙師父薦拔。今往東京大興衛。貧人高家為男去也。已而又有一女人頂上纏着索子。自言西門慶之妾孫雪娥。不幸自縊身死。蒙師薦拔。今往東京城外。貧民姚家為女去也。已而又一女人。年小項纏腳帶。自言西門慶之女。陳經濟之妻。西門大姐是也。不幸自縊身死。蒙師薦拔。今往東京城外。與番役鍾貴為女。托生去也。已而又見一小男子自言周義。亦被打死。蒙師薦拔。今往東京城外高家為男。名高留住兒。托生去也。言畢各恍然都不見。小玉諕的戰慄不已。原來這和尚。只是和這些鬼說話。正欲向牀前。告訴與月娘。不料月娘睡得正熟。一靈真性。同吳二舅眾男女。身帶着一百顆胡珠。一柄寶

石絛環。前往濟南府。投奔親家雲離守那裏避兵。就與孝哥完成親事。一路饑食渴飲。夜住曉行。到於濟南府。問一老人。雲參將住所。在於何處。老人指道。此去二裏余地。名靈壁寨。一邊臨河。一邊是山。這靈壁寨。就在城上屯聚。有一千人馬。雲參將就在那裏。做知寨。月娘五口兒。到寨門通報進去。雲參將聽見月娘。遠親來了。一見如故。敍畢禮數。原來新近沒了娘子。央浼鄰舍王婆婆來。陪待月娘。在後堂酒飯。甚是豐盛。吳二舅玳安。另在一處管待。因說起避兵來就親之事。因把那百顆胡珠。寶石絛環。教與雲守。權為茶禮。雲離守收了。並不言其就親之事。到晚又教王婆陪月娘一處歇臥。將言說念月娘。以挑探其意。說雲離守。雖是武官。乃讀書君子。從割衫襟之時。就留心娘子。不期夫人沒了。鰥居至今。今據此山城。雖是任小。上馬管軍。下馬管民。生殺在於掌握。娘子若不棄。願成伉儷之歡。一雙兩好。令郎亦得諧秦晉之配。等待太平之日。再回家去不遲。月娘聽言。大驚失色。半晌無言。這王婆回報雲離守。次日晚夕。置酒後堂。請月娘吃酒。月娘自知他與孝哥兒完親。連忙來到席前敍坐。雲離守乃言。嫂嫂不知下官在此。雖是山城。管着許多人馬。有的是財帛衣服。金銀寶物。缺少一個主家娘子。下官一向思想娘子。如渴思漿。如熱思涼。不想今日娘子到我這裏。與令郎完親。天賜姻緣。一雙兩好。成其夫婦。在此快活一世。有何不可。月娘聽了。心中大怒。罵道。雲離守。誰知你人皮包着狗骨。我過世丈夫。不曾把你輕待。如何一旦出此犬馬之言。雲離守笑嘻嘻。向前

把月娘摟住。求告說。娘子你自家中。如何走來我這裏做甚。自古上門買賣好做。不知怎的一見你。魂靈都被你攝在身上。沒奈何。好歹完成了罷。一面拿過酒來。和月娘吃。月娘道。你前叫我兄弟來。等我與他說句話。雲離守笑道你兄弟和玳安兒小廝。已被我殺了。即令左右取那件物事。與娘子看。不一時燈光下血瀝瀝。提了吳二舅玳安兩顆頭來。諕的月娘面如土色。一面哭倒在地。被雲離守向前抱起。娘子不須煩惱。你兄弟已死。你就與我為妻。我一個總兵官。也不玷辱了你。月娘自思道。這賊漢將我兄弟家人害了命。我若不從。連我命也喪了。乃回嗔作喜說道。你須依我。奴方與你做夫妻。雲離守道。不拘甚事。我都依。月娘道。你先把我孩兒完了房。我卻與你成婚。雲離守道。不打緊。一面叫出雲小姐來。和孝哥兒。推在一處。飲合卺杯。館同心結。成其夫婦。然後拉月娘和他雲雨。這月娘卻拒阻不肯。被去離守忿然大怒。罵道。賤婦。你哄的我女兒與你兒子成了婚姻。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。取刀向牀頭砍去。隨手而落。血濺數步之遠。正是三尺利刀着頂上。滿腔平血濕模糊。月娘見砍死孝哥兒。不覺大叫一聲。不想撒手驚覺。卻是南柯一夢。諕的渾身是汗。遍體生津。連道怪哉怪哉。小玉在旁。便問奶奶怎的哭。月娘道。適間做得一夢不詳。不免告訴了小玉一遍。小玉道。我倒剛總不曾睡着。悄悄打門縫。見那和尚。原來和鬼說了一夜話。剛才過世俺爹。五娘。六娘和陳姐夫。周守備。孫雪娥。來旺兒。媳婦子。大姐。都來說話。各四散去了。月娘道。這寺後見埋着他。每夜靜時分。屈死

淹魂。如何不來。娘兒們也不曾說話。不覺五更鷄叫。吳月娘梳洗面貌。走到禪堂中。禮佛燒香。只見普靜老師。在禪牀上高叫。那吳氏娘子。你如今可省悟得了麼。這月娘便跪下。參拜上告尊師。弟子吳氏。肉眼凡胎。不知師父是一尊古佛。適間一夢中。都已省悟了。老師。道既已省悟。也不消前去。你就去也無過只是如此。倒沒的喪了五口兒性命。合你這兒子。有分有緣。遇着我。都是你平日一點善根所種。不然定然難免骨肉分離。當初你去世夫主西門慶。造惡非善。此子轉身。托化你家。本要蕩散其財本。傾覆其產業。臨死還當身首異處。今我度脫了他去。做了徒弟。常言一子出家。九祖升天。你那夫主冤愆解釋。亦得超生去了。你不信跟我來。與你看一看。於是扠步來到方丈內。只見孝哥兒還睡在牀。老師將手中禪杖。向他頭上只一點。教月娘眾人。忽然翻過身來。卻是西門慶。項帶沉枷。腰繫鐵索。復用禪杖只一點。依舊還是孝哥兒。睡在牀上。月娘見了不覺放聲大哭。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慶托生。良久孝哥兒醒了。月娘問他。如今你跟了師父出家。在佛前與他剃頭。摩頂受記。可憐月娘。扯住慟哭了一場。乾生受養了他一場。到十五歲。指望承家嗣。不想被這個老師幻化去了。吳二舅小玉玳安。亦悲不勝。當下這普靜老師。領了孝哥兒。起了他一個法名。喚做明悟。作辭月娘而去。臨行吩咐月娘。你們不消往前途去了。如今不久。番兵退去。南北分為兩朝。中原已有個皇帝。多不上十日。兵戈退散。地方寧靜了。你每還回家去。安心度日。月娘便道。師父你度托了孩兒去了。甚年何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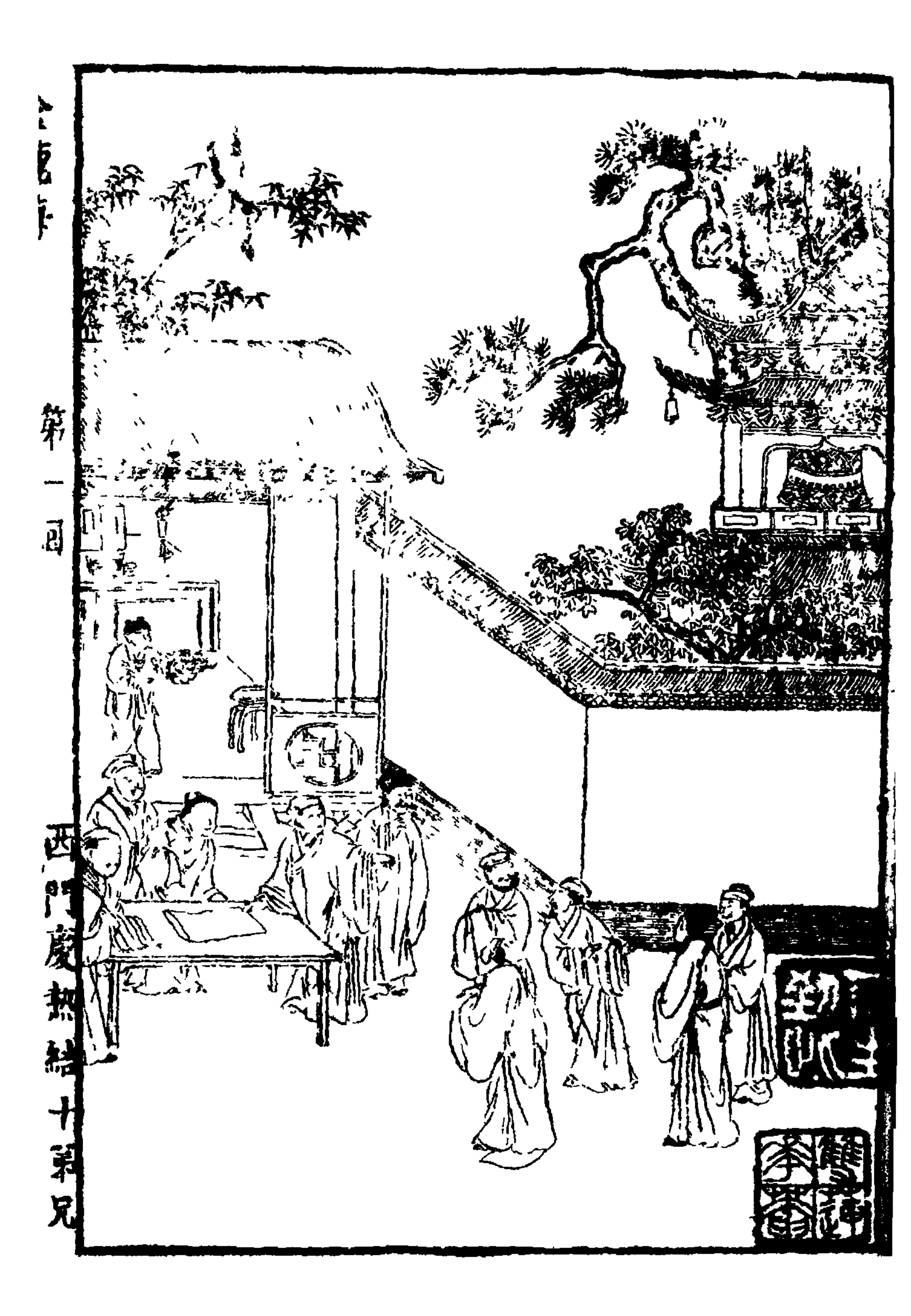
我母子再得見面。不覺扯住。放聲大哭起來。老師便道。娘子休哭兒的。那邊又有一位老師來了。哄的眾人扭頸回頭。當下化陣清風不見了。正是

三降塵寰人不識。攸然飛過岱東峰。

不說普靜老師。幻化孝哥兒去了。且說吳月娘與吳二舅眾人在永福寺住了。那到十日光景。果然大金國立了張邦昌在東京稱帝。置文武百官徽宗欽宗。兩君北去。康王泥馬度江。在建康即位。是為高宗皇帝。拜宗澤為大將。復取山東河北。分為兩朝。天下太平。人民復業。後月娘歸家開了門戶。家產器物。都不曾疎失。後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門安承受家業。人稱呼為西門小員外。養活月娘到老。壽年七十歲。善終而亡。此皆平日好善看經之報也。有詩為證。

閒閱遺書思惘然。誰知天道有循環。
西門豪橫難存嗣。經濟顛狂定被殲。
樓月善良終有壽。瓶梅淫佚早歸泉。
可怪金蓮遭惡報。遺臭千年作話傳。

金瓶梅詞話卷之一百回終。



第一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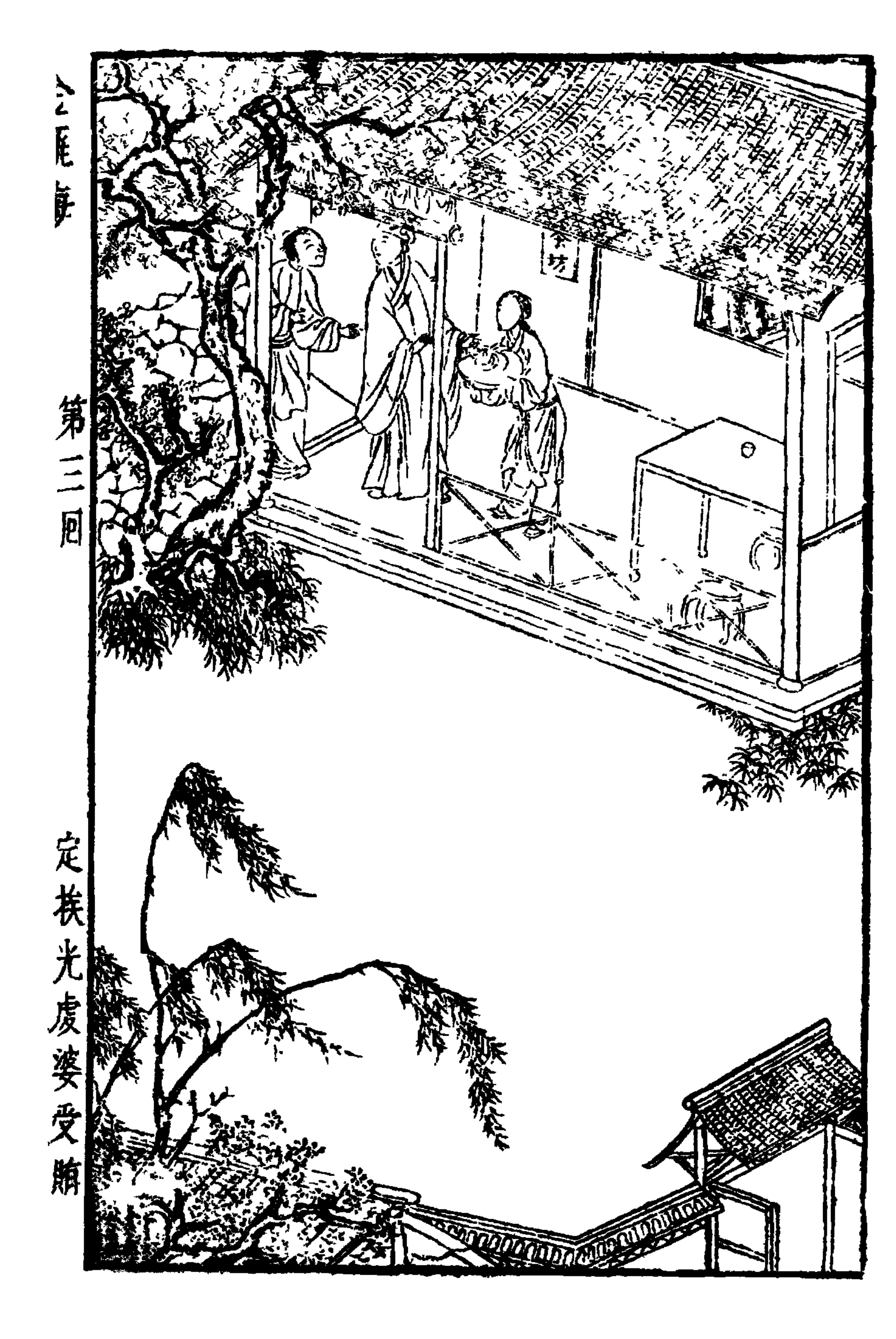
西門慶熱結十弟兄



武二郎冷遇親哥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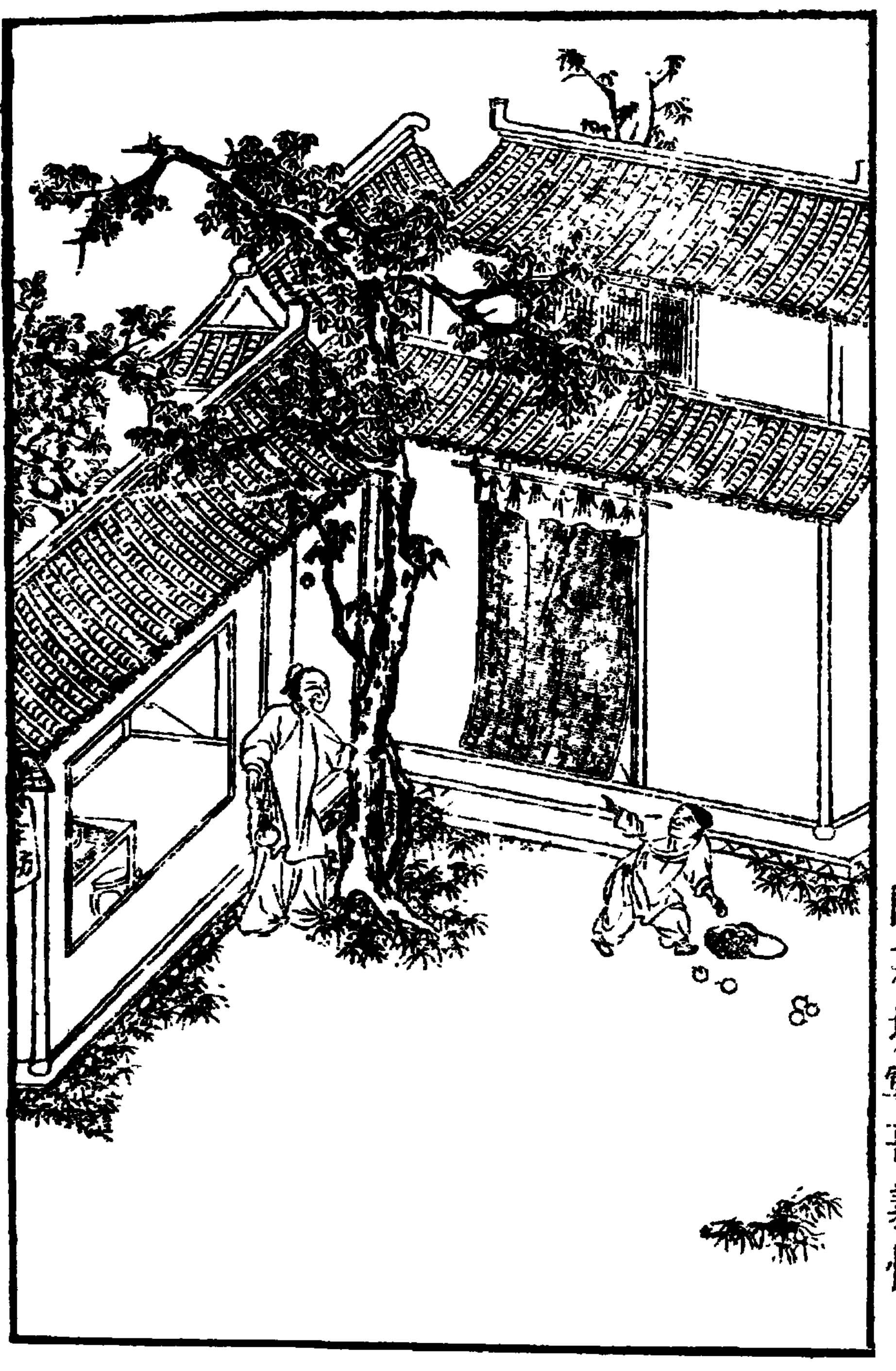

金瓶梅
第二回
俏潘娘簾下勾情
茶坊
黄子立刊

老王婆茶坊說技


第三回
定挨光虔婆受賄
茶坊

設圈套浪子挑私

第四回　赴巫山潘氏幽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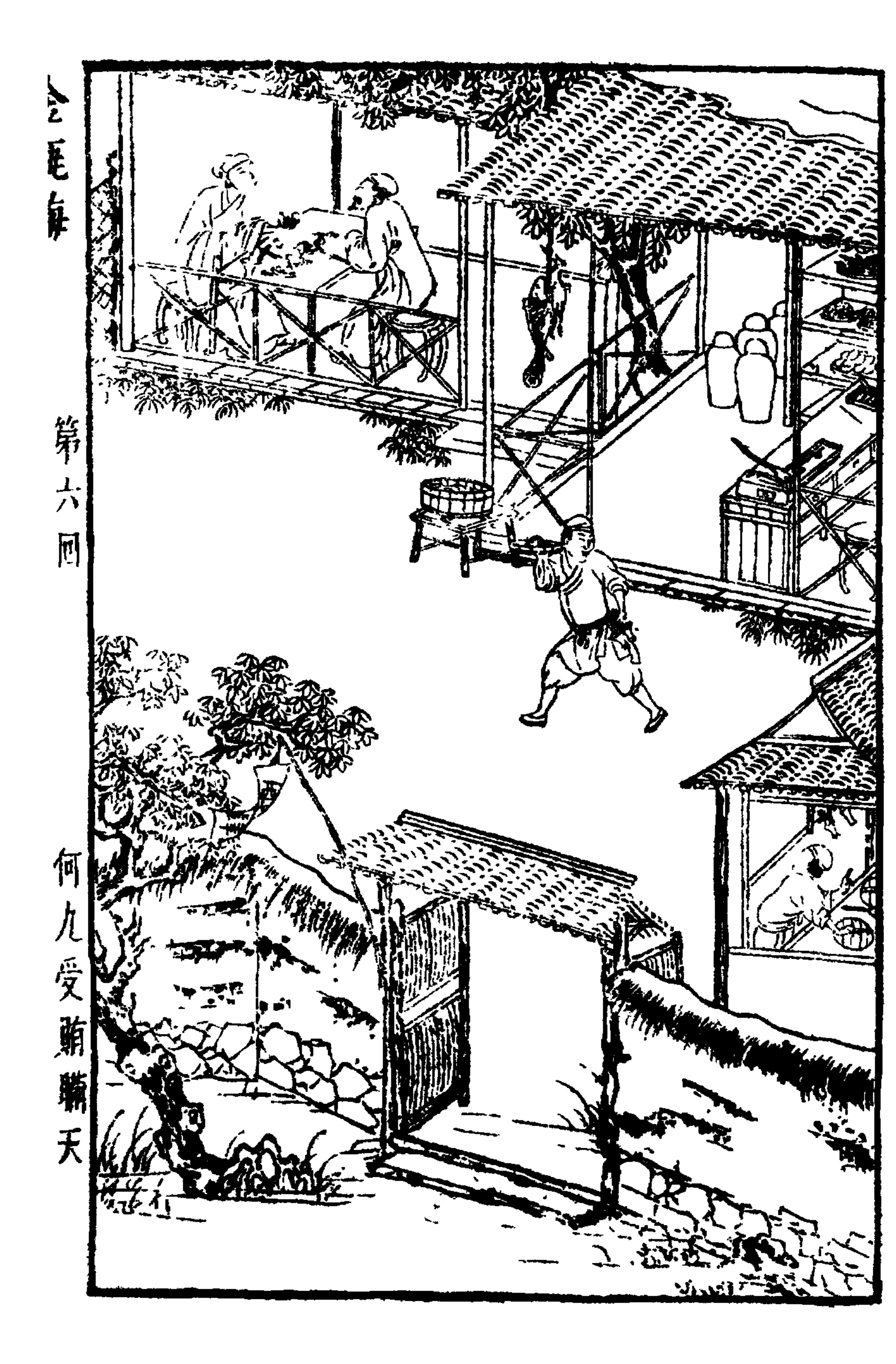
鬧茶坊鄆哥義憤



金瓶梅　第五回　捉奸情鄆哥設計



飲鴆藥武大遭殃


金瓶梅
第六回
何九受賄瞞天

王婆幇間遇雨


金瓶梅
第七回
薛媒婆說娶孟三兒



楊姑娘氣罵張四舅

第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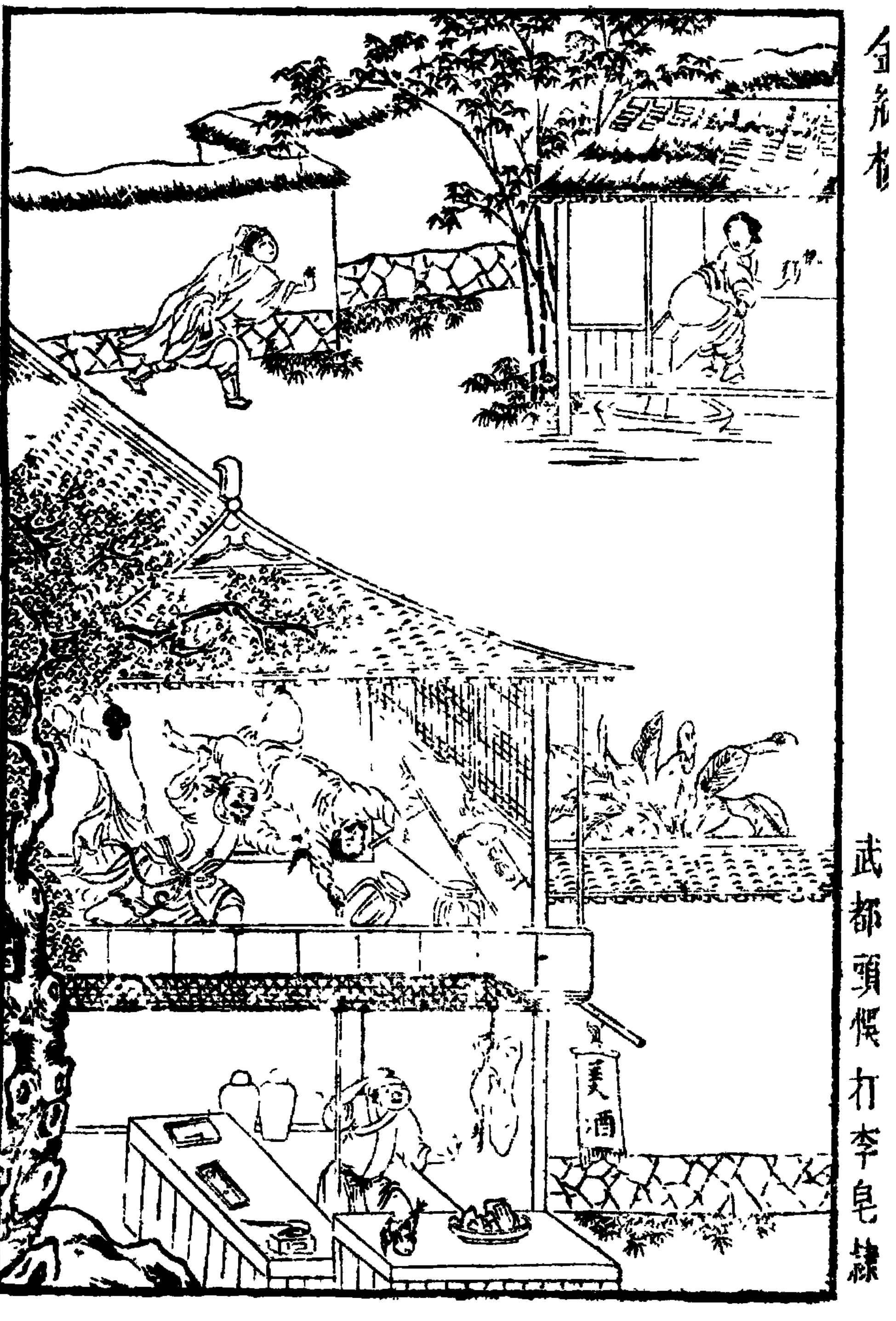
盼情郎佳人占鬼卦



燒夫靈和尚聽淫聲

第九回

西門慶偷娶潘金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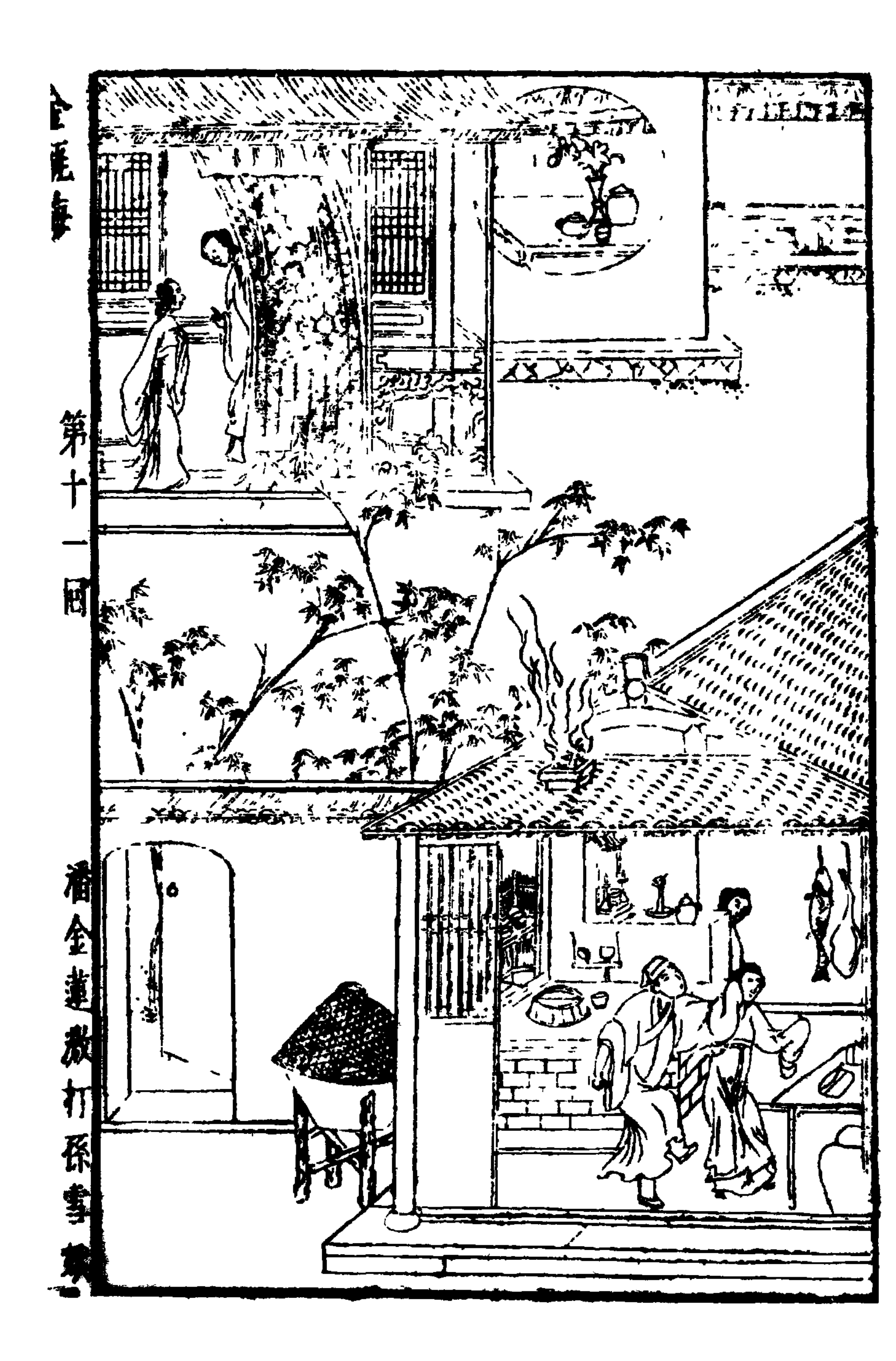


武都頭悞打李皂隸

義士充配孟州道



妻妾戲賞芙蓉亭


金瓶梅
第十一回
潘金蓮激打孫雪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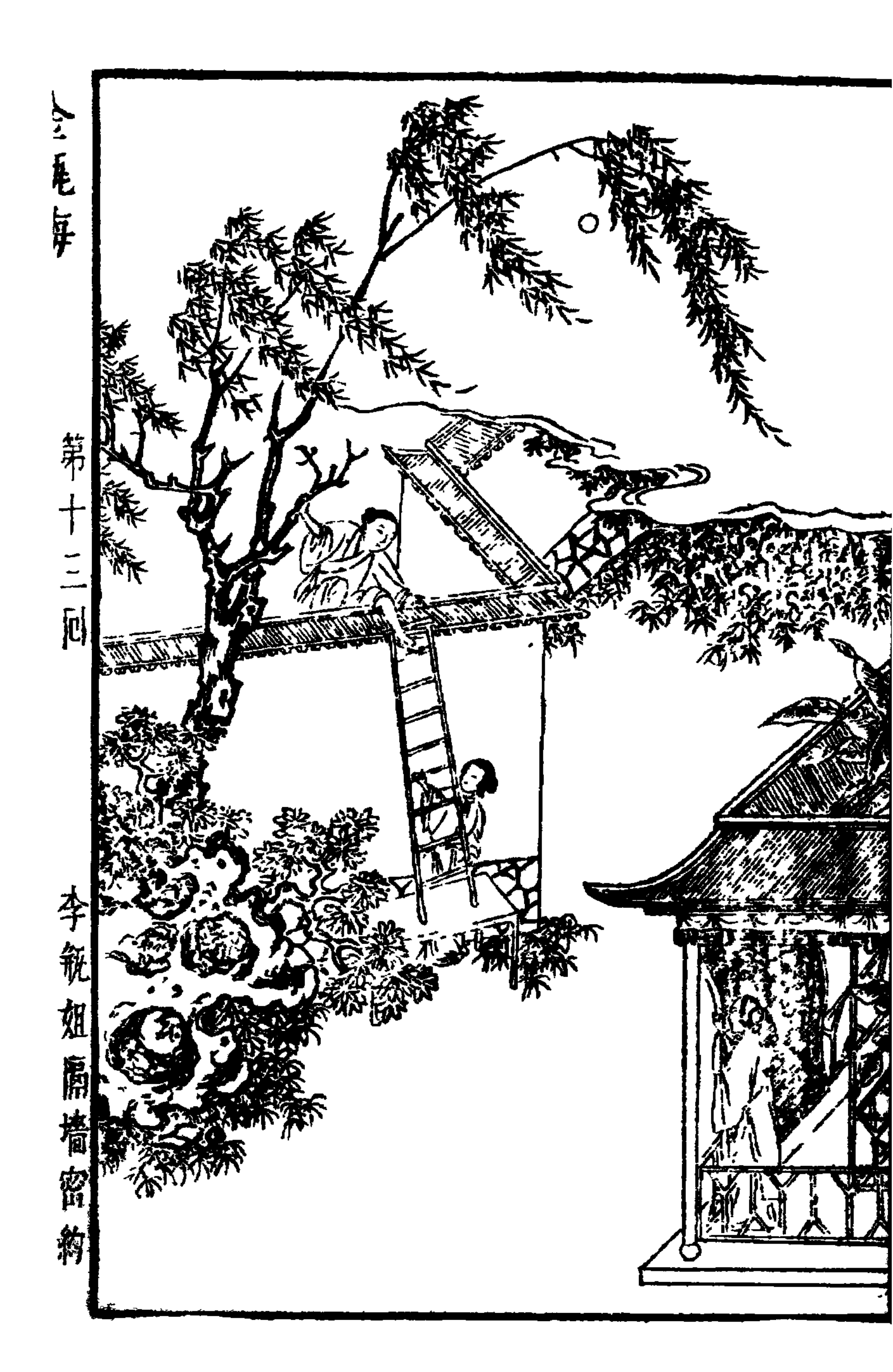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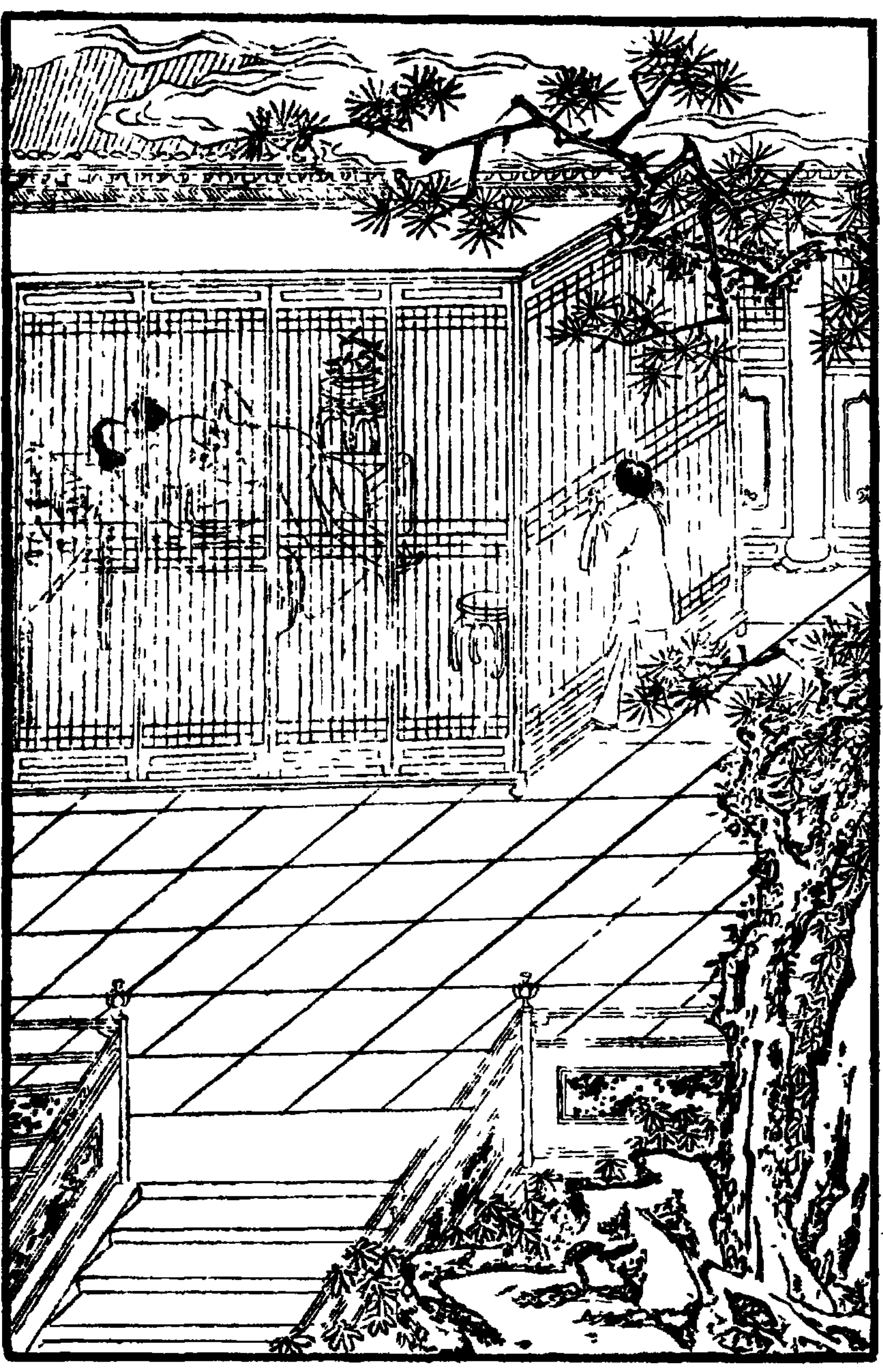
西門慶梳籠李桂姐


金瓶梅
第十二回
潘金蓮私僕受辱



劉玶星壓勝求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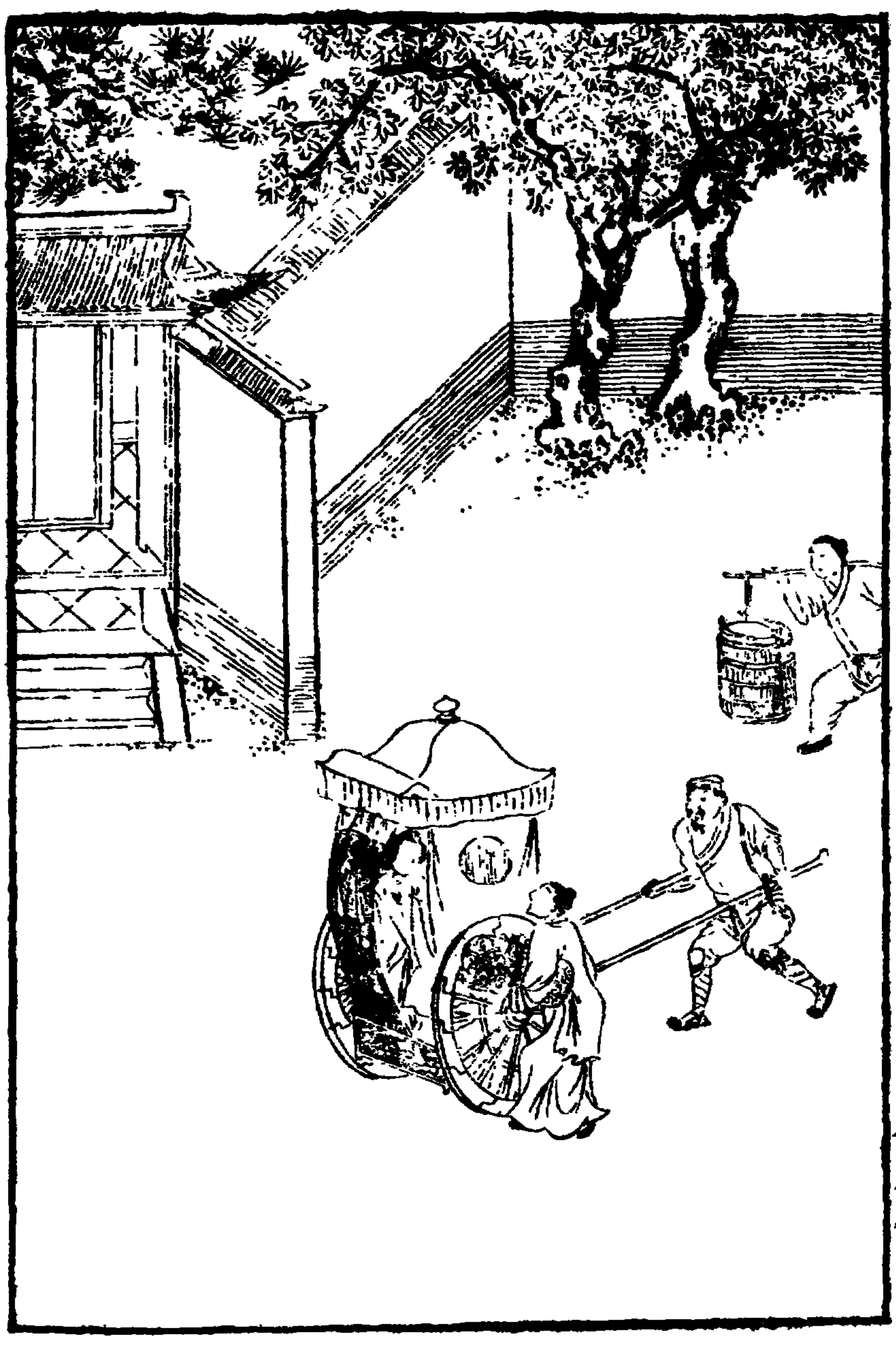

金瓶梅
第十三回
李瓶姐隔墻密約



迎春兒隙底私窺



第十四回 花子虛因氣喪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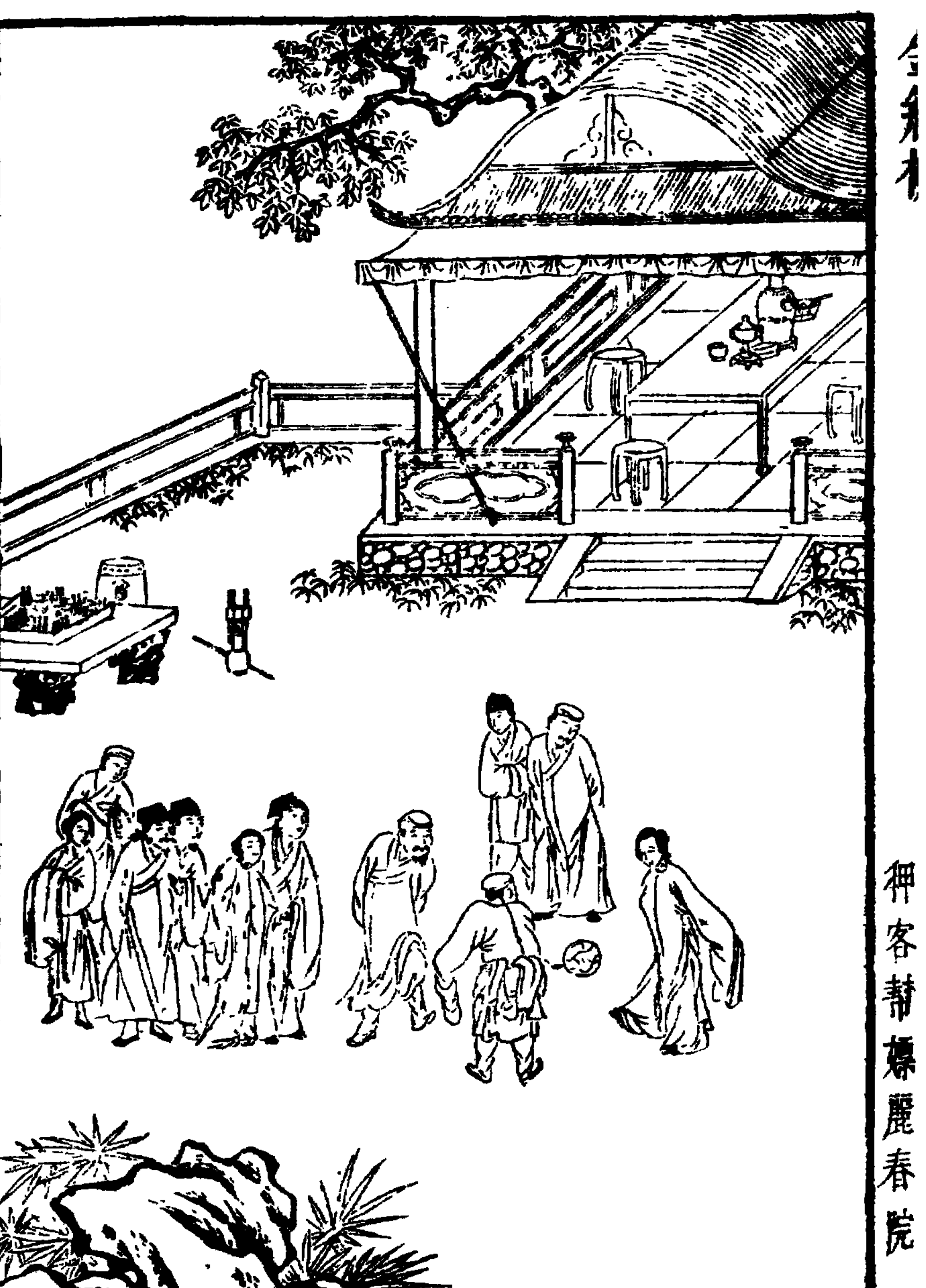
李瓶兒迎奸赴會



金瓶梅

第十五回

佳人笑賞翫燈樓



狎客幫嫖麗春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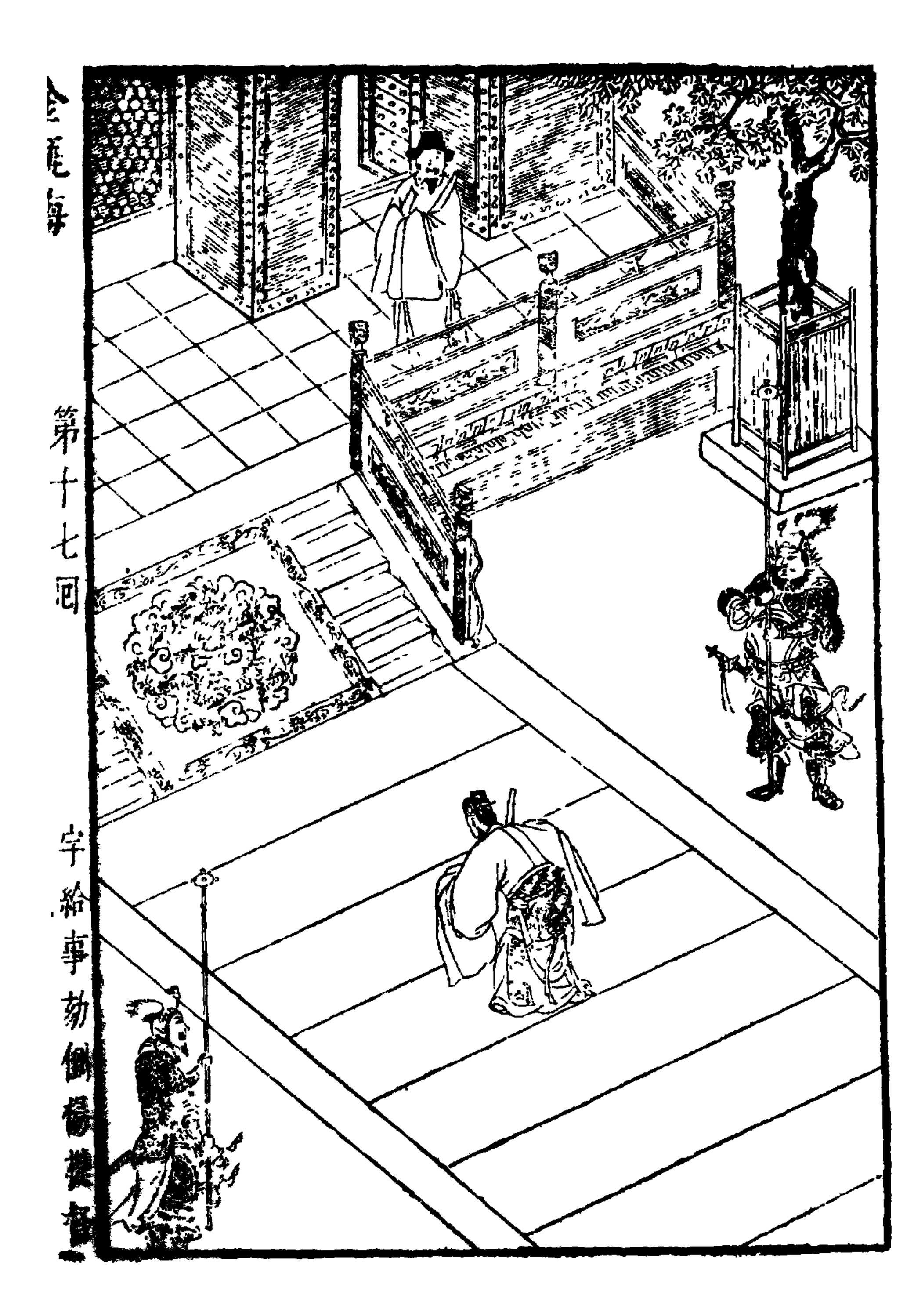


金瓶梅

第十六回　西門慶擇吉佳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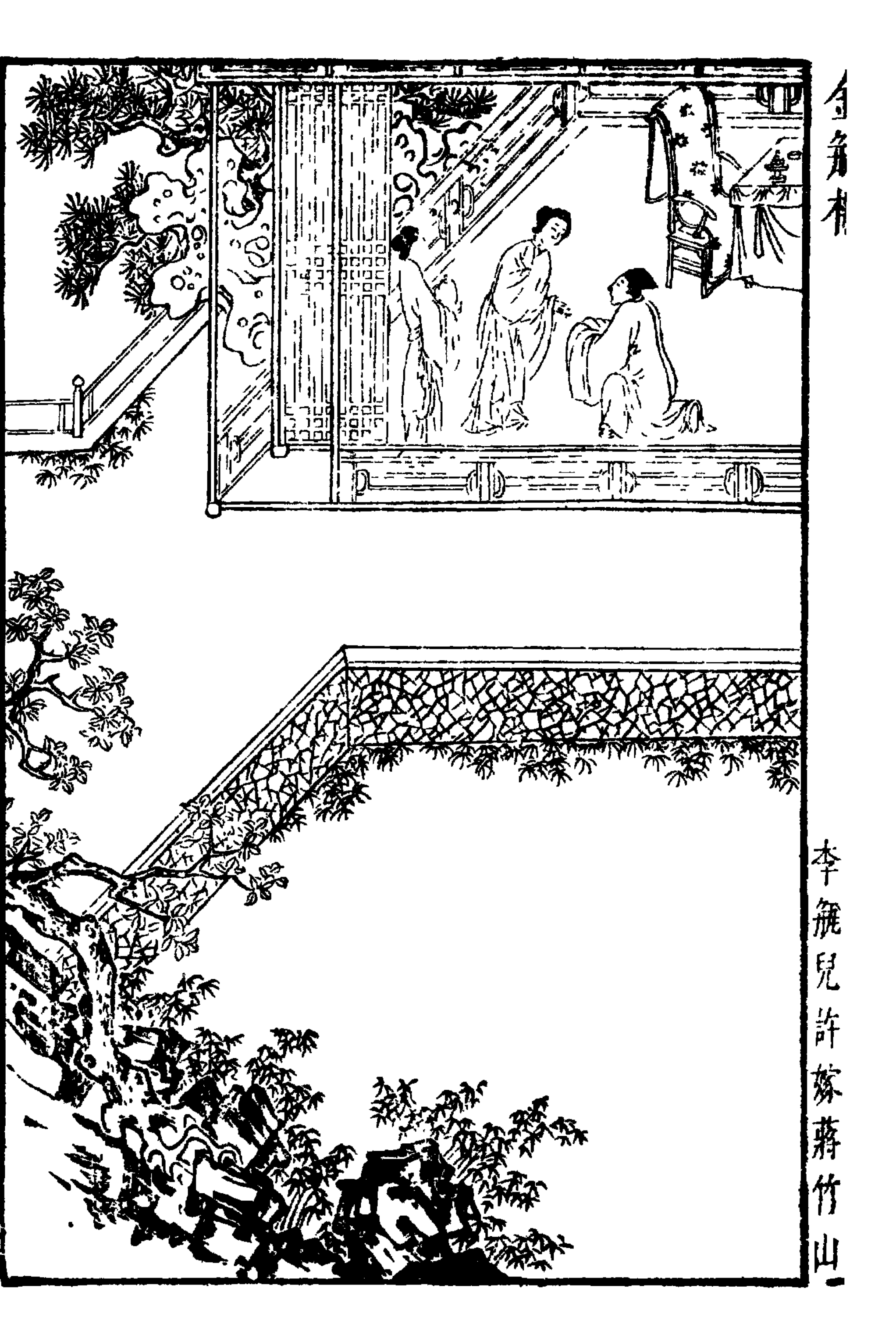
應伯爵追歡喜慶



金瓶梅

第十七回

宇給事劾倒楊提督



李瓶兒許嫁蔣竹山

第十八回

賂相府西門脫禍



見嬌娘敬濟魂消

金瓶梅

第十九回

草裡蛇邏打蔣竹山



李瓶兒情感西門慶



第二十回 傻幫閑趨奉鬧華筵



癡子弟爭鋒毀花院



金瓶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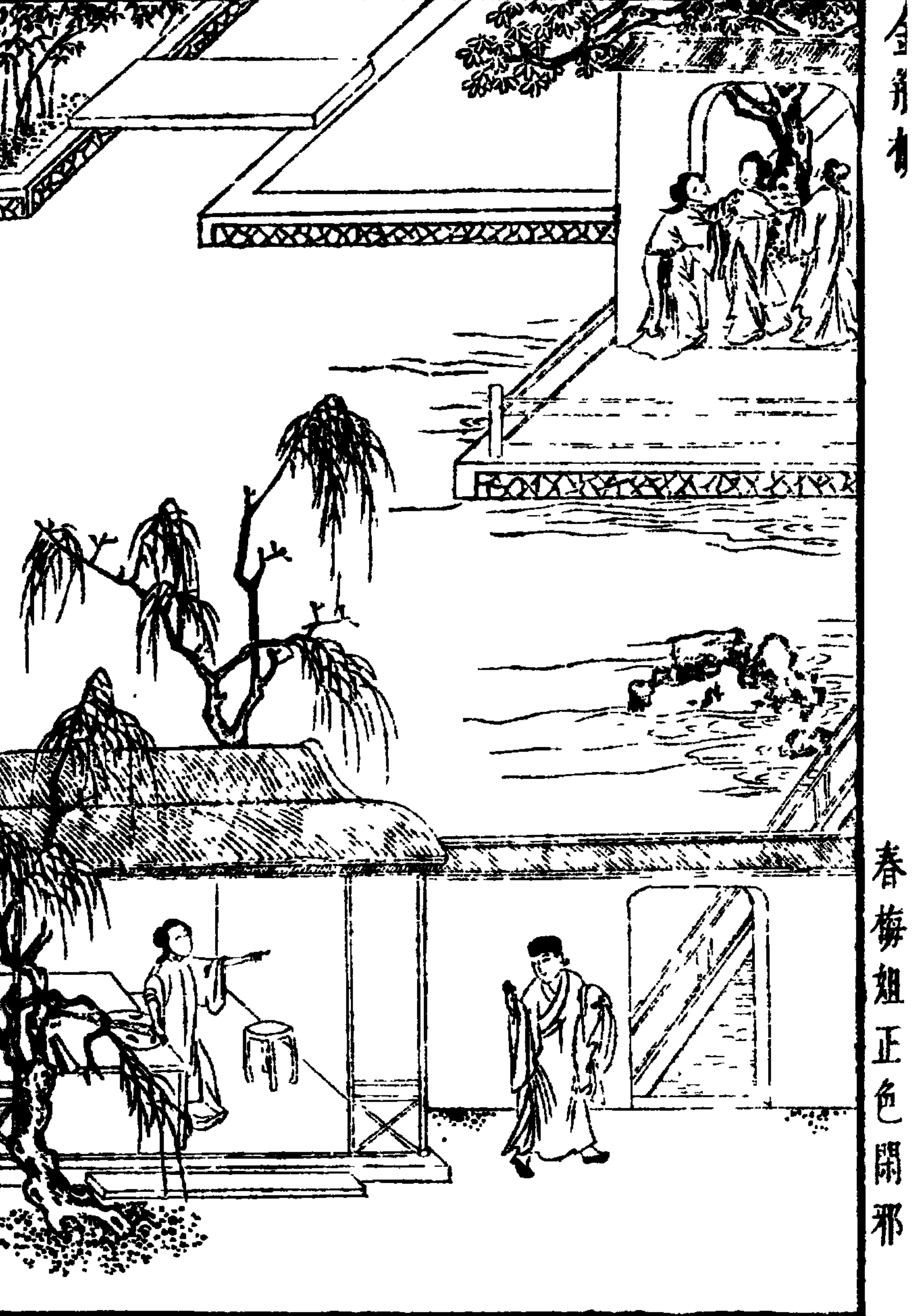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一回

吳月娘掃雪烹茶



應伯爵替花邀酒


金瓶梅
第二十二回
蕙蓮兒偷期蒙愛



春梅姐正色閑邪

第二十三回

賭棋枰瓶兒輸鈔



覷藏春潘氏潛踪



第二十四回　敬濟元夜戲嬌姿



惠祥怒詈來旺婦



第二十五回　吳月娘春晝鞦韆



來旺兒醉中謗訕

金瓶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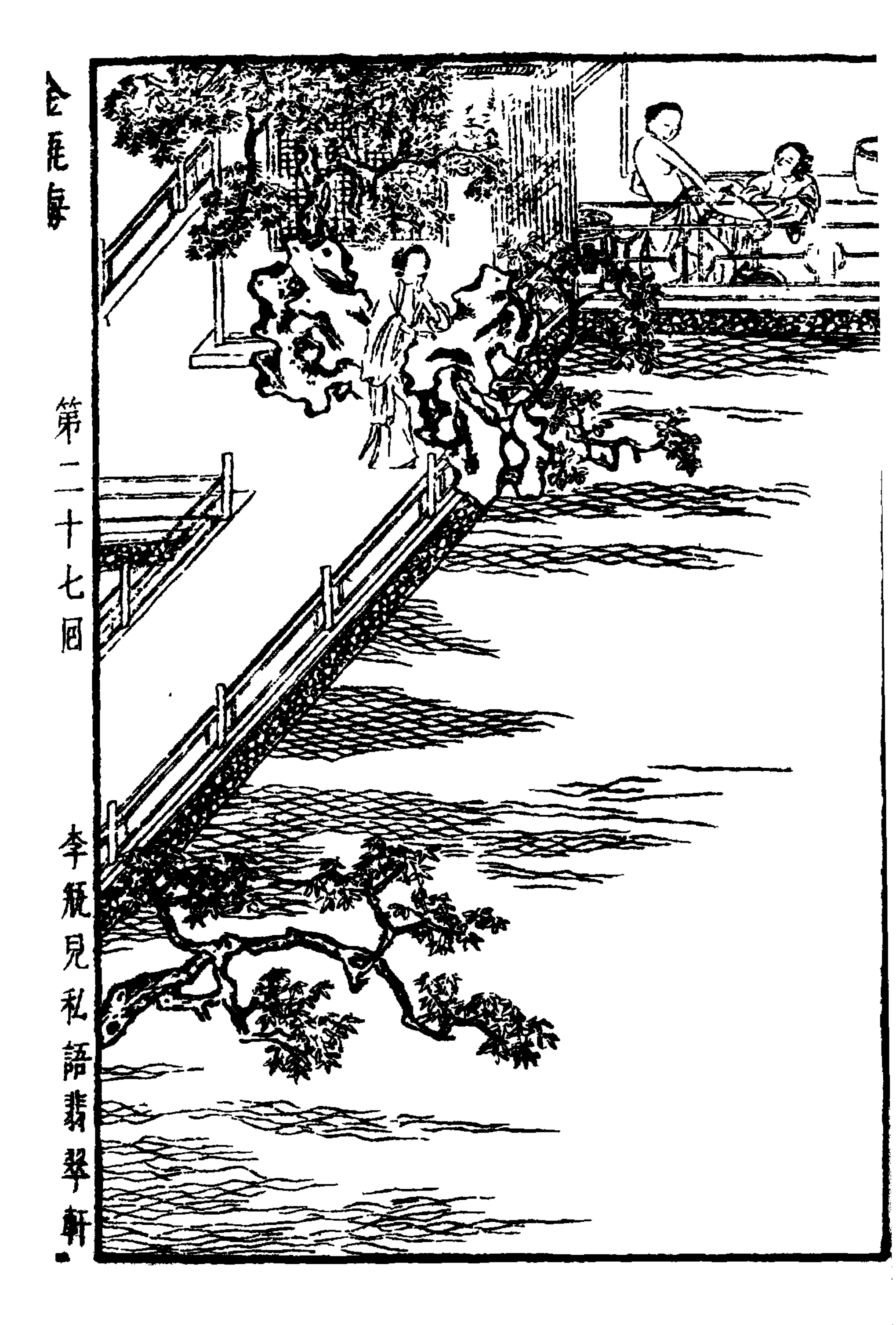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六回

來旺遞解徐州

金瓶梅

蕙蓮含羞自縊

劉啟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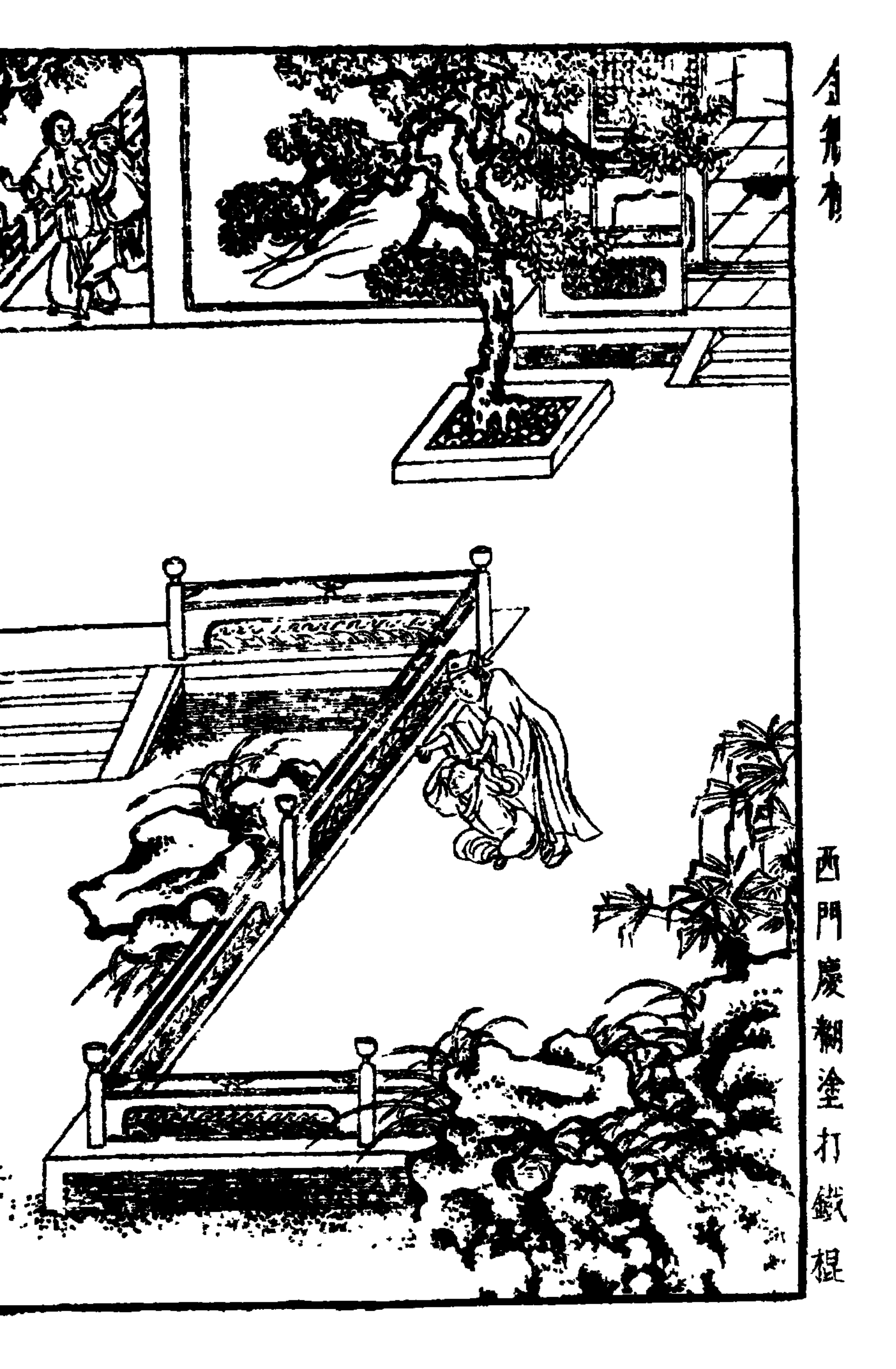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七回

李瓶兒私語翡翠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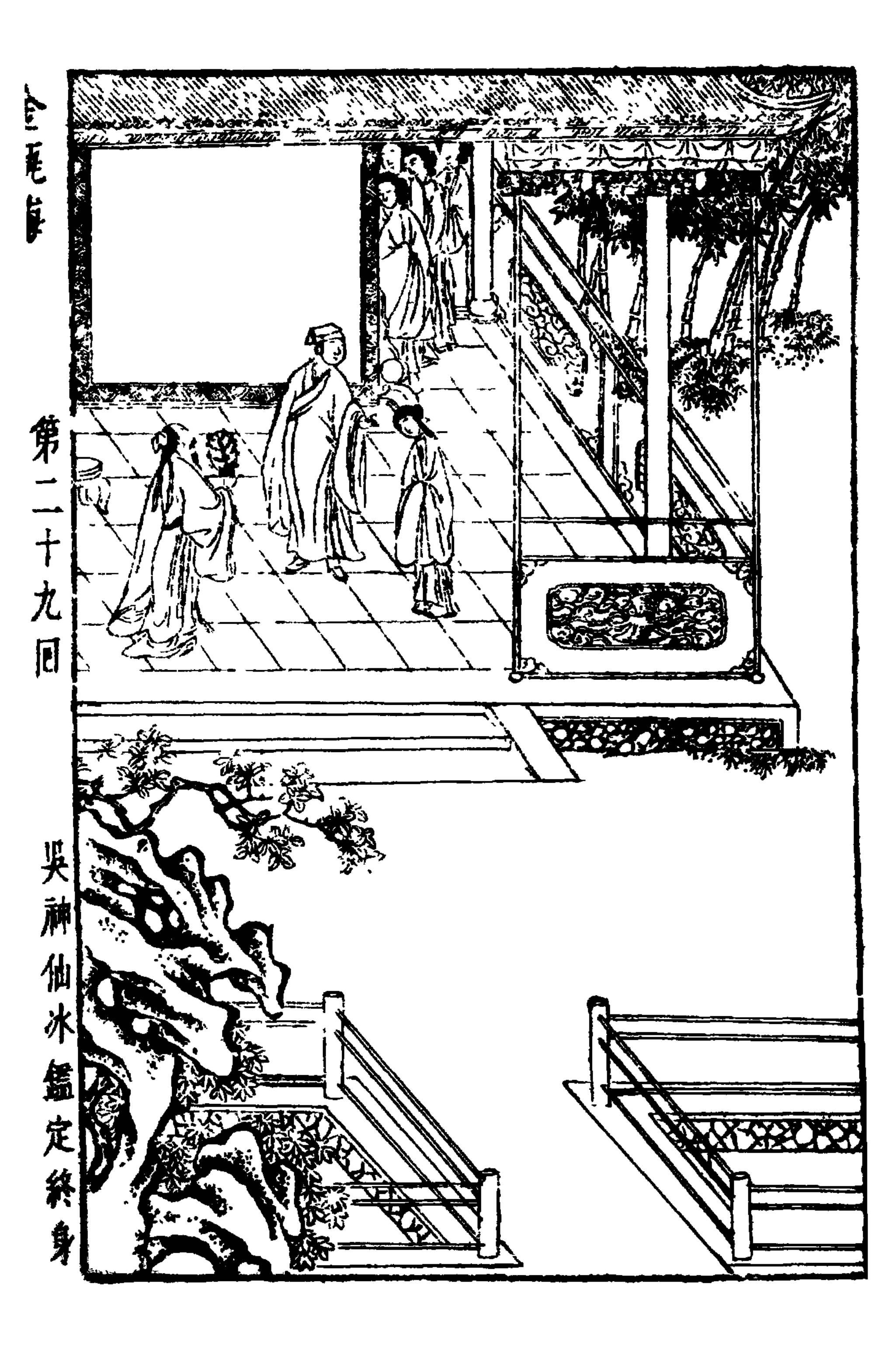


潘金蓮醉鬧葡萄架


金瓶梅
第二十八回
陳敬濟徼倖得金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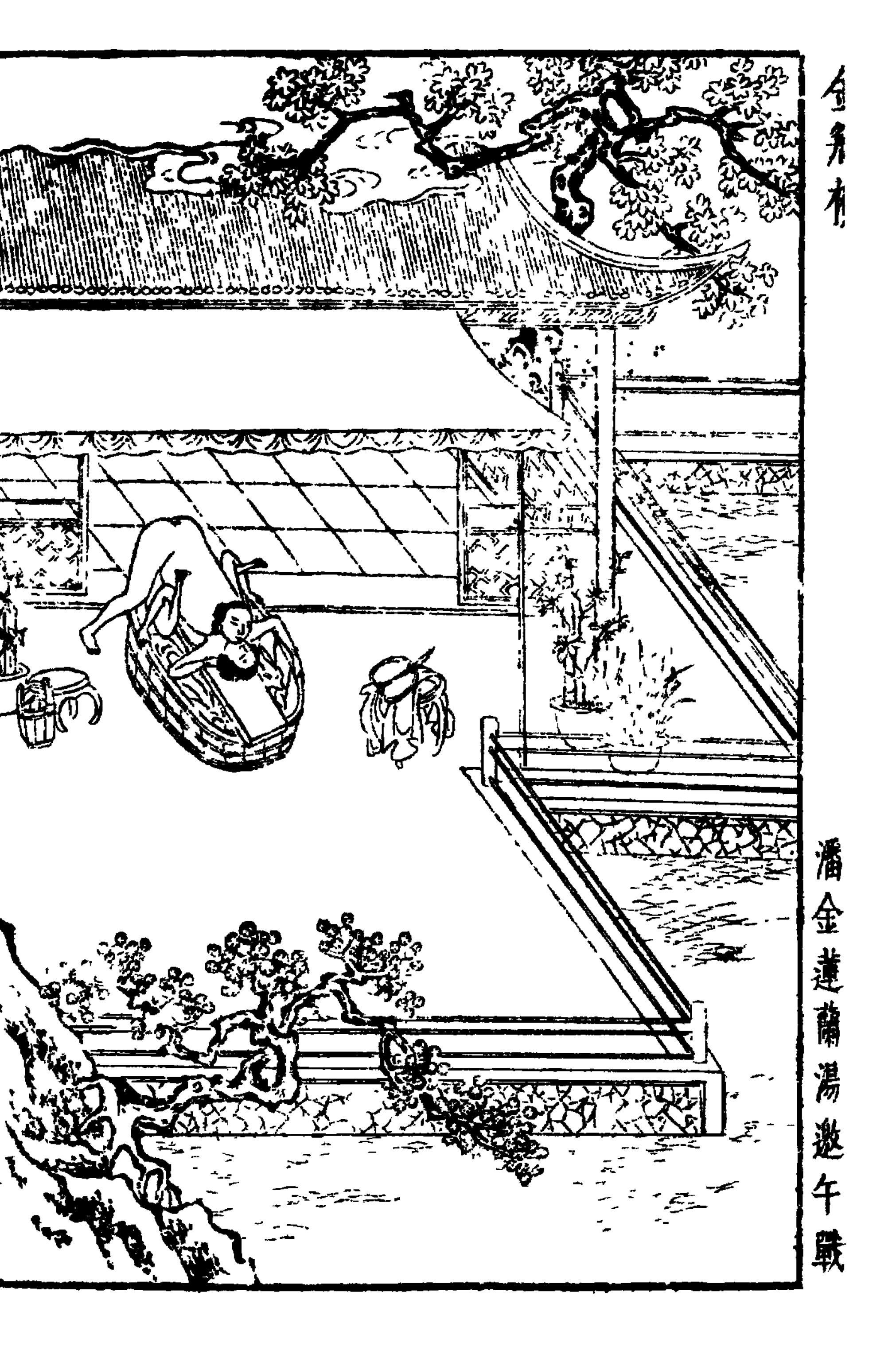


西門慶糊塗打鐵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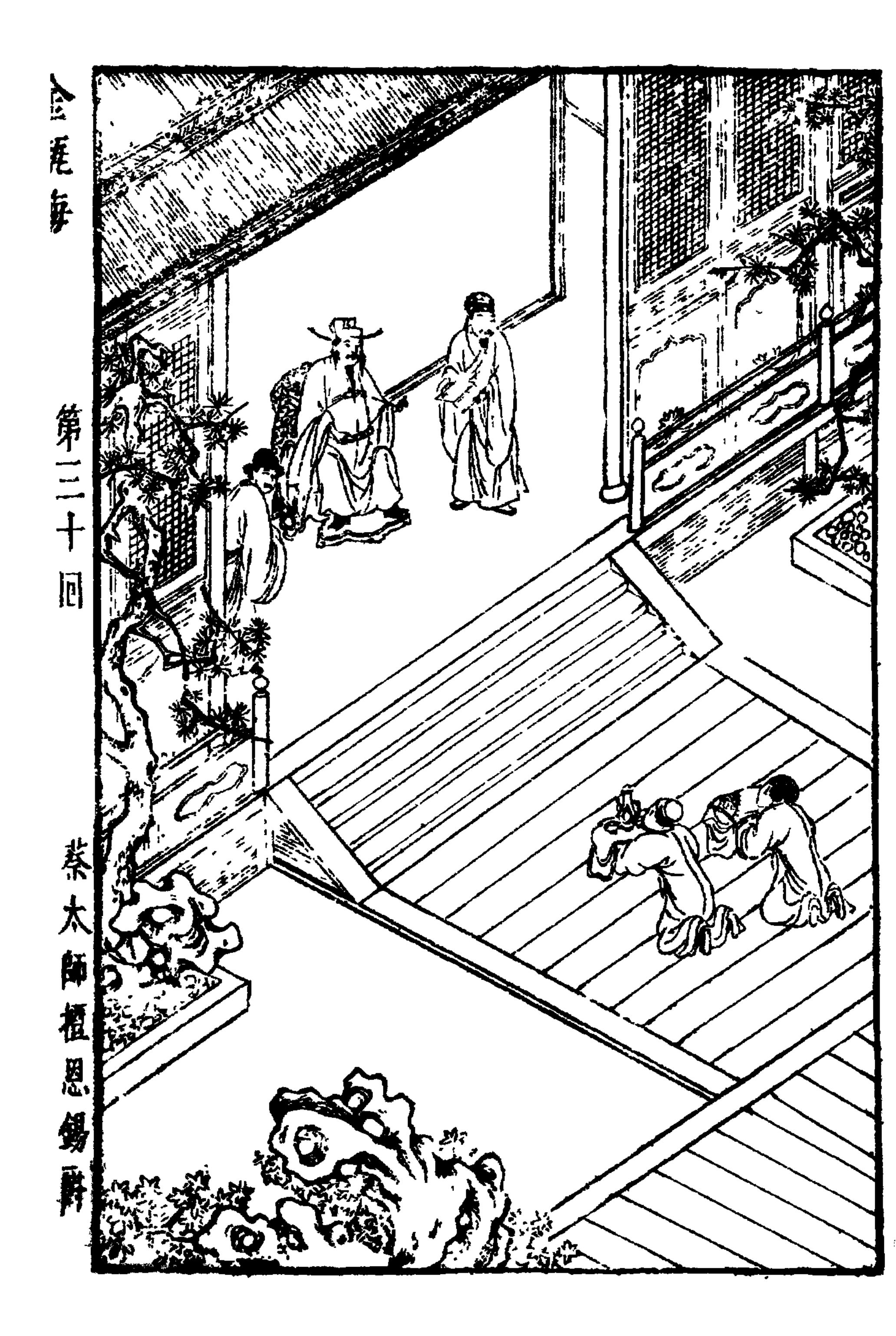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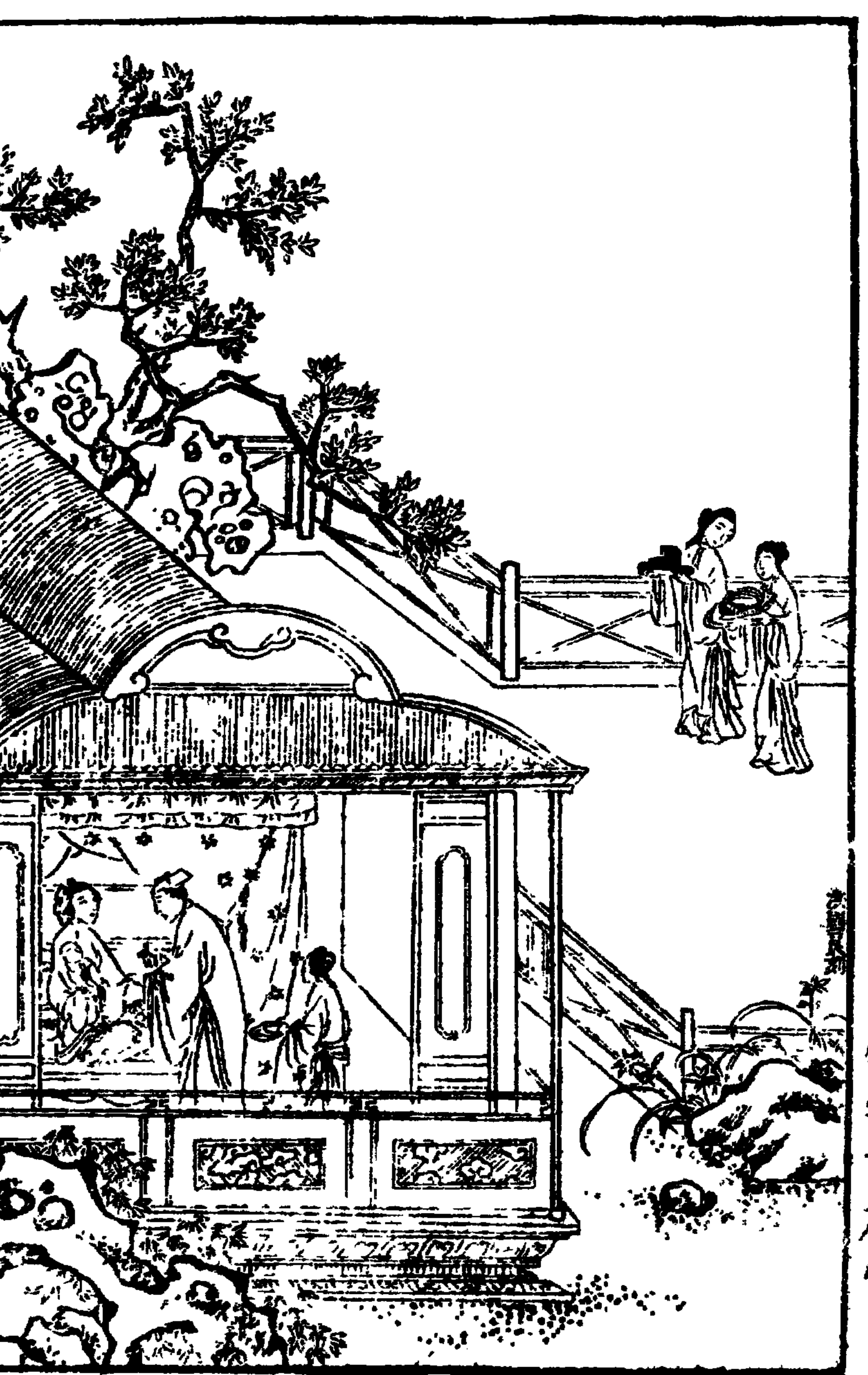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九回

吳神仙冰鑑定終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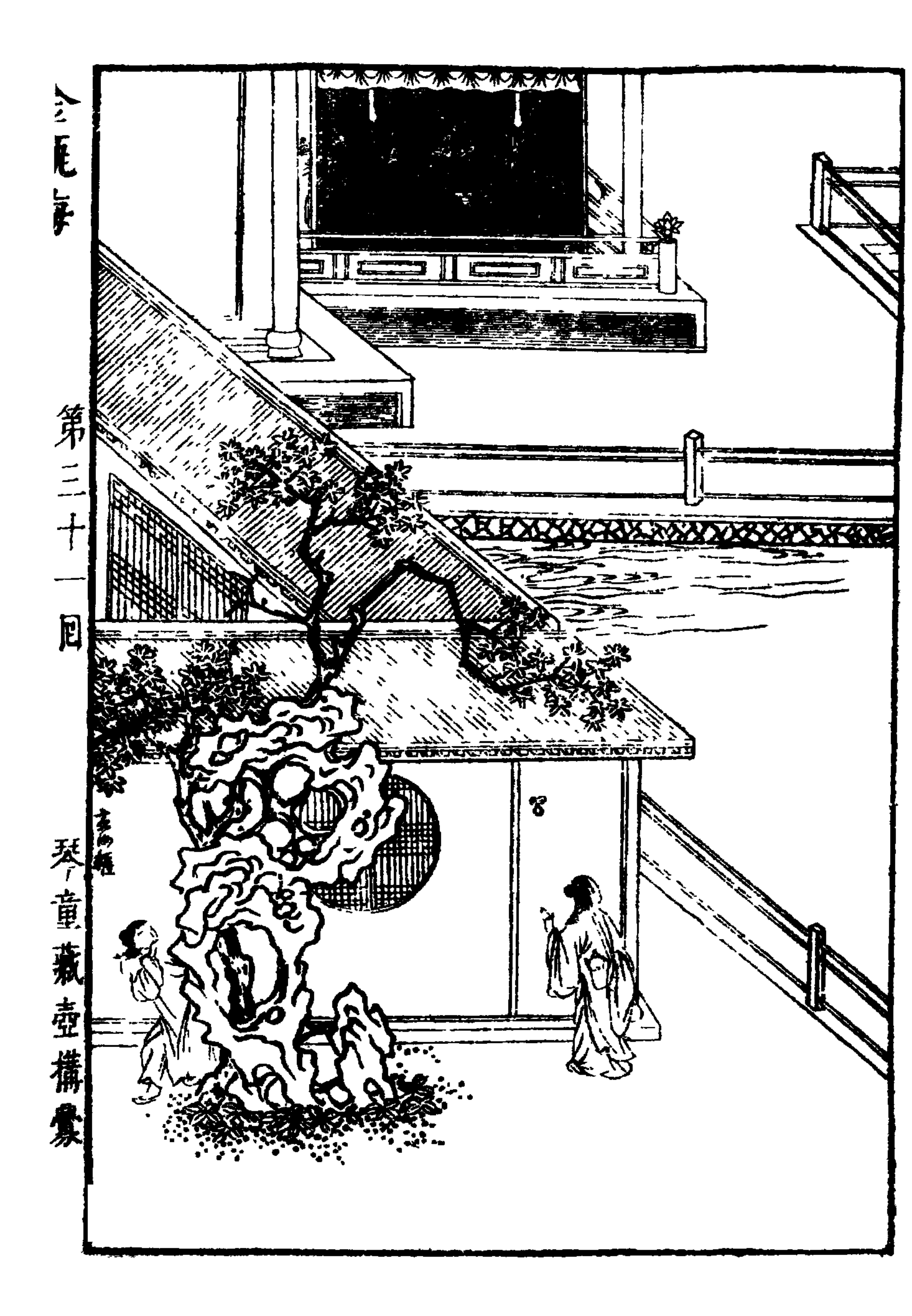


潘金蓮蘭湯邀午戰


金瓶梅
第三十回
蔡太師擅恩錫爵



西門慶生子加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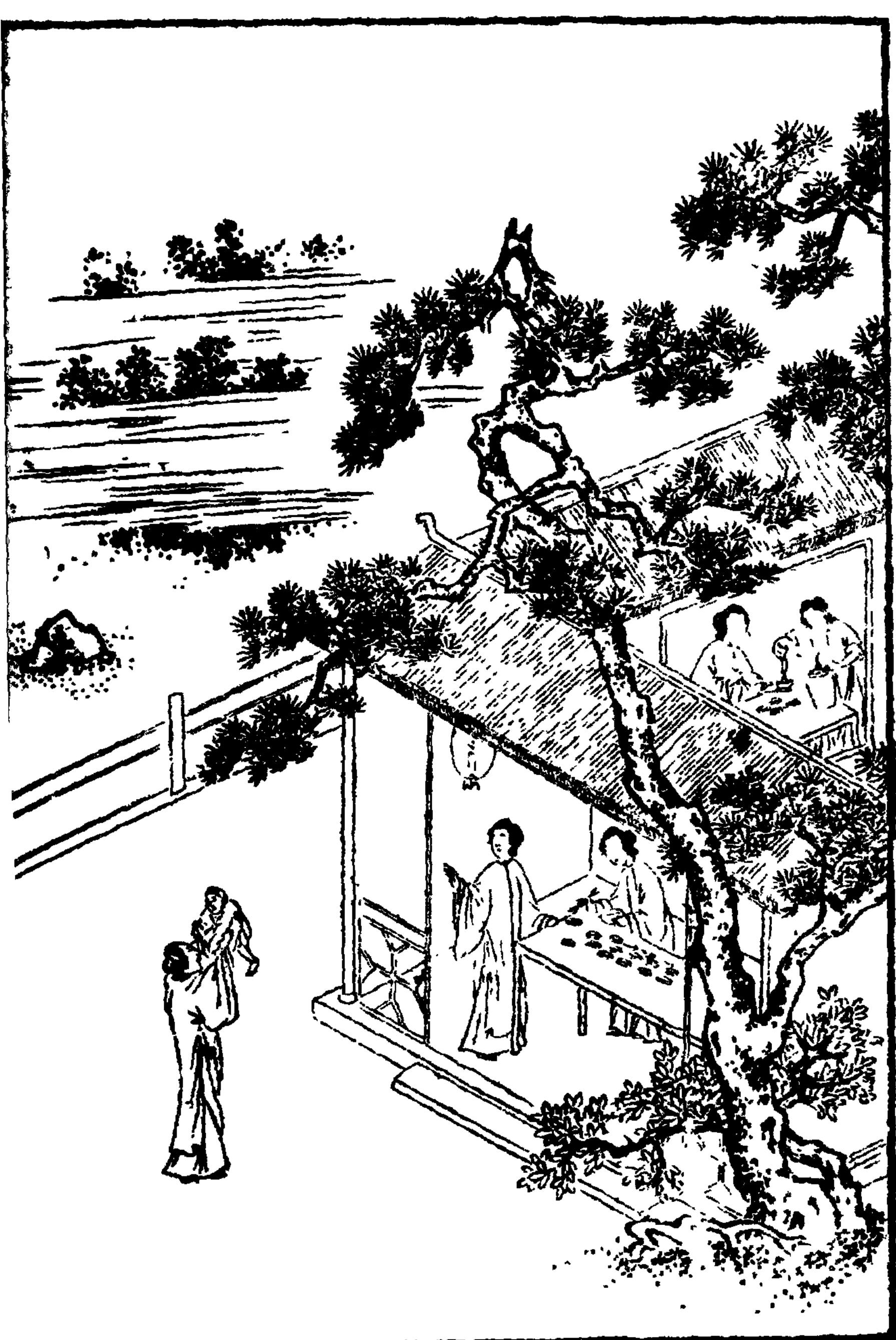

金瓶梅
第三十一回
琴童藏壺構釁

金瓶梅

西門開宴爲歡

第三十二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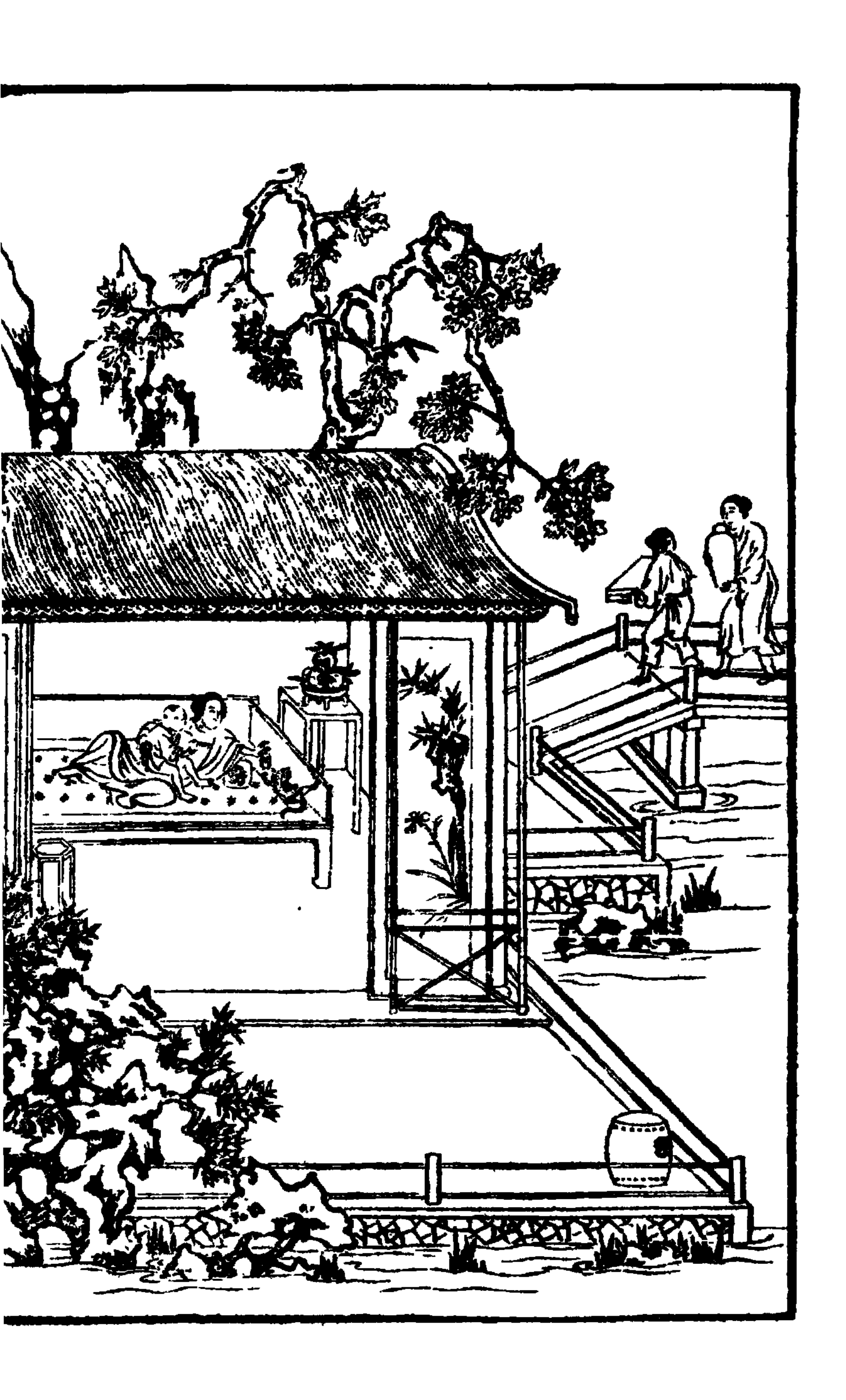
李桂姐趨炎認女



潘金蓮懷嫉驚兒

第三十三回

陳敬濟失鑰罰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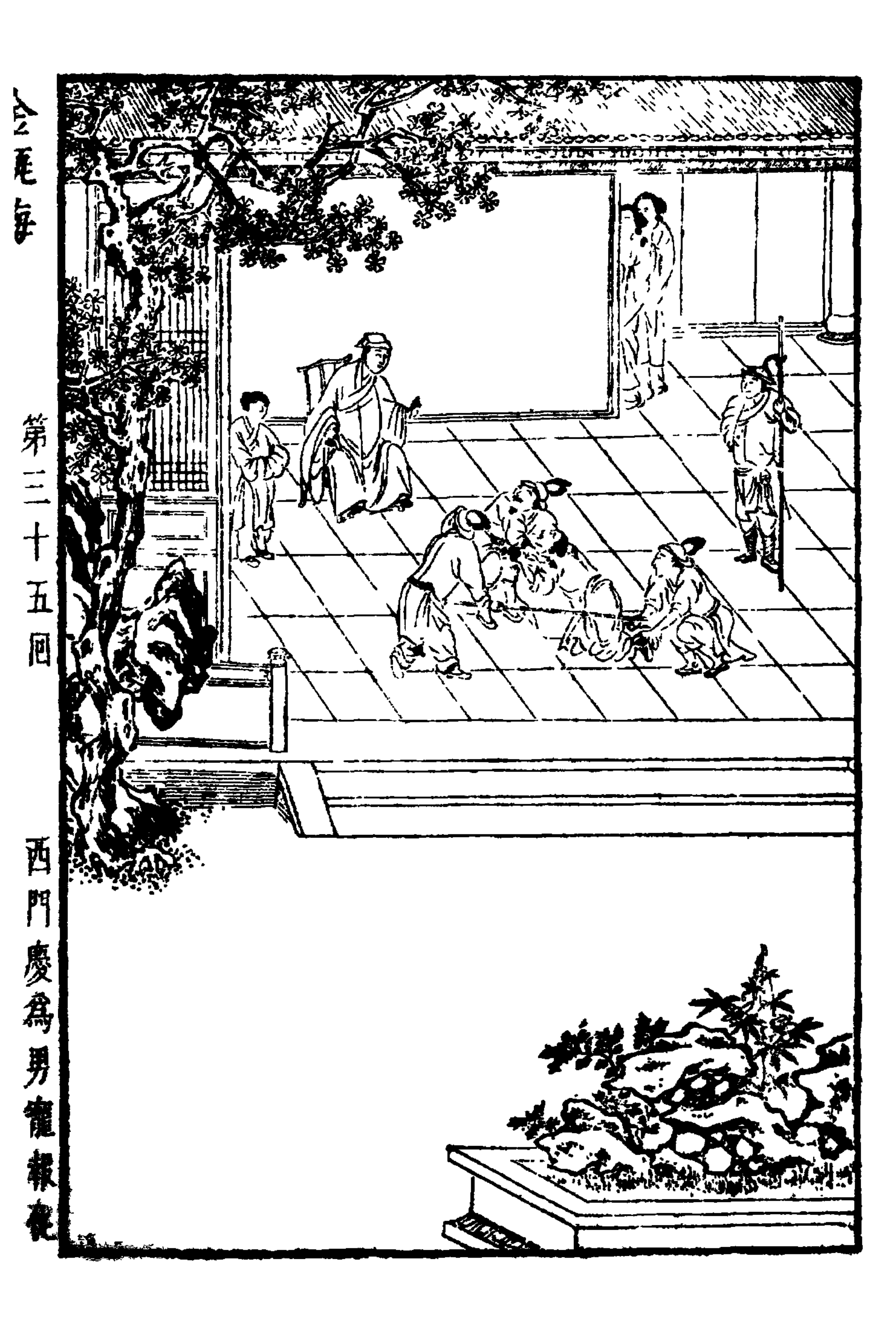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四回

受私賄後庭說事



韓道國縱婦爭風



金瓶梅

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為男寵報仇



書童兒作女粧媚客



第三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尋女



蔡狀元留飲借盤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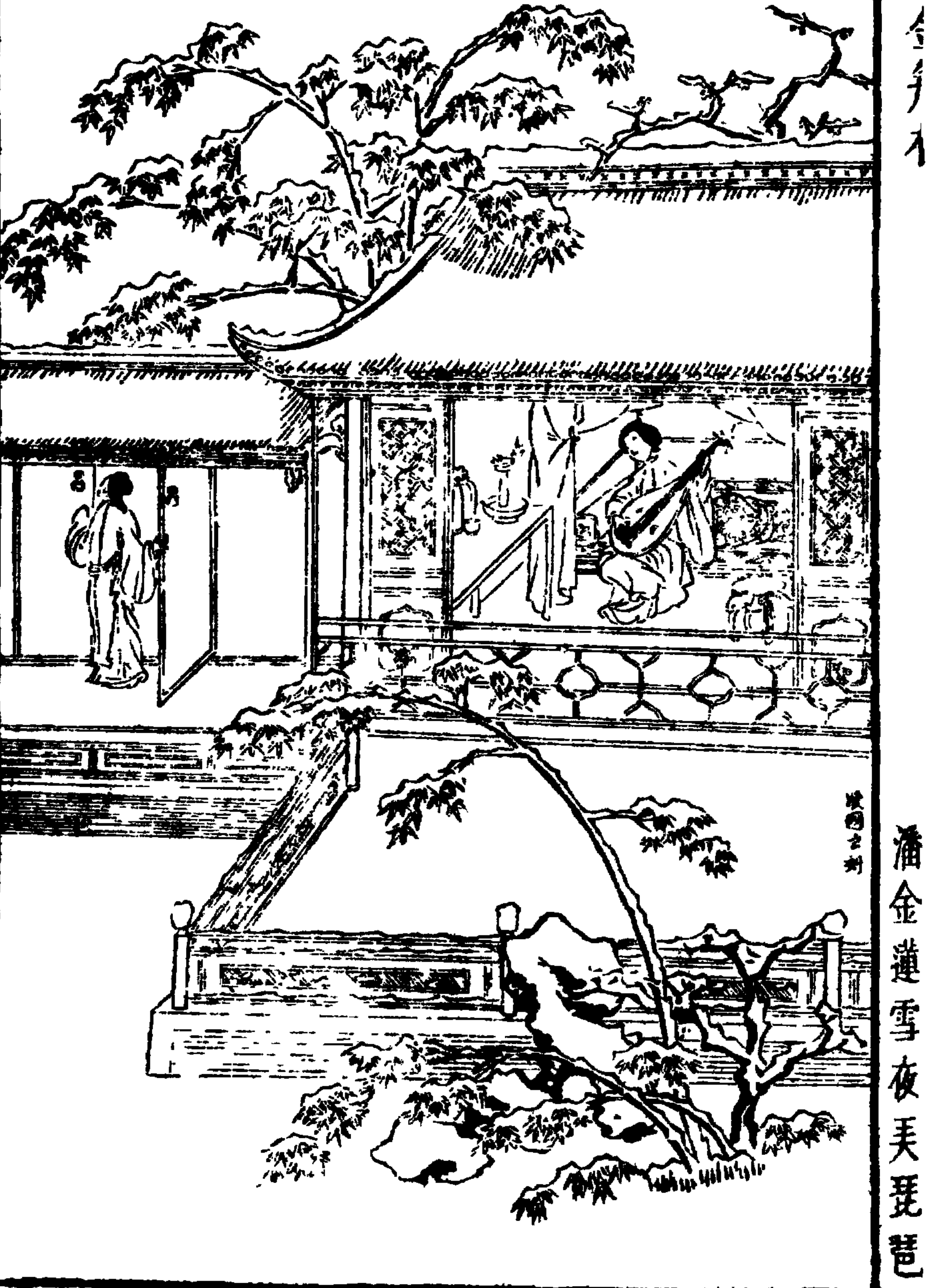

第三十七回
馮媽媽說嫁韓愛



金瓶梅
西門慶包占王六兒

第三十八回

王六兒棒槌打搗鬼



潘金蓮雪夜弄琵琶

金瓶梅

第三十九回

寄法名官哥穿道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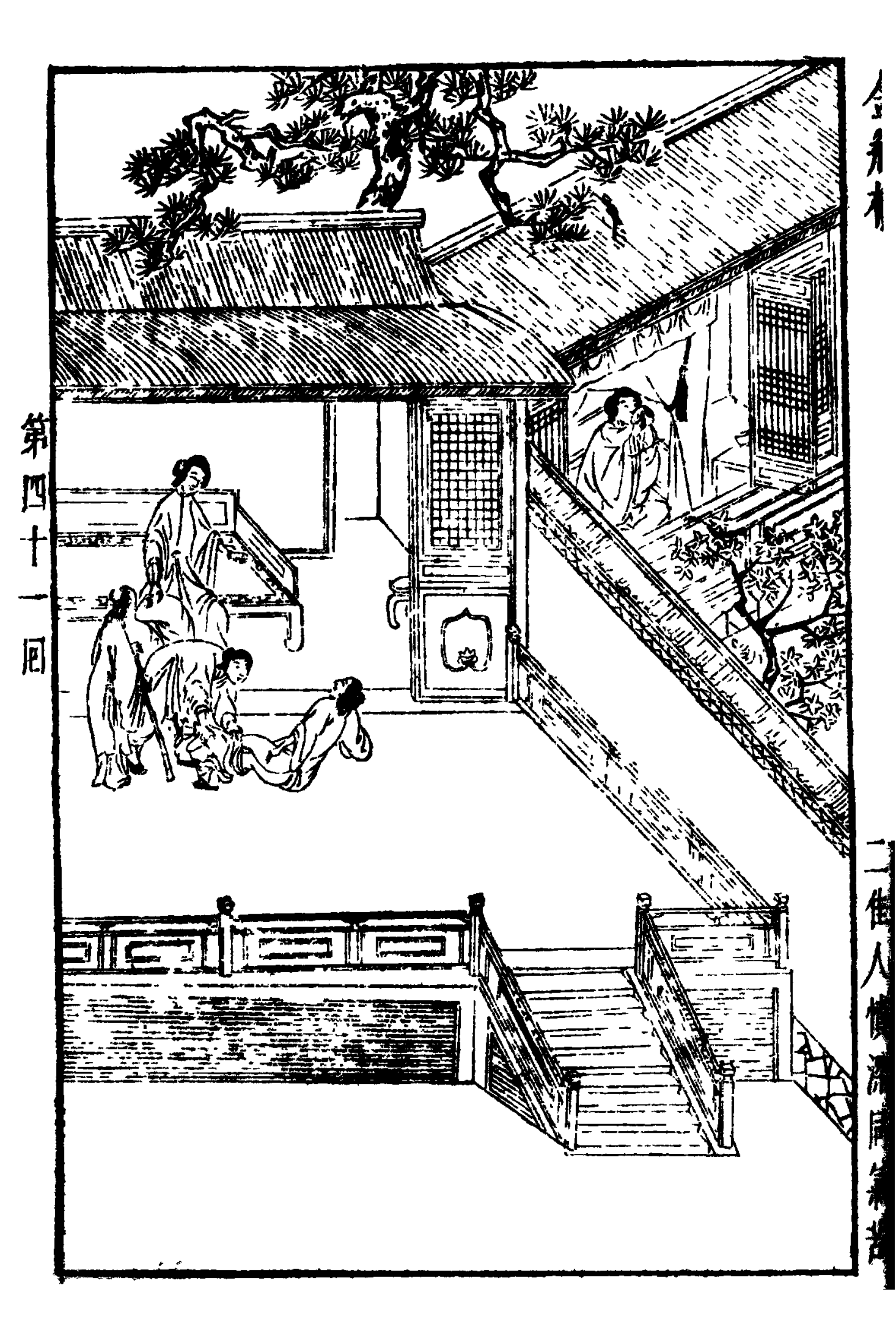
散生日敬濟拜冤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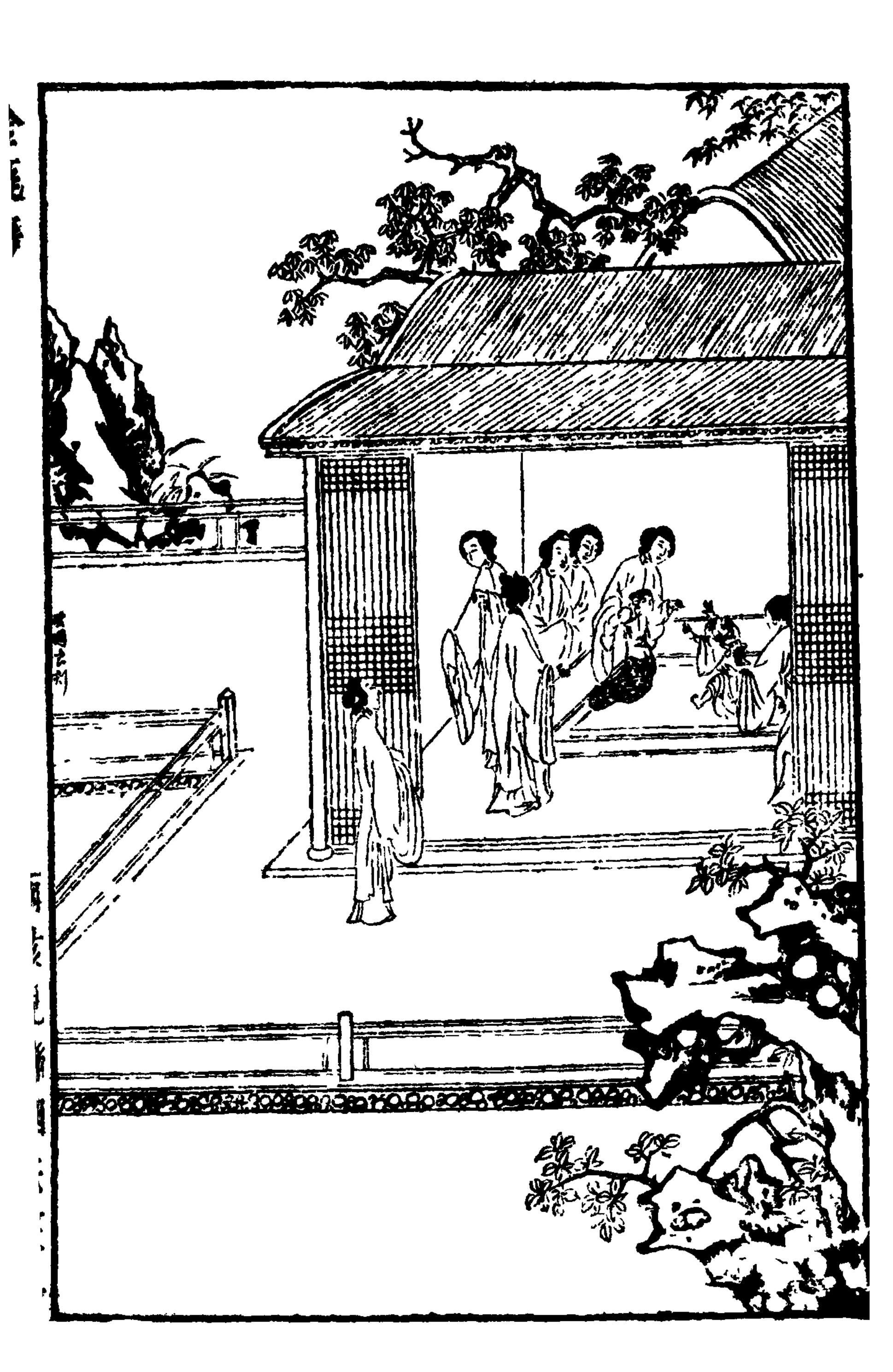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回

抱孩童瓶兒希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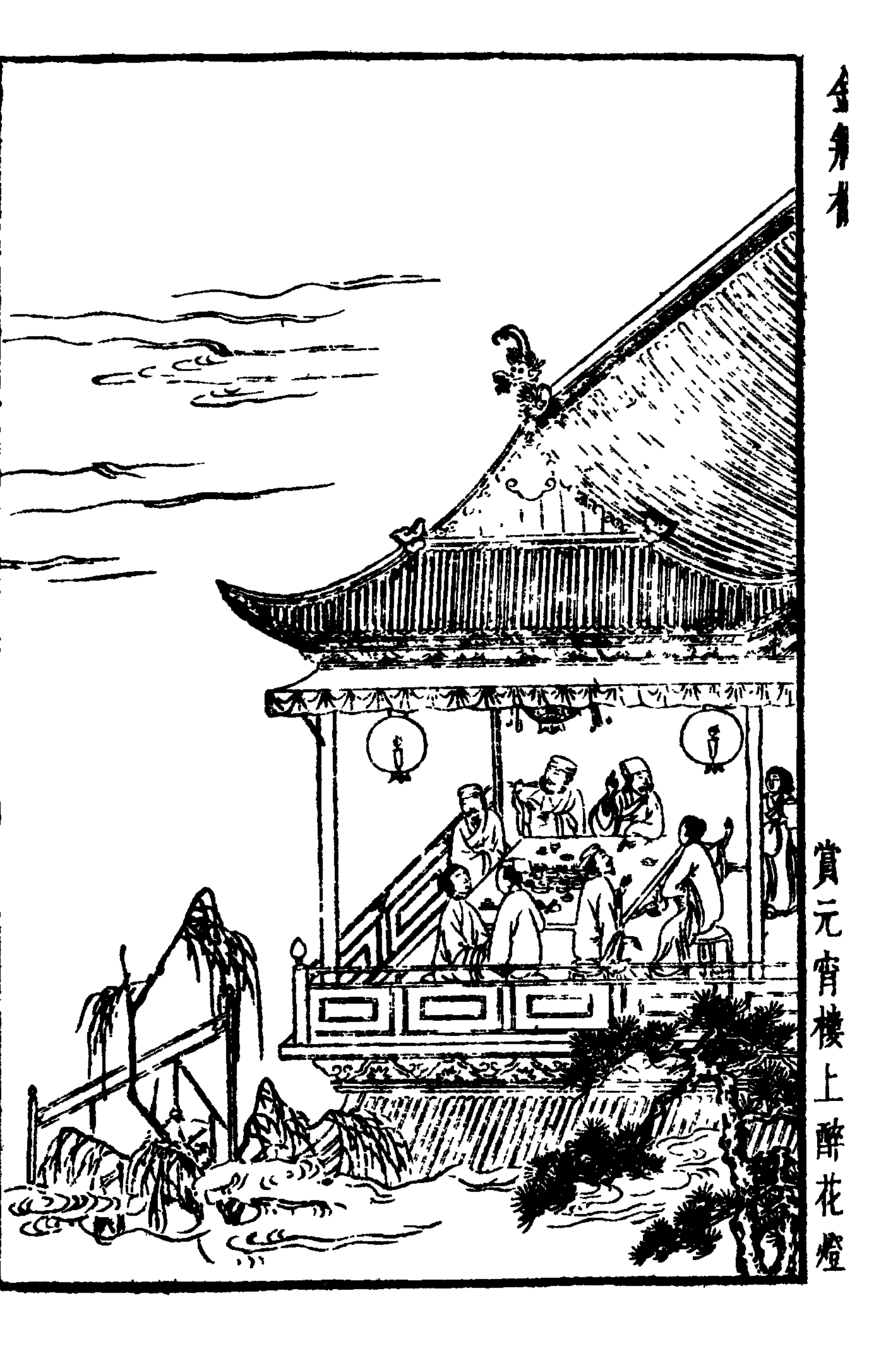


裝丫鬟金蓮市愛


金瓶梅
第四十一回
二佳人憤深同氣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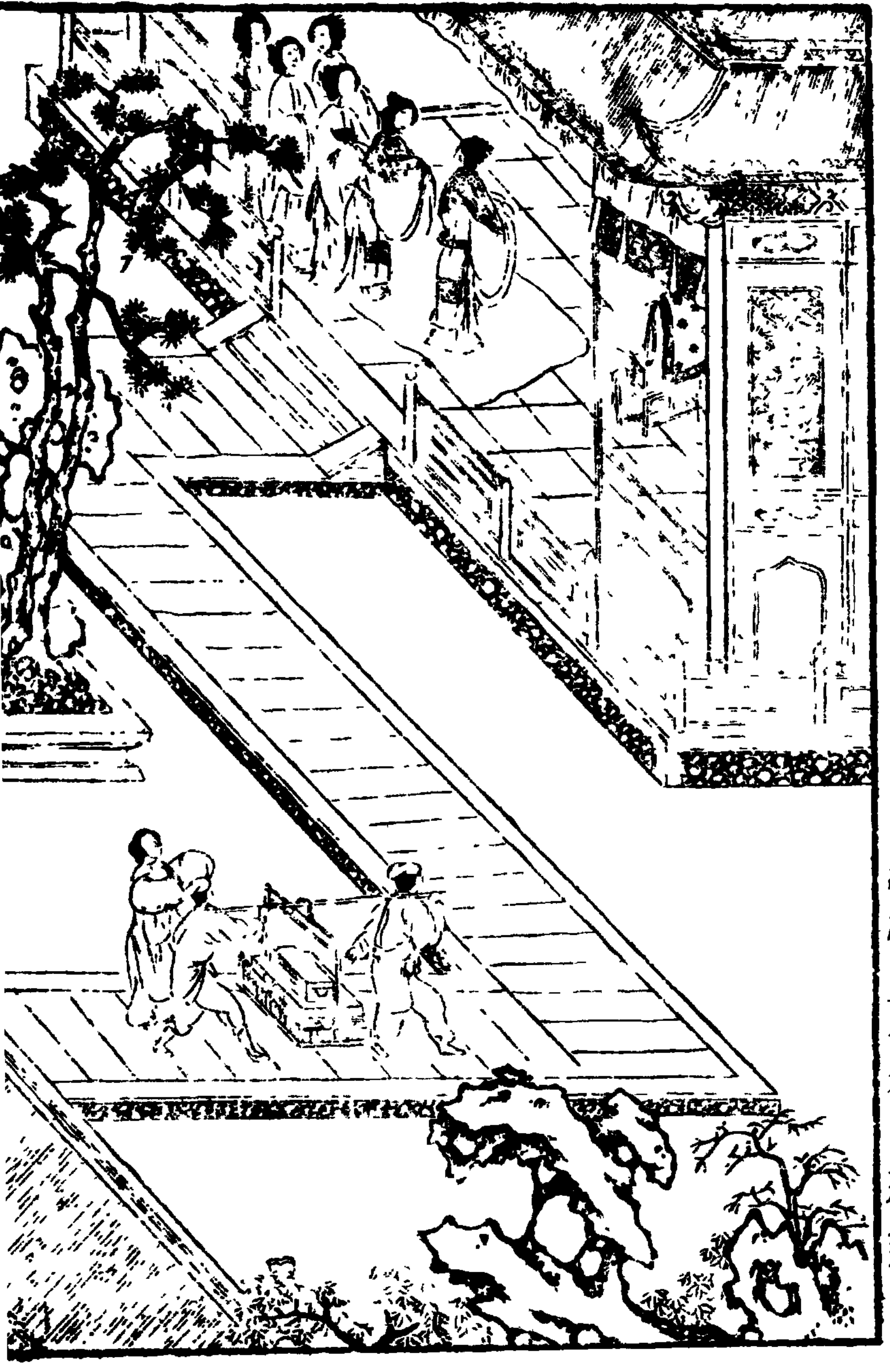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二回　逞豪華門前放烟火



賞元宵樓上醉花燈

第四十三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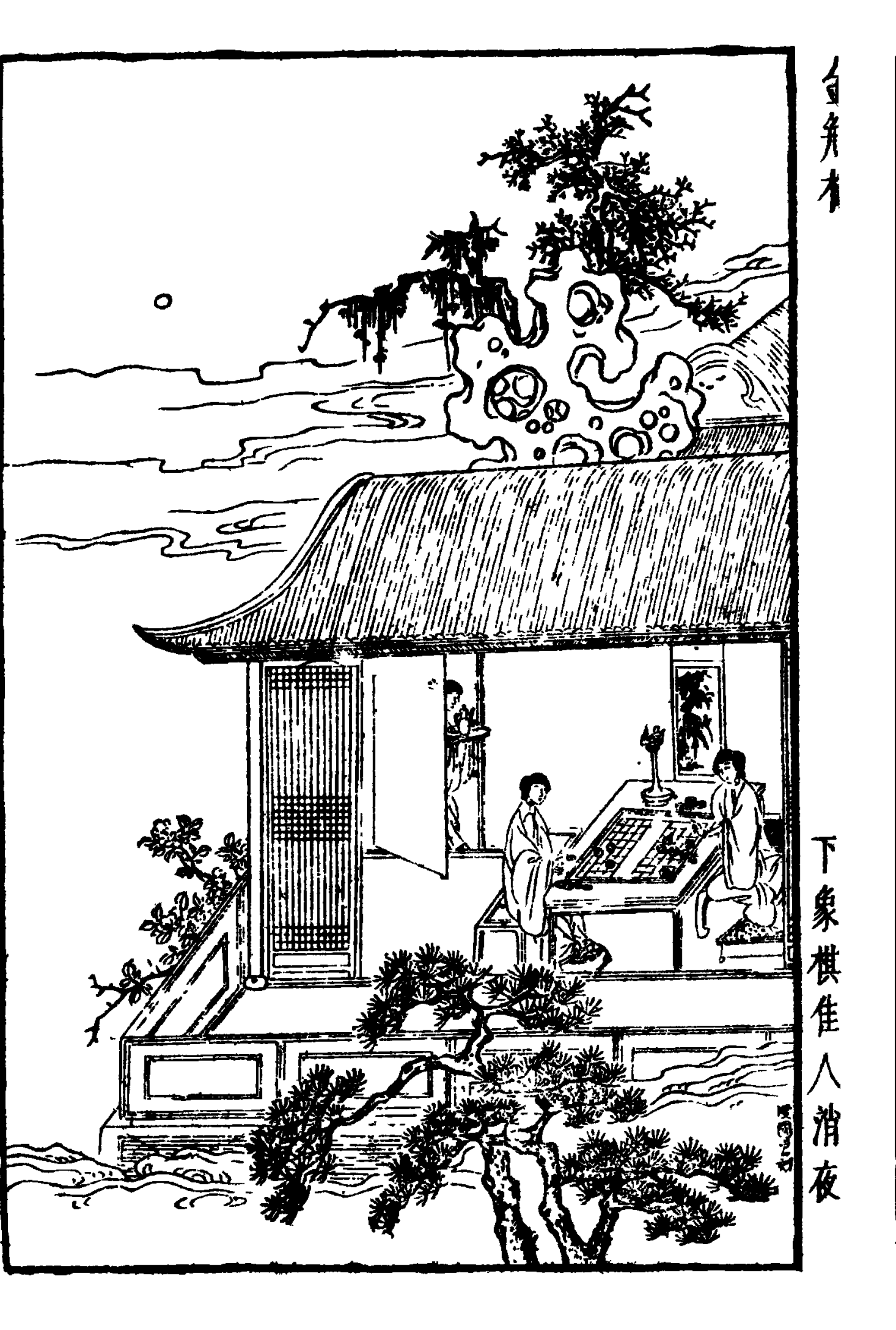
爭寵愛金蓮鬪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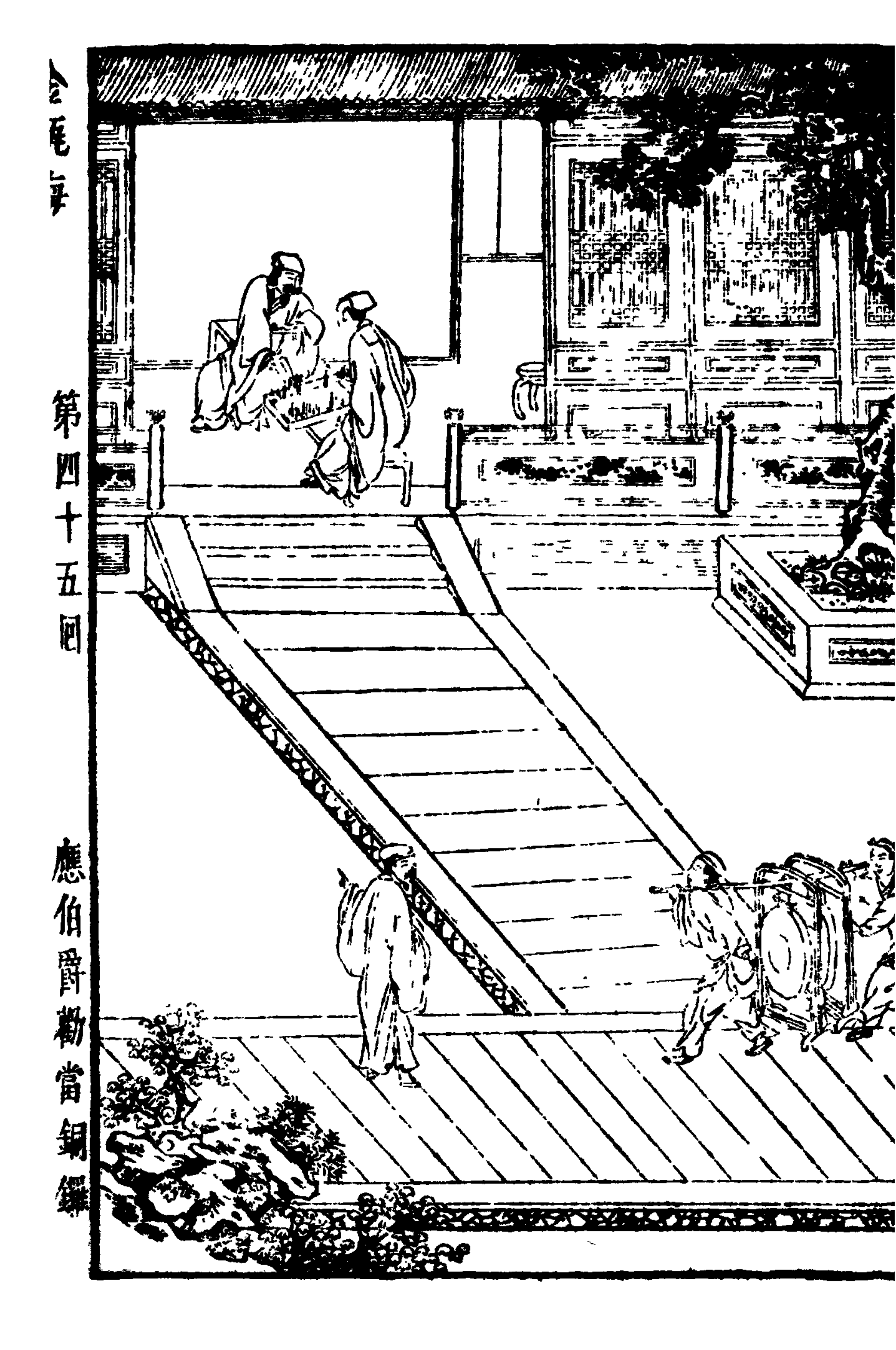
賣富貴吳月攀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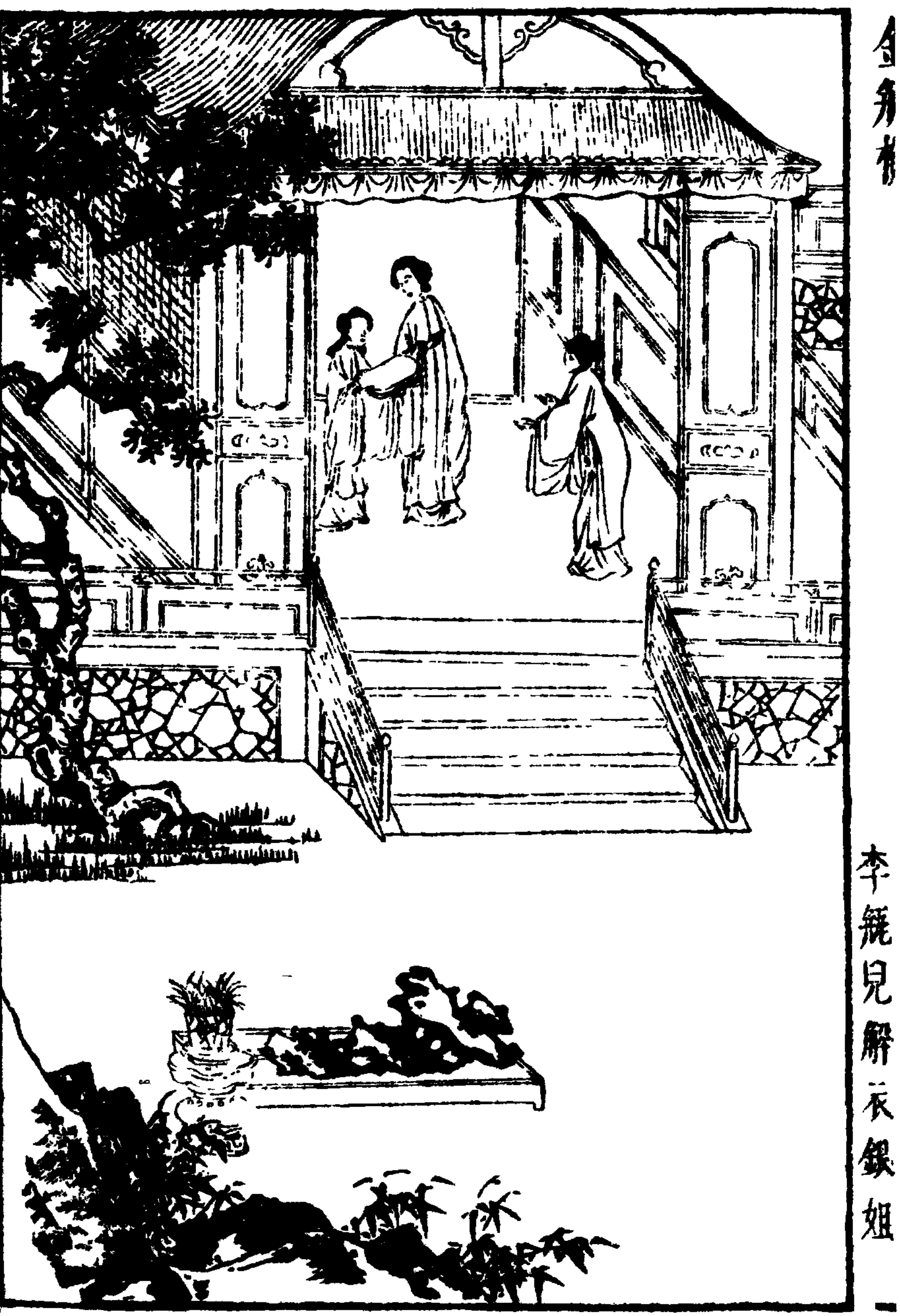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四回 避馬房侍女偷金



下象棋佳人消夜



第四十五回　應伯爵勸當銅鑼



李瓶兒解衣銀姐

第四十六回

元夜遊行遇雨雪

劉啟先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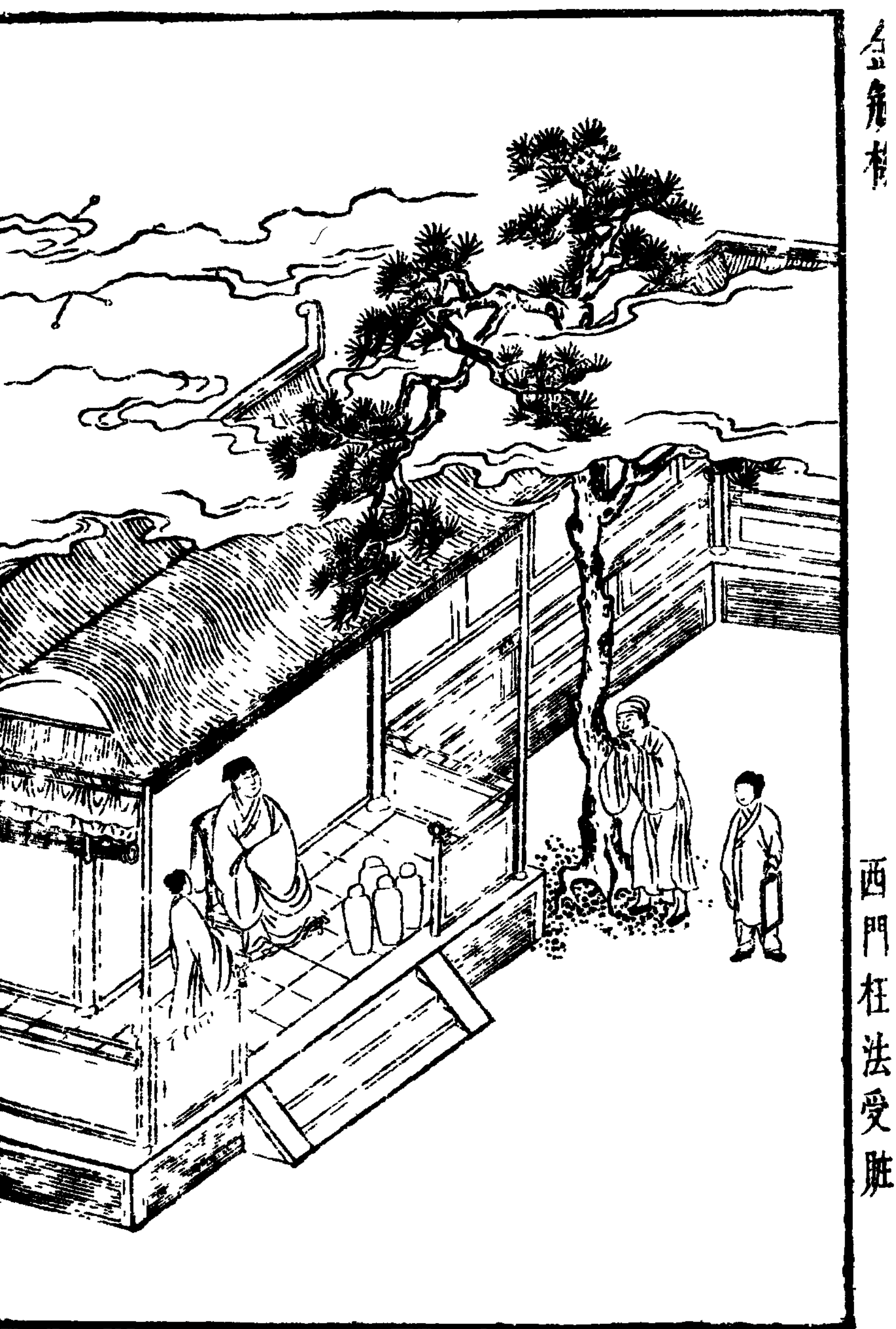


妻妾戲笑卜龜兒

第四十七回

苗青謀財害主

劉啟先


金瓶梅
西門枉法受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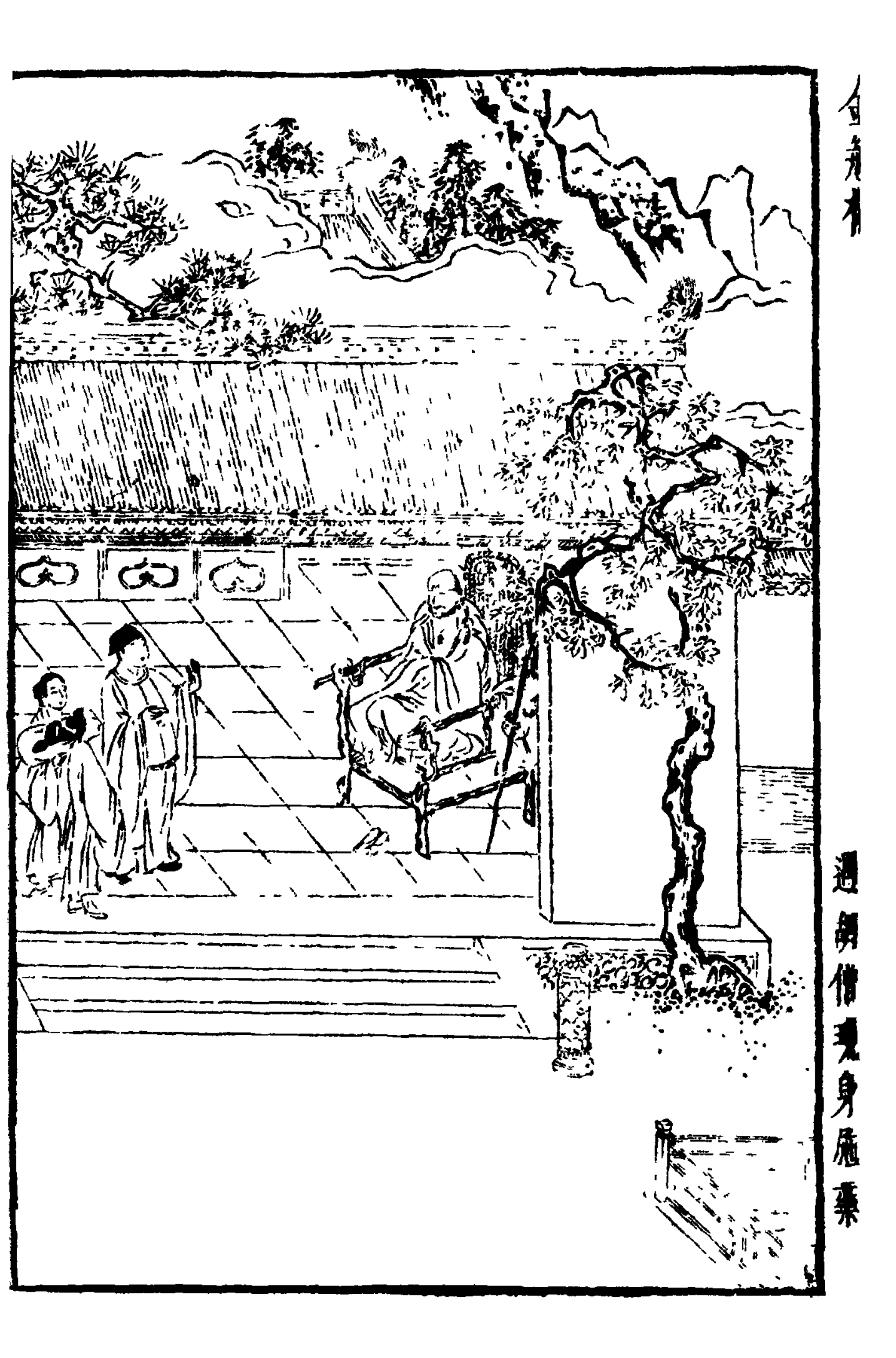

金瓶梅
第四十八回
弄私情戲贈一枝桃



走捷徑探歸七件事

第四十九回

請巡按屈體求榮



遇胡僧現身施藥



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

玳安嬉遊蝴蝶巷

第五十一回

打貓兒金蓮品玉



鬬葉子敬濟輸金



金瓶梅

第五十二回

應伯爵山洞戲春嬌



潘金蓮花園調愛婿



第五十二回　潘金蓮驚散幽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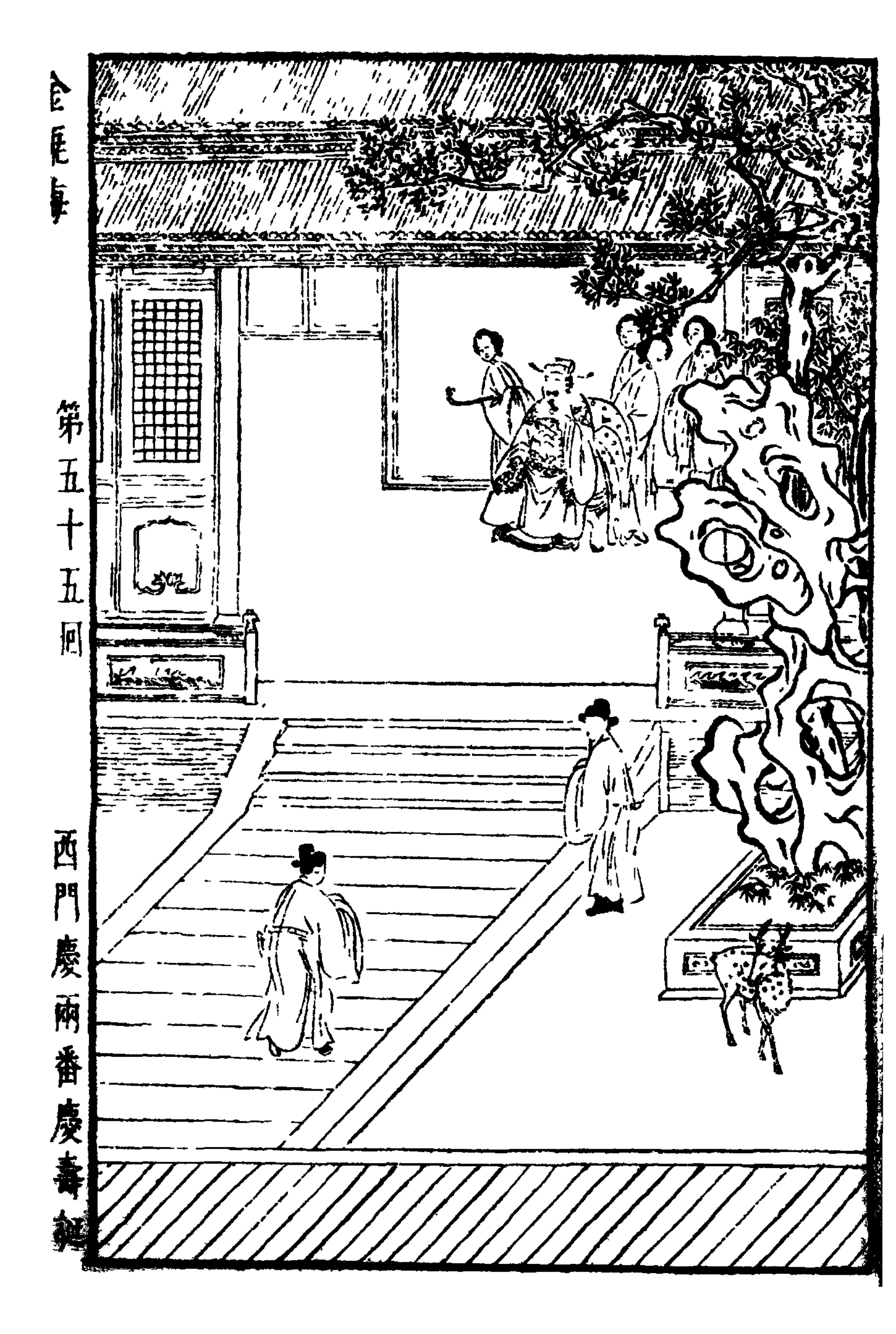


吳月娘拜求子息


金瓶梅
第五十四回
應伯爵隔花戲金釧



任醫官垂帳診瓶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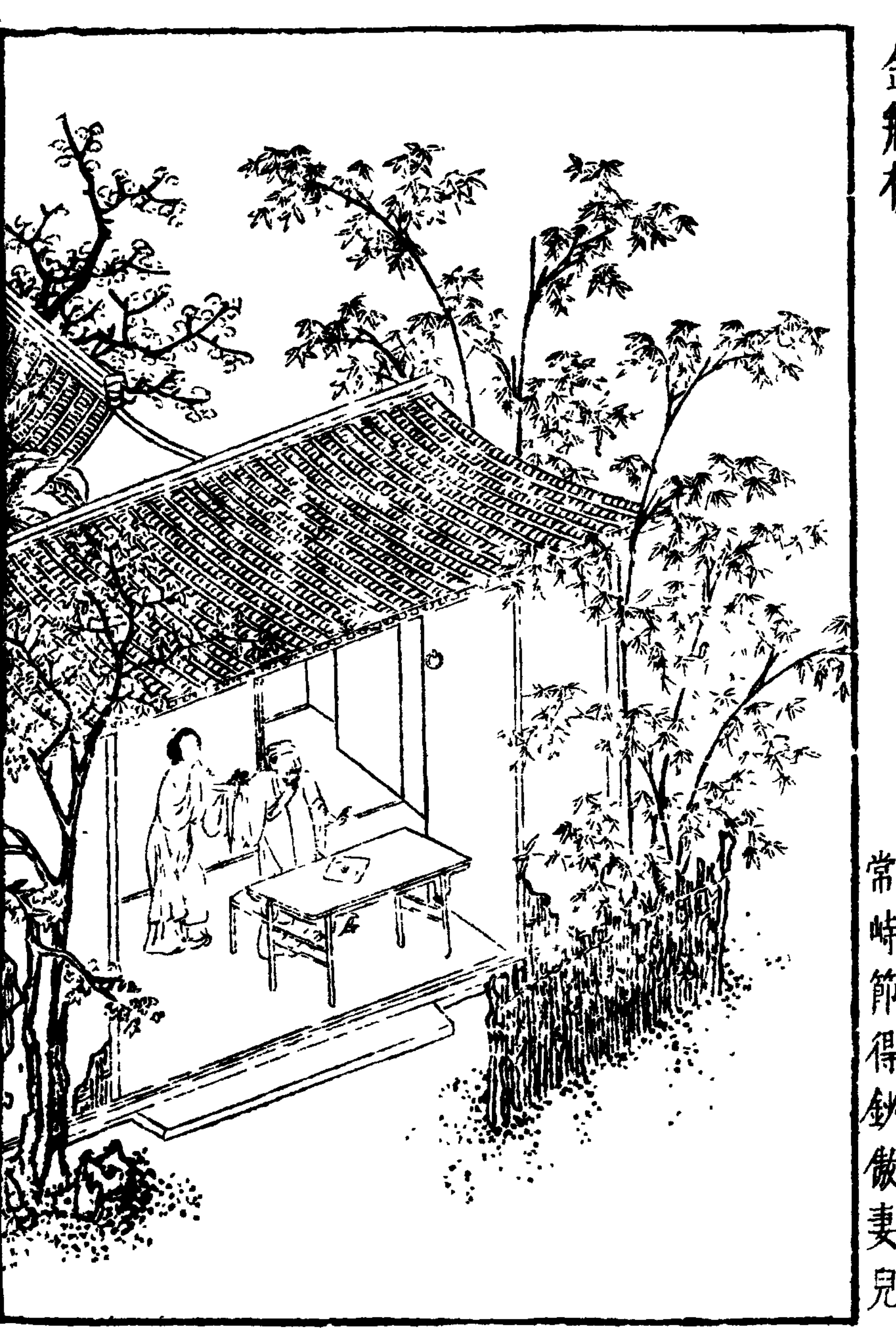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五十五回　西門慶兩番慶壽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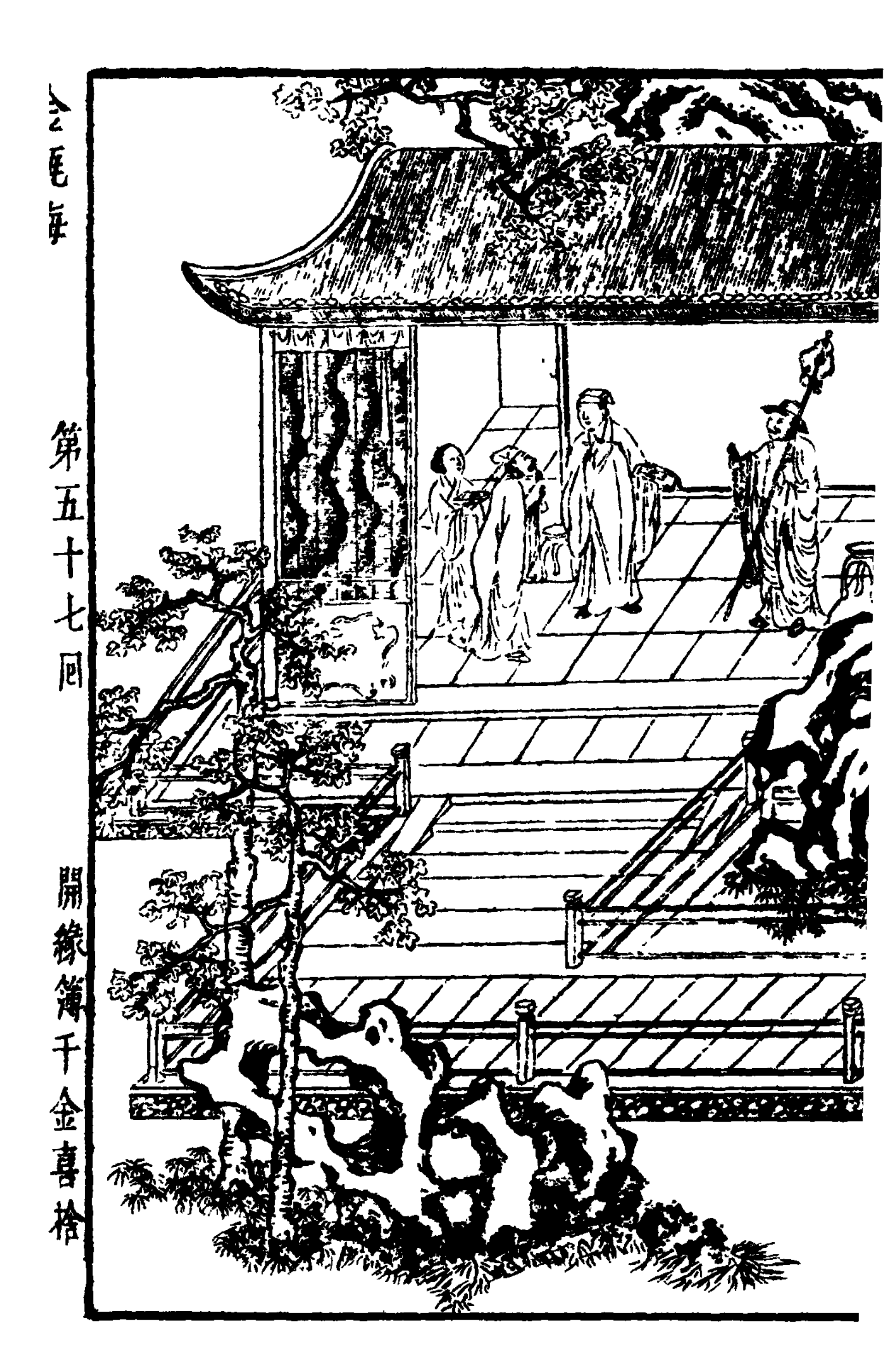


苗員外一諾贈歌童


金瓶梅
第五十六回
西門慶捐金助朋友



常峙節得鈔傲妻兒


金瓶梅
第五十七回
開緣簿千金喜捨

戲雕欄一笑回嗔



第五十八回

潘金蓮打狗傷人



孟玉樓周貧磨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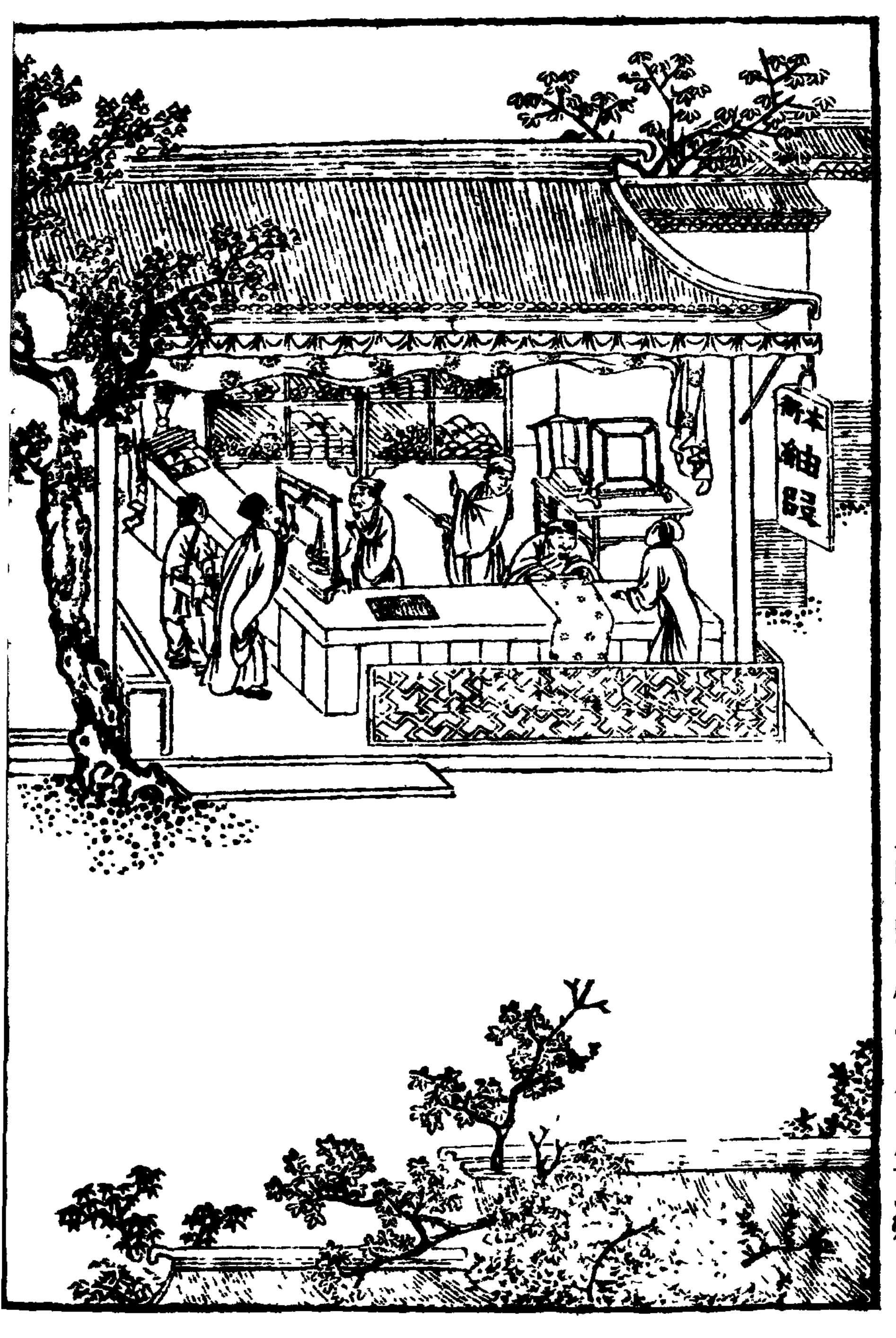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十九回

西門慶露陽驚愛月



李瓶兒睹物哭官哥


金瓶梅
啟先
第六十回
李瓶兒病纏死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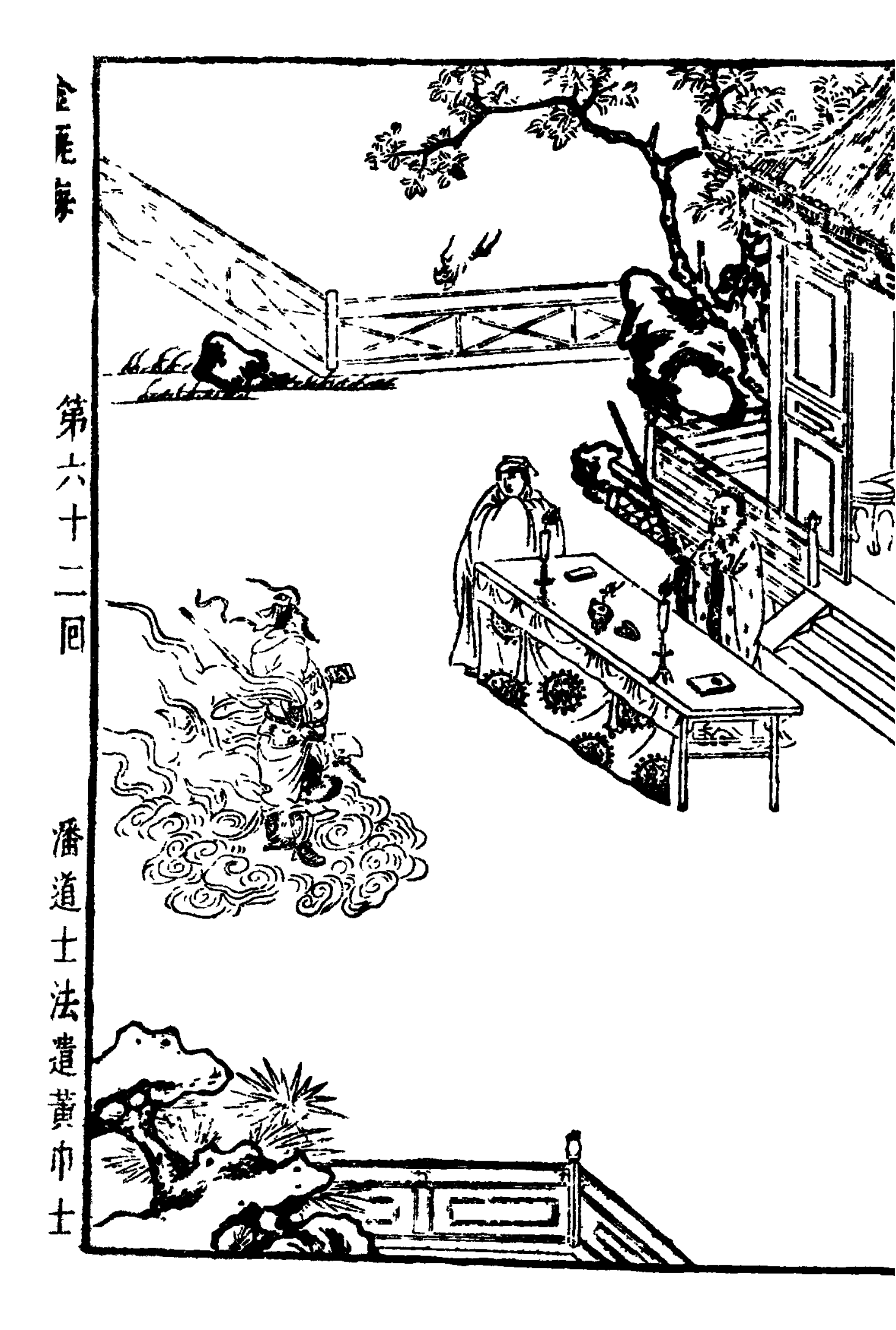


西門慶官作生涯


金瓶梅
第六十一回
西門慶乘醉燒陰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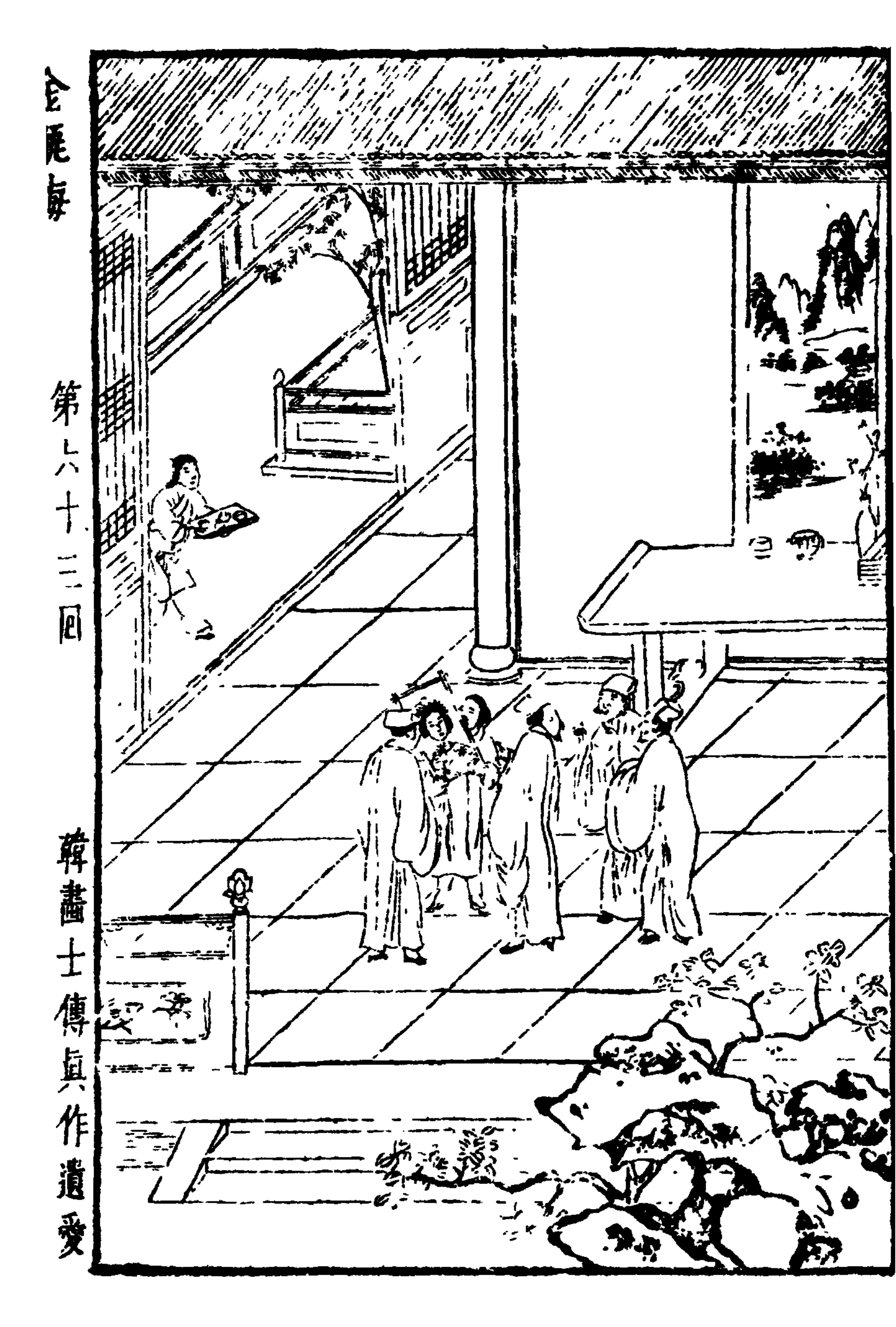


李瓶兒帶病宴重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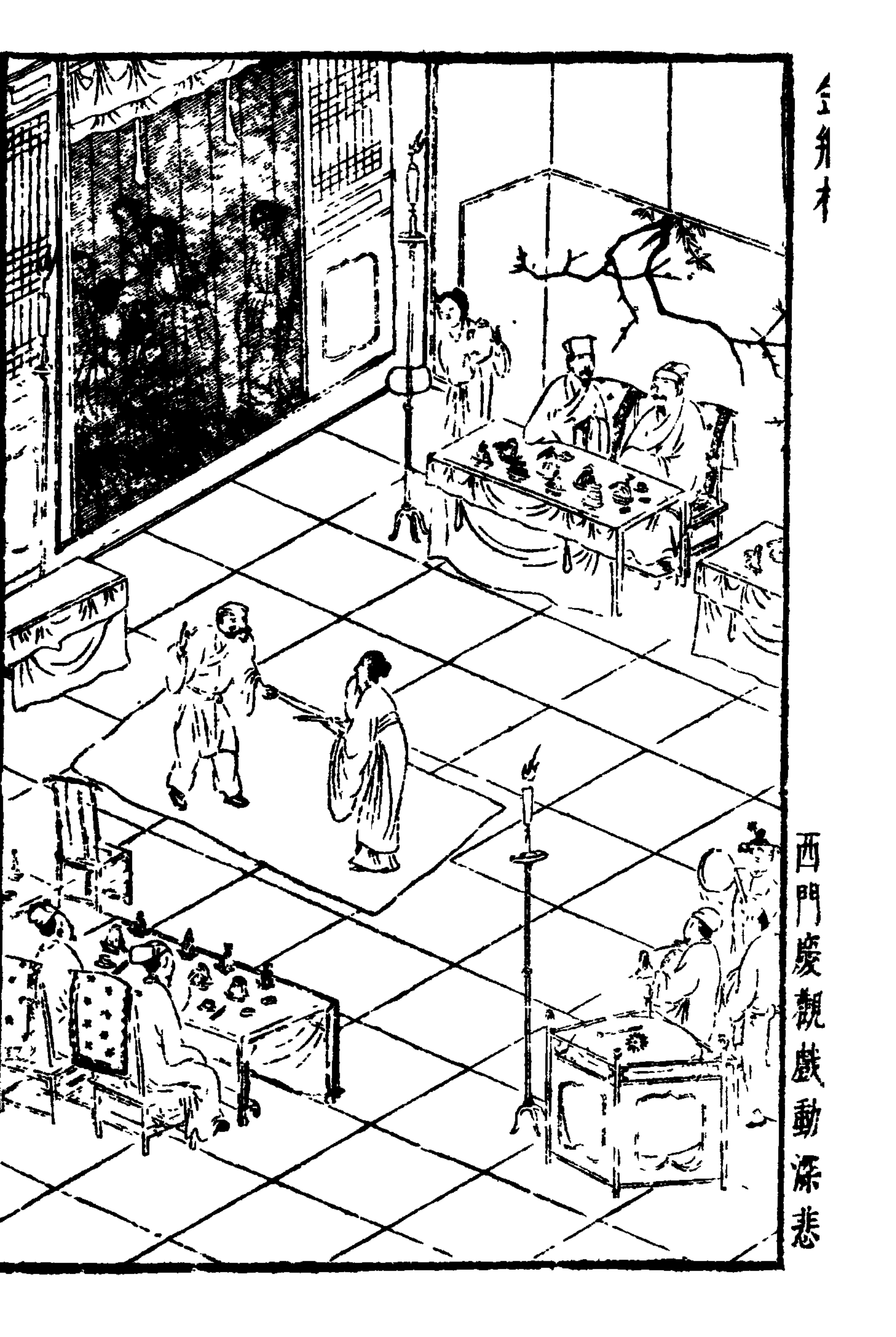

金瓶梅
第六十二回
潘道士法遣黃巾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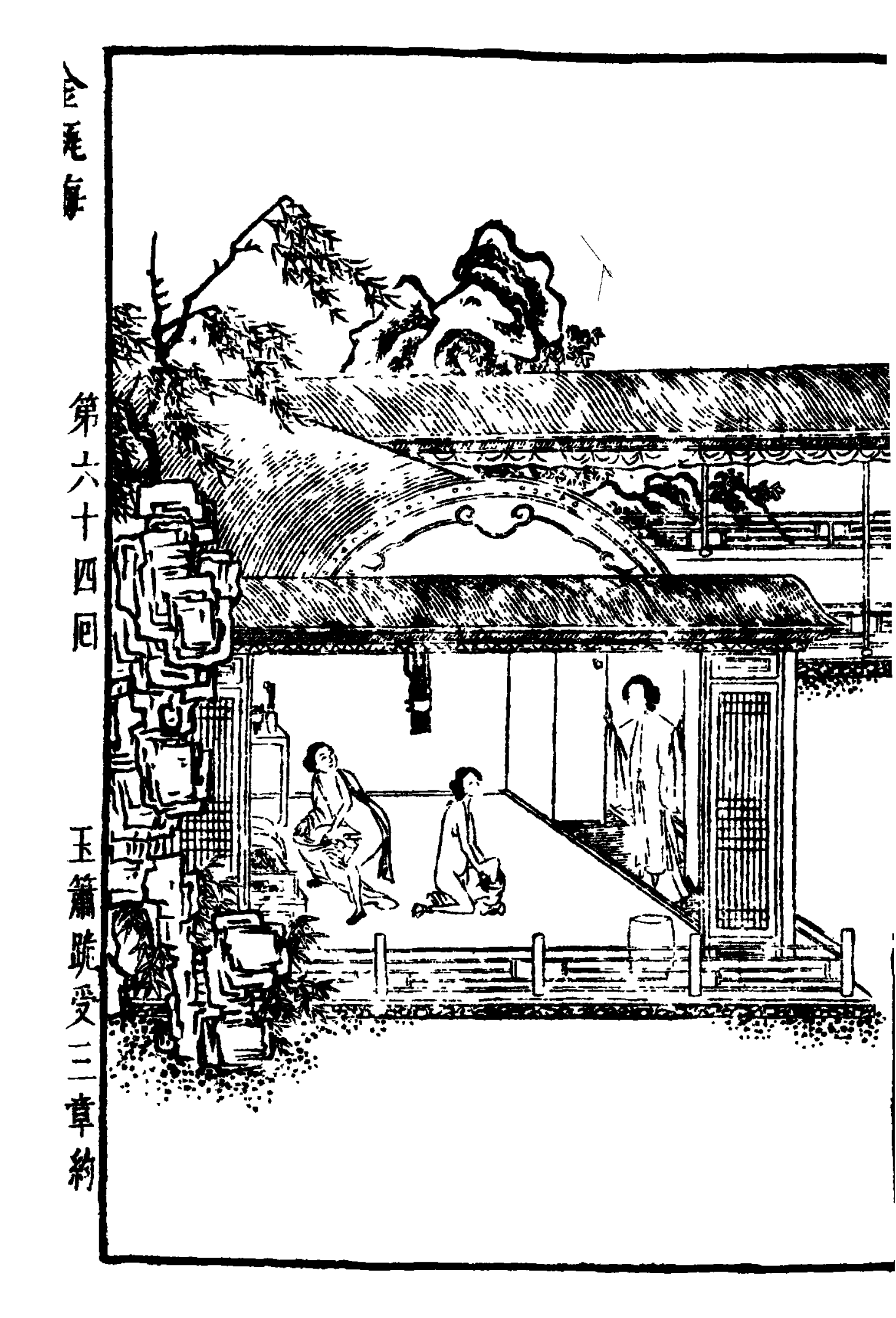
西門慶痛哭李瓶兒



第六十三回　韓畫士傳真作遺愛



西門慶觀戲動深悲



第六十四回

玉簫跪受三章約



書童私掛一帆風

第六十五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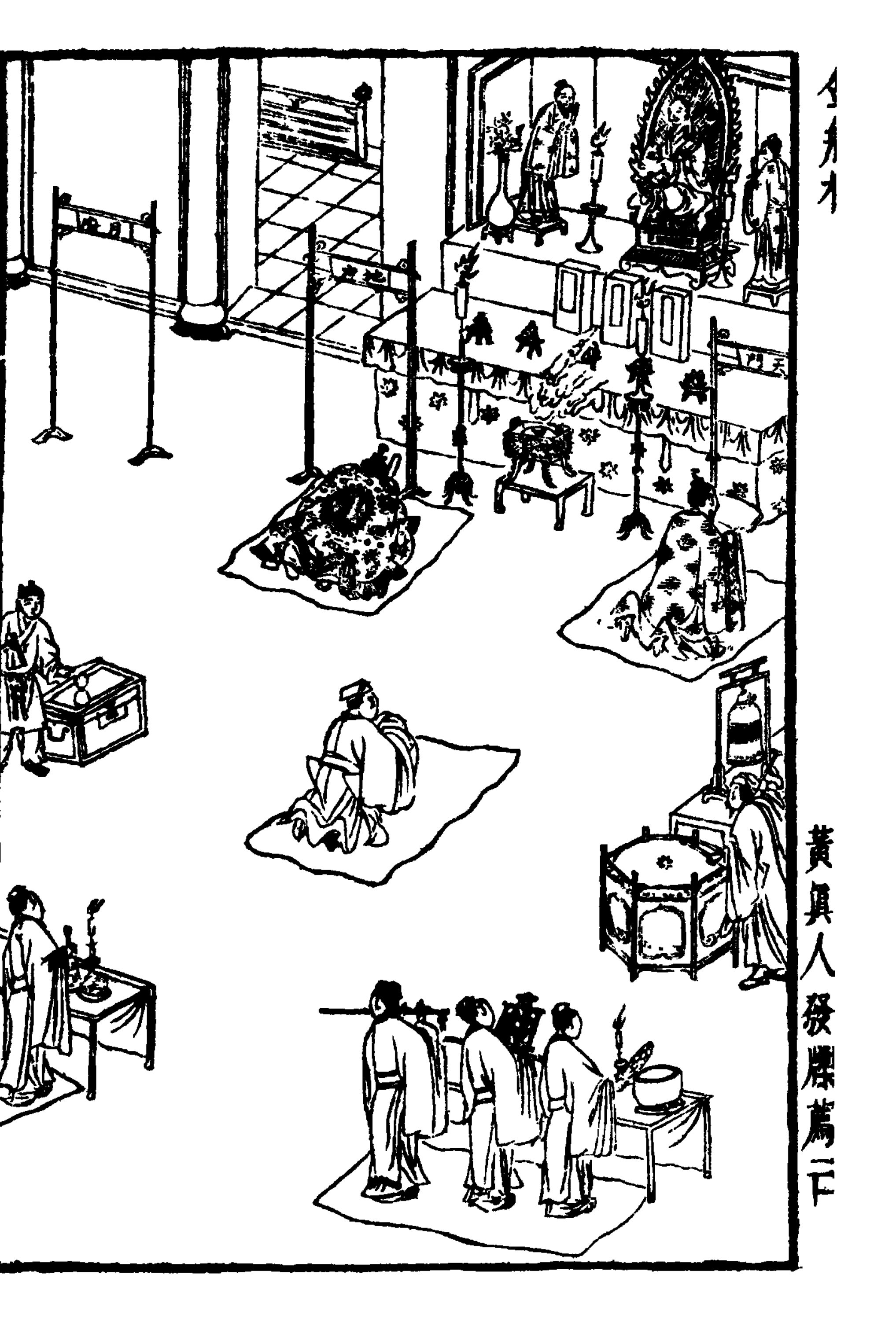
願同穴一時喪禮盛

守孤靈半夜口脂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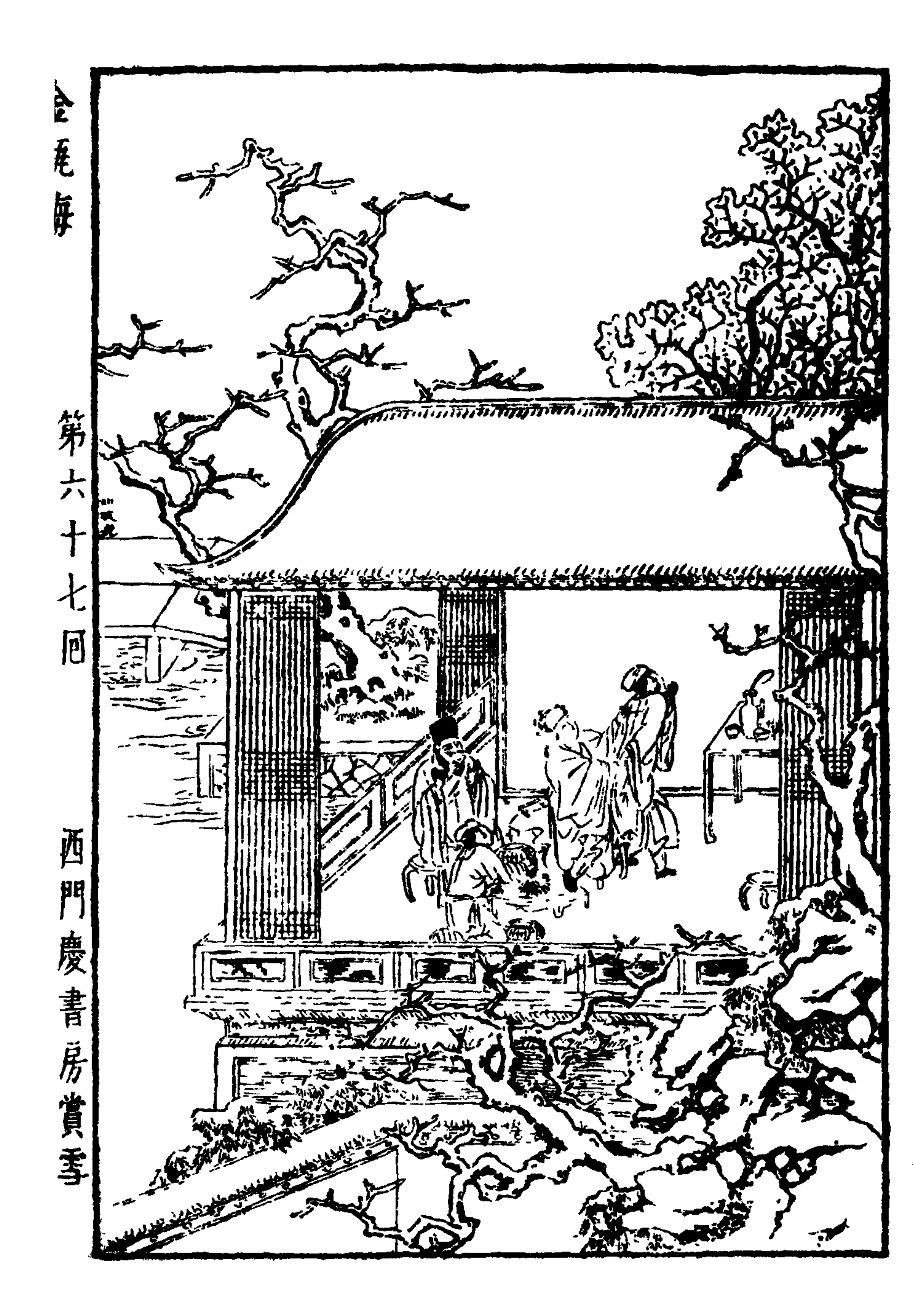


金瓶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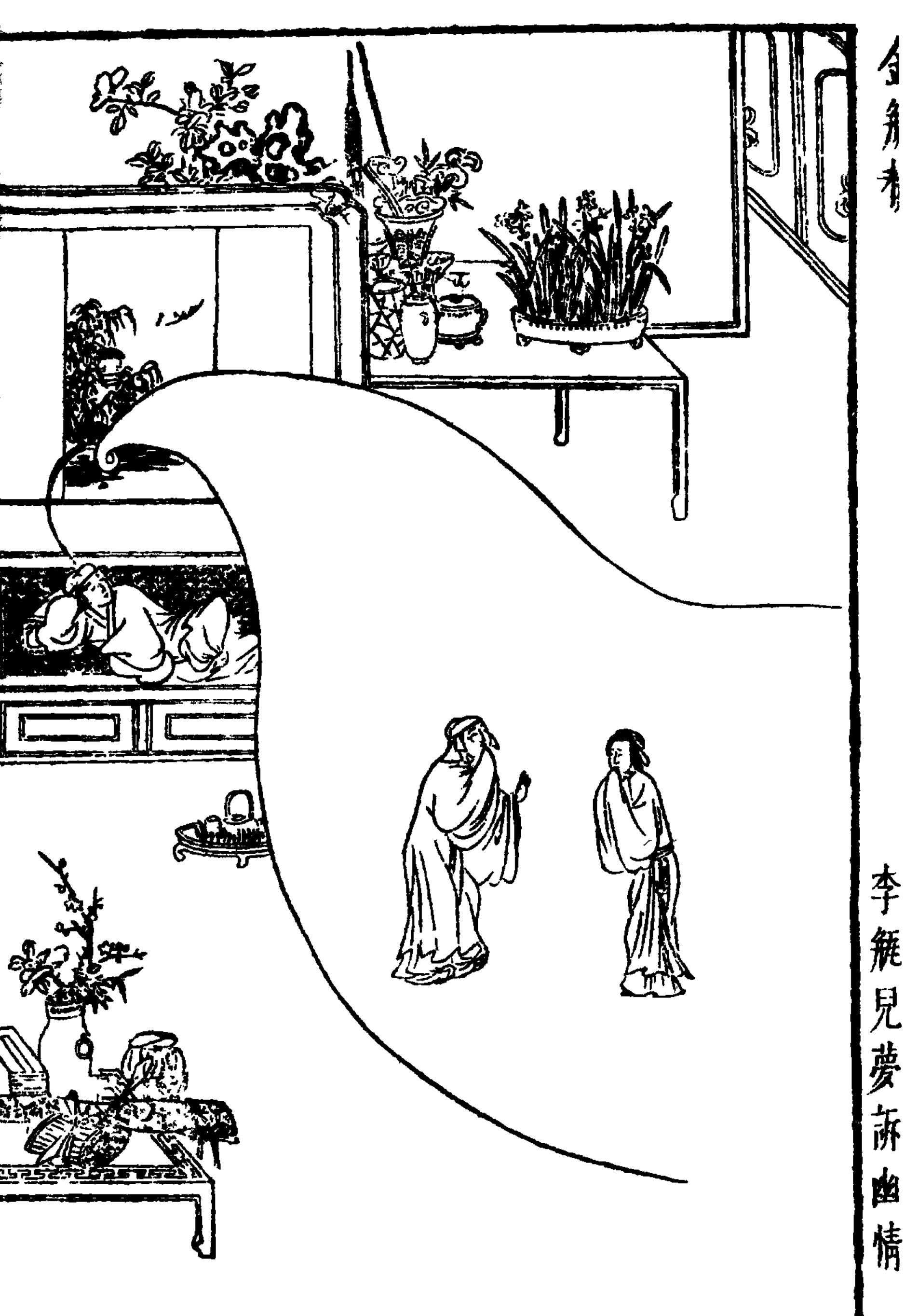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十六回　翟管家寄書致賻



黃眞人發牒薦一下



第六十七回　西門慶書房賞雪



李瓶兒夢訴幽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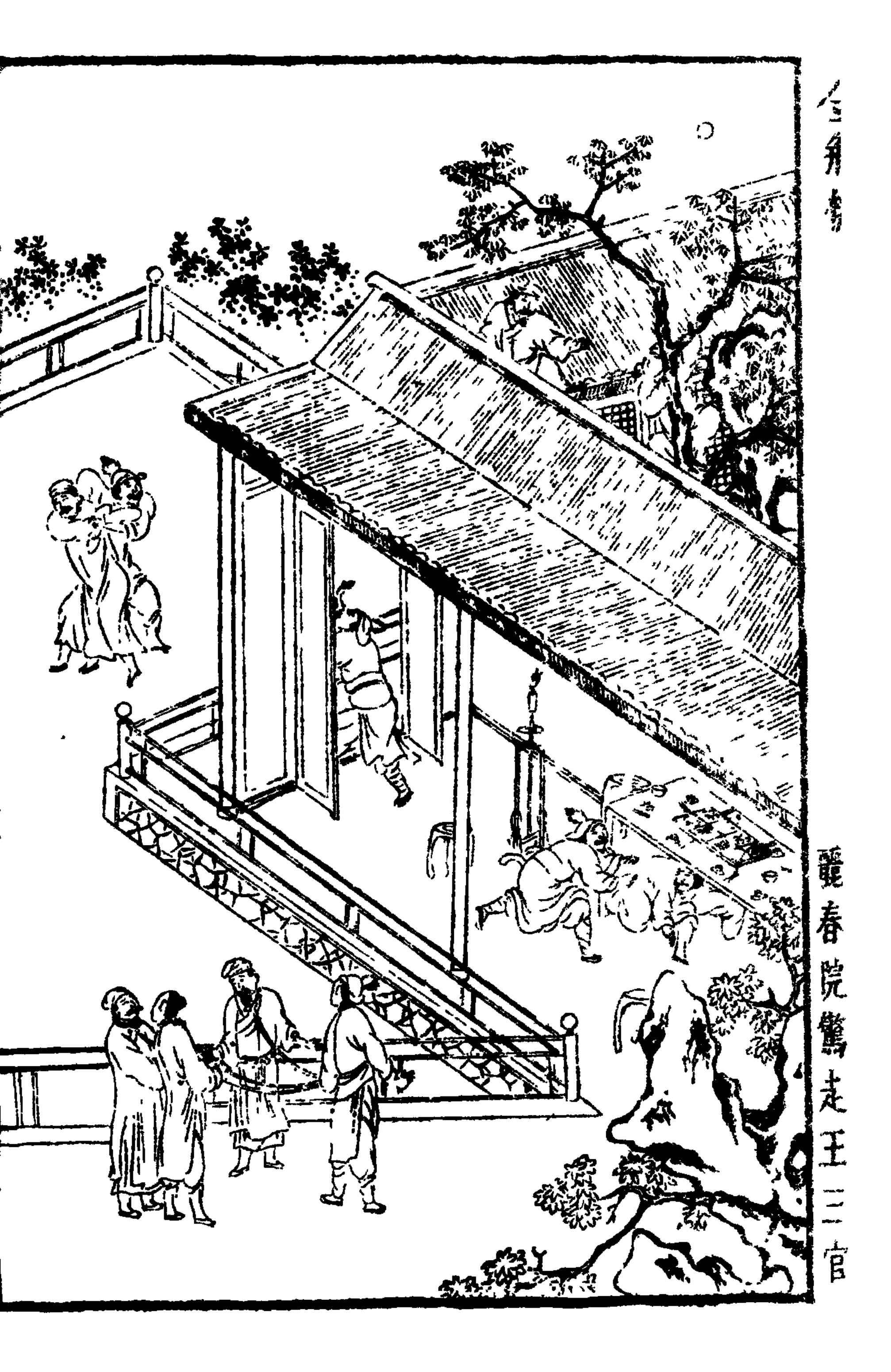
金瓶梅

第六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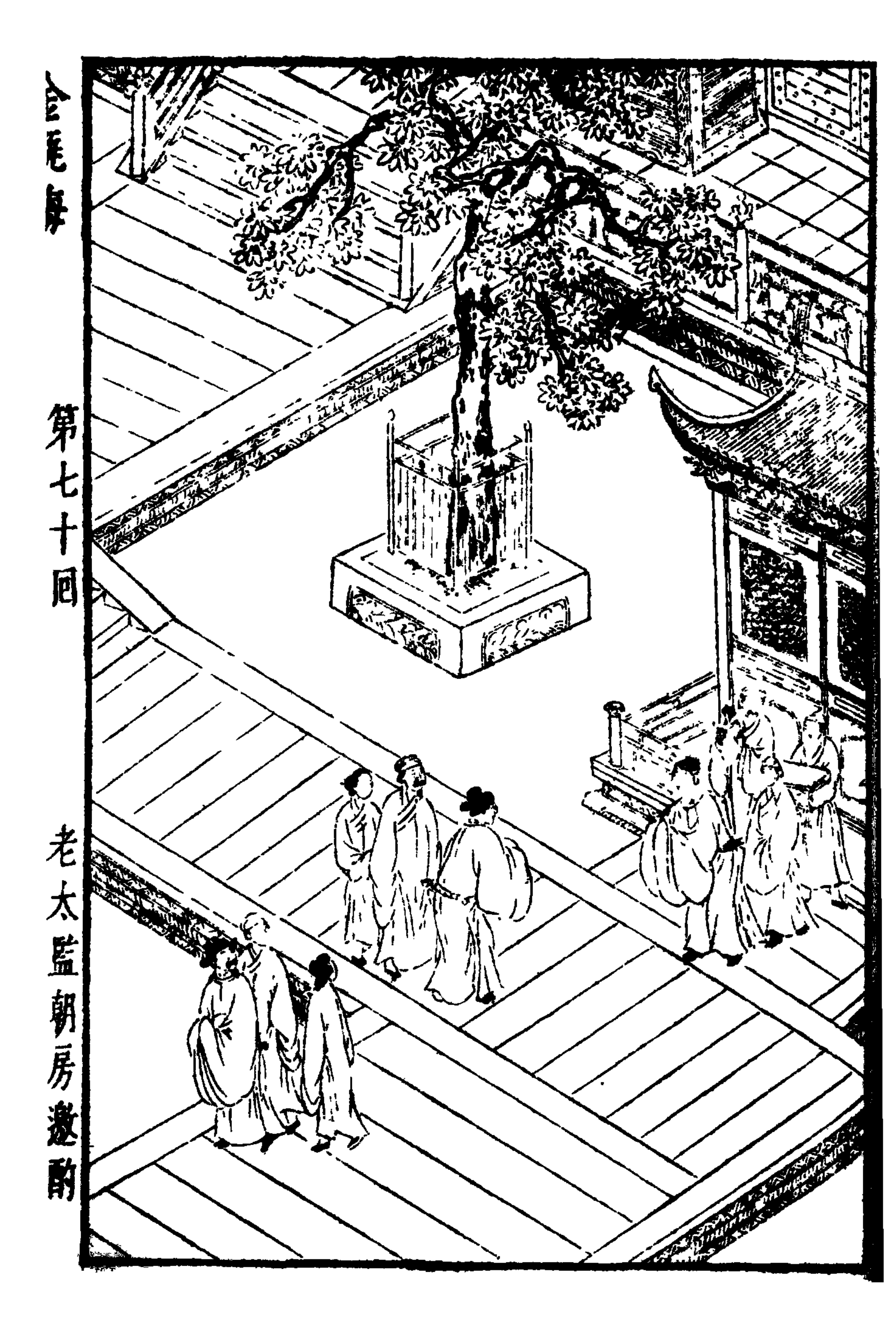
應伯爵戲銜玉臂

玳安兒密訪蜂媒


金瓶梅
第六十九回
招宣府初調林太太



麗春院驚走王三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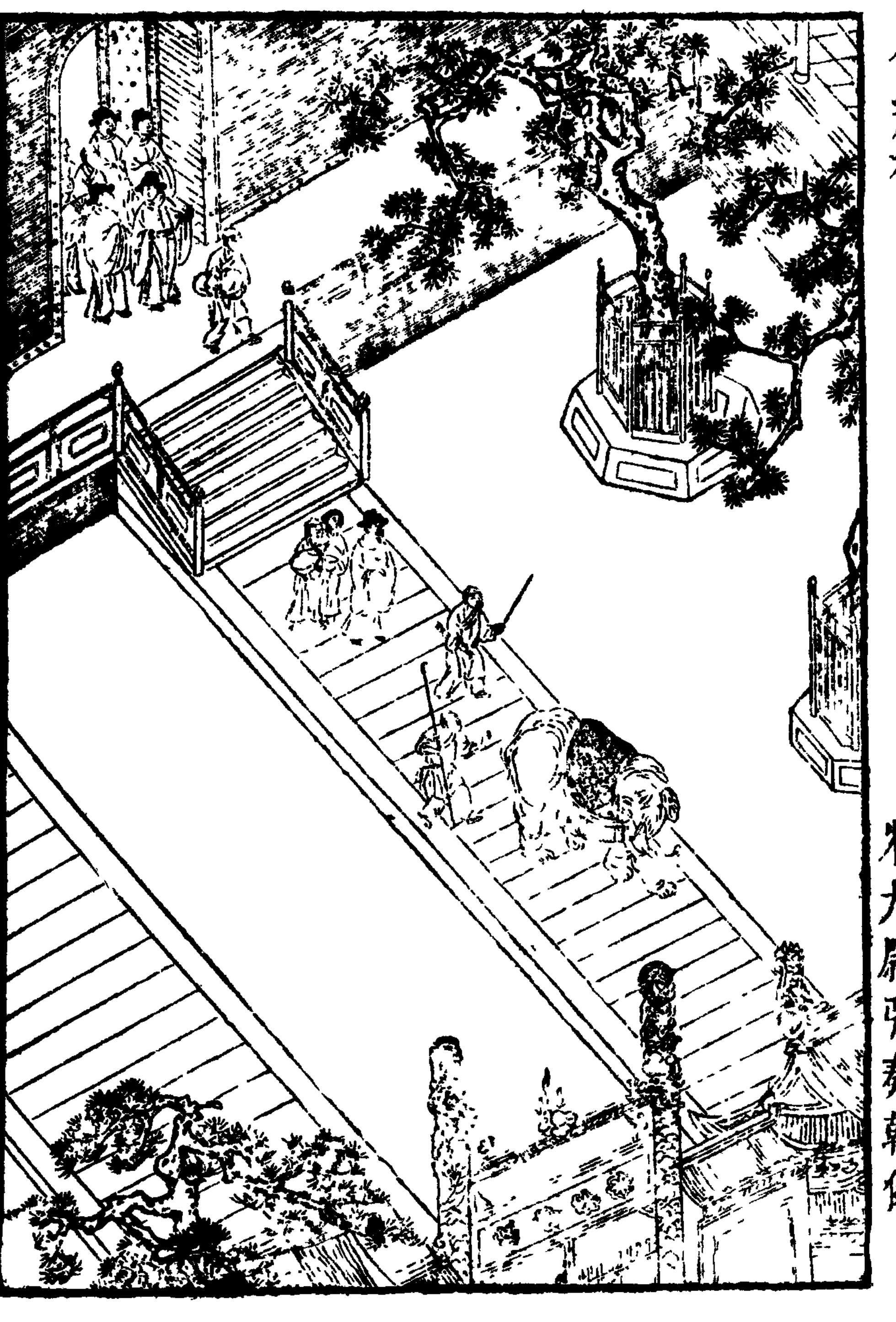

金瓶梅
第七十回
老太監朝房邀酌



兩提刑樞府庭參

第七十一回

李瓶兒何家托夢



朱太尉引奏朝儀

第七十二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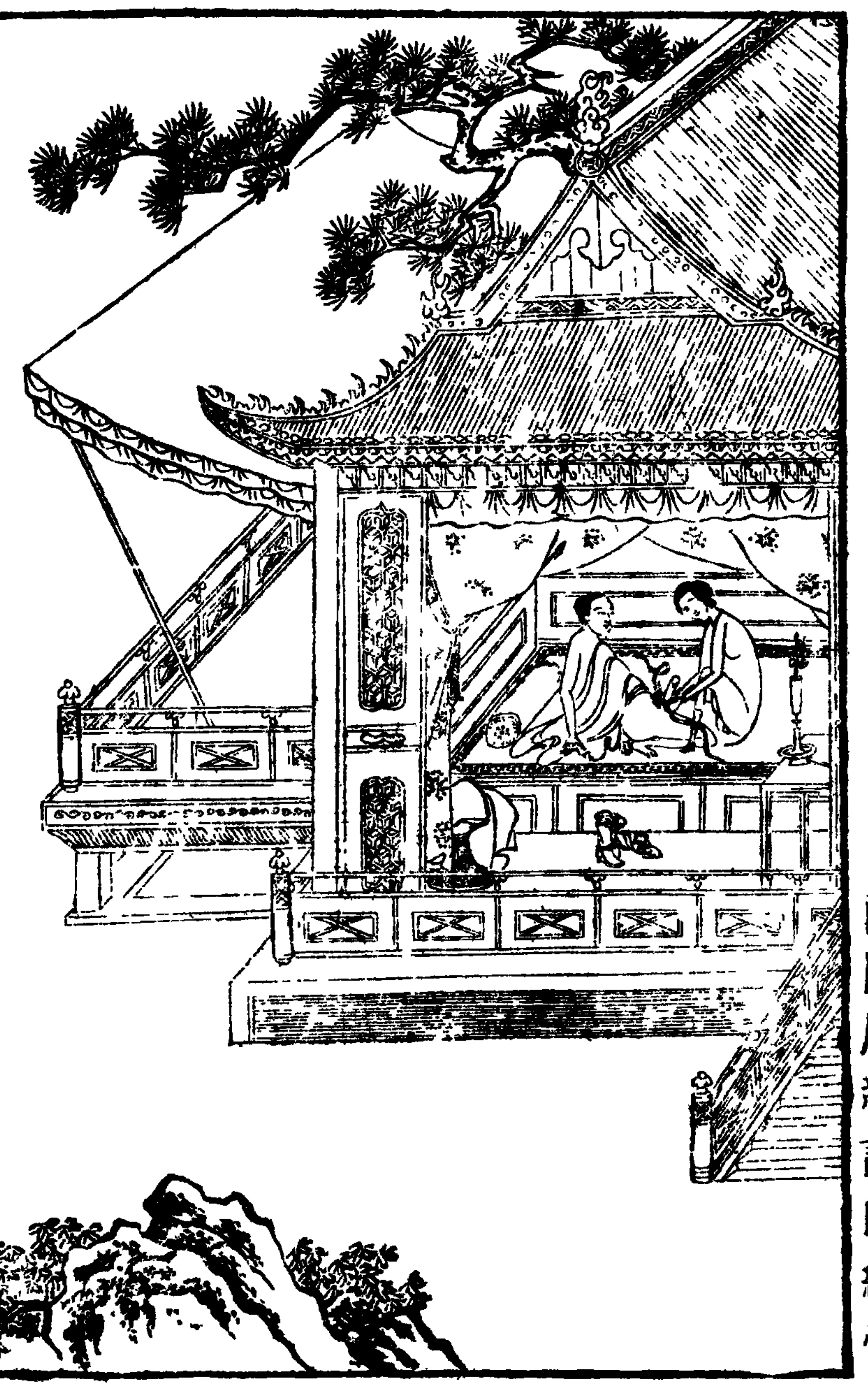
潘金蓮摳打如意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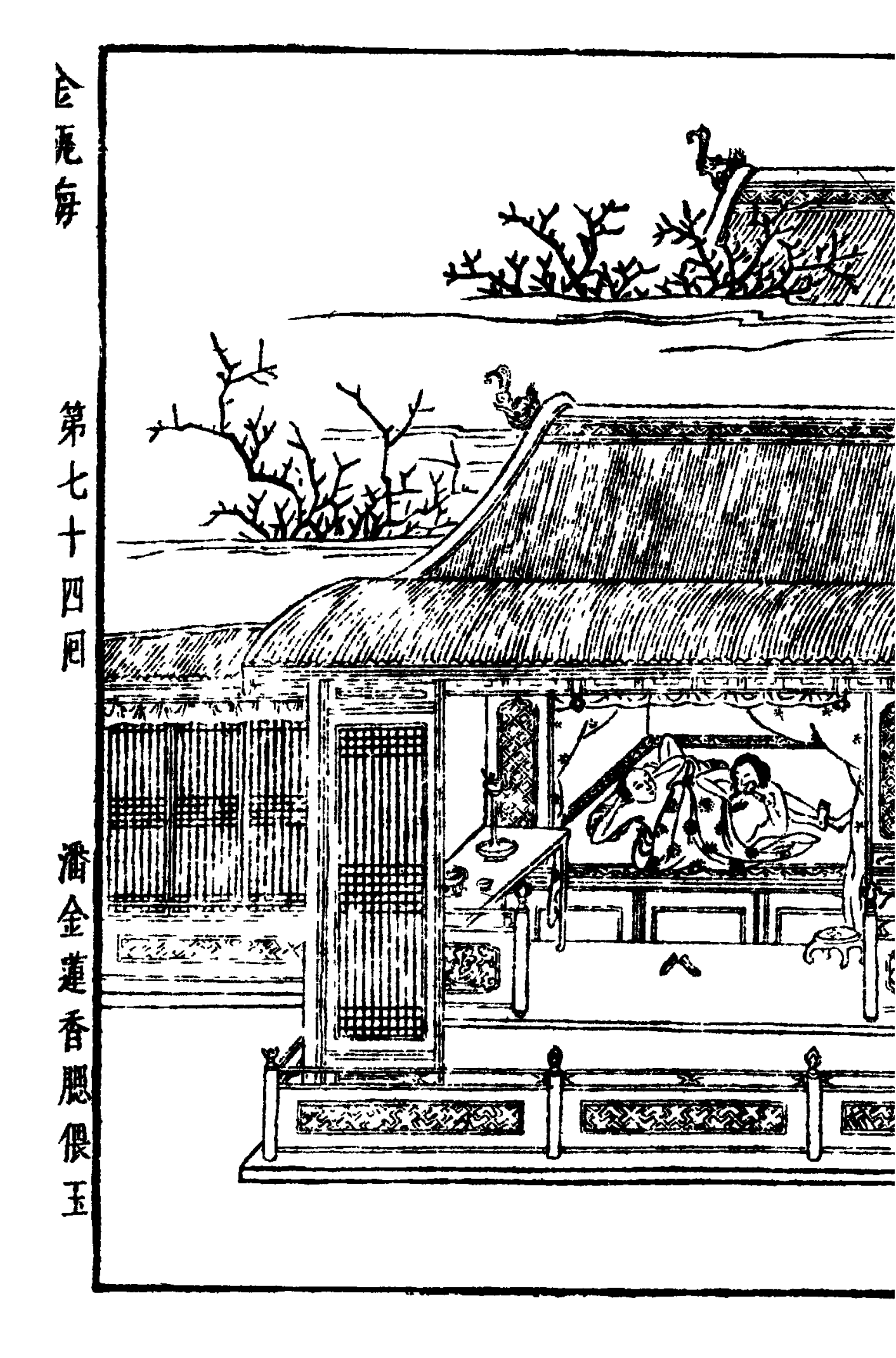
王三官義拜西門慶

第七十三回

潘金蓮不憤憶吹簫



西門慶新試白綾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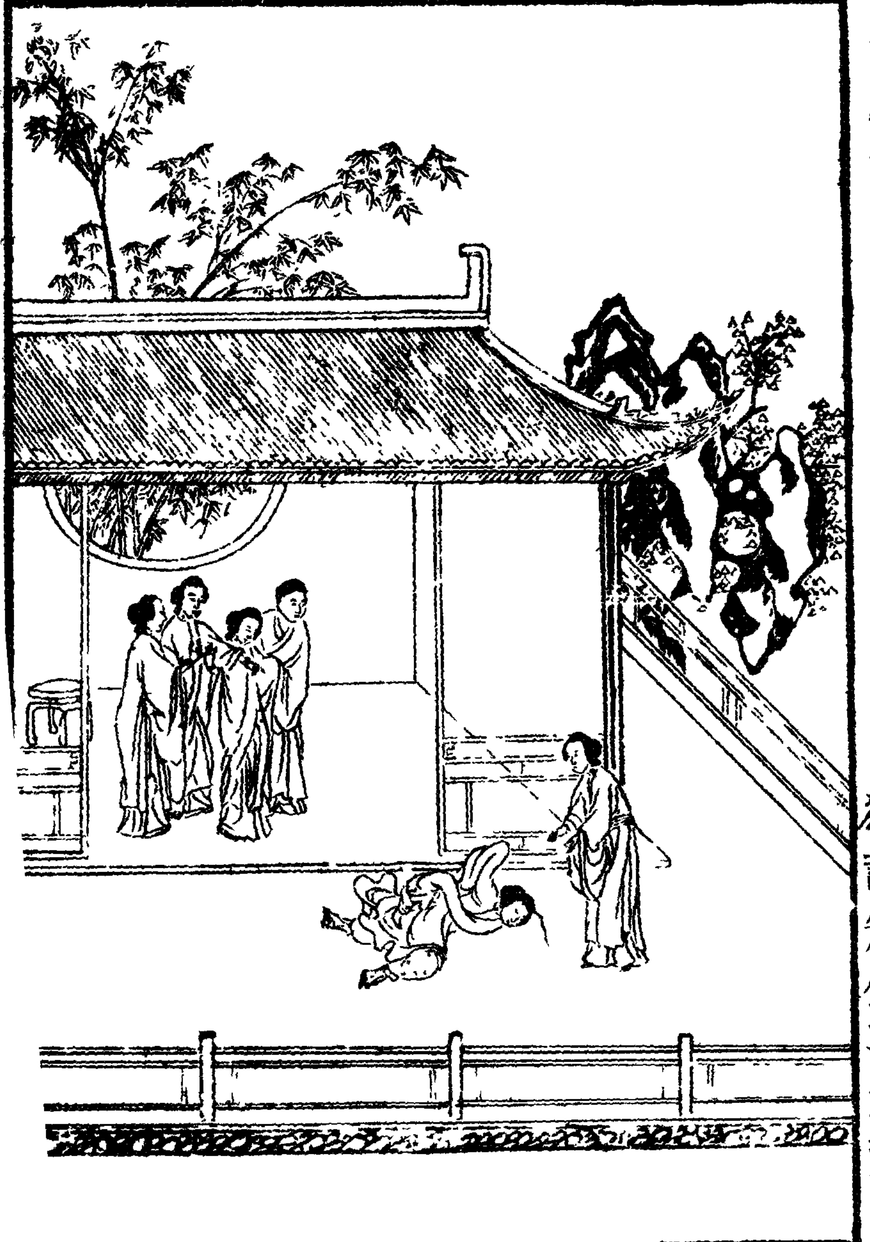

金瓶梅

第七十四回

潘金蓮香腮偎玉

薛姑子佛口談經

第七十五回　因抱恙玉姐含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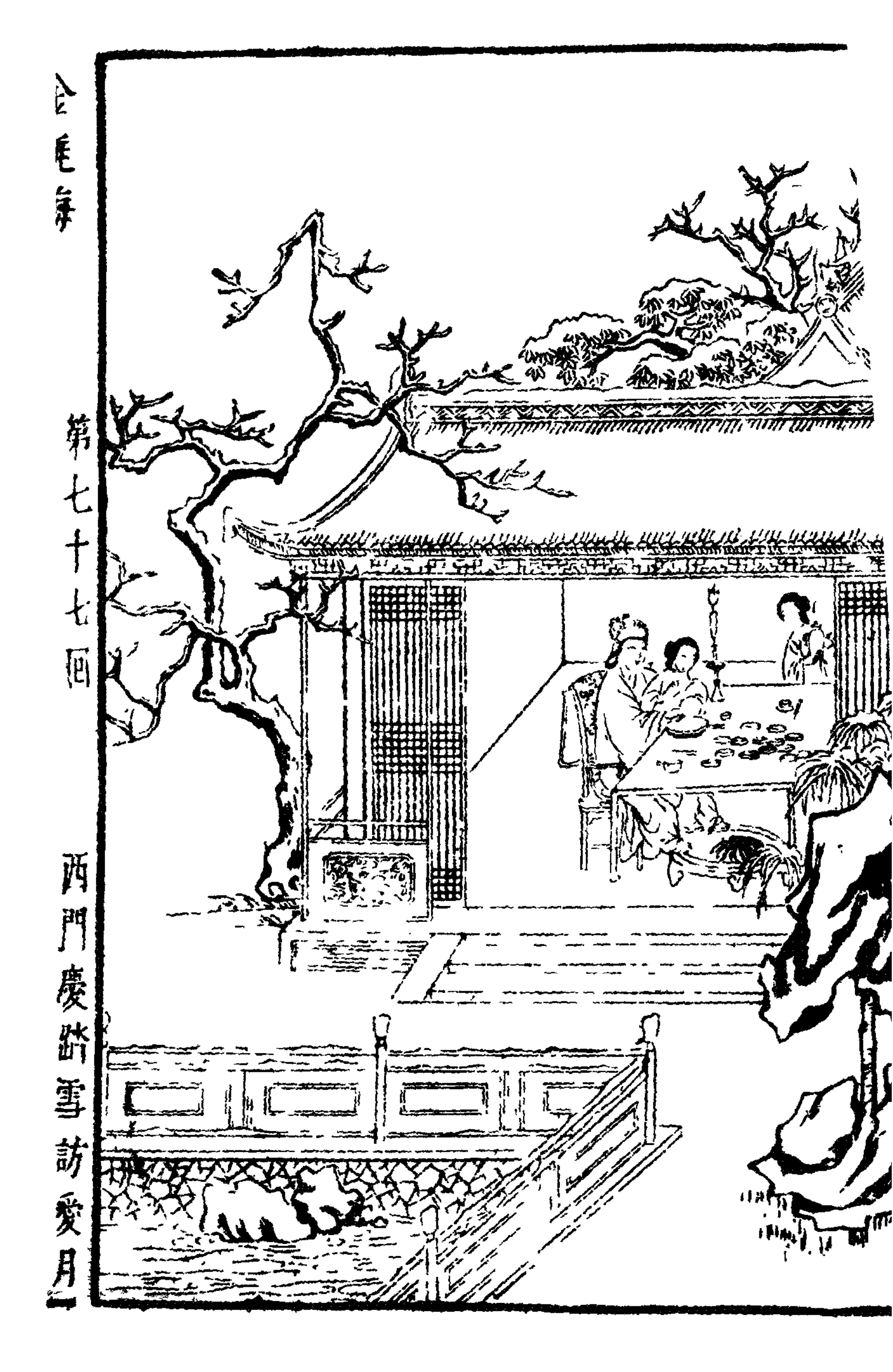
爲護短金蓮潑醋



第七十六回　春梅嬌撒西門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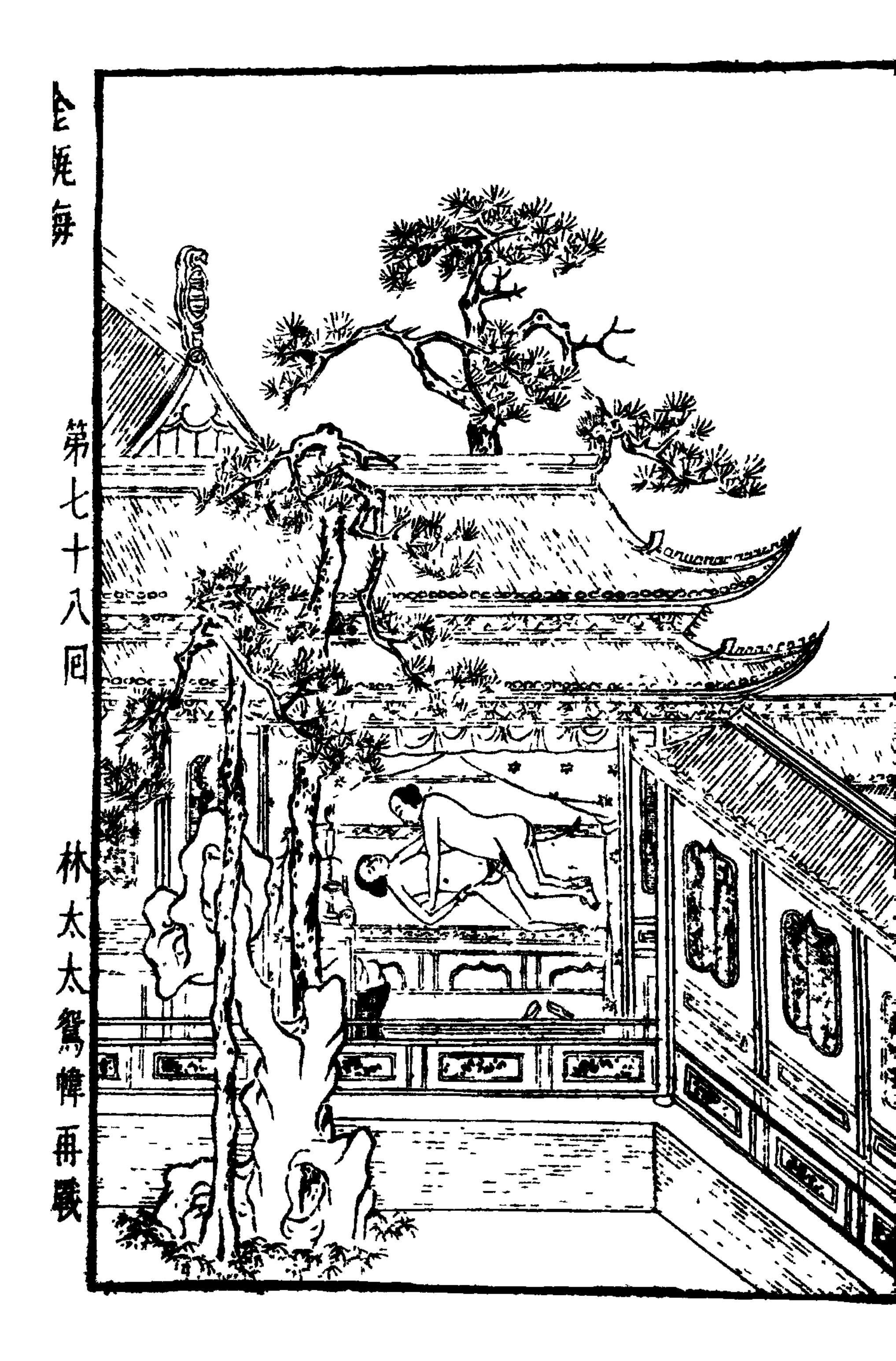
畫童哭躲溫葵軒



第七十七回　西門慶踏雪訪愛月



賁四嫂帶水戰情郎



第七十八回　林太太鸞幃再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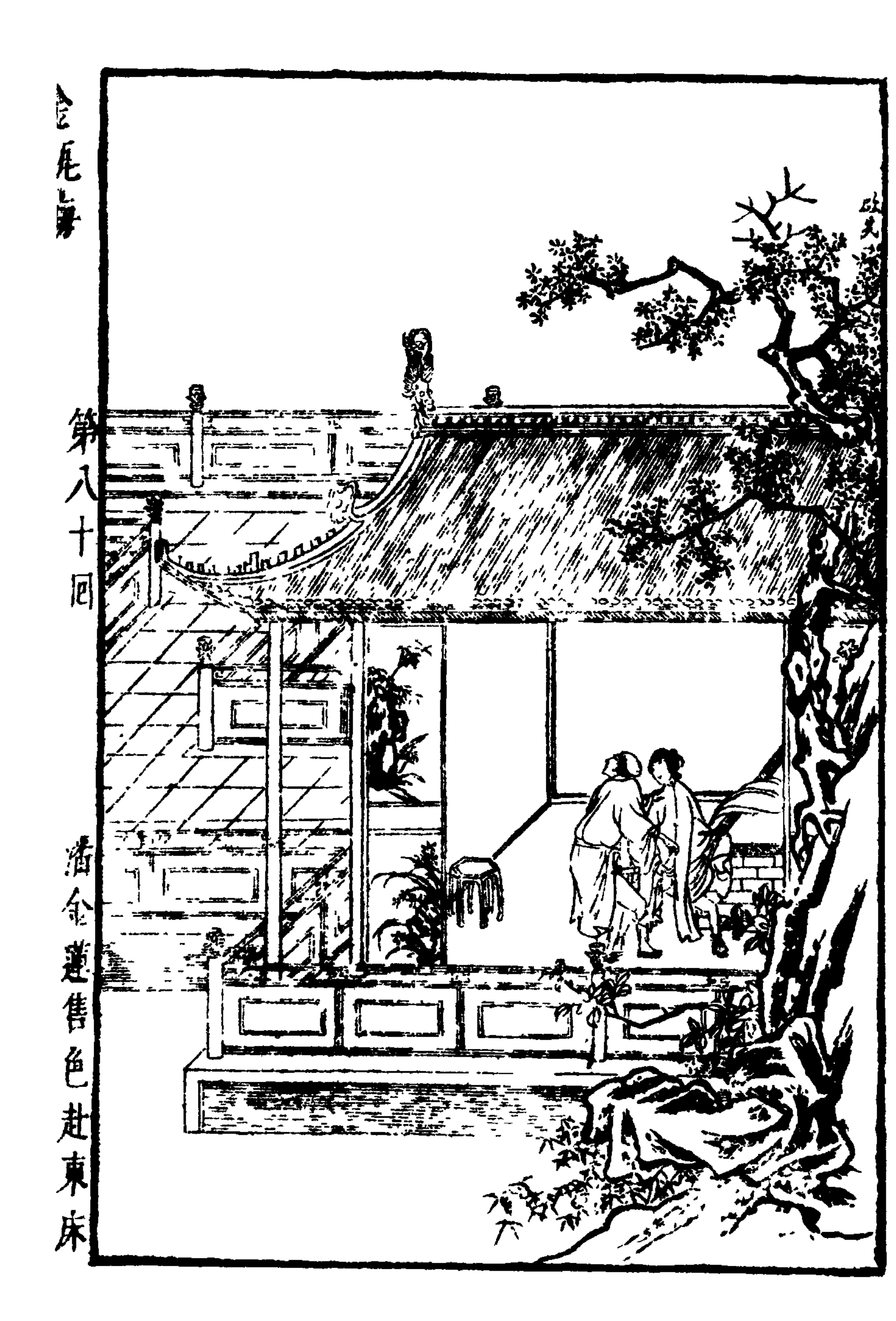
如意兒茎露獨嘗

第七十九回

西門慶貪慾喪命



吳月娘失偶生兒



第八十回

潘金蓮售色赴東床



李嬌兒盜財歸麗院

第八十一回

韓道國拐財遠遁



湯來保欺主背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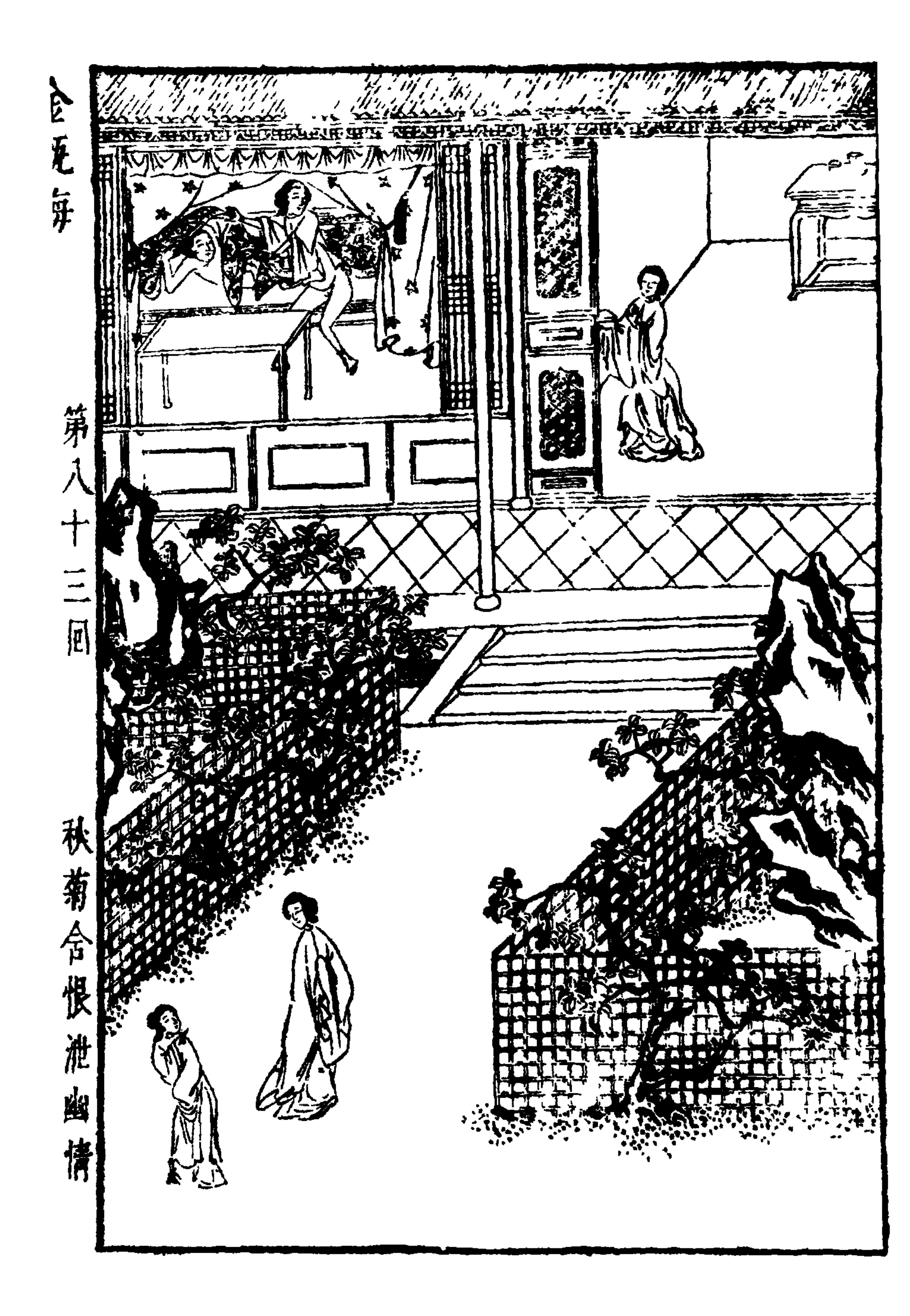
金瓶梅

第八十二回

陳敬濟弄一得雙



潘金蓮熱心冷面


金瓶梅
第八十三回
秋菊含恨泄幽情



春梅寄柬諧佳會

金瓶梅

第八十四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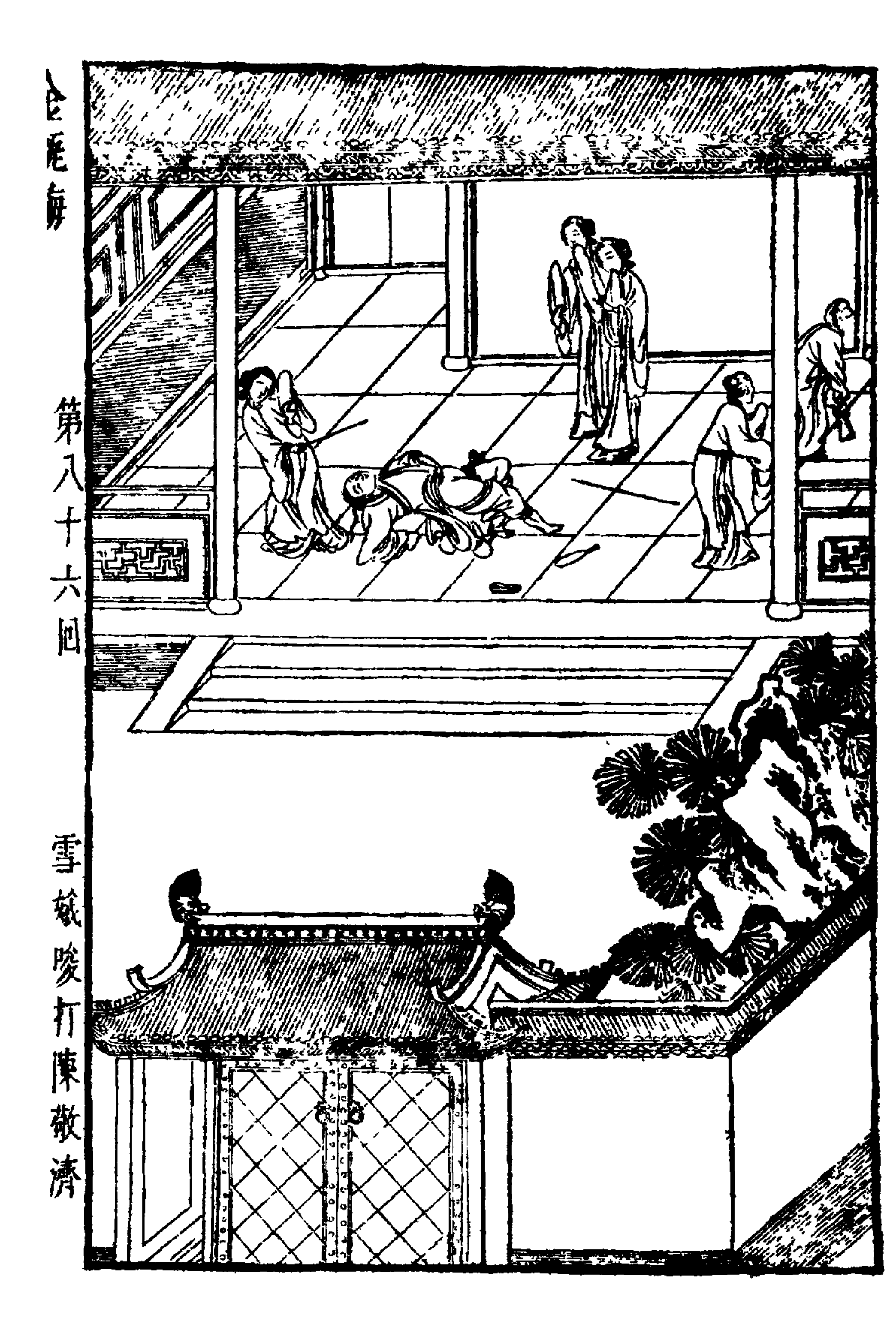
吳月娘大鬧碧霞宮



普靜師化緣雪澗洞


第八十五回

吳月娘識破姦情



金瓶梅

第八十六回

雪娥唆打陳敬濟



金蓮解渴王潮兒



第八十七回　王婆子貪財忘禍

武都頭殺嫂祭兄

第八十八回

陳敬濟感舊祭金蓮



龐大姐埋屍托張勝



金瓶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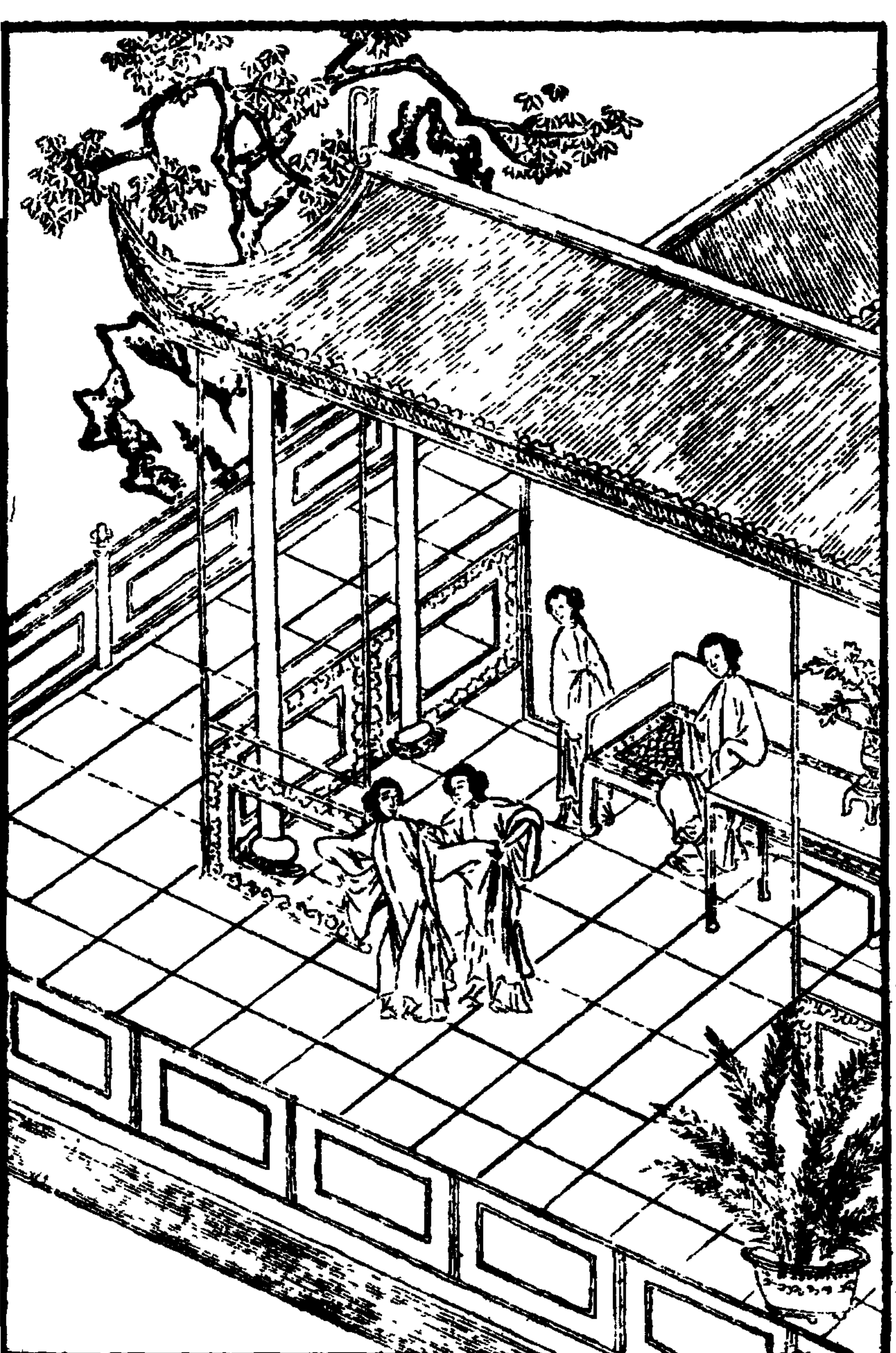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十九回　清明節寡婦上新墳



永福寺夫人逢故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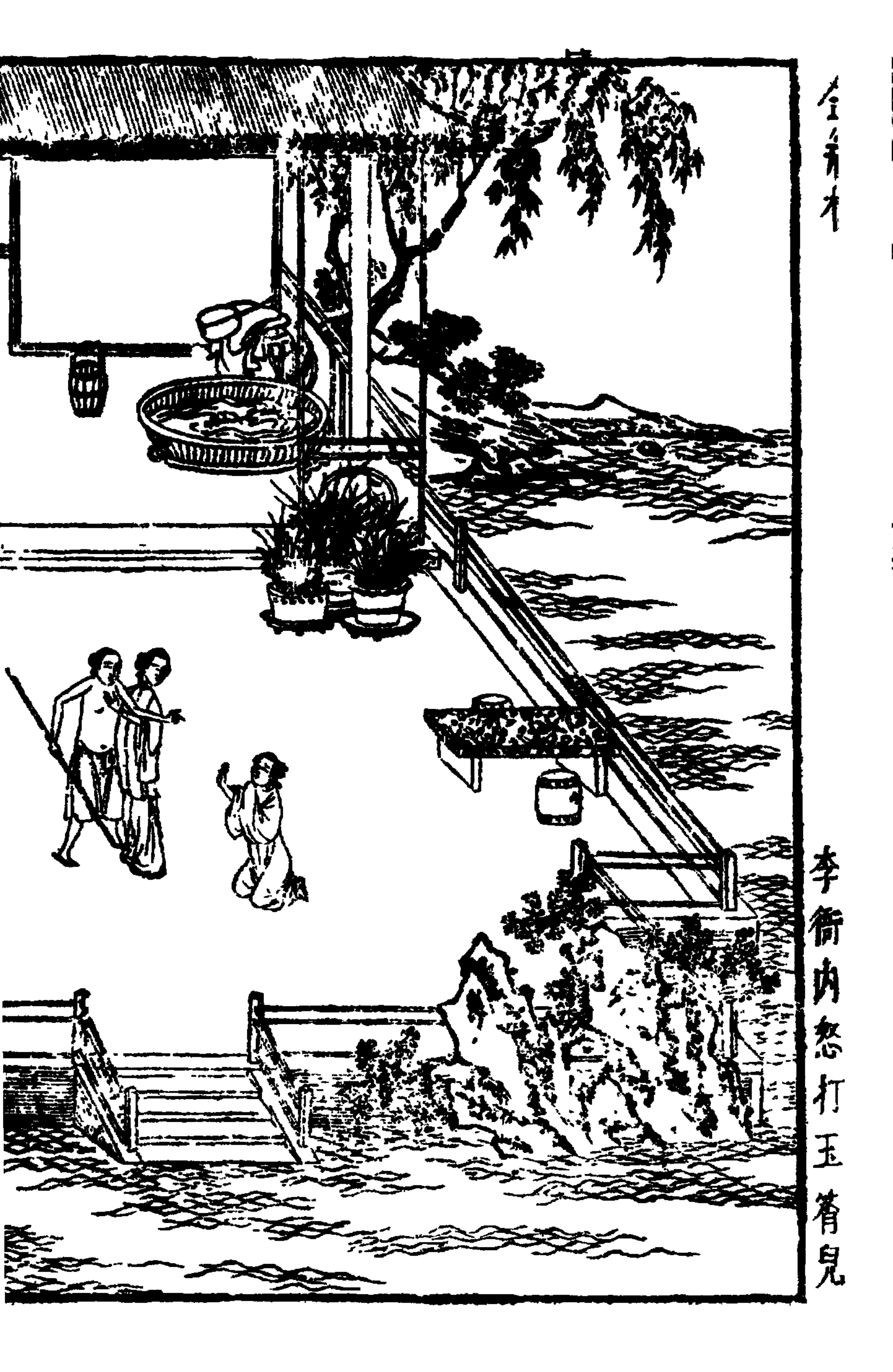
第九十回　來旺盜拐孫雪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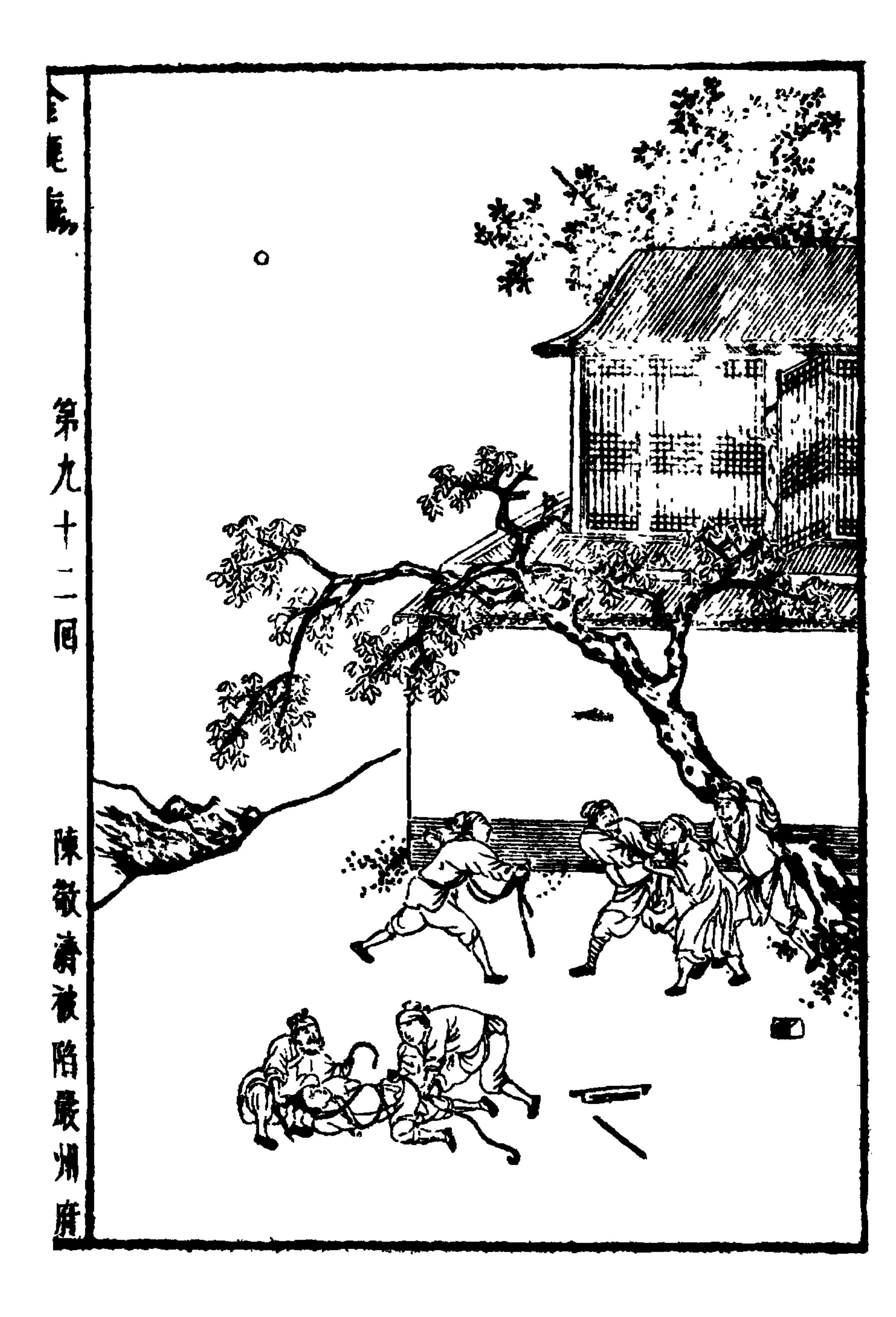
雪娥受辱守備府



金瓶梅　第九十一回　孟玉樓思嫁李衙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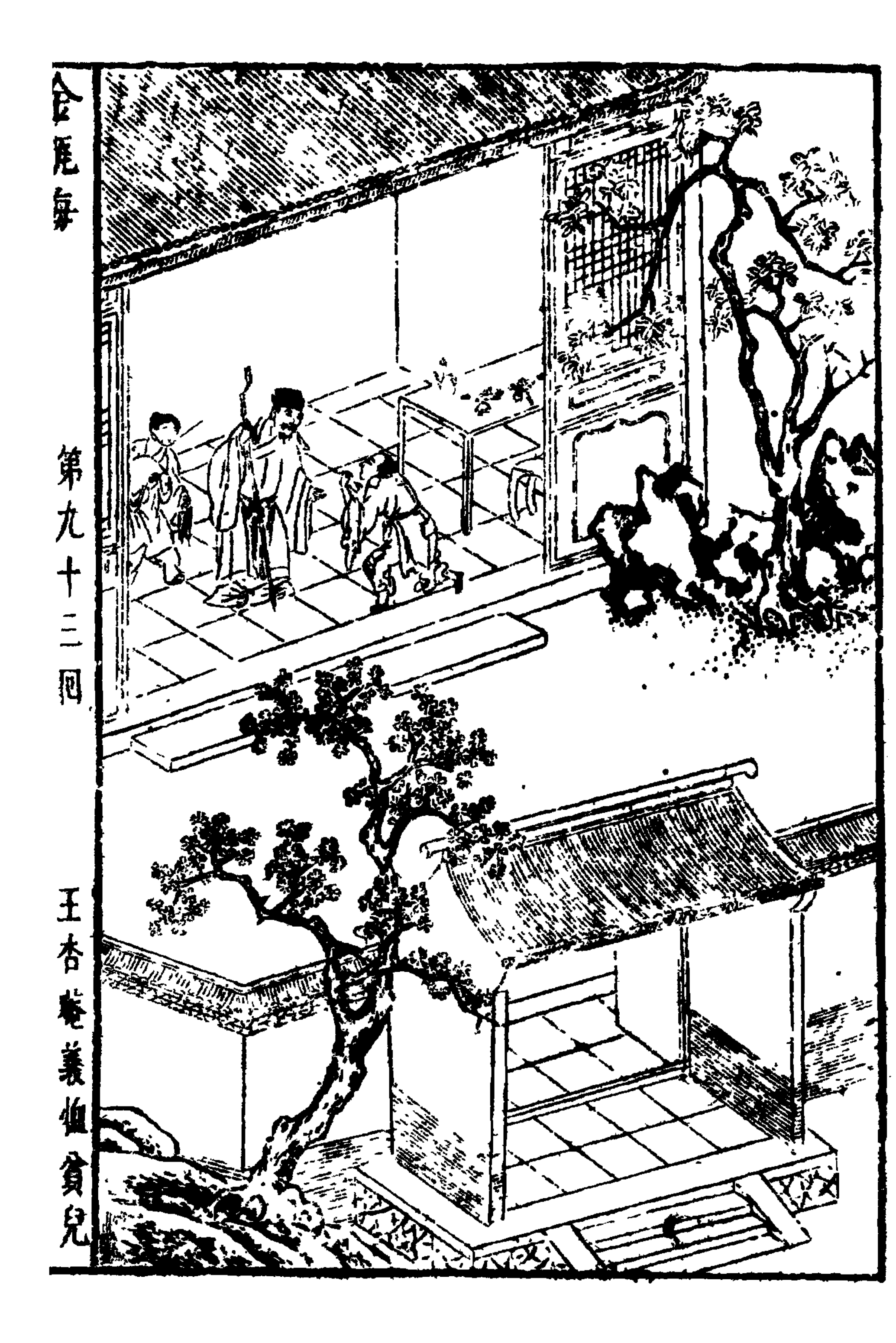


李衙內怒打玉簪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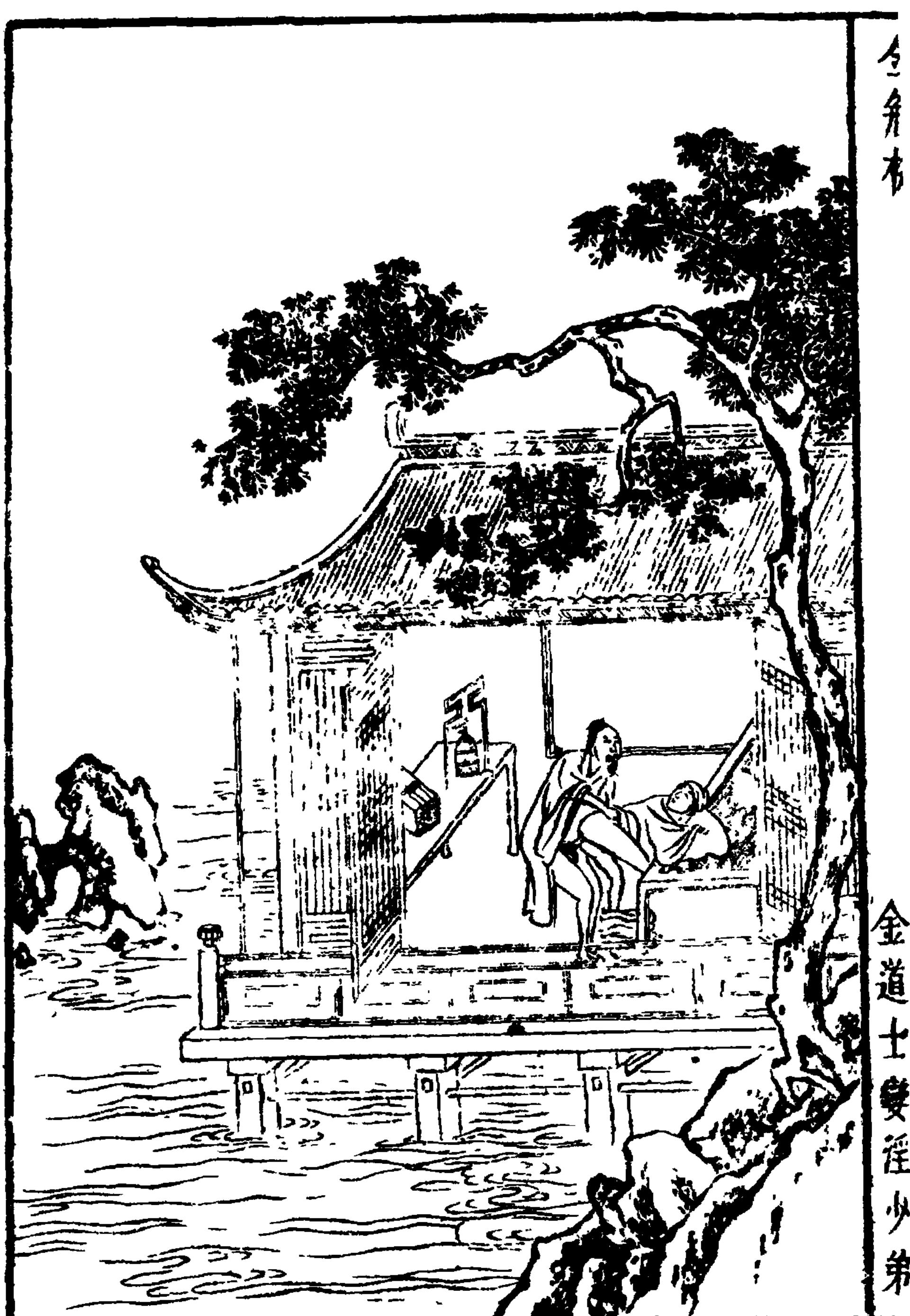

第九十二回
陳敬濟被陷嚴州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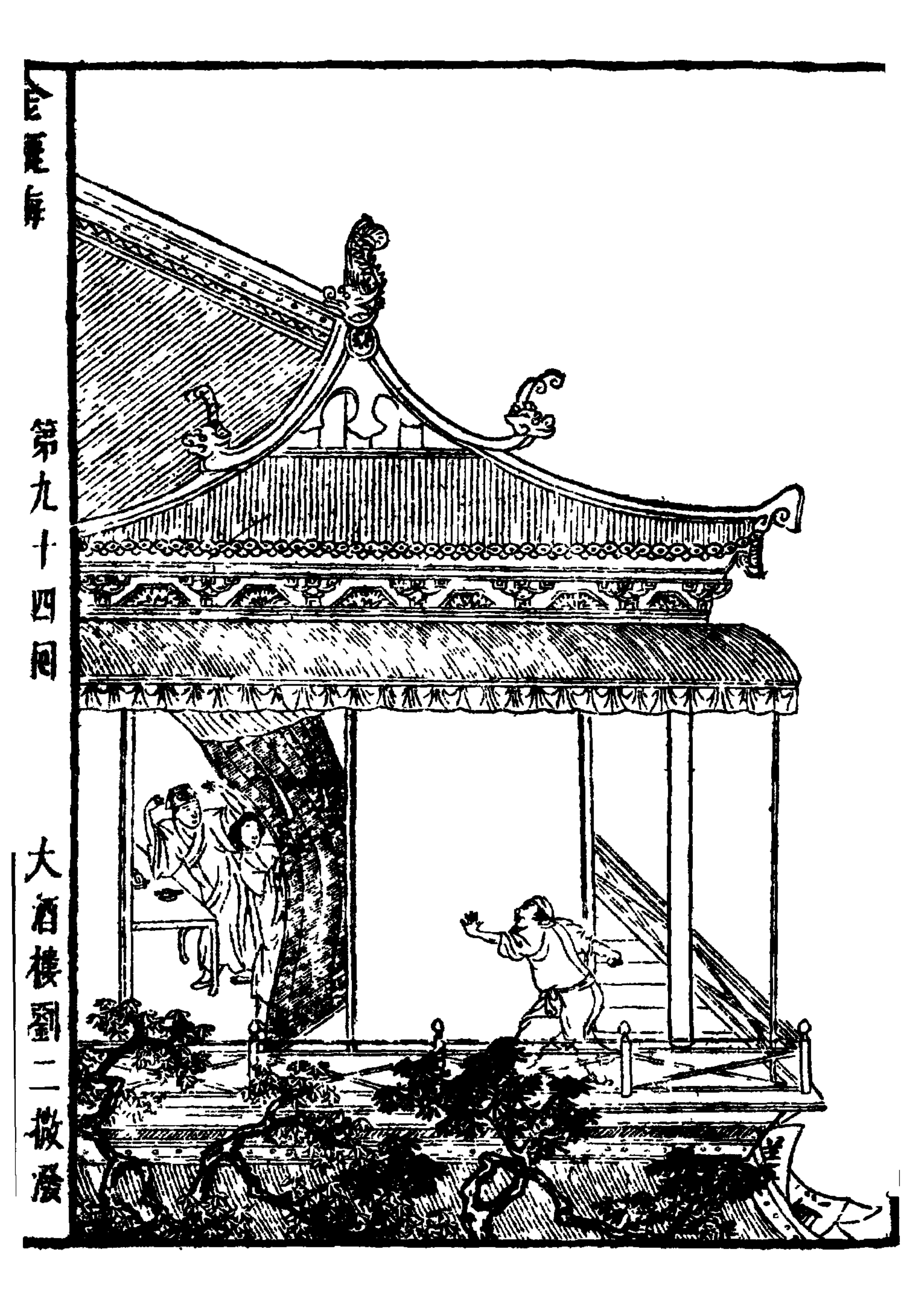
吳月娘大鬧授官廳



第九十三回　王杏庵義恤貧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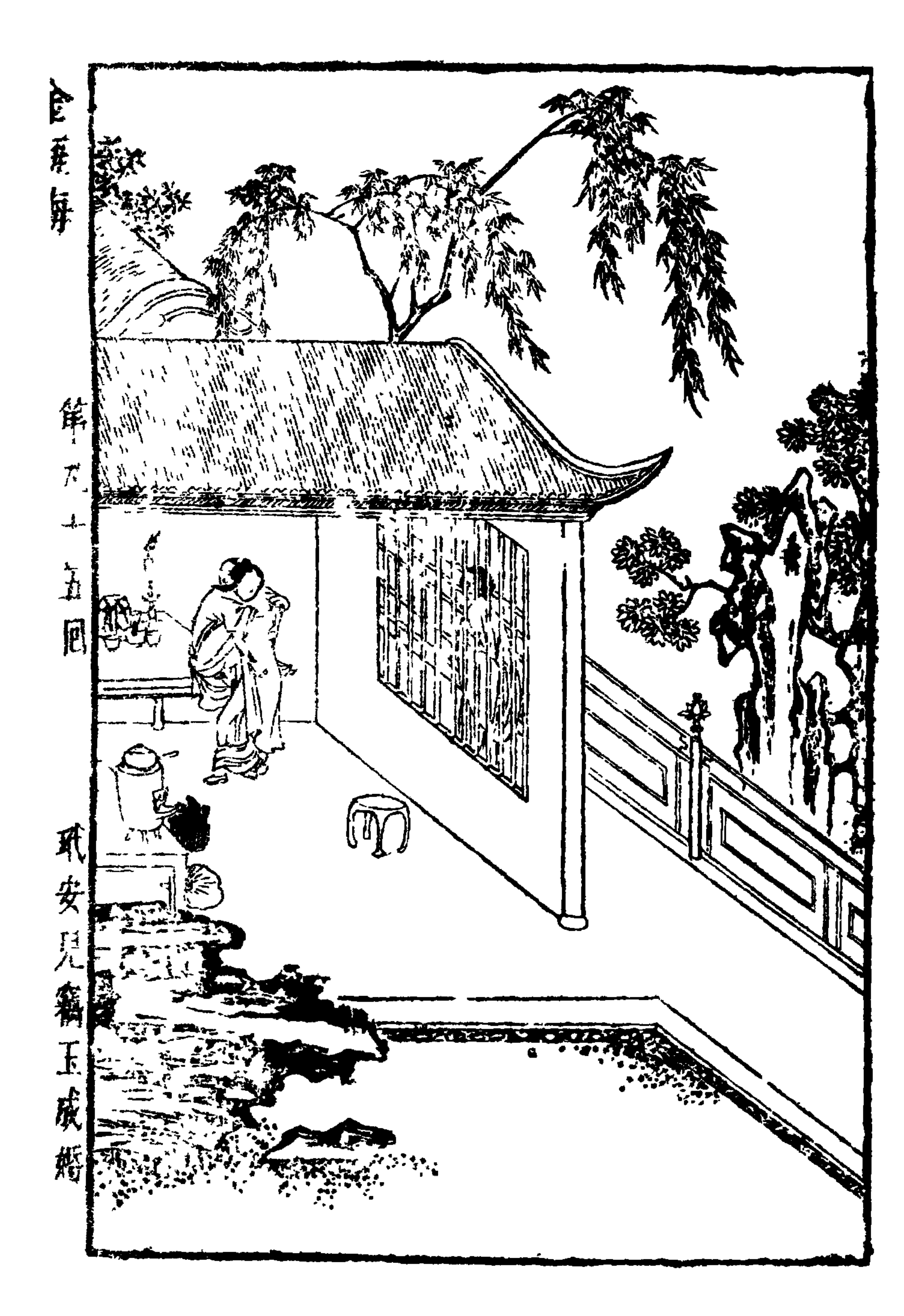


金道士孌淫少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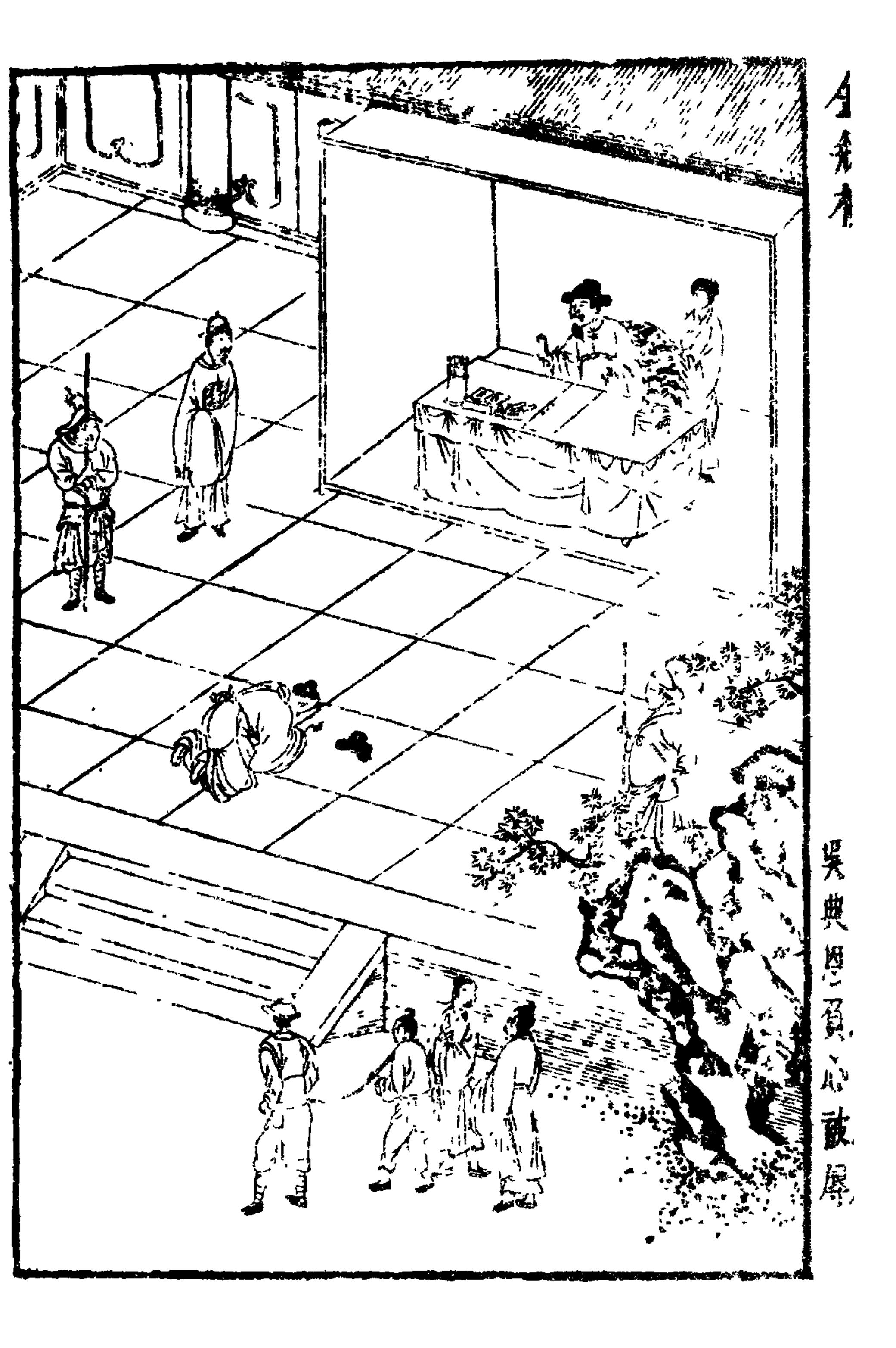

金瓶梅
第九十四回
大酒樓劉二撒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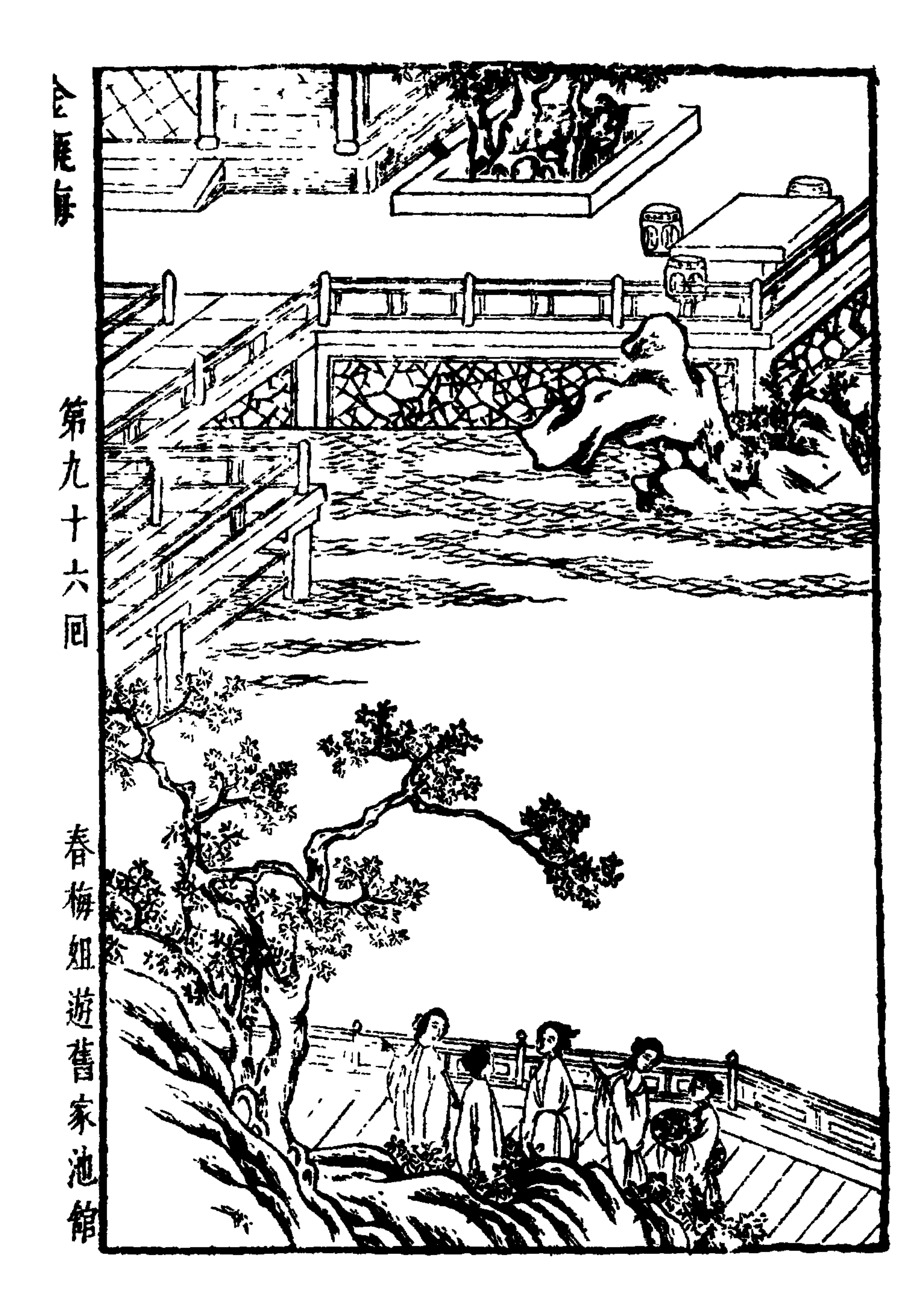
酒家店雪娥爲娼



金瓶梅 第九十五回 玳安兒竊玉成婚



吳典恩負心被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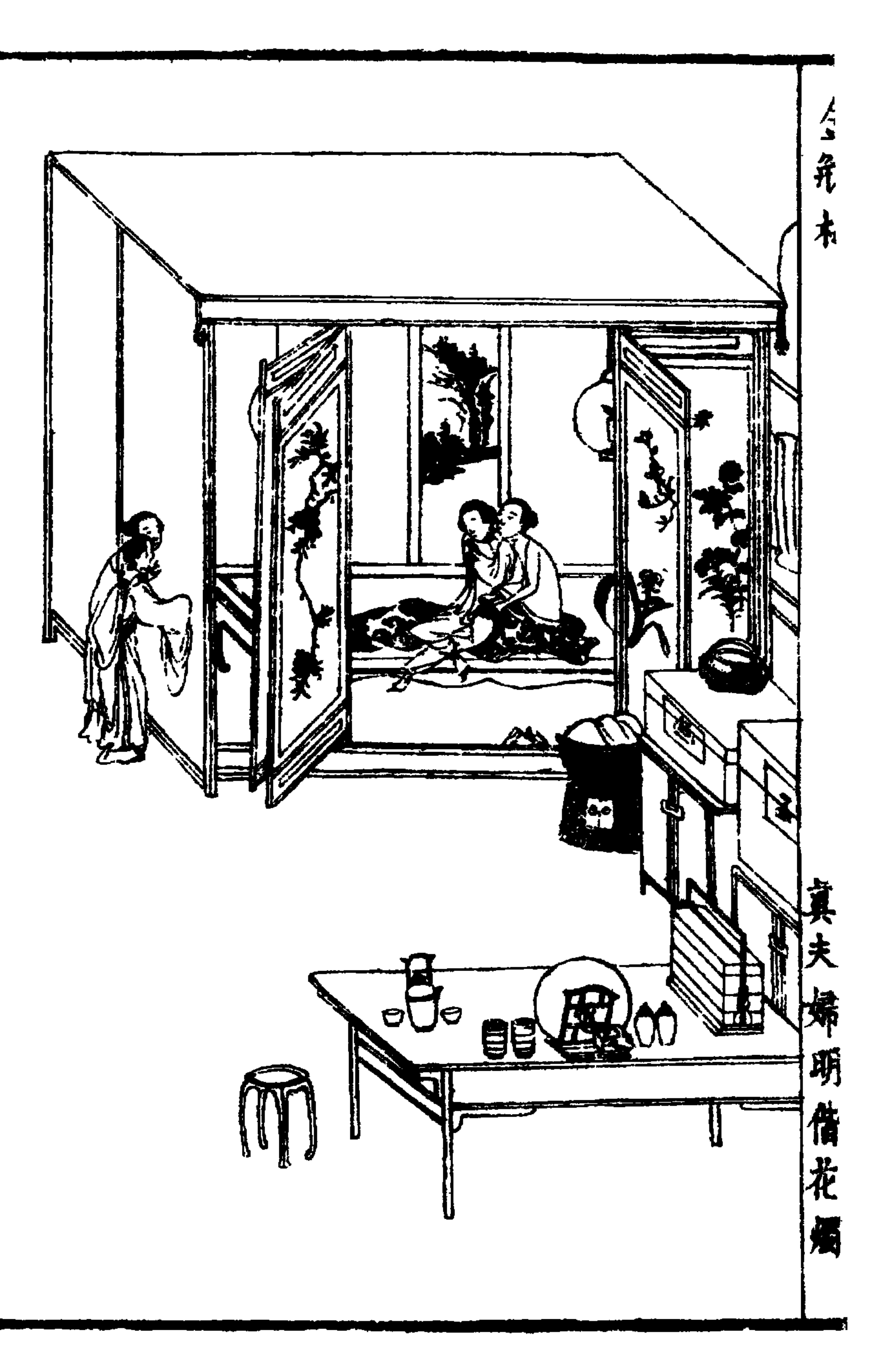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九十六回　春梅姐遊舊家池館


金瓶梅
楊光彥作當面豺狼

第九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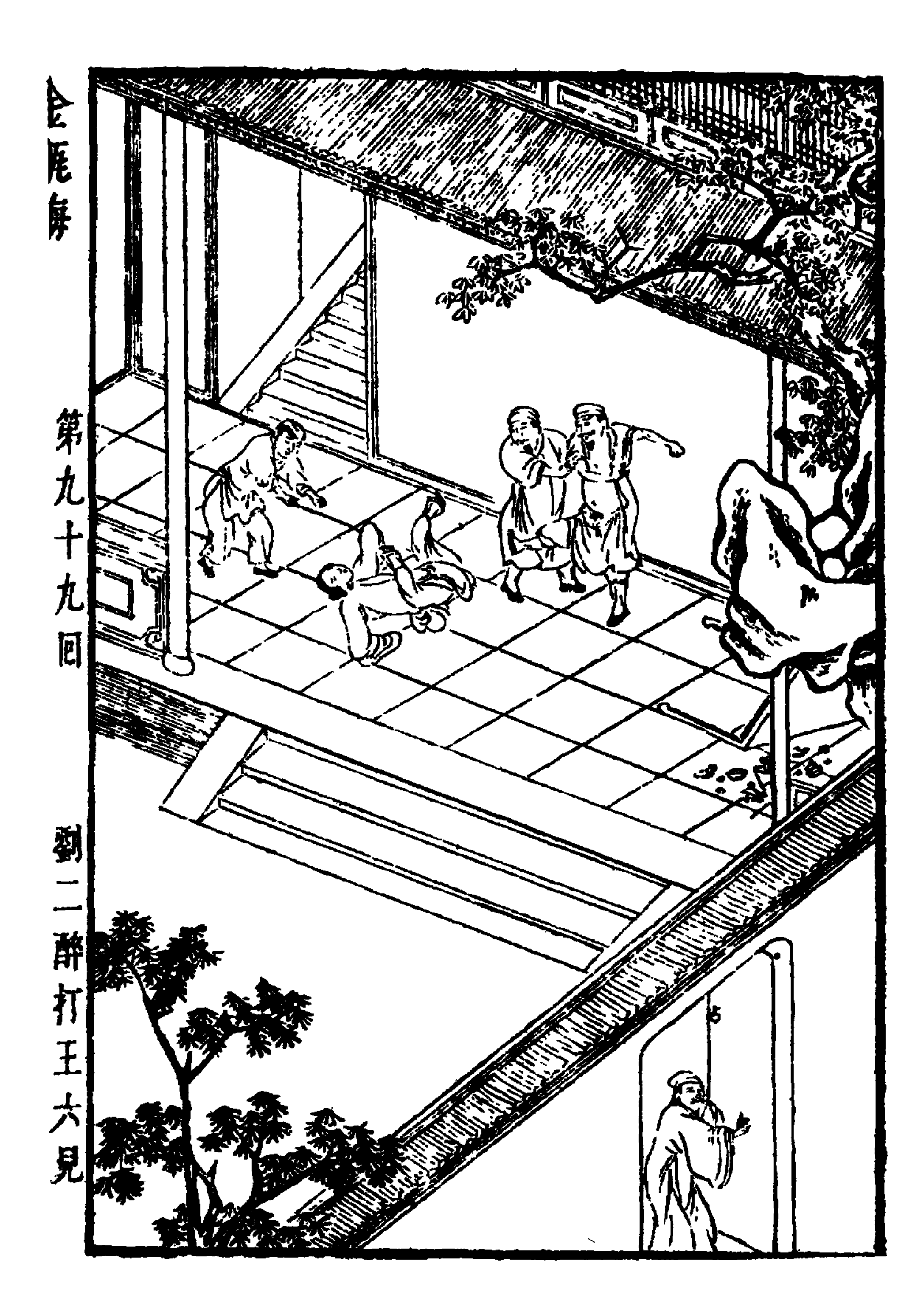
假弟妹暗續鸞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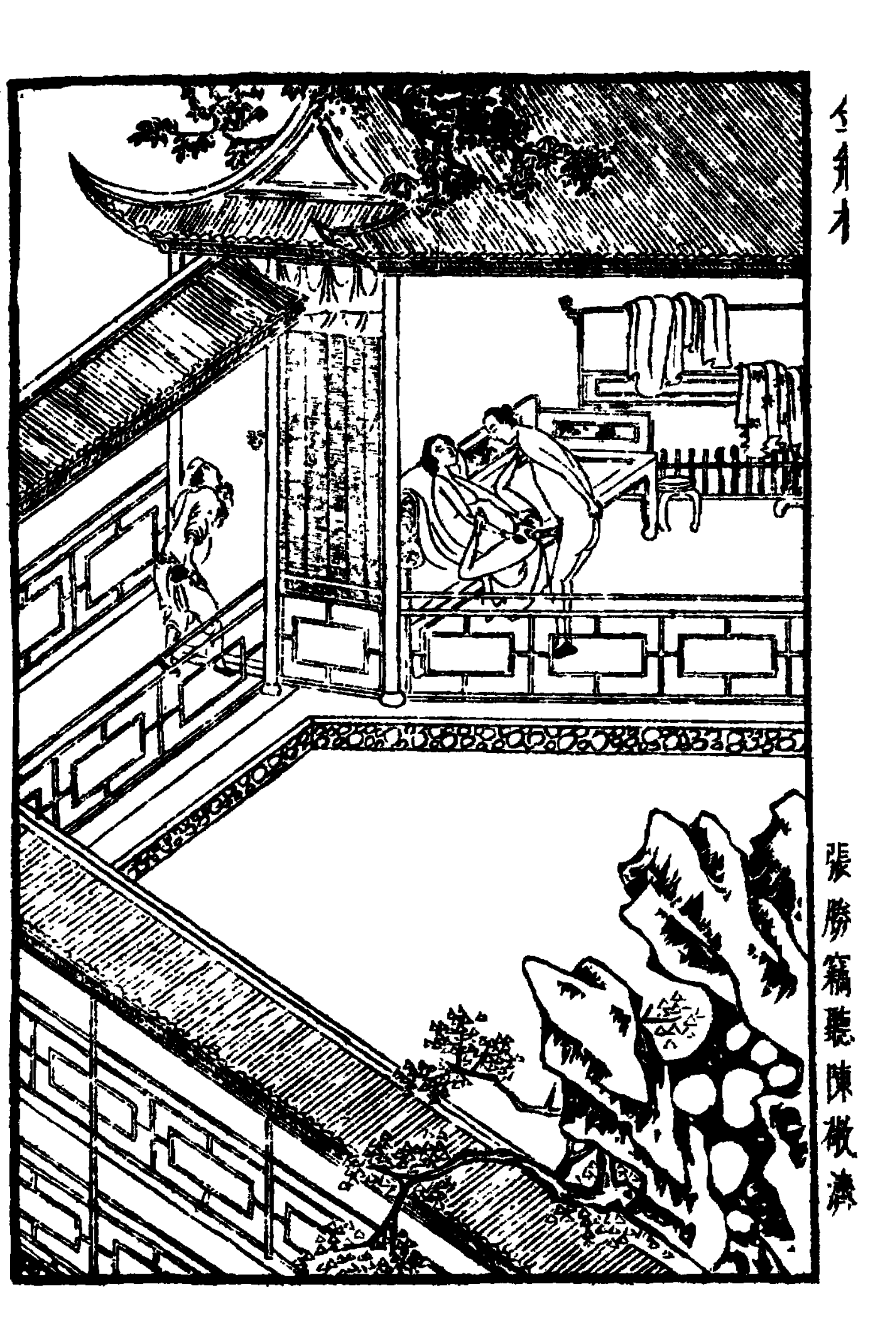


真夫婦明偕花燭


金瓶梅
第九十八回
陳敬濟臨清逢舊識


韓愛姐翠館遇情郎


金瓶梅
第九十九回
劉二醉打王六兒



張勝竊聽陳敬濟


金瓶梅
第一百回
韓愛姐路遇二搗鬼



普靜師幻度孝哥兒